

长篇历史小说
空前绝后的女皇

武则天

魏金永 著

× × × 出版社

总 策 划：陈春江
责任编辑：李春兰
版权代理：刘 侠
封面设计：蒋 悦 武晓强

中国著名帝王书系
武 则 天
魏金永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北京地质印刷厂制版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30 · 插页 12 彩插 7
字数：600000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7-05195-6/K·646 定价：48.00 元（上、下部）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在中国最有权威的各大辞典中，在“牝”字解释中差不多都有这么两个条目：〔牝鸡司晨〕《书经》“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牝朝〕唐武后之世为牝朝。（以上录自《辞源》）

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母鸡不会打鸣报晓。若母鸡打鸣报晓，便是阴阳倒置，使家世衰败。而唐代武则天执掌朝政的时期，便是“牝鸡司晨”的时代，故称为“牝朝”。

不错，在中国历史上二百多位皇帝中，武则天是惟一的女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谓空前绝后。

本书便是以武则天为核心人物，以“牝朝”历史事件为主要素材，创作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武则天的父亲虽然是唐代开国元勋，任过工部尚书、利州和荆州的都督。但他原来是农民，当过木材商人。在贵族眼中仅是个“暴发户”。所以，武则天终生被人斥为出身寒微。她14岁奉诏入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26岁时太宗病死，她被迫削发为尼；29岁被高宗接回皇宫封为才人；后封为昭仪；32岁被册封皇后；35岁因高宗无能和有病她开始垂帘听政；60岁时高宗去世，两个儿子先后登基而继之被废被禁，武则天以皇太后称制；66岁正式废唐立周成为“圣神皇帝”；直至82岁被儿子赶下台成为太上皇而当年去世。才结束了她不平凡的人生历程。

武则天的一生，是历经曲折坎坷、艰难险阻而不屈不挠、拼



搏向上的一生；是面对男权社会封建礼法而大胆革命、弃旧图新的一生；也是不择手段、夺取政权而血腥屠杀、残无人道的一生；当然，也是毁誉不一、功罪难评的一生。她有自知之明，在她陵墓前的纪念碑上，竟然不铭一字。她愿意千秋功罪，皆由后人评说。

本书分上下两部集。上部为《凤龙咏》；下部为《无字碑》。

上集从她幼年写至登基之前。是如何树立雄心壮志、积蓄力量、瞄准那高不可攀的宝座，又是如何沿着那崎岖险峻的小路，攀登——用“爬”更贴切——爬上那权力的峰巅的。上集所有故事情节，都是围绕这个“爬”字展开的。在“爬”的过程中，有时她要求帮助别人“推一下”或“拉一把”；有时她要踩着别人的肩头，或与挡路者进行拼杀搏斗；当然，有时自己也难免摔跟头、跌进深渊，以致遍体创伤、出生入死。但是，她没有认过输，没有败过劲，始终咬得住牙，不屈不挠地继续“爬”。她矫健、她顽强、她凶猛、她奸狡，她能以屈求伸、她能转败为胜。她终于爬上了那权力顶峰的宝座。

下部主要写她称帝之后，是如何巩固政权的。大体可分三个阶段：先是一个“杀”字，她要通过血腥镇压、杀尽所有敌视她称帝的人；继之是一个“疑”字，公开的政敌肃清了，她将矛头指向了一切可疑的暗藏的敌人。这种人有伪装、不易看透，她发动告密、鼓励检举、重用酷吏、大胆怀疑，宁可错杀，决不遗漏。第三阶段是个“叹”字。此时，她已发现在众多冤假错案里，已是群臣惶惶，民心鼎沸。于是她开始收拾酷吏，收拢民心。并慨叹自己神经过敏、哀叹自己日渐衰颓、悲叹自己后继无人了。

武则天既是一个独步千古、无与伦比的女皇，也是一个有血肉之躯七情六欲的女人。她既不是圣神，也不是魔鬼。但有时像

圣神，有时像魔鬼。她是个怀着勃勃雄心（或叫野心）想当皇帝，凭着超人睿智、不择手段当上了皇帝，而又完全有能力当了多年皇帝的女人。她为了夺取皇位、巩固皇权这个总目的，她有时极端冷静勤谨、忍辱负重，有时又极端狂妄、惨无人道。她是个集刻苦奋发与奢靡淫逸于一身、集知人善任与滥杀无辜于一身、集弃旧鼎新与异想天开于一身、集圣明聪敏与荒诞无稽于一身的的女皇。这些相反对立的品性，在她身上却得到了惊人的统一。

武则天既然被封建卫道士称为司晨的牝鸡，女祸的罪魁，我们要认清她的本来面目就必须认真清洗千百年来泼在她身上的那些脏臭的污水。首先要抛开传统的男女性别的固有偏见，重新识别“正史”中那些肆意歪曲夸大、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将她放回初唐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用我们当代人新的视觉去剖析她、认识她。尽量还她以本来的面目。

有人说，她是淫荡滔天的奸妇，她用色相与血腥建立了淫乱的皇朝；有人说，她是心如蛇蝎的杀人狂、是智能犯罪的大案犯。如果从某个角度审视，以上见解，无异皆有佐证。但是，武则天从垂帘听政到最后退位，权倾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此时国内战乱很少，规模最大的李敬业叛乱，仅40天便平息了。而在期间全国人口从380万户增加到651万户，几乎翻了一番。试想，获得如此的辉煌和成功，是仅靠血腥屠杀和色相淫荡所能奏效的吗？“牝鸡司晨”、女祸乱世的陈旧观念该是抛弃的时候了！

本书既是历史小说，便掌握了“大事不违史，小事不拘泥”的原则，着力去展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最大的政治和人生舞台上，演出的最伟大的史诗般的戏剧。那内容丰富多彩，那情节起伏跌宕，那人物面目各异，那气势恢宏雄浑。尤其是这台戏剧的编导和主演是“大手笔”、“大明星”的武则天，她的思



维、她的品性、她的智慧、她的胸怀、她的谋略、她的野心、她的爱情、她的疯狂、她的圣明、她的残忍等等，定然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一个大谜。笔者尽管才疏学浅，但决心不遗余力去进行开掘、进行剖析、进行诠释。

有人说，没有武则天中国的历史将暗淡无光。这当然有点儿言过其实了。但是，说她空前绝后，独步千古，确是当之无愧的。

也许她还没有死，还在今人身上活着……

关于皇帝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中国著名作家 陈忠实

皇帝是什么？就是高居于由人民垒成的金字塔的顶端的那个人。

这个人被神化为上天派往人间来作头儿的，所以称为天子；因为是神的意志的化身，便以人间并不存在的龙作为象征，通常被神化为真龙天子。

这个被称作皇帝的人，绝对主宰着他的足下的所有人的命运；用俗话说，所有的人碗里的食物的稀稠和身上的衣服的厚薄，皆由这个人来决定。

我便突发奇想，如果把从封建帝制的创立者秦始皇到最末一个皇帝溥仪之间的所有皇帝复制出来，排列起来，当是一个颇为壮观的队列。我们会直看到，或长或短的王朝无论怎样更迭，



皇冠和龙袍的式样如何变化，而皇帝君临一切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力从来没有被质疑过，更没有变化。我们还会发现，在这个长长的皇帝队列中，我们能够认得出来而且能叫出名号的，其实并没有几个；能被认出被记住的那几个，恰恰是这个队列中处于两个极端的皇帝，最英明的和最混账的那几位；真可谓青史可以使英雄垂名，遗臭同样能够万年。

唯物史观认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里有两种基本的历史事实，英明的皇帝治下的人民创造历史的辉煌，而混账皇帝治下的人民不仅难得作为，常常闹出颠覆王朝的事。无论盛世或乱世，首先决定于皇帝是真龙天子，是假龙真虫，亦或是毒蛇猛兽。

有了两千年的时空距离，历史的辉煌和历史的血污都已经沉寂。留给今人心理的只有神秘感。时空愈久远，社会文明愈发展，神秘感则愈浓。道理再简单不过，皇帝居于塔的顶端，总是孤立一人，任何普通人不仅无法类比更无法亲身体验，只有想像那高不可及深不可测的皇座的神秘。

这套著名帝王的文学艺术作品面世，正具备了满足人们探究神秘帝王的普遍性心理的功能，自然也有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意义。

陈忠家

于蒋村

书写心中的历史

中国著名作家 莫言

这套帝王小说写作工程的韩仲亮兄、高志辰兄、魏金永兄、王汝凯兄、秦景林兄、李英明兄、董云卿兄、冯益汉兄……十几位作家——多半是我的朋友——几年前就告诉我，要联手搞一部《中国著名帝王书系》，我对他们说，此类的书，坊间已经汗牛，希望他们把创作精力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但他们发扬了文人那种韧劲和拗劲儿，爬翰墨，钻故纸，硬是把这样一部洋洋千万言的大系搞了出来。成果可喜，精神可敬。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嘱我写序，是抬举我，是激励我，尽管我不配为任何人作序，但他们的吩咐，岂敢不从？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嬴政算起，到最后一个皇帝——清朝末年的溥仪，历经十二朝代，共有三百五十多个皇帝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期间不知道上演了多少出悲剧、喜剧和闹剧。好



皇帝 ,坏皇帝 ;贤明的皇帝 ,昏庸的皇帝 ;雄才大略的皇帝 ,鼠目寸光的皇帝 ;克勤克俭的皇帝 ,荒淫无耻的皇帝 ;长寿的皇帝 ,短命的皇帝形形色色 ,亦庄亦谐 ,民间有野史 ,孰真孰假 ,莫衷一是。

后人写前人 ,老百姓写帝王 ,到底该用一种什么态度 ?是戏说还是正传 ?是根据野史演义还是以正史为鉴 ?我想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力。这两种态度实际上从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经并存 ,因为完全客观的历史学家其实是不存在的 ,完全客观的作家更是不存在的。即便是那些食着皇家的俸禄为皇家修史的官员 ,也遮遮掩掩地表现出自己对人物的臧否 ;即便严肃如太史公 ,在他的《史记》里 ,也添加了大量的文学描写和大胆想像。时至今日 ,我认为每一个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家 ,都可以在遵从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 ,展开自由想像的翅膀 ,用自己的笔 ,写出自己心中的历史 ,写出自己心中的人物。即便是完全违背了历史真实的虚构 ,只要能自圆其说 ,只要是能写得有趣 ,有味 ,也是可以的。

我浏览了这套大书 ,感到朋友们几年的努力 ,起码具有了这样的价值 :那就是他们用丰沛的想像力把正史和野史中的材料编织起来 ,用丰富生动的细节把历史和野史中的空间填充起来 ,塑造出了几十个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皇帝形象 ,他们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皇帝身份 ,而是因为他们作为文学典型的魅力。当然 ,这套书的另外的价值 ,读者自会有自己的发现。

于北京

纸上的帝王

中国著名美术评论家 徐恩存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皇帝仍然显得神秘。纵然因为他们是历史人物，更因为他们随着岁月远逝的遥远而给人以久远的隔世感，人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皇帝，可是人人都难以说清关于皇帝的种种……。当然，关于皇帝的书、传说，古往今来，为数甚多，然而就其系统性、完整性、丰富性而言，到目前为止，当数这部由十多位当代作家联手撰写的《中国著名帝王书系》为最，它在纸上塑造了几十位著名帝王形象，留下了历史的一段段身影。

这部书系的出版，投入了作者、编者大量的心血，使这部书系作为文学作品展示了古代帝王的形象，无论褒贬，都把他們塑造得血肉丰满，鲜明生动；并通过他们展示出一部跌宕起伏的中



国历史，作品中的帝王恰恰以各自的独特性、个性，多侧面地折射出数千年的封建史；而书中的帝王们正是中国封建史中的代表人物。

这部书系的编者以其智慧、才情，与别出心裁的编辑思想，为文学作品编配了插图、水墨人物、书法、篆刻等相关书画内容，大大提高了作品的艺术含量与美学境界，增加了视觉效果，这是一个创造。

插图、绘画、书法与篆刻的作者，多为国内中青年名家，出手不凡；更重要的是，他们深刻地领会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意义，以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再创造，与文学作品相辅相成，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当然，对文学作品进行综合性处理与包装，这不是首例，但是，作的如此精美、完善者，如《中国著名帝王书系》的并不多见，这正是《中国著名帝王书系》的独到之处与成功之处。

书画艺术家参与出版物的创作，为文学作品增添新的亮点，实践证明，这是十分有益的探索。近年已有诸多作品在这方面闯出新路，《中国著名帝王书系》的书画作品既有独立欣赏价值，又可结合文学作品阅读欣赏，这样不仅拓宽了审美视野，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丰富的含量与艺术深度。

不难看出，作者、编者在这部书系中绵延着一种文化情愫。这种情愫告诉我们，文化传统与文化历史在不同的国度，有其独特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因而是不能忘记的；今天的人们去书写往昔的人物与事件，正是一种对历史的个人阐释与理解，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历史感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值得称赞的是，作者、编者遵循唯物史观去梳理历史烟尘中的人物与往事，尤其是文学方式与书、画、篆刻、插图的创作的有机结合，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并强烈地渲染了一种带有历史

感的文化情怀；历史上的帝王在这里不仅是书写历史、改写历史、参与创造历史的重要人物，而且是已经超越个体意义的艺术形象；虽然在局部中有个别沉入私人故事传奇的迹象，但总的来说，在这部书系中，文化情怀却总是一种巨大的动员力量，使它们（文学、绘画、书法、篆刻）反复地进入以文化历史为主题的宏伟叙述中。

应该说，这部书系的方方面面都与历史连在一起，特别连结了历史人物沉重困厄的心灵。基于这样的取向，摆脱了二值判断的思维陈规，使美丑、善恶、真伪的判断达到立体而真实的效果。

《中国著名帝王书系》是近年诸多历史文学作品中的奇葩，它以缜密的构思、睿智的思虑、整体的设计，赋予它以大气、隽永的特点。从古至今，中国文化宝库浩如烟海，相对历史而言，帝王的生命转瞬即逝，然而，出版物却可以传流于历史长河，它以其独特性去解释与理解历史演变中的重要环节，评说千古兴亡。

我认为，《中国著名帝王书系》就是这样一部书。

徐恩存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上 部

凤 龙 咏

第一章 山高皇帝近

武士矜虽然也是正三品的工部尚书了，但在那些门高第显的贵族眼中，只不过是个暴发户而已。他乞求高祖李渊作媒，娶了关中贵族杨士达的女儿杨氏。好歹总算与皇亲显贵成了瓜蔓亲戚。

当武则天呱呱落地后，赢得的是父亲的哀叹：“可惜是个女娃儿！”

而术士袁天纲却说：“可惜是个男孩儿……”

一阵急雨过后，瞬间又云开日出，空气湿润而清新。远处起伏的山峦，也渐渐褪去了乳白色的半透明的雾纱，裸露出了葱翠鲜丽的姿容。随着红日的西去，那浓艳的霞光为陡峭的群峰已镶上了耀眼的金色光环……

在这秋风萧瑟的季节，在这望而生畏的古蜀道上，此时，也许只有天真无邪、喜新好奇的稚子方有这种心绪，去懵懵懂懂地感受大自然的娇美。

这时，一群乌鸦，从眼前噪叫着向远处那悬挂在峭壁上的树木纷纷落去。山谷里那葱郁的树林逐渐被灰濛濛的云烟所淹没。然而，云烟里哗哗的流水声却越来越清晰了。

“阿妈，你看，很像陶渊明诗里写的……”那个手里拿着一束野菊花，身着男童装的女孩望着她的妈妈说。



她妈妈紧锁眉头，用右手打着眼罩，正焦灼地冲南方去剑阁的山路上望着。小女儿的话也不知是没有听见，还是已经没有了心绪回答。

小女儿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开始咿咿呀呀地低吟那首前些时候刚刚跟妈妈学会的诗歌了：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阿妈，此中有什么真意呀？给我讲讲嘛。”小女儿还是纠缠着妈妈不放。以往这个疼爱女儿的妈妈，每当女儿学会背诵一首诗，都是那么高兴地将女儿抱在怀里，亲着她的小脸蛋，说：“好孩子，你不比男孩子差！”今天，聪明的小女儿见阿妈心烦意乱，唉声叹气，才想起背诵诗歌让她高兴的。

“好孩子，别缠着妈，你阿爸去剑阁视察栈道，说是今日归来的，可是，可是，天都黑了，至今，还没有……”

“阿妈，阿爸是都督，是这里最大的官儿，跟了十多个人侍候他，你怕怎的？”

“孩子，你还不不懂，那路途之上，有豺狼虎豹，有乱匪盗贼，时常出没。再说，前边的青泥岭，哪有人走的路呀？在峰顶上，伸手简直能摸到星星。可向两边一看，全是万丈深渊。今下午又

下了暴雨，要是不小心，一脚踩失了……”阿妈不敢往下说了。她下意识地搂过小女儿，紧紧地抱进怀里。

“难怪阿爸说你，胆小，心小……”

“谁像你，天生像个野小子！”

“阿爸就喜欢野小子，对吧？”

阿妈又沉默了。

小女儿这句话在无意中揭到了妈妈内心里那块经常流血的伤痛。她的肚子不争气呀，一连生了两个女娃子了。惹得丈夫摔盆子打碗，唉声叹气，一进门，那脸上便布满了乌云……

这是大唐帝国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晚秋的一天。在利州（今四川广元县）都督官邸外的一座小山丘上，都督武士控的夫人杨氏正领着小女儿在焦急地等待丈夫的归来。

小女儿便是后来的武则天帝后。因为是女儿，父亲连名字也没给起，还是按老家的习惯，信口叫她二娃儿。娃儿是个男孩儿女孩儿都可喊叫的中性称呼。而她的姐姐，却喊作大妮儿，那便是女孩子的专利了。

武则天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相传生日为正月二十三日。那时她父亲武士控还在都城长安任工部尚书。也就是说，贞观二年她已经五岁（为与史书上一致，全用虚岁，下同）了。是春上随着全家人从长安坐着马车来到利州的。

她还有两个哥哥。那是武士控的前妻相里氏生的。一个叫武元庆，一个叫武元爽。自从他们的母亲相里氏得病去世后，父亲也不忍心对没有娘的儿子管得太严，这两个儿子便有点儿像解开缰绳的小马驹，一离开父亲的眼，就变换着花样儿胡闹。继母杨氏的话根本不听。还经常撒谎耍赖找父亲告状，说继母杨氏如何偏爱两个妹妹，而虐待他们兄弟俩。父亲听后当然就会生气，为此便斥骂杨氏心地不善良，杨氏委屈得时常流泪。尤其是杨氏一



连生了两个女孩之后，夫妻的关系似乎便越来越远了。再说，武士矜原是高祖李渊的亲信，及至太宗登基，虽说表面上像对长辈那样毕恭毕敬，但终归是他李世民圈子外边的人。这不，不到一年，便给派遣到这荒僻偏远的鬼地方来了。名义上还说是重用，糗！武士矜不只一次地在家中骂道。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利州都督李寿因其兄燕郡王李艺叛变连坐被杀。同年十二月（凡月皆为农历，下同）上任半年多的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又因谋反被杀。太宗皇帝这才召见武士矜来接任利州都督。当他们全家离开长安的时候，太宗皇帝与杨妃（是武士矜妻杨氏的堂妹。原是李渊的儿子齐王元吉的妃子，元吉被杀后，太宗李世民收她为自己的妃子）还亲自到他们武家府上送行。太宗皇帝握着武士矜的双手说，利州，那是通往西蜀的咽喉，尤其是剑阁，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要塞。数年来，叛乱不绝，而今武大人前去坐镇，朕便高枕无忧了。武士矜自然是立即表示了誓死效忠的态度。那杨妃还送了许多西域诸国进贡的珍珠、翡翠之类的小玩艺儿给孩子们。太宗皇帝还抱过二娃儿，亲手将一个银链拴着的玉石长命锁给她套在脖子上。她的父母赶忙教她说感谢皇上的隆恩。她却说，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逗得众人全哈哈大笑。太宗皇帝凝视着二娃儿说：“娃儿长得真美，太美了！”他还突然在二娃儿粉扑扑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她叫起来：“皇上的胡子扎人哪！”大伙又给逗得一阵大笑。

在离开长安的长途跋涉中，翻山越水，风餐露宿，坐在车上的女眷和孩子们全安好无恙地撑过来了。偏偏是骑马的武士矜给累病了。好歹挨到利州，又在病床上躺了三个多月，请了不少郎中，用了许多偏方，到了夏天才逐渐硬朗起来下了病床，到都督府堂处理日常事务。前几天，位于利州西南方的剑阁守吏禀报，

许多石栈天梯被夏天的山洪冲毁，必须及时拨款维修。他这才带上数名随从侍卫前去考察。惟恐家中挂念，说是最晚今日返回。可是，太阳西沉，仍望不见他们归来的踪影，杨氏的心里便不往好处想了。听说前边青泥岭上近来有伙“强人”截路，抢劫商旅钱财，害人性命。若是遭遇上他们，那可就凶多吉少了……

偏偏在这时，大妮儿呜呜哭着寻来了。

“阿妈，哥哥打我。”

“为何打你？”

“他俩偷阿爸的酒喝。我说，阿爸回来，告诉阿爸。他们便打我。我说，你们越打，我越告诉……”

杨氏给大妮儿擦擦眼泪，说：“以后不要管他们的事，等惹下乱子，由阿爸处罚他们。懂吗？”

二娃儿却说：“姐姐真傻，你要告诉阿爸，何必先跟他们说呢？”

杨氏禁不住心头一动，怪不得都叫她是小人精哪！

“阿妈，听，远处有马蹄声！”二娃儿喊着。

杨氏领着两个女儿，登上高坡一看，远处果然来了数骑。越走越近了，看得分明了，果然是孩儿她阿爸回来了。她禁不住双目湿润了。

“阿妈，你哭了？”

阿妈抽抽鼻子，擦擦双眼，笑着说：“快喊阿爸，喊嘛！”

“阿爸——”两个娃子一齐喊着，喊声在山谷中回响着：“阿爸——”

武士矜猛抽坐骑一鞭，飞驰而来，两个女娃儿也像小鸟似地飞扑上去迎接。及到眼前，武士矜跳下马来，两只手一边拉了一个女儿，蹲下身子，分别亲了亲她们。

“怎么，你两个哥哥呢？”



“哥哥嘛……”大女儿就要向阿爸哭诉，阿妈杨氏赶紧插嘴说，“他们二人在家读书，没让他们前来迎接。”

“噢，那好。”阿爸满意地笑笑。

二娃儿却拉住阿爸，在他耳边如此这般说了一阵子。阿爸站起身说：“哼，不长进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武士矜是个非常经心观察孩子，留意孩子前程的人。如今太宗皇帝用人，已经跟他的父亲李渊大不相同了。忠心耿耿，能打能拼的人，不是不用，几乎全放任边防地方官吏，而朝中执掌朝政的重臣，必须得有渊博的学问。能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与他们相比，武士矜也感到自己只是个粗人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门阀等级至关重要。说到家，李渊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则是有以四大家族为后盾的关陇军事集团的全力支持。他武士矜虽然也算开国功臣，曾任过工部尚书，已经是接近宰相的正三品官员了，但在他们李氏、杨氏、独孤氏、宇文氏这些大家贵族眼里，只不过是暴发户而已。当先妻相里氏死后，他百般钻营，乞求李渊作媒，娶了关中贵族杨士达的女儿杨氏，好歹总算扯瓜连蔓与大贵族有点儿关系了。要不，离开长安时，太宗皇帝和杨妃能到自己家里去送行？但是杨氏进门以来，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前妻相里氏留下的两个儿子又不像成大器的材料！想起来便有点儿心灰意懒。难道武家就他这一辈子“仕途”就走到头了？不，他不甘心。能巴结爬上这三品的高官，谈何容易？他不能让自己的后代再回老家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去务农种田了。务农种田，风调雨顺时还勉强糊口，可一遭旱涝灾害，村上外出逃荒的人一走，真是十室九空呀！不，不能让孩子们再去受老辈儿那种苦了。那么，便只有千方百计出息孩子一条路了！

这天，武士矜回到都督府的家中之时，其实早已精疲力尽，杨氏亲自侍候他盥洗之后，刚披上衣服，即将两个儿子叫到面

前，检查临走时布置的功课。

“老爷，还是先用餐吧，想必饿坏了。既然已经回来了，好好歇息一宿，明日再问也不迟呀！”杨氏怕孩子没准备好，惹得丈夫生气，这顿晚餐便吃不安稳了。

“不，我得先考考他们，若是回答不上来，这顿晚饭便不能吃，什么时候把书背熟了，再吃饭。”武士控从侍女手中接过刚泡上茶的水杯，又让侍女取来青铜戒尺，放在他面前的案桌上，这才又说，“来，元庆先背《孟子·公孙丑章句》，我从中间，不管说到哪句，你立即便接下去背。明白吗？”

“明白。”元庆吓得颤颤抖抖的，将《孟子》书本双手递给了阿爸。

侍女把蜡烛擎到了武士控的面前。武士控打开书本，拉着光端详了半天，书上的字在飘摇不定的烛光里，无论如何也看不清楚。这才长叹了一口气，说：“不服不行，已是老眼昏花看不清爽了。”

“老爷，还是我来吧！”杨氏知道武士控自己对《孟子》的文章也不熟悉，平时必须双眼盯着书本上的字，才能考问儿子。在这烛光里哪能看得清呢？快六十岁的人了，能不昏花？

杨氏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诗经》、《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这些经典著作皆随着兄弟学过，其中名句至今仍能倒背如流。像《孟子·公孙丑章句》她自然便不必翻书了。她说：“元庆，你从‘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开始背诵。”

元庆还是非常流利地背了下去。稍有停顿时，杨氏便及时给他进行提示。一连背了三章，总算没有瘪住。不过，背书时那满口的酒气却喷到了阿爸的面前。武士控却只是皱了皱眉头，强忍着没有发火。



“元爽，你从‘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开始背诵。”杨氏说。

元爽有点儿口吃，今日偷喝的酒也许多了一点儿，满脸红彤彤的，背起来磕磕绊绊：“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

“以为无益而舍之者……”杨氏提示道。

元爽接着往下背诵：“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图无益，而又害之……何谓知言……何谓知言……”

“好了，今日就先背这些吧。”杨氏挑了这几段他们兄弟平日记得熟悉的章句，总算很顺利地敷衍过去了。

可谁料到，这时元爽却哇地一声吐了酒。竟喷到了阿爸的身上。阿爸一直憋在胸膛里的火苗像泼上了油，呼地便燃烧起来。将俩儿子臭骂了一顿，每人狠打了三戒尺手掌。回头又冲杨氏斥责道：“你呀，只知道管教女娃儿，儿子不是你生的，便放任不管了！”

杨氏拉着他们两个，给武士控下了跪，好歹将铜戒尺夺了下来。

自然，这顿晚餐全家人便没有吃好。一个个噘嘴膀腮。连大妮儿也吓哭了，杨氏连哄带吓地多时才让她安静下来。只有二娃儿仍然没事儿似地有说有笑，给离家十多天刚回来的阿爸献殷勤。又是递面巾，又是捶脊背，又是问路上看见没看见猴子？又是问夜晚在剑阁睡在哪儿？缠磨得阿爸心里热烘烘的。

每当此时，武士控心里总是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可惜是个女娃儿！”但他再也不敢说出口来了。说一次，她们娘俩便会数日脸上不开晴。尤其对刚刚懂事的二娃儿，她会没完没了地为此

吵闹。他实在不忍心伤害那颗稚嫩的童心。

杨氏在对待丈夫方面是个特别温柔多情的女人。夜间，当吹熄蜡烛之后，她能使出浑身的解数，将丈夫内心的那些不痛快的、甚至是愁闷的“死结”慢慢解开，再溶化掉。

武士矧尽管有时会冲她发火、出气，但一旦心平气和，便从心底感激她。当他被“重用”到这边远的深山野岭的利州来，她这个出身大家闺秀的柔弱女子，不但没有喊苦叫累、没有怨天忧人，反而下定了同甘苦、共患难的决心，真是处处体贴、事事关心。尤其在对待前妻生的那两个儿子，他心里明白，她是偷偷吞咽下了许许多多委屈酸苦的泪水的。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开始从内心产生出灼热的真情，去疼爱她！

结过两次婚的人，便经常不自觉地进行先后的比较。原来那个相里氏婆姨，是个不认字的庄户人的女子。虽然，能吃苦，能受累，但不顺心的时候，简直是个泼妇。她不光满口脏话骂人，还能顺手抓起木棍或菜刀跟你拼命。最最伤人心的是撒谎，说假话，心术不正，暗地里给人亏吃。武士矧最近发现，元庆和元爽这两个儿子，在品性上真有点儿像他们死去的那个阿妈……

第二天，一家人围着案桌吃早餐时，杨氏便向丈夫提出为儿子延请老师的事。

武士矧说：“这事我何尝不急，只是一时难寻合适的。这儿不比都城，读过经书的人很少。不说别的，我这姓名后边这个‘矧’字，在这州府衙门里，都没几人认识。”

“阿爸，我看你应该改改这个名字，太难写了，太难认了。我写三四遍，阿妈还是说没写好。”二娃儿很认真地建议说。

两个哥哥一旁噗哧笑了。

大哥元庆说：“二娃儿太无知了。像阿爸这样的大官儿，在朝廷上都是记录在案的。名字岂能随便乱改！”



大哥说这话时，二哥元爽那副鄙夷不屑的眼神，像一束钢针那样刺疼了二娃儿的心，以致数十年后，她都不曾忘记哥哥那副眼神。

阿爸不像哥哥，他那天特别慈祥，笑了笑说：“二娃儿说得不错，太上皇（指高祖李渊）和皇上（指太宗皇帝李世民）都先后这么建议过。也说这个字太怪僻，难写难认，能不能改一改？可我说，这是我父亲，不，还是我祖父，当年给我起的名字。老人家都已经过世了，能否不改？两位皇帝都是称赞我的孝心，没有强让我改。”

阿爸这么一说，二娃儿立即瞪大了眼睛，冲着两位哥哥说：“怎么样，我跟两位皇上的看法一样，两位皇上都无知吗？”

“你呀，都是这么得理不让人！”母亲杨氏用食指点着她那又宽又亮的额头说。父亲也跟着笑了。

正说着，仆人进来禀报，门外有位名叫袁天纲的客人求见。

武士矜多时没有吭声，显然是不欢迎这位不速之客。

杨氏急忙说道：“客人远道而来，岂有不见之理？再说，袁天纲总是往来于名门大家、文臣武将之中，太上皇和当今皇上都非常相信他的相术，何必得罪他呢？”

“好吧，领他先到客厅等候。”武士矜发话相请。

袁天纲，益州成都人。是当时天下闻名的相面术士。曾在洛阳为杜淹、王珪这些著名的朝臣相面卜卦，命运无不为他言中。尔后，高祖皇帝也请他推断过日后吉凶，于是名声大噪。武士矜亦曾将他请到家中。当时，杨氏正怀着二娃儿未生。袁天纲为杨氏看相时说：“夫人面相特好，必生贵子。”让武士矜着实高兴了数月，而且对许多亲朋如此说过。及至二娃儿呱呱落地，不仅武士矜心里特别懊恼，也让亲朋私下为之耻笑。今日他袁天纲竟还有脸面前来登门？既然不接待不好，要接待也须令他红红颜面才

是。看他袁天纲那副铁嘴钢舌头如何翻转得过来？

武士矧想了一想，便在杨氏耳边如此这般叮嘱了一番，方到外边客厅接待袁天纲。

二人寒暄过后，武士矧问及袁天纲从何处而来时，袁天纲答道：“自前年从洛阳、长安云游返里，本想在老家多住些时日，不料又接当今皇上敕命传我进京。今日路经此地，方知阁下来任利州都督，在下不敢越门而过，特来拜访。”二人海阔天空闲聊多时，武士矧便又恳请给几个儿女看看面相。袁天纲自然谦说恭敬不如从命了。

武士矧将袁天纲从衙门客厅请到自家的客室，呼杨氏领儿子女儿出来见礼。

继之，便先从杨氏开始相面。

袁天纲看过杨氏之后，说道：“夫人骨相非凡，日后有国公夫人之福。”

武士矧问及日后是否还有子嗣，袁天纲便推托看不出来了。

再逐次给元庆和元爽看相。他说，二位公子虽不及阁下福祿泽厚，但皆能达三品……

又看大妮儿，袁天纲说：“此女有国夫人之贵相……只是……”

“大师不妨直说。”武士矧说。

袁天纲于主人耳边低声言道：“日后恐不利于夫婿……”

“噢……”武士矧倒抽了一口冷气，接着又说，“烦大师再给最小的犬子相看相看。”

杨氏命侍女将身着男孩衣装的二娃儿领到袁天纲的面前。

袁天纲注视二娃儿多时，他突然站了起来，显出了惊讶的神情：“贵公子，仪表不凡哪！”

袁天纲说着，便围二娃儿转了一圈，又道：“你大哥元庆、



二哥元爽，你——大号怎么称呼？”

“我……？”二娃儿本无名字，一时没法回答了。

武士矜赶忙插嘴：“犬子小号叫元……元光。”他没料到袁天纲这一招儿，临时灵机一动，信口说了这么个名字。

袁天纲说：“好，元光，日月当空而照谓之元光，好，好！小公子，你向前走十步，回身再向后走十步，让我看看，好吗？”

武则天自幼没有小女子那种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的娇揉造作，一向自我感觉良好，争强好胜，越是在人多的时候，便立时激发起一种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用现代人的话说，她生来便具有名星演员那种超凡的仪表和心理的综合素质。有人说，具有此种素质天赋的人万不挑一。

你看，眼下的二娃儿，头颅高仰，身腰挺立，双臂放松摆动，步履方正稳健，向前走了十步，转身，向后又走了十步。端庄、大方、从容、自如。那袁天纲情不自禁地说着：“好、好、太好了！”

自然，武士矜夫妇脸上也放出了欣慰的光彩。

袁天纲与武士矜低声说了几句什么，武士矜便挥手先让孩子们退下。然后，挺神秘地对武士矜夫妇说：“小公子龙睛凤颈，日角龙颜，此乃伏羲之极贵相也。走起路来，是龙行虎步，方正威严。只可惜呀……”

“可惜什么？”武士矜急了。自古请人卜卦看相最怕的就是话尾巴上的这个“可惜”或者“但是”。

袁天纲异常认真地说：“只可惜是个男孩，若是女孩，日后当为天下之主矣！”

“袁大师，何必耍笑老夫？”武士矜苦笑着说。

“都督大人，在下若有耍笑之意，天诛地灭。说实话，我袁天纲近些年来，所相之人不下千万，然而，如小公子这等大福大

贵之相，尚属首次相遇。今天真是让我开眼了，我袁某三生有幸呀！”袁天纲说得是那么恳切，态度是那么诚挚。

“这会是真的吗？不，不贴边儿呀？”武士矜被这异想天开的话语惊懵了。他喃喃地在自语着。他多么希望这是真的。但一想，这不是白日作梦吗？怎么可能呢？他一直叹息这么聪明的娃子可惜是个女孩儿。他袁天纲却来了个“可惜是个男孩儿。”袁天纲是不是来挽回上次没相准所丢的面子？对，对，袁天纲呀袁天纲，你真不愧是术士行家，我真服气你了。可是，他是对天发过誓的，连皇帝老子都相信他的话灵验。再说，二娃儿确实越端详越感到她超凡脱俗……

及至武士矜醒过神来，袁天纲早已拂袖而去。他赶紧备了些礼品和盘缠命仆人乘马去追袁天纲……

袁天纲给幼年的武则天这次相面，正史中确有明文记载。至于有几分属于后世史家的附会，便不得而知了。

武士矜这一家人，虽然远在四川的利州，出门看到的是千山万壑，峰峦叠嶂。但是，皇帝长、皇帝短，却总是他们的家庭话题。杨氏风趣地说，这叫作山高皇帝近呀！



第二章 父亲的遗愿

武则天随父母在荆州住了三年，这是她最幸福的三年，读书最多的三年，也是她接受父亲教诲的最后三年。

女孩子由教师严管着读书，在父亲的鼓励下立志个人奋斗，将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有这种想法和做法的父女世间太少了。兴许数千年的历史上女皇只有一个，原因就在这里。

武士矜年轻时曾弃农经商，成为贩卖木材的商人。当手中拥有一定钱财之后，他又买下一些山林。这时，他开始与朋友许文宝相约，于山林间用功读书。然而，那是隋末兵荒马乱的岁月，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盗匪蜂起，一些家中有钱粮的富户，若无官府保护，根本没有安全保障。武士矜便不惜用钱财开路，广结朋友。看看埋头读书的路子走不通，便于隋炀帝大业末年，谋取了个“鹰扬府队正”的小武官。当时，高祖李渊是隋朝北都太原府的留守。留守是皇帝不来北都时，代替皇帝管理政务的最高官吏。他经常带领部属到太原西南的文水巡视，每次来便住在武士矜的家中。一方面，武士矜当时已是著名的地方豪富，每次李渊前来他都是竭尽全力宴请款待。另一方面，也是他善于投机钻营、极力巴结交往权贵的结果。他像有眼力的商贾，当发现有

“一本万利”投资时机，便会孤注一掷的。他武士矜此时便不惜血本毫不犹豫地赌注押在了李渊身上。时过不久，李渊便将他调到太原，升任太原留守衙门的行军司铠参军。

李渊的八世祖李暠（hào 音号），曾为西凉国公。至李渊的祖父李宪在西魏时任太尉。在北魏时任左仆射，封唐国公，是八柱国之一。李渊的父亲李昫（bù 音丙）先任刺史，后封柱国大将军，其妻是八柱国之二的独孤信的四女儿。独孤信的长女是北周明帝宇文毓（yǔ 音育）的皇后，独孤信的七女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也就是说李昫与北周明帝、隋文帝是“联桥”——即同一个岳父。李渊六岁时，即袭唐国公的爵位。其妻窦氏的父亲是上柱国窦毅，窦氏的继母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李渊的家族，是当时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军阀。通过联姻，李氏、独孤氏、杨氏、宇文氏这四大家族结合在一起，成为隋唐皇帝的坚强后盾关陇军事集团的根基。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武士矜孤注一掷对李渊的巴结、投靠、依附，是有其敏锐的政治眼光的。与秦初吕不韦在异人（秦始皇嬴政的父亲）身上不惜血本的“投资”是如出一辙的。

在正史中曾记录了武士矜向李渊极力奉承巴结的一个例子。

有一次武士矜对李渊说：“夜晚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见阁下骑着苍龙，遨游于九天之上……”

苍龙升天，是指天子登基。如此露骨的阿谀都令李渊感到惊愕了。因为作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如果此话传出去，便属叛逆之罪。当时副留守王威则是隋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眼线。李渊立即惊觉起来，说：“你莫非是王威的党徒，想诬陷李某图谋不轨吗？”

这才是“拍马屁”拍到马蹄上了。武士矜赶忙解释：“也许是日有所思，则夜有所梦。在我心目之中，只知有阁下大人，不



知还有什么外姓旁人的主子。他王威是什么东西，皇家的鹰犬而已。当然，这些话我也只能与阁下在家里说说。你放心，不会给阁下惹祸的。”

李渊这才笑笑说：“你我都是知己至交，何须如此阿谀奉承？再说，平素亦须谨慎持重，以防隔墙有耳。”

武士矜被说得面红耳赤，只得唯唯应是。

随后，武士矜还把自己多年研读的三十卷《古今典要》的兵书献给了李渊，又与李渊密谋，以暗通北狄、突厥的罪名上奏朝廷，隋炀帝敕令将王威和另一名副留守高君雅斩首。不久，传来炀帝在江都为臣下所弑的消息，李渊便以拯救天下万民的名义在太原起兵，率领大军去攻长安。武士矜虽然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将，但军队后勤供应做得很出色。李渊当皇帝之后便提拔他当了工部尚书。而今太宗执政了，武士矜惟恐失宠，仍然使用惯伎，极尽阿谀巴结之能事。每年都派专门车辆将平素用心搜集来的利州一带土特名产，送往京城，通过妻子杨氏的堂妹——太宗皇帝的杨妃献给皇上。而且，在京都也暗暗安置了自己的眼线，专门搜集朝廷的多种消息情报。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许多大臣为讨好太宗皇帝，纷纷上疏恳请皇上去泰山封禅。他们说，如今华夏一统，四海升平，威被异域，番夷输诚，理应举办封山大典，以昭示盛世之辉煌和对天地神灵之敬奉。太宗皇帝被说得动心了，便找宰相魏徵商议此事。魏徵以为而今封禅还很不适宜。

太宗问魏徵道：“你为何谏阻朕去泰山封禅呢？难道是朕的德薄功微吗？”

魏徵说：“封泰山，禅梁父，陛下功德无量，有何不可呢？然而，封山之行，文武百官，人马千万，长途跋涉，沿途地方需耗巨资筹备迎接。所经道路桥梁，亦需修建加固。试想百姓当纳若干钱粮、出多少劳役？百姓无辜，遭此劳苦，有道之君，于心

何忍？再看国内民情，关中连年旱涝成灾，山东河南黄河决口，灾民背乡离井、流离失所者何止千万……”

太宗皇帝终于被魏徵说服了，暂时打消了去泰山封禅的念头。但是，有人估计，太宗皇帝心里并没有被说服，而是对魏徵的谏阻非常恼火。可表面上又不愿与宰相们闹得太僵，才取消封山之行的。这个信息传到利州武士矜耳朵里时，他当即决定再次上疏恳请皇上举办封山大典。

《资治通鉴》中明文记载：贞观五年，十二月，“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矜等复上表请封禅。不许。”

太宗皇帝尽管还是没有同意，但是，对武士矜的歌功颂德和效忠之情，还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及至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撤消利州都督设置之后，立即便擢升武士矜为荆州大都督。荆州、益州、并州、扬州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四州，设大都督府。大都督的职位与一般宰相差不多是平级了。

武则天随父母在荆州住了三年，应该说这是她青少年时期最为幸福的三年，也是她读书最多的三年，还是她接受父亲的教诲最后的三年。

在这期间，母亲杨氏又为她生了个小妹妹，当然，也最后粉碎了她父亲盼得贵子的美梦。两位哥哥不但天资一般，而且还沾染了许多纨绔子弟习气。武士矜也逐渐放松了对他们的要求，因为总不能天天体罚吧，体罚根本就没收到什么效果。他失望了，于是懒得为他们生气了。大女儿生性柔弱，天资平平，亦无意于诗书学问。此时，便把心思全用在帮助母亲看护小妹妹和忙些洗洗缝缝的家务。惟有二娃儿一如既往，用心读书。此时，父亲已为哥哥们延请了家庭教师。教师是荆州名儒，知识渊博，造诣深厚。两位哥哥无心读书，整日嬉戏。教师则把全副心思用在了二娃儿身上了。教师在武士矜面前不断地夸奖二娃儿，如何聪明，



读书过目成诵，而且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可惜是个女娃儿，若是男孩子，必成大器，其前程不可限量。武士矜内心里始终不曾忘记术士袁天纲那石破天惊的预言。对二娃儿的偏爱，已经将袁天纲那“必生贵子”的胡说八道给淡忘了，掩盖了。尤其是二娃儿与他议论起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时，她侃侃而谈，头头是道，那引经据典入木三分的论述，那儿像出自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娃儿之口！教师说，自古相传秦朝甘罗十二为上卿，是超凡脱俗的神童。我看，二娃儿决不在他之下！

二娃儿也便成了武士矜惟一的希望。对她的要求也就更严厉了一些。从这方面看，武则天的成功，似乎还得感谢袁天纲了。

那是个“女人无才便是德”的社会。而“有才的女人”在封建礼教的卫道士眼中则变成“无德”了。所以，在我们今天阅读《二十五史》的时候，便有点儿感觉：那些历代的史家在为“有才的女人”作传的时候，似乎都学过酷吏来俊臣的《罗织经》，被重判、错判的冤案，比比皆是。

然而，妇女在被奴役、被压迫的同时，也形成了妇女的惰性、愚昧、软弱。甚至，不依靠男人的扶持，自己的骨头已经软得无法站立了。

首先，女孩子没有读书考试的负担和压力，毋须“十年寒窗苦”。长大成人，只有一种出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丈夫家中做家庭妇女。也不需要参与选择职业的竞争。一切都由男性安排——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只需做好被男人指定的角色分内之事，诸如养蚕、织布、做饭、生儿育女。她的命运全操在男人手中，由男人的命运所决定。如“妇以夫荣”、“母以子贵”。

但是，就偏偏在荆州大都督府武士矜的家中不信这个邪。女孩子二娃儿由教师严管着读书，她在父亲的鼓励下要个人奋斗，

要参与竞争，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也许，这便是一代女皇成长的土壤。

像武士矧和武则天有这种想法的父女，人世间太少了。所以，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女皇也只她一个。

夜深了，全家人都入睡了，书房里只剩下了他们父女二人，在议论着三国时的刘备，谈兴正浓呢！

武士矧对女儿说：“那些圣贤们定下三纲五常，全是让别人去做的。当初刘备被曹操打败，身无立锥之地，狼狈不堪，便来荆州投靠刘表，对刘表视为同祖同宗兄弟，毕恭毕敬。然而，刘表死后，刘备将刘表之子驱逐，将荆州占为己有，哪里还讲什么仁义道德和以往的搭救恩情？尔后取西川益州时，刘璋亦是汉代皇室后裔，刘备假仁假义，多次对人说不忍取而代之。然而，最后率兵攻占，哪儿有何心慈手软？当年，太皇（李渊）于晋阳起兵，何尝不是如此？而秦王（指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弑兄杀弟，骨肉相残，哪里还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胜者君王，败者贼寇，历来如此……”

二娃儿说：“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怎么解释？”

武士矧说：“这几句话，都是说了个‘保’字，得了江山的帝王，若是不施仁政，他的皇位便保不住，不长久。比如秦始皇施暴虐之政，隋炀帝荒淫乱政，都是帝位仅传二世便保不住了。其实，这仁政据我想来，便是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吃饱穿暖。那个古代的《击壤歌》记得吗？”

“记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对。这就是说，黎民百姓，能安居乐业，自食其力，帝王



就管不着他们。反过来说，他们也不会去管皇帝了。秦始皇若是光焚书坑儒，别去修阿房宫、修长城，隋炀帝别去修运河，百姓也不会去管皇帝了。也就是说黎民百姓并不难管。其实难对付的还是朝廷周围那帮子人。说得好听，叫作文韬武略，说得难听，叫阴谋诡计。孟子说‘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阿爸，你前天给我讲过，太宗皇帝曾问群臣，是打江山难，还是保江山难？房玄龄说是打江山难，魏徵说是保江山难。阿爸，你说什么最难？”

“二娃儿，都过半夜了，咱睡吧，到明天我再给你讲，好吗？”

“不，我闹不明白，就睡不着觉。”

“好，阿爸再给你讲……”

可是阿爸讲着讲着二娃儿便歪在书案上睡着了。多可爱的孩子呀，只可惜……只可惜是个女娃儿呀！

其实，父亲只是为女儿的刻苦自我奋斗所感动，便支持鼓励她，但是，看看人世间，有才能的女人，到底有什么前程呢？科举考试没有女人参加，自然就没有女进士、女大臣、女宰相。女人“为天下主”，他袁天纲是怎么想得出来的奇谈怪论？她就是有本事、有才能为君为王，可是，那门径在哪里呢？

这是武士矜近年来反复去想，却至今尚未想通的问题。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也就是二娃儿十二岁那年，武士矜病倒了。开始，是不思饮食，日渐消瘦。继之，整日困倦无力，卧床不起。多次延请名医诊治，但终因恶心呕吐而不能进药，数月之间，则面色灰暗，形如枯槁了。

一日，他将孩子们支出去，单独与妻子杨氏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辩论。

长期思考的结果，便是做出决定通过太宗皇帝的杨妃找机会

将二娃儿送进宫去。当然，送进宫去妥当吗？对得住孩子吗？他仍然没有想通。但是身体的病情已经不再给他时间继续想下去了。

杨氏一听便哭了。她出身名门贵族，过去，在亲戚当中便有许多是皇帝的妃嫔。她的堂妹便是当今皇上的妃子。她深知那后宫大内中有许多血腥的黑色隐秘。她一向顺从丈夫，可这次不能不说话了。

“难道你不知道后宫有多少女人吗？”

“我知道。”

武士矜过去在朝廷为官数年，这些事自然知道。

唐代，高祖李渊武德年间，参照隋制将后宫的编制定为：
皇后，一人，正一品。

妃，四人，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均为正一品。

嫔，九人，有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均为正二品。

婕妤，九人，为正三品。

美人，四人，为正四品。

才人，五人，为正五品。

宝林，二十七人，为正六品。

御女，二十七人，为正七品。

采女，二十七人，为正八品。

总共法定在编人数一百一十三名。

除此之外，还有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等等在内侍省六局当差的宫女，以及在后妃身边的侍女，总共有三千多个女人。所以，才有“后宫佳丽三千人”的说法。这三千女人皆可以接受皇帝的宠幸。不过，对于绝大多数——有人估计为百



分之九十左右——的后宫女人，一辈子几乎没遇到过被宠幸的机会。她们认识皇帝，但皇帝却不认识她们。因此，作为女人进入皇宫，无疑于被判处无期徒刑送进牢狱。

自古以来，专门描述“宫怨”的诗歌很多。

唐代沈佺期写的《长门怨》：

月皎风冷冷 长门次掖庭
玉阶闻坠叶 罗幌见飞萤
清露凝珠缀 流尘下翠屏
妾心君未察 愁叹剧繁星

再如明代陈忱写的《天启宫词》：

六宫深锁万娇娆
多半韶华怨里消
灯影狮龙娱永夜
君王何暇伴纤腰

有一些达官贵族之家也有自愿荐妇进宫的。她们进宫之后，便为后妃。那多是为娘家谋权位，寻靠山的政治婚姻。而一般官僚的女儿，对选进宫去则全是闻风丧胆，百般推诿。莫说他们，就是黎民百姓家的女儿也无不惧怕被选。川剧中原来有个《拉郎配》的剧目，便是写皇帝派人到民间挑选美女。老百姓得知后人心惶惶，那些未嫁女儿的人家急不择婿，竟然去拉素不相识的过路男子当新郎，连夜成亲，也不愿被选入宫。另外，汉代的王昭君被选入宫后，她的家乡湖北秭归的乡亲们，害怕自己的女儿再被选进宫去，竟不惜将长得俊秀的女孩“毁容”。据说，此风延续了好几代人。秭归与荆州相距并不很远，在荆州都督府里的武士矜家里的人不会不知道有关由王昭君进宫引发的毁容悲剧吧？

再说，女儿一旦选进宫去，则会长年被幽闭深宫，不经特许，再也不能与父母亲人见面。送走女儿，无异生离死别。仅此

一条，作为母亲的杨氏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这些情况丈夫通知道，她明白要说服他改变主意，已经是白费口舌了。她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剩下的只有哭泣流泪……

作为武士控在临死前之所以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其原因有三：一、那种朝思暮想、梦寐以求、将女儿推向那个万人敬仰、权倾朝野的最高宝座的心思，或者叫作野心，正急剧膨胀，引爆为熊熊火焰，在胸中燃烧着，令他双目红亮、浑身震颤，完全失去了平素的冷静。他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既已决定，决不反悔。二、他对女儿的超乎凡尘的睿智、“龙睛凤颈”的仪表、百折不挠的坚韧，永无满足的追求等等，他为她充满了自信。自信能够在与“三千佳丽”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三、仍然是他那投机商贾的品性，或者说是近似赌徒的特有心理，让他以为良机莫失时便会不惜血本孤注一掷。当年，他献出家中财富、投靠李渊时，曾冒着一切风险孤注一掷过，他是“一本万利”的赢家。他尝到了甜头，所以，才有了这第二次。后来的历史证明，他又一次成了“一本万利”的赢家。

有其父才有其女。用现代人的话说，父亲这些遗传基因，日后便逐渐在女儿身上显现了出来。

也就是说，让武士控做出决定而不动摇的原因还有其四：那便是得到女儿毫不犹豫的认同和接受，若没有这一条，说不定在杨氏的坚决反对中武士控仍会改变主意的。

武士控于最后弥留之际，便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二娃儿。

二娃儿握住父亲枯瘦而颤抖的双手，望着他那闪烁着期望光芒的双眼，很坚定地说：“阿爸，你尽管放心，女儿会谨遵你的教诲，按照你的意愿，去实现那个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目标。即便是吃尽天下所有的酸苦、遭尽天下所有凌辱，女儿也是不回头的。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假若阿爸生不能受女儿



奉养，日后，女儿必为父亲营求封侯封王、立祠立庙……”

武士矜那干枯的双眼里再次迸发出了火花，并有混浊的泪珠从眼角慢慢滚落下来。他那灰暗的脸上艰难地浮现出了笑容，又断断续续地说：“这，才配作我的女儿，爸，感谢你！”

“阿爸——”她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了，泪水顿时涌了出来，洒满了双腮。

“孩子，不哭。我还有一件想做……怕是来不及……再做的事……”

“阿爸，什么事，你说！”

“领着你爬爬山，爬爬高山，像泰山、华山，这些峰顶险峻的山。站在山下一望，山峰插进云中去了，许多人便望而却步了。但是，只要想上去的人，咬住牙，最后，全能上去。世上的事，一是要敢想，二是得咬住牙，有了这两条，没有办不到的事！”

“阿爸，孩儿记住了！”

“那，我，死也瞑目了……”

武士矜最后含笑合上了双眼，与世长辞了。那是太宗贞观九年，他死于荆州大都督府中。朝廷追封他为礼部尚书。并命英国公并州都督李秣主持葬事。将武士矜的灵柩运往并州文水老家殡葬。杨氏和孩子们自然也便跟随回到了并州。

父亲去世之后，武则天的两个哥哥元庆和元爽，本来与继母杨氏关系就不好，此时更不把她放在眼里。他们以武家嫡子的身分继承了主要家产。杨氏带领三个女儿，既受到元庆元爽的排挤，又不会其它经营，日子过得窘困而凄苦。

那时，女子到了十四、五岁，便忙着寻婆家嫁人了。先是将大妮儿嫁给了名叫贺兰越石的官吏。再就得考虑二娃儿了。不管

心里是否愿意，丈夫的遗嘱杨氏是不能违背的。于是便千方百计地与宫中的堂妹进行了联系。终于在贞观十一年的十一月，她们接到了敕命二娃儿进京的诏书。

杨氏还能说什么呢？她放声大哭了……



第三章 太宗乱了方寸

长孙皇后病逝，太宗皇帝的悲痛已达到了椎心泣血的程度。

由于心情苦闷难以排遣，他又迷上了狩猎。但因群臣劝谏，暂时收敛了一些。

太宗皇帝想册立杨妃为皇后，又因群臣劝阻而取消。此时杨妃的儿子吴王恪又因狩猎骚扰百姓而遭弹劾，受了处罚。

太宗皇帝已经乱了方寸……

太宗贞观十年（公元 636 年）六月，长孙皇后因病去世，年仅三十六岁。

对于长孙皇后的病逝，太宗皇帝的悲痛，已达到了椎心泣血的程度。

在与大臣们议事时，大臣们有时念及长孙皇后的许多好处，太宗皇帝竟然不顾皇上的尊严而放声大哭。当哭过之后，略感心下平静了，他便解释说：“我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位贤臣，再也听不见她对我的谏诤了。”

大臣们自然知道，他这是在掩饰大哭的失态。不过，长孙皇后短暂的一生，那是典型的“克己复礼”的一生。自己的一切言行，无不符合儒家的礼教。大臣们也无不由衷的钦敬。宋代的司

马光将她誉为妇女的典范，按封建礼教的标准衡量她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不过，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她也是封建礼教的残害者。她虽然身为皇后，但她的一生活得太累了，太苦了！

也许，当时的太宗皇帝之所以禁不住失态痛哭，正是自己感到，身为她的丈夫，又是一国之君，竟让她内心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活得那么劳累，即有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由此而产生了对不住她的内疚。这种内疚在时时刻刻地锯割着他的心。也只有痛哭才能渲泄了。

长孙皇后从十三岁便嫁给了李世民。先是秦王妃，后是太子妃，最后是皇后。史书上说她有如下许多美德。

她不吃醋、不嫉妒。自己的丈夫是皇帝，而且还是个贪好女色的皇帝。他除了法定在编的数百数千的后宫妃嫔之外，只要他能抢到手的旷世佳人，那是绝对不肯放过的。在他的皇妃中便有三个杨妃：一个是隋朝皇族中的杨氏；一个是隋炀帝的女儿杨氏；一个是亲弟弟李元吉的妃子杨氏。一代名君李世民对女色是如何贪婪便可想而知了。然而，作为正室的皇后，始终不曾表露过她的妒忌和不满。这该需要多大的克制力呀？

她生活俭朴、要求自己亲生的子女异常严格。她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太子承乾是她的长子。有一次承乾的奶妈来找她诉苦，说是太子的用费太少，衣物都太简陋。皇后非常严肃地对奶妈说：“太子不能缺少的东西是高尚的品格。一些华丽的东西多了，高尚的品格便会少了。你想想，他是长子、他是太子，他需要给弟弟妹妹们作个什么样的表率？”奶妈只得唯唯应答着走了。

她不干预朝政，不给娘家的兄弟争权位。

当太宗皇帝向她询问对朝政的意见时，她总是以《尚书》中“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的话进行推辞，不乱发表意



见。那意思是说母鸡本来不能司晨（打鸣），若是母鸡司晨，家中就要萧索败落了。当然，有时遇到太宗只为了顾全皇帝的面子，对于魏徵、房玄龄这些正直贤良的大臣那些刺耳的诤谏不愿意听，甚至恼怒要惩罚这些大臣的时候，皇后便义不容辞地出面为大臣们鸣不平。让太宗皇帝不至于因感情用事错误地处治忠正大臣。再者，当太宗皇帝要擢升她娘家的胞兄长孙无忌为宰相时，她也出面进行干预了。她说：“外戚掌握了大权，很容易扰乱了朝政。汉朝吕后让外戚掌权而致乱，便可作为前车之鉴。”她又让哥哥长孙无忌坚决恳辞了宰相的职位。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像她这样礼让的人是很少的。当然，也是很难做到的。

另外，她不信迷信，恳求死后简葬。

在她病重卧床不起时，太子承乾恳请大赦天下，延请僧道做法事为母后祈祷免灾增寿。

她说：“大赦天下是国家的大事，岂能为我一个垂死的女人，而更易国家之法制。再说，死生有命，并非僧道祈祷所能改变和奏效的。”

在她弥留之际，她向太宗要求丧事从简，决不用金银珠宝陪葬。

临死前，她将私藏的一包毒药拿了出来，对太宗说：“这是皇上生病时我给自己准备的。万一皇上有什么三长两短，臣妾便立即服下，随皇上一道去……”

至此，她还没有忘记为因小事触怒皇帝而被处罚的忠臣房玄龄说情，请求皇上开恩宽恕了他。

与皇上诀别时说：“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纵于九泉，诚无所恨。儿女辈不必令来，见其悲哀，徒乱人意。”

长孙皇后，于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

她是个有学问、懂节制、顾大局、识大体的女人。对自己的克制、压抑有时几乎到了残忍的地步。这也许是她未得久寿的原因吧！

直到她死后，内侍才向皇上禀奏，皇后生前编写的评论古代有名的女人的功过得失、妇女按儒教礼义应遵守之规条的《女则》三十卷。皇上阅后，大为悲恸，并感慨地说：“真足以为百代典范。”

太宗皇帝为了排遣内心的因皇后去世而产生的悲痛、苦闷和孤寂，他命工匠在禁苑内建造了一座有数层高的远望楼。登上层楼，可以望见九嵕（zōng，音宗，亦可写作茕）山，埋葬皇后的昭陵便在这个山上。

有一次，太宗带着魏徵登上远望楼，让他远望。魏徵以眼疾而托辞说：“臣老眼昏花，又患眼疾，什么也看不清楚。”

“怎能看不清楚呢？你看，昭陵在这个方向！”

“噢，臣以为陛下若是看献陵（太宗父亲高祖李渊之陵墓）也能像看昭陵这么用心在意，那么老臣的眼睛再昏花，也会看得见了。”魏徵这诙谐的嘲讽，自然是说他身为帝王，身系社稷，不能总沉溺于妻子儿女私情之中。当然，对太宗一向不怀念他的父亲，所表现出的不孝与寡情，也趁机进行了讽谏。

听了魏徵的话，太宗立时张口结舌愣住了。他能说什么呢？便捶胸顿足地放声大哭起来。

当天，太宗便派人去拆掉远望楼。

但是，由于心情苦闷而难以排遣，他又迷上了狩猎。北到渭水上游两岸，南到秦岭的终南山，东出灞水、浐水，西到龙首原以西。太宗皇帝在将士们的簇拥下，架鹰牵犬，盘马弯弓，在山野中任意驰骋。有的大臣便苦苦劝谏，不能因狩猎荒疏了朝政。他便以天下太平年月，以野外游猎当练兵场去搪塞。尔后魏徵等



老臣便搬出长孙皇后的遗嘱来干涉，太宗皇帝只得收敛了一些。

此时，太宗皇帝又突然向宰相们提出想册立杨妃（隋炀帝皇女的那个杨妃）为皇后。杨妃在妃嫔中容貌出众，而且善解人意，自皇后崩逝，便经常侍寝。她一方面极力表示对皇后的思念，发誓终生以皇后为楷模，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另一方面又极力以女人细微的柔情去抚平太宗内心的创伤。因此，很得皇上爱恋。再者，她是太宗第三个儿子恪的母亲。当时，长子太子承乾行动怪癖，越来越令父亲失望。太宗的第二子楚王宽，已生病夭折。恪实际上便是次子的位置了。恪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受封为吴王，并授益州大都督。当然，年龄太小，不赴任，仍留宫中。而今已近弱冠之年，体型、相貌，皆酷似父皇。读书聪敏，习武勇猛，又与父皇的爱好相同。因此，近来也越受皇上宠爱。皇上内心里也暗含了更易太子的念头。

本来，自皇后去世，皇上心绪不好，性情暴躁，文臣武将们便尽量避其锋芒，害怕得罪皇上。但这个杨妃是隋炀帝的亲女儿。他李唐王朝是用暴力从他隋炀帝杨广手中硬夺来的天下，两家应是不共戴天的世仇了。这是牵动社稷江山是否稳固的大事。因此，群臣们几乎是一致反对。

另外，皇后死后，太宗并没有遵照她的意愿，而重用了她的长兄长孙无忌，让他担任了宰相。对待册封杨妃为皇后的事，长孙无忌是一言不发，始终保持了沉默。因为现在的太子承乾的亲母亲是他的胞妹，他是太子承乾的舅父。如果更易太子，便意味着他在下一代皇帝登基后将失去“舅父”这一重要皇亲位子。长孙无忌，长于计谋，而今又是执掌实权的宰相。会有哪个大臣敢于拂逆他的意愿呢？

群臣们众无异词的反反对，太宗皇帝只好顾全大局，打消了立杨妃为皇后的想法。不过，他心里的抑郁、苦闷、懊恼、烦躁，

搅缠在一起，闹得他越来越坐卧不宁，寝食难安了。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这年正月刚刚任命安州都督的吴王恪，到任不到十个月便被侍御史柳范弹劾。状告他不务正业、沉溺于畋猎，肆意践踏百姓庄稼，骚扰地方，以致民不聊生。

弹劾事实俱在，不得不将恪免去官职，削减三百封户，进行了处罚。

太宗皇帝憋在心里的这口恶气，便出在了担任监督劝教吴王恪的安州长史（安州的副职官员）权万纪身上。

皇帝怒不可遏地拍着案桌说：“权万纪，不能匡正皇儿的过失，罪该万死！”

侍御史柳范没想到一向深明大义的太宗皇帝会如此蛮横地为儿子护短而迁怒别人。他也被激怒了，便立即顶撞上了：“房玄龄大人时时在陛下身边，也不能阻止皇上天天狩猎，难道只治罪一个权万纪公道吗？”

太宗皇帝被顶撞得跳了起来，浑身颤抖着，嘴唇哆嗦着，却什么话也说不出。在原地转了个圈子，一回身便拂袖而去。

侍御史柳范是出名的倔犟头。但此时也吓得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了。

周围的人全都为柳范捏把冷汗，谴责他不该那样让皇上下不来台。

过了一会儿，太宗皇帝终于强压下了火气，略微平静了一下，又单独召见了柳范。

“柳大人，好厉害呀，就不给朕留一点儿面子？”太宗皇帝毕竟不是昏君。此时，已经换成诙谐幽默的口气，脸上也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才思敏捷的柳范立即奏道：“陛下一向英明仁厚。常言道，君仁则臣直，这就是说，对于深明大义的陛下，微臣才敢于直言



不讳，毋须虚情假意的客套。”

柳范几句巧妙的恭维，总算给皇帝留了面子。化解了一场灾难。皇帝脸上云开日出，没有再难为柳范和权万纪。

然而，太宗皇帝的心绪却越来越坏了。

晚膳之后，随身宦官站在身旁没敢离开，也没敢开口。

“有事吗？”太宗问。

“今晚皇上驾幸……”

“哪还用问吗？”

“是。”

这就是说，还是老地方。近来一直由吴王恪的母亲杨妃侍寝。因为有三个杨妃，这个杨妃亦称二夫人。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堂妹，那个杨妃称为三夫人。

宦官转身欲走（他得先去通知二夫人准备迎驾），却被皇上又喊了回来。

“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宦官转回问。

“去三夫人那里。”

“是。”

二夫人那个杨妃，太宗于龙床之上已经答应她要册立皇后，却被大臣们给顶了回来。而今，杨妃的亲儿子恪还没等开口想当太子，又因打猎被撤了职，受了罚，甭说，这太子梦也化为泡影了。尽管杨妃口口声声要学长孙皇后，不干预朝政，宽宏大度，但是，她根本就没有皇后那么高的见识、那么宽的胸怀。硬装作不闻不问，可太宗皇帝从话音里听得出来。

她说：“皇帝嘛，那可得金口玉言，一字一句，说出口，落地下砸个坑。要不，咋叫作一言九鼎呢？若事事依着大臣们议论，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也没个完了。对孩子管教不严可能娇惯坏了性情；对大臣们事事随顺，我看也可能惯坏了脾气。

今天这个顶、明日那个撞，当皇帝的倒要去看他们的脸子。家有家主、国有国君，无规矩不成方圆。皇上，臣妾说的在不在理儿？”

“好了好了，你能不能不说了？”皇上烦了。

昨夜刚闹了不痛快。于是也就不愿意再去了。再说，相比之下，她与死去的皇后确乎相去甚远。皇后不开口则已，开口都是站在忠正大臣方面规谏皇上。她杨妃却是温温柔柔地在煽风助火。冷静下来的太宗皇帝如没有这个分辨能力，而为妻妾枕头风所左右，那还能成为千古明君？

这日他在三夫人那儿过夜，便故意向这个杨妃问道：“朕这辈子除了干正事，还有两个喜好，或者叫做癖好。你知道是什么吗？”

“臣妾当然知道。一是喜爱狩猎，这二嘛，我就不说了。”

“为什么不说呢？说说看。”

“皇后在世的时候都不敢说，臣妾就更不敢了。”杨妃娇嗔地瞥了皇上一眼，那粉脸儿顿时浮起了两朵红霞，在那明如白昼却飘摇恍惚的烛光里，杨妃那销魂荡魄的眼神、那绝世超凡的花容月貌，已经使皇上怦然心动了，当初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瞥的魅力，使他几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强娶了她。她是亲弟弟元吉的妃子，而且元吉还是他亲自杀害的。当年为了将她抢占为己有，他顶着多大的舆论压力呀？但是，每当将她拥之于怀的时候，他心里都是在说，值得，为了得到她遭受点儿非议，很值得。当然，也因为他这个大伯哥早就是弟媳妇杨妃心中崇拜的偶像，当她被拉入他的怀中的时候，仅仅经历过短暂的半推半就的羞怯之后，便在他那滚烫的怀抱里融化了。直到如今，杨妃每当被他那有力的胳膊揽入怀中时，仍然有当年令她迷醉晕眩的“第一次”那样的冲动。太宗皇帝虽然喜爱女色——这是杨妃没敢说出的第



二种喜好，但他并不专宠一人。从他一生十四个儿子，而分别有十个母亲所生，便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也就是说，每年驾幸这个杨妃的次数肯定不会太多。这也许就是她仍保持了那“第一次”感受的原因吧！

“你呀，谁也比不过你的容貌，谁也比不过你的心计。所以我想问问你，你对朕爱好狩猎有什么看法。如今大臣们几乎是群起而攻之了。”两人并排斜躺在龙榻的凤枕上时，皇上问道。

“既然皇上抬举我，那么就请皇上洗耳恭听臣妾的高论吧！”三夫人杨妃在与皇帝独处时，则有点不苟言笑，甚至还有点儿撒娇，使皇上很开心，“你这当皇上的是时时刻刻心怀社稷，眼观天下，耳听群臣奏报，手批军国疏章。可臣妾心里想的、眼里看的，却只有皇上一个人。我等是皇上的臣妾，是皇上的奴仆，将皇上侍候得高高兴兴、舒舒服服便是我等的天职。若是惹得皇上生气，那便是失职，那便是犯罪。若是不知道皇帝的心思，那便是糊涂，那便是呆木头……”

“你可先别夸口，朕近来的心思……”

“皇上的心思……臣妾当然知道。自从皇后弃我等而去，莫说皇上，就是全后宫的人，只要良心未泯，哪个不是悲痛欲绝……”她止不住又流泪了。多时不能开口，皇上替她擦了擦满脸的泪珠。

“女人心里苦，关上门，独自大哭一场，心里便不那么憋堵得难受了。可是，皇上，那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总不能婆婆妈妈地擦眼抹泪吧？可那心里的苦总憋着出不来，都能将人憋出病来的。这时候，皇上才想到野外，打打猎，骑在马上乱跑一阵子，自然，什么悲苦也就暂时忘了……”

“知我者，三夫人也！”皇上爱恋地将杨妃拉入自己怀里。

“我还没有说完呢！”

“朕这不在听着吗？”

“但是，作为朝廷上的文武百官，他们每日里都有那么多的军国大事要向皇上奏报，可他们见不到皇上，一问，皇上带人打猎去了。他们能不着急吗？他们能不劝谏吗？我敢说，凡着急的人，反对皇上打猎的人都是忠臣。那些阿谀奉迎的奸佞小人，才不管是否耽误国家大事呢！”

“噢，你绕了个大圈子，也是谴责朕打猎，为那些找别扭的大臣开脱、鸣不平呀！”皇上又生气了，将杨妃推了出去。

“看看，俺不说，又逼着俺说；俺说，又没耐心听完。天下人称道的圣明君主，就这么点儿度量？”

“好好好，你再说，你说。”

“叫我说，我就说，今晚我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杀刚随你的便吧。我想，我就是说错了，皇帝也不舍得怎么着我……”她又撒娇地挤进了皇帝的怀中。

皇帝在她屁股上拧了一把，说：“真拿你没有办法。”

“你别闹。臣妾这是在这里冒死诤谏呢！”杨妃很认真地说，“魏徵大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分辨明君昏君的标准。可臣妾还有另一条分辨明君和昏君的标准。”

“说说看，我倒要听听。”

“皇上不是有两个喜好吗？明君有个分寸、有个度数。昏君便没有分寸、没有度数。先说游猎，于升平之世、丰收之年，偶尔兴之所来，与一些有此爱好的文臣武将在一起打打围、散散心，大概不会有人指责吧？若是沉溺畋猎，荒疏了朝政，再不听贤臣忠谏，那便不是明君之所为了。至于第二个喜好，圣人都说，食色性也。孟子也说，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但是，‘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这里也说了个分寸和度数。古代的昏君，夏桀，殷纣，无不是荒淫无度。臣妾今日也



劝谏陛下，凡己之所好，如有出格之事，一次二次尚可，三次四次还能宽谅，五次六次便是炀帝了！”

太宗皇帝沉默了，可是搂抱杨妃的两条胳膊却收紧了。他深情地在她额头上亲了一口。

“皇上，圣人说要‘为大人讳’，不是没有道理。皇上，乃一国之主，万民敬仰。自然一言一行皆能为天下之楷模。以后游猎何必在都城附近众目睽睽之下呢？以臣妾之见，数月以来，皇上茹苦含辛，方寸已乱，如此下去，处事必有偏颇。何不妥善安排一下朝中大事，去东都洛阳，游憩数月？”

“好，好，就这么定了。还要带上三夫人……”

“谢主隆恩！”

两人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了……

此后，《资治通鉴》便有了如下记载：

贞观十一年，“十一月，辛卯，上幸怀州。丙午，还洛阳宫。故荆州都督武士矧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

第四章 奉诏进宫

贞观十一年十一月，在太宗皇帝东幸洛阳期间，派人将武家二女儿接来宫中。

在接受宠幸之后，武家二女儿被赐名武媚。返回京师长安后，封武媚为才人。

武媚偎在太宗皇帝那宽厚强健的胸膛上哭了。流出的是胜利者的喜泪。

贞观十一年（公元 637 年）十一月某日。

东都洛阳禁苑中，太宗皇帝在文臣武将十多匹坐骑的簇拥下，在夕阳的余辉中，擦擦脸上的汗水，兴高采烈地说：“怎么样，痛快吗？”

这时，在皇上身边坐骑上的民部尚书唐俭奏道：“皇上，天色已晚，该返回了。”

“噢，太阳落山了。嗨，好多年没这么痛快过了，还真有点儿流连忘返哪！”

太宗皇帝刚命收拾猎物返回，突然间从太宗坐骑的后边冲出一群野猪来。太宗的坐骑一惊，猛地向前一蹿，险些把太宗掀下马来。他迅速调整坐骑，抽出箭来，嗖嗖嗖嗖便连发四箭，四头野猪闻声而倒。太宗仰天大笑：“呆头呆脑的蠢货，竟自己送死来了！”



然而，说时迟，那时快，一只最大的野猪猛然冲到太宗的坐骑旁边，张开大口就去咬太宗踩着马镫的靴子。这时，身边的尚书唐俭高喊一声：“危险！”迅即跃马上前，冲野猪的头部便狠抽了一鞭，野猪疼得嚎嚎叫了起来。趁野猪一愣的瞬间，太宗回身一剑便将那野猪刺倒在地。

“啊呀，皇上，吓死人了。那畜牲差一点儿便咬伤皇上的脚呀！”唐俭吓得脸色都发黄了。

太宗皇帝见唐俭吓成那个样子，又禁不住一阵捧腹大笑：“卿过去没见过战场上将军杀贼的情景吧？为何吓成这等模样？”

唐俭定定神却说道：“当年汉高祖半生身不离鞍是在马上夺取的天下，但是，却不是在马上治理的天下。如今，陛下以神武之勇在马上平定四方，但治理天下却不像在马上刺杀一头野猪那么容易呀！”

太宗皇帝本来想躲到洛阳，避开群臣睽睽目光打几天猎，痛痛快快地玩上几天。没想到连陪同打猎的数位近臣也竟然如此劝谏了。于是他笑笑说：“不要说了，你的忠心朕全明白了。从此不打猎了，众怒难犯呀！”

回长安之后，太宗为了感谢唐俭的忠谏，又加封唐俭光禄大夫。

再说，三夫人杨妃得以随皇上游幸洛阳宫，便有了较多的机会于夜晚侍寝。当太宗皇上谈到有的大臣谏奏，再选宫人不能仅从民间选那些未经教养的村野之女，或从掖庭中选那些因犯罪连坐家属充当奴仆的女儿。在皇上身边的人必须选那些有教养、懂礼节、有知识的良家女儿才妥当。杨妃便趁机推荐了堂姊家武士矜的二女儿，并将她如何聪明、貌美不无夸张地描绘了一遍。太宗皇帝自然十分高兴，并立即派人持皇上敕令前去并州文水武士矜家中将他的二女儿接来。

时过不久，去并州文水接武家二女儿的轿车便回到了洛阳宫。跟随车队的宦官，遵照临走前三夫人杨妃的秘密交待，将武氏的二女儿接来之后，便先送到了杨妃的寝宫。

杨妃一见到武家的二娃儿，眼前便突然一亮，啊，多年没见，竟出落成这么大的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了。来，让姨妈好好看看。

二娃儿先是大大方方地向姨妈见过大礼后，便站在姨妈的面前，让姨妈拉着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姨妈口中不住地“啧啧”赞誉着。小二娃儿那一路上悬着的心，便踏实了许多。看来姨妈这一关能验收合格，皇帝那一关便没大不了的干碍了。她这么一想，比刚见面时已放松了许多。及至姨妈向她问这问那时，她便不再有什么拘谨了。

“你妈愿意你进宫吗？”

二娃儿摇摇头，眼圈儿红了。

“她送你的时候，大概就舍不得了。哪个做妈的都是如此。过些日子，我跟皇上说说，干脆把她接来京城住吧。”

“那就拜托姨妈了。临来的时候，妈跟我说，来这儿以后，任什么事，全听姨妈的指教。要拿姨妈当亲妈一样对待。”二娃儿说着便又跪下给姨妈磕了头。并从内衣口袋里取出那封妈妈给姨妈写的信函，双手呈递给了姨妈。

杨妃展读了堂姊写的书信，也禁不住双目湿润了。她长长叹了口气，又说：“孩子，这皇宫虽说进不好进，但是进来了，要想出去也难。再说，侍候皇上的人，上上下下有好几千，你想混出个人样来，出人头地，也不容易。即便是成了嫔妃，还是有千难万险，常言说，伴君如伴虎。谁也预料不到，前头路上的旦夕祸福。你可得想明白。现在还没见到皇上，若是后悔，还来得及。我可以帮你跟皇上去说。我劝你，再慎重想想。”



“姨妈，这些话，在家时妈都给我讲过许多遍了。我也想过许多遍了。人生一世，祸福皆是天命。即便孩儿没出息，也决不后悔，也决不怨天尤人。那只是孩儿自己不争气……”

杨妃没想到外甥女竟说出如此恳切的话来。她已经不像个无知的孩子了。她亭亭玉立，身上该鼓胀的部位，全都发育了。杨妃站起来时，也发现两人已经差不多高了。从刚才讲出来的话看，已经懂事了。也就是说，全不像一个十四岁的刚从乡下接来的娃儿了，也许能有前程。那便对得住堂姊之托了。但是，后宫大内深似海呀，怎料到谁沉谁浮？

杨妃似乎是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对外甥女的再一次警告，她感慨地说：“大内皇宫，只是二三人的天堂，却是三五千人的地狱呀！”

本来，刚入宫的新人，按规定必须先由掖庭宫的宦官负责教育训练数月，让她们懂得宫中的规矩、礼仪、官阶、用语、职分之后，再按资质不同情况，分别安排不同的职务。杨妃自然也想将外甥女训练好再露面，也好给皇上个意外惊喜。于是便如此这般向负责领教的宦官进行了单独的叮嘱和安排。此时，皇上正去了怀州（今河南沁阳市）视察，也算给留了个机会。

又过了数日，皇上从怀州回到了洛阳宫。便立即去后宫向杨妃询问，去并州文水接武氏女儿的人回来了没有。

杨妃见皇上那急头搔脑的样子，便禁不住噗嗤笑出声来。又娇嗔地剐了他一眼，才说道：“你呀，在女人身上，怎么就像馋痨饿鬼一般？一路鞍马劳顿，回来没顾上喘口气，没顾上洗把手脸，就想见人家小娃儿啦。实话跟你说了吧，接回来之后，我打眼一望，嗨，才几年没见……”

“怎么样了？”

“全出息瞎了。十四岁了，没往高处长，倒往四下里肥胖了，

肉墩子一样。头上几根儿稀疏疏的黄毛儿，干干巴巴。一张又黄又瘦的脸儿，涂了厚厚的一层脂粉也盖不严实。小眼儿，塌鼻梁。厚嘴唇里，包了一口黄牙。唉，让臣妾立马给打发回去了。”杨妃信口这么编排着。

太宗自然从杨妃那惯以假话取笑的诡谲表情中看出其中奥妙，笑笑说：“我看，你是个汉宫里的毛延寿呀，对不对？”

据传，毛延寿是汉元帝时宫中的画师。他将各位妃嫔都画成图形，元帝便依照图形美者逐次召幸。诸宫人皆贿赂毛延寿将自己画得美一些。惟独王嫱（昭君）不肯送礼。毛延寿便将她画得非常丑陋。元帝便始终不曾召见。后来与匈奴通婚，皇帝便指派了王嫱。临行召见王嫱，才知王嫱为后宫第一美人。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便演绎了“昭君出塞”的故事。

“真毛延寿也罢，假毛延寿也罢，反正今日皇上太劳累了。为了龙体康健，今夜哪个女人也不准侍寝。在这洛阳后宫，我就作这一次主，怎么样？”

“好好好，谨遵娘娘懿旨！”

二人说笑了一阵，皇上还搂过杨妃动手动口地温存了一番，这才去盥洗沐浴。

谁知到了二更时分，太宗皇上却瞞了杨妃，命随身宦官秘召武氏二女儿来他今夜歇息的寝宫。

宦官找到了她时，问道：“沐浴过了？”

“嗯。”

“梳妆过了？”

“嗯。”

“那，你跟我走吧。”

别看杨妃真真假假、软软硬硬地劝阻过皇上，因为这是后宫历来的规矩，在皇帝长途跋涉远道归来十分劳累时，那是绝对不



准接近女色的。据说，这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甚至会留下难治病症。但这是在洛阳行宫，皇宫专管此事的内侍省的长官内侍监，留在京都长安没有跟来。一般的随身宦官便没权威阻拦皇上了。杨妃对这里边的“情”吃得很透。再说，对皇上那好色的劲儿也吃得很透。所以，还是暗暗做了些准备。对武家二娃儿也悄悄进行了叮嘱。

宦官挑着灯笼一声不响地在前边走着。二娃儿一步不落地跟在后边。她记不清在回廊中转了几次弯，掉了几次向，只看见宦官的影子忽然变长了，忽然变短了，又忽然变斜了。她害怕吧？不是害怕。爸爸的遗愿她一天也不曾忘记，这几年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应该高兴才是。如果有办法，她真想向爸爸报喜。但是，这是去见皇帝。妈妈说，小时候太宗皇帝还抱过她，还给她亲手套在脖子上一个玉石长命锁。她当然全无记忆了。那时她太小了。妈妈这次与她告别的时候，又亲手将那长命锁戴在了女儿脖子上。当然是希望太宗皇帝还能记得它。他还能记得吗？待会儿，问问他。听人家说，太宗皇帝嘴唇上有两撇大胡子，像戟，能挂得住弯弯的大弓，挺怕人的。他能把我怎么样呢？她当然无论如何还想像不出来。不是怕，是紧张。紧张得心口突突乱跳，身上一阵一阵发冷，上下牙关都有点儿想打架了。

“你冷吗？”宦官问她。

“不，不很冷，也有点儿……”她恨自己紧张得语无伦次了。

“不要怕。皇上脾气好，待人宽厚。他问你什么，你尽管说，他不会怪罪你的。千万不要怕。他不喜欢胆儿太小的人。”

“好，我记下了。谢谢公公指教……”

皇帝的寝宫终于到了。宦官先入内禀报去了，她站在大门外边等候着。从门口向内望得见，里边点了那么多的蜡烛，真是灯火辉煌呀！她又强迫自己再想想，姨妈教她的见了皇帝应该说的

那些话。但是，突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全忘记了。她更慌乱。上下牙关真的“得得”地打架了。额头上却立时渗出一层热汗来。

“来，跟我来。”宦官低声对她说。

她猛地打了个愣怔，仿佛刚从睡梦中惊醒一样，跟着宦官进了内室。皇帝似乎披的是宽大的睡衣，斜依在龙床的枕头上，手中拿了本书在读。是什么表情，她低着头，自然没有看清。她先跪下，行了叩拜大礼，喊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得到允许后，才慢慢站了起来。头却没有敢抬。但她准确无误地感到宦官已经退出去了。皇上已经下了龙床，似乎正围着她转着，肯定是瞪大了眼睛，在上下端详她。

她的“第三只眼睛”看得完全正确。皇帝从她一进门时，仿佛眼前打了个电闪一样，不错，那是她放出的奇光异彩。他心里先是喊了一声：“太美了！”继之，是怎么跳下床来，怎么围着她仔细打量，便全是下意识了。完全像那些西域小国当贡品送来了神龙宝马的时候一样，他总是亲自围着骏马转几圈，仔细看个够。但而今眼前站着的却是个还没破苞开放的花骨朵。而且第一眼便明白无误地看准了这是个可人的尤物了。

“抬起头来，让朕看看。”

她羞怯地抬起了头。

她亭亭玉立，却丰满端庄。从个头，到身段，从气质，到派头，一副大家闺秀的风度。全不像刚从乡村里领来的没开窍的娃儿。她前额略宽，下颌略圆，眼睛大、黑、亮、活，鼻梁高挺而秀美，嘴唇略大而红润，脸型略长稍方，皮肤白嫩细腻。总之，既有福态端庄的大气，又有温雅婉丽的秀美。

太宗皇帝突然感到似曾相识，却一时想不起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在她很小的时候，肯定是见过的，但那时她是幼



儿，而且早已没有一点印象。似曾相识是面前的她……他端详着她，心头突然一亮，噢，他想起来了，那是在寺院的宏伟的大殿上，坐在莲花座上的菩萨！

时间过得多慢呀，她感觉到皇帝的眼睛像两道刺眼的光束，在她身上每个部位慢慢地在烘烤着，透视着，让她感到浑身都在难堪中燥热，膨胀，窒息。事实上，真实地时间，几乎只是瞬间。

“你害怕吗？”皇帝望着她那拘谨的样子问道。

“怕。”她按照姨妈的教导如此回答。当然，她现在还不太明白姨妈为什么让她这样回答。

“为什么要害怕呢？朕不是老虎，也不吃人。”

“你是皇上嘛！”

皇上哈哈大笑。

从这儿不难看出杨妃的老道。她已经懂得再开明的皇帝也不允许任何人与他比肩等同。他需要你仰起头来看他的高大。

“你知道进宫来做什么？”

“知道。侍候皇上。”

“光这么呆立着，怎么侍候皇上？来来来，坐下，坐在朕的身旁。我看，还是先脱下这些礼服来吧，这不是上朝，也不是出巡，也不是参加什么庆典。来，朕帮你脱……”

她遵照皇上的要求，在皇上那双大手的帮助下，灵巧而敏捷地先解下了披肩，又脱下了斜襟的外衣。上身只剩下一件桃红色的小背心了。她羞赧地望了皇上一眼，无论如何她不好意思再脱了。皇上也没勉强她。她便小心翼翼地坐在了皇上的身边。她嗅到了令她心里发慌的男人的汗味。

“你是武都督的几女儿？”

“二女儿，有一个姊姊，有一个妹妹。”



“你妈，身体还好吗？”

“还好。”

“送别你的时候，她流泪了吗？”

“是，流泪了。她在老家，日子过得很苦。”

“是吗？等回京之后，再派人把她接出来。”

“谢谢皇上的隆恩。”

“你念过书吗？”

“念的不多。”

“都念过那些书呀？”

她对他说了一遍这些年读过的主要书籍。

“哟，读的不少呀！读过诗吗？”

“也读过一些。”

“来，你背诵几首诗我听听，怎么样？”

“好。背谁的诗呢？”

“这样吧，到床上来，依在枕头上，给我背诗听，然后再歇息，好吗？”

在这些没有意思的问话中，她的紧张、拘谨消失了。她开始主动地去帮着皇上脱下靴子、布袜，长裤，搀扶他先上了床。但自己却不知所措了。

“愣着干啥？不脱衣服，怎么睡觉？”皇上是那么和善、慈祥。他已是三十九岁的过来人了。面对年仅十四岁的这个“小仙女”，他尽量克制着自己的冲动，放慢着行动的进程。他有点儿害怕吓着她。他知道，满朝文武百官对他都望而生畏，更何况这个刚来乍到的“小仙女”了。他极力将这“第一次”给她留下最美好的印象。

她赤红着脸解开腰带，褪下裙裤。裸露出一双长长的玉腿。但皇上诡秘地挤挤眼睛，挥动着手，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让



她把最后的短裤也脱下来。她犹豫了一下，弯腰极迅速地除去短裤，顺手从床上揪了条花色布巾遮住了羞处，一下子便跳上床去，靠皇上坐了下来。两腿便伸进了皇上盖腿的被子底下。皇上趁机将她轻轻抱在了自己的双腿上面。两只胳膊顺势一拢，便将她拥进了怀内。

他像一只逮住小老鼠的老猫，并不急于去吃它，而是要先逗引着她玩耍够了，再……

“唉，你不是背诵诗给我听吗？”他一边说着，一边解着她桃红色背心上的纽扣。

“皇上，让我背诵什么诗？”

“背诵——”皇上一边思索着，一边将她的背心慢慢脱了下来。她那赤裸的雪白的前胸便全部暴露在他的眼下了。她下意识地用双手立即捂盖起那一对花苞似的乳房。他温柔地慢慢地用自己那双大手取代了她那柔软的小手。她全身禁不住痉挛了几下。他却说：“背诵《汉书》上李延年那首送女弟的歌吧。会不会背？”

“奴婢，会。只是，只是，皇上，能不能明日，再背……”

“不，别急，平下心来，在这个时候，吟诗，才有味儿，不是吗？”他轻轻地在她肩上吻了一下。

她的腿被他的腿夹在中间了。她的乳房被他的双手轻轻地爱抚着，揉搓着。她开始禁不住地浑身轻颤着。但她终归有超凡的克制能力。她开始背诵：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哎哟！”她止不住冒出一声低音的呻唤，浑身着了魔似的抽搐起来，“皇上，我，我没法背了……”

“那，就先不背别人的诗了。不过，你这首小诗，我可得仔细品味了。”他那长了硬胡须的嘴巴便开始在她脸上、嘴上、胸上、腹上，逐一轻轻的品味了。

胡须扎得她不是痛，而是钻心难挠的奇痒，她禁不住扭动着身子哧哧笑出声来：“皇上，皇上……”她找不到恰当的词语说下去。是让皇上饶了她，还是感谢皇上让她如此的兴奋？

她闭上眼睛，却是回身紧紧搂住了皇上，越搂越紧，她开始呼呼地喘粗气了。但她不知道下一步皇上将如何摆布她。

皇上的抚摸、亲吻、拥抱，全都是和风细雨的滋润。但是她却像热锅上的活鱼，开始不自住地翻扭、打挺，开始嗷嗷呻唤了。

“哎哟——”她又突然喊叫了一声，当然是在心里的喊叫，她不敢真的喊出响亮的声音。刺激来得太突然了，像一道闪电雷鸣突然穿透裂破了混沌的乌云，爆炸开来。她仿佛遭到了电击，眼睛紧紧闭着，却望见了那么多的五颜六色的星星，接着自身被击碎化为轻飘飘的灰尘，她像是死过去了……

不知道又过了多长时间，云过雨收。她似乎从那个迷醉、销魂，却是陌生的世界中苏醒了过来。胸膛里那种令人窒息的憋闷，似乎被疏通了，好歹缓过了那口气。燥热退去了。但浑身全是湿粘汗水了。尽管灯烛仍然明如白昼，她却不敢抬起头来睁开眼睛看看此时的皇上，到底是什么表情。

她将整个脸面埋在了皇上那多毛的宽厚强健的胸膛上，无声地哭了。

是兴奋过后的哭吗？是痛苦过后的哭吗？似乎全不是。也许是胜利后的哭泣，流出的泪水那是胜利者的喜泪吧？

泪水湿了皇上的胸膛。皇上已经发出了响亮而均匀的男人的



鼾声。

第二天，皇帝拉着她的双手，又端详了她一大阵子。悄悄问她：“那儿还疼吗？好好歇息两天。”

她一下子羞红了脸，娇嗔地瞥了皇上一眼，突然勇敢地贴在皇上耳边说：“只要皇上高兴，奴婢再痛也不怕。”

皇上噗哧笑了。禁不住又在她艳如桃花的脸蛋上甜甜地亲了一口。她又用那双会说话的双眼向皇上表示了谢意。

“你有名字吗？”皇上突然问。

“爸爸妈妈不给女娃儿起名。”

“那朕就给你起个名字吧，你姓武，名媚，叫武媚，与妩媚同音。我今天早上才发现，你这模样，太妩媚动人了。古乐府中，有个媚娘曲，待回京有了空闲，我一定作一首新的《媚娘曲》的词送给你。”

“谢谢皇上赐名。谢谢皇上厚爱。”她冷不妨地突然上前在皇帝额头上亲了一口。转身跑出梳洗去了。

在太宗皇帝游幸东都洛阳期间，又萌生了册立三夫人杨妃为皇后的想法。也许是想再更深入地观察和考验一下杨妃，也许是过于迷恋刚接来的小武媚。他在洛阳一直住到第二年的二月才往回返。而且一路上是游山玩水、访古拜圣，好不快活。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他返回的路线：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二月，乙卯，车驾西还。癸亥，幸河北，观砥柱。乙丑，上（指皇帝）祀禹庙。丁卯，至柳谷，观盐池。庚辛，至蒲州。甲戌，幸长春宫。闰二月，庚辰朔（即初一），有日食。丁未，车驾至京师。

到达京师长安后，立即命内侍省，封武媚为才人。才人是皇帝第五等的小妾。正五品。

东幸归来的皇帝，情绪刚刚稳定好转。但由于想册立三夫人杨妃为皇后的想法又被群臣否定了。继之，儿子们为争夺皇太子的权位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太宗心烦意乱，不久，便病倒了。



第五章 为皇子困恼

一代明君唐太宗竟被儿子们闹得焦头烂额，痛不欲生了。

太子承乾丧失礼义的奇言异行让太宗逐渐失望。便把培养的目标转到了魏王泰身上。

贞观十七年三月，五子齐王祐因谋反刚被赐死，太子承乾的政变计划也查清了。太宗的精神似乎要崩溃了

.....

谁能想到曾经叱咤风云、纵横天下的一代明君唐太宗竟被儿子们闹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甚至痛不欲生呢？

太宗有十四子、二十一女。因为后文中仍然牵扯到他的某些儿子，故文后附表备查。（见附表（一））

皇帝的儿子，亦有嫡庶之别。正妻所生为嫡出，妾所生为庶出。长孙皇后计生三子：长子，恒山王承乾；四子，魏王泰；九子，晋王治。封建宗法制度下不但“母以子贵”，而且也是“子以母贵”。按照常规，在选立太子时是先从嫡出的儿子中考虑，然后，再按长次顺序。

恒山王承乾既是嫡出，又是长子，八岁时父亲太宗即皇位，他便顺理成章地被册立为皇太子了。

承乾从小聪明机敏，精力充沛，加之母亲长孙皇后严加管

教，生活上也尽量迫使他节省俭用，不曾让他滋生任何优越感和浮华习气。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李渊驾崩时，太宗服丧期间，便由十七岁的太子承乾监国听政。表现出了超凡的才能。太宗和群臣都很满意。

第二年，生母长孙皇后去世，太宗皇帝沉湎于悲苦之中。继之，又以外出游猎和恋于女色排遣心中的苦闷，很长一段时间便无心过问太子的事了。只是很放心地交给他大权去监国处理朝政。而且还经常对朝臣们说，自己在十八岁时已经率兵打仗，驰骋疆场了。然而，兴许是原来长孙皇后对太子管教太严，那种渴望自由放纵的心思便越是急切。如今大权在握，无人管教，父皇的“游猎”和“好色”又成了他效法的反面老师。每天将朝政敷衍过去之后，便像解下缰绳的野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

本来，为了对太子进行特殊培养，太宗将德才兼备的十八学士之中的佼佼者于志宁封为左庶子、孔颖达封为右庶子，专门负责对太子培养管教。十八学士，是太宗尚为秦王时创立文学馆中最有学问的十八位朝臣。于志宁和孔颖达非常负责尽职，面对太子的放纵妄为，一次次进行苦苦劝谏。然而，此时的承乾哪儿还听得进去。将两位老师的话全当作马耳春风了。

李承乾胡闹起来花样翻新，奇异怪特。他曾命人铸造了一口八尺铜炉，还有一口六鬲巨鼎，密遣宫奴去偷盗百姓的牛羊牲畜，他亲自指挥烹煮。而后模仿突厥人那样，穿上羊皮袍子，钻进搭起的穹庐帐篷，与他的随从们用尖刀切割着牛羊肉，疯吃疯喝。酩酊大醉之后，再玩弄少女，嬉戏作乐。

尔后，干脆将住在长安的一些突厥人偷偷召到东宫，当老师教他们突厥人的语言，讲述突厥人的风俗。有一次，承乾命令他们模仿突厥人的葬礼，他自己扮演病死的人，让随从穿上突厥人



服装，骑着马在他周围奔驰，在他身边哭泣，然后，他突然跳起来哈哈大笑。有时还分成一组一队，手里拿着五狼头纛（dào，音到，大战旗）和旗子，相互拼杀作战，直闹得有的遍体刀伤、血肉模糊，兴尽方罢。他还说，等日后我当了皇上，一定率领数万骑，到金城（今甘肃兰州）举行最为隆重盛大的狩猎仪式，好好地让诸位过过瘾！

太子的怪癖行为，让负责监管教育他的于志宁和孔颖达非常着急。于志宁为了挽救他，苦苦撰写了《谏苑》20卷。对此，太宗很受感动，赏赐他黄金10斤、绢300匹。至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于志宁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太子承乾越发放纵不羁。太宗只得派人去将他请回。此时正逢农忙，承乾却调用了许多农民劳工，为其营造不必要的娱乐宫室。于志宁只得再次上书劝阻。承乾将突厥人达哥支请进东宫，于志宁又立即上书劝阻。承乾恼羞成怒了。经过一番密谋之后，他对自己的狐群狗党的随从和部属说，“看来，只要这个老不死的于志宁活在世上，咱们便活不痛快，干脆——”他咬牙切齿地做了个突厥人表示杀掉的手势，说，“废了他！”

于是，他偷偷派张师政和一个名叫纥干承基的人，夜间潜入于志宁家伺机行刺……

太子承乾的变态怪行逐渐传入太宗的耳朵里，他非常失望和痛苦。他明白，于志宁他们已经是尽心尽力了。于是把心思便悄悄转移到四子魏王泰身上。李泰品性儒雅，勤奋好学。每论及古今之事，侃侃而谈，皆有自己的独特新颖的见解。尤其喜爱结交文学造诣深的学士。这与太宗年轻时爱好相同。于是，太宗特许在魏王泰的府中新设文学馆，学士由魏王泰负责选拔举荐。本来这些只有太子承办才更合常规的事情，交给一个亲王去做，便立时引起了承乾的惊觉和妒忌。同时，李泰心里自然也悟到了父皇

的用意，便愈加勤谨有礼，注意招揽人才。事事迎合太宗的心意，太宗则愈加宠爱。因为李泰腰粗腹大，过于肥胖，每日上朝时太宗特许他乘小轿直至大殿门前。此后，又拨高于太子的封禄给泰。遭到群臣的反对之后，虽然没有落实，但接着太宗又特命泰搬进宫中武德殿居住，以便于随时接受父皇的指教。太宗还特命礼部尚书王珪兼任了魏王泰的老师，对泰进行专门培养。

贞观十二年（公元637年）魏王府的文学馆，“大开”馆舍正式建成。司马兼驸马都尉苏瑁（高祖第十女南昌公主的丈夫）向李泰提出了招聘名儒学士著书立说的建议。李泰立即向父皇太宗进行奏报。太宗非常高兴，全力进行支持。李泰遂召集挑选了许多学识渊博的朝臣作为自己的助手，首先开始了《括地志》的编纂。一时，魏王府中学士云集，门庭若市，好不红火！

太宗感到应该废承乾立泰为太子了，便召魏徵、褚遂良这些大臣商议。魏徵说，这是件需要非常慎重的事情。历史上每朝每代都有因为册立太子的事情安排不当，造成骨肉相残、祸乱横生的悲剧。太子年轻贪乐，行为也有些乖张，兴许还不是不可救药。再说，魏王是否比太子德才都好？亦需冷静考察。只要一天不废太子，便不能让别人看出陛下欲立哪个亲王的想法。无风不起浪，起浪便有骨肉伤。千万千万，谨言慎行呀！

褚遂良还尖锐地提出因皇上亲自去魏王泰的王府，因提高泰的俸禄，因特命泰开文学馆诸多优厚待遇，朝臣们已经议论纷纷。若是继续下去，也会分为拥立太子和拥立魏王的两帮两派。再说，魏王既然已经威胁到太子的地位，太子恐怕要采取不轨的行动了。据臣耳闻，太子对左右庶子都很是不敬，甚至……

两位大臣的忠告皆肺腑之言。太宗何尝不知，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有两个永远没法解决的矛盾：首先，观察考查人的品行和才干，那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平心静气，不可仓



促行事，急不得。然废立之事，亟须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慢不得。其二，废立双方都是皇帝的亲生儿子，平时虽然在宠爱程度上有明显不同，但十指连心，碰那个都疼。太宗皇帝一向英明果决，然而在处理儿子的事情上，却一直过于心慈手软、举棋不定，以致酿成骨肉相残、乾坤错乱的严重后果。令日后许多史家哲人有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之慨叹。

再说，太子承乾因恼怒于志宁的苦苦劝阻，暗派张师政和纥干承基二人夜入于志宁家伺机行刺。这一夜，已是二更过后，于志宁仍然身着孝服，在母亲的灵位之前，一边烧化纸钱，一边悲痛的流泪。因为按规定为母亲服丧是三年时间，为管教太子之事，太宗派人提前将他召回。于志宁感到对不住死去的母亲，便于府中设置了灵堂，每天三时进行祭祀祈祷。他还默默地向母亲的灵位说，忠孝难以两全，为了报答圣上隆恩，为了教太子成器，儿子不能守墓服丧了，求母亲宽恕原谅儿子的不孝。

那两个刺客从窗缝里看到此情此景，很受感动，哪还忍心动手？二人商量了一下，便以于府戒备森严，无法下手为由交了差。

那位太子右庶子孔颖达，也因对太子多次进谏，认真负责而受到太宗的赞誉和赏赐。他为了报答太宗的隆恩，便愈发尽忠尽职，发现承乾的不法行为，当面便苦口婆心劝谏。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都不耐烦了，斥责他说：“太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哪里还能像对待孩子一样？得给他留脸面呀！”

另外，还有一位负责引导教育太子的人，是太子少詹事、太子左庶子张玄素，他对于太子承乾的游猎胡闹也多次进谏，引起了承乾的厌烦和恼火。承乾暗派“户奴”在夜间蒙面埋伏于路侧，待张玄素从此路过时，突然窜出，将他拌倒在地，然后用马鞭狠狠抽打。打得张玄素鼻青脸肿、浑身是伤，几乎丧命。还威

胁恫吓他不准向外人说出。尔后，承乾又派刺客去张玄素家中暗杀，因张玄素有所警备，刺杀未遂。

太子承乾在皇族中惟一合得来的便是他的七叔——李渊的第七子，太宗李世民的异母弟，汉王李元昌。他为人粗鲁，不学无术，经常结交京城的一些豪强恶霸，横行街市，惹事生非。因此，便经常遭到皇兄太宗的严厉斥责。他便怀恨在心，自然不思悔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元昌和承乾因臭味相投，很快成为旦夕不离的知己。尤其在模仿突厥人拼杀的游戏时，两人简直是乐此不疲，越闹越疯狂了。

身为太子和亲王的承乾、元昌，为什么酷爱模仿北狄的突厥人的活动呢？也许与他们的血统是密切相关的。

本来，皇族李氏的血统便是汉化的胡族。世代又与胡族通婚。太宗的祖母“独孤氏”是北胡族，太宗的生母窦皇后也是北胡人，太宗的长孙皇后是属拓跋系的鲜卑族，太宗的杨妃（炀帝之女）也是北周的鲜卑族。当时，这些居住北方的游牧民族，祖辈成长在马背上，生活环境极度恶劣，自然没有机会接受中原儒教文化的熏陶，身体强健，性情豪放、粗犷、勇猛、骁悍。能征善战的强者则自称王公将帅。俘虏来的男人可以作奴仆，女人则为妻为妾。父妾子纳，夫死女嫁，姊妹同夫，兄弟同妻者，亦不为怪。若是从这一血统风俗的承继上来寻根求源，对唐代有人认为是个“性”相对开放的时期，便不难理解了。南宋理学家朱熹便以为李唐出自夷狄，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被他斥之为“胡化色彩”、“三纲不正”。其实，即在唐代当时，太子承乾模仿突厥人的游戏，已被儒家学者们看作是异端怪行。他不仅有胡族的凶悍，而且有纨绔子弟的奢靡，那种猖狂无行实在太出格了。

承乾与元昌每人率领一队穿着突厥服装的士兵，手中拿着竹矛，骑着战马，正在演习突厥式的骑兵战。进军的号角吹响了，



立即杀声震天，两队人马便冲杀过来，相互进行肉搏。一会儿，有人头破血流，有人栽倒马下被马踏伤踩死，便齐声喝采，“嗷嗷”欢叫。

承乾浑身的热血沸腾了，双目冒着火花，大声喊道：“日后我当了皇上，第二天早晨便开始进行突厥式的骑兵战，我与汉王，每人统帅万骑，一声号令，相互拼杀，那才过瘾哩！”

汉王元昌说：“那也不成，周围这群老学究们都会进谏劝阻的。”

承乾高声说道：“不，没威没权那算什么皇上？谁敢进谏，立即处斩。像于志宁、张玄素这些人，一个不留。我想，不用杀得太多，杀他二三百个，大概就没人再进谏了吧！”

不久，于志宁和张玄素向太宗如实禀奏了太子和汉王的这些不轨行径。如今，于志宁和张玄素已经不敢直接向太子进谏了。他二人在东宫也想法找到了能够及时通报情况的人。他俩了解后，便直接向皇上奏报。那意思自然是，你皇上没有办法管，可别光拿我们出气。

皇上这次听了他们的奏报，已不像以前那样暴跳如雷了。他一声不响地沉默着，半天，他流泪了。于志宁刚想上前劝解，他挥挥手让二人退下。他这才捶胸顿足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夜晚，他来到了三夫人杨妃的寝宫。而今杨妃是最能为他排解郁闷忧愁的人了。

杨妃见他双眼红红的，脸上似乎还有泪痕，进门来一声不吭，嘴里还喷着酒气。杨妃悄悄命侍女端来一碗醒酒汤，服侍他喝了下去。但是刚给他解开衣带，他便“哇”地一声呕吐了出来。杨妃轻轻给他捶着背，从侍女手中接过温水，又让他嗽了口。这才铺好被褥，帮他脱去衣服，用温湿的布巾，于前胸后背，亲自给他擦了一遍。这才扶他躺下。她自己也重新进行沐浴

梳洗，然后赤裸着钻进了他的被内。他曾说，谁也没有她那样细腻柔软滑润的肌肤，搂在怀里，能把你溶化了。她知道，自己眼下的职责便是千方百计溶化掉他内心苦闷的淤结。当然，她还不

敢问，是谁惹他生这么大的气。

“唉，莫不是报应？为什么老天赐给我这样混账的儿子？”他斜依在枕头上，怀抱着光滑温柔的躯体，嘴里却还在自言自语着。

一提“报应”二字，杨妃立即便意识到那是指十七年前于玄武门太宗杀死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之事。那是他永远难以抹除的污点，也是一直感到愧疚的事情。但是曾是元吉妃子的杨妃，这是忌讳提起的事情。所以她只能装糊涂。

“皇上，有什么报应不报应？如今万民乐业、四海升平，这难道不是皇上广布德泽、遍施仁政，承天授之命，顺万民之情的结果吗？国家兴盛、社稷稳固，这才是大事。与此相比，其他再大的事情也是小事。君王乃天下之君主，胸怀应该像四海那样阔大，千万别为了些小事烦恼，伤了龙体。”杨妃温温柔柔，慢言细语的劝说着。

太宗皇帝便将近来承乾的一些奇言怪行对杨妃说了一遍。看来承乾是无论如何不能当太子了。但是，魏徵、褚遂良、长孙无忌这些大臣对魏王泰也有看法。不赞成更易。他说：“这么多儿子，没有一个出类拔萃、让朕称心如意的。不瞒你说，这些日子，我一连作了几次恶梦，梦见建成和元吉……”

杨妃禁不住心头一颤，双臂将他搂得更紧了。似乎先夫元吉来到了面前。然而，她害怕自己的失态会让太宗多心，便立即镇静下来，但是，这些事能让她怎么说呢？尽管在玄武门兵变时，对建成和元吉，那是你不杀他他杀你的事，算是无可奈何，但建成的五个儿子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元吉的五个儿子



承业、承鸾、承奖、承裕、承度，这十个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有什么过错呢？可全被太宗赶尽杀绝。一想起这些事来，杨妃心里仍然吓得发抖。如今，是万万不能再揭这层伤疤了。她思索了多时，才说：“皇上，过去了的事情，就不要去再想了。日有所思，才夜有所梦。你若是感到对他们的亡灵也可以不记前嫌，施以仁德，进行宽恕和赦罪，亦不妨对他们追封超度一下。臣妾斗胆，说这些自己不该说的事情，只是想让皇上对他们的亡灵仁至义尽，从此便心下安宁无憾了。”

“好，正合朕意。”太宗很满意地说。“哎，立太子的事呢，也谈谈你的看法。”

“不，祖宗们都有章法，这全是后宫不能干预的大事。臣妾还想在皇上这怀抱里多活几年，岂敢乱讲。”杨妃见皇上已经消了气，不再那么懊恼了。她那话中便稍带了点幽默撒娇的味儿。

“朕只是让你谈谈看法，并不是让你干预朕的裁决。你呀，可惜是位女子，若是男子，也是个宰相的材料。”

“你呀，你想折死我呀？”杨妃口里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比受到赏赐珠宝金银还要高兴。她在他那胸膛上激动得亲吻了多时，表示了“谢主隆恩”。她抬起头，见他还在等待她的“看法”，便试试探探地说：“皇上，你是真想听我说呢，还是……”

“那还有假吗？你就别卖关子、拿紧头了。即便说错了，朕也不会怪罪于你的。”

“依我看，仍然是来个仁至义尽……”

“此话怎讲？”

“先下一道诏书，或在朝廷之上直接向群臣说明，皇上根本没有更易太子的意思，谁要再乱讲乱传，严处不赦。进而，给太子再增加老师，比如魏徵、褚遂良这些人皆可。另外，再给太子增加封禄，应该是其他亲王的数倍。这样，既可安定人心，又给

太子一个感恩悔过的机会。假若仁至义尽之后，太子仍然不可救药，皇上从此亦即无憾了，群臣也便不会再有异议了……”

“好！亏你想得出来！”太宗似茅塞顿开，兴奋地一下子将杨妃抱了起来。

“哎哟——”杨妃被搂抱得疼痛了一下，禁不住呻唤出来。紧接着便发出了娇滴滴的哧哧笑声……

第二天，正值群臣以为更易太子已成定局之时，太宗突然下了一道圣旨：所有更易太子的流传皆是别有用心、惟恐天下不乱的惑众谣言，再有乱传乱道者严惩不贷。另外，太子的用费，需酌情增加。并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

群臣目瞪口呆了！

尔后，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夏六月，太宗下诏追赠亡兄建成太子号为“隐太子”，并将自己的第十二皇子赵王福作为他的后嗣。又追封亡弟元吉为巢王，并将自己的十四子（太宗与元吉的遗妃杨氏所生）曹王明过继给他作为后嗣。

从此，太宗再也没有梦见建成和元吉，心下果然安宁平静了。

当时，老臣魏徵已经重病在身，然而，还是带病去了东宫，以尽太子太师的职责。鼓励太子克己复礼，决不辜负皇帝的厚望。太子承乾向魏徵行了半跪的拜师大礼，并表示严以自责，说到动情之处，声泪俱下，发誓痛改前非。

然而，魏徵从此一病不起，于第二年春天，便与世长辞了。享年六十四岁。太宗下旨追赠他为正一品司空。命九品以上百官全体赴丧。并准予陪葬于昭陵。

有人说，魏徵的去世，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最美好时期结束的标志。从此开始，便走下坡路了。

太子承乾与魏王泰的竞争只是暂时转入了地下。承乾并没有



真心悔改，道德败坏的行为在东宫仍然秘密进行。魏王泰的势力却在无声无息地壮大。

先是魏王泰的文学馆编纂的五百五十卷的《括地志》经过四年的努力，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全部完成。当泰献给父皇时，太宗皇帝非常高兴，并给予泰和参与编纂的学士们以丰厚的赏赐。此后，仍然加强着对泰的特殊的培养和教育。他命令掌管诏书的门下省的副长官黄门侍郎韦挺和工部尚书杜楚客，到魏王府担任辅导魏王泰的事务。自此之后，从他们二人的口中，则不断地传出魏王泰如何刻苦读书，如何博学多才，如何有远见卓识，如何仁厚孝义等等。在文武百官中广造舆论，与太子承乾的恶德败行形成鲜明对比。

不久，太子承乾在模仿突厥人的拼杀游戏中，跌下马来将腿摔伤了。休息治疗了一段时间能够行走了，但他却成了跛脚的瘸子。他心灰意懒，越发自暴自弃。因跛脚不能上朝了，便在东宫与宠爱的一个太常寺的乐童，搞不正当的性关系，秽闻一时纷纷扬扬。这变童只有十二三岁，有女孩般的温柔和俏丽。承乾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称心”。他与称心日间共处、夜来同床，一时也不愿分开，另外，还有一个名叫韦灵符的道士，以占卜和咒术的灵验而驰名。此时，也与承乾天天鬼混在一起。同时，因穷奢极欲，东宫的费用急剧上升，此时，提升左庶子的张玄素疏奏，自从太子蒙受圣恩，增加俸禄和费用之后，尚不满十天，已花用七万钱以上……

为此，太子承乾又一次暗派刺客去张玄素家中行刺，终因有所戒备，张玄素未遭毒手。

承乾在其党羽的撺掇之下，此时，还以魏王泰府中人的名义伪造了一封密告魏王罪状的奏疏。太宗立即派人调查，终因罪状不实而不了了之。其实，太宗心里明白，是承乾在暗中搞的鬼

了。

继之，承乾与变童、道士鬼混的事终于传到太宗耳中。太宗大怒，立即下命逮捕了“称心”和道士韦灵符等，并马上处斩。还当面严厉斥责了承乾。至此，太宗对承乾彻底失望了。

当然，承乾心里也有数，他断定是魏王泰的人告的密。他对泰恨之入骨了。他收养了一百多名壮士和一些亡命之徒。开始密谋对泰的暗杀……

另外，承乾的变态心理也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为了“称心”的死，他哭得死去活来。并在东宫私设了“称心”的灵堂，让人雕塑了与真人一样大小的“称心”，他白天黑夜地围着“称心”的塑像哭泣，向塑像诉说着自己的思念与悲伤……

此时，汉王元昌等人便给承乾出谋划策，为防太子更易，必须先下手为强，采取行动了。在这种情况下，承乾将吏部尚书侯君集吸收进了自己的一伙。

侯君集是开国二十四位主要功臣之一。太宗皇帝为褒奖开国元勋，特建凌烟阁将二十四位功臣的巨幅绘像悬挂其中，以纪念当年与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殊勋。画像由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这二十四名功臣的名字是：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洪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秣、秦叔宝。因后文中还要谈到其中某些人的名字，故在此全部列出备查。

凌烟阁的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二月刚刚挂起来，至三月侯君集便因与太子承乾图谋不轨出事了。

原来，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侯君集作为最高统帅与高昌作战，大获全胜，还俘虏了高昌王知盛。太宗将高昌的领土



改为西州，又将和高昌同盟作战的西突厥的浮图城改为庭州。并设置了安西都护府。然而，当侯君集凯旋而归之时，被人告发在战争中掠夺的珠宝占归己有。经查属实，侯君集被逮捕关进大狱。后经群臣求情，太宗亦念其功勋卓著，尔后释放，恢复了官职。但侯君集对被捕入狱所受的奇耻大辱数年来却一直耿耿于怀。后经他女婿贺兰楚石（他在东宫任事）从中拉拢牵线，很快便成为承乾的知己和高参。

侯君集给承乾分析形势说，暗杀魏王李泰，只能是惹火烧身。而在太宗的心目中，对他承乾早已彻底失望，废掉太子之位，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直接起事夺取帝位。

侯君集与承乾的想法不谋而合。

侯君集举起右手宣誓说：“臣侯某此手，今后只为殿下效力。若有异心，天诛地灭。”

承乾拜侯君集为军师。在他的策划下，承乾将其心腹党羽密召到东宫。

其中有左屯卫将军李安俨，他原是太子建成的部下，曾为保护建成英勇奋战。太宗欣赏他的忠勇，便留在了自己身边。

还有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功臣杜如晦之子）、汉王元昌等。

他们秘集东宫，用刀割破手腕，将丝绸浸上鲜血烧成灰，放在酒里喝下，然后，齐拜苍天，誓同生死。而且，由侯君集、李安俨密谋策划了突袭朝廷和后宫的具体行动细节。

也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在这时，任齐州都督的太宗第五子齐王祐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因招募勇士，壮大势力，受到长史权万纪的劝阻。权万纪便是当初弹劾吴王恪游猎骚扰百姓的安州长史。如今太宗委派他来齐州对齐王祐进行监督和教诲。权万纪看

到齐王祐行动诡秘，招兵买马，似有异图。经劝谏无效，便想再次进京向太宗面奏。齐王祐派人追至途中将其射死。太宗闻报，派遣刑部尚书刘德威前去调查，并诏齐王祐同时进京。齐王祐知道事情败露，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下，便举兵造反了。太宗皇帝大怒，立即派兵部尚书李世秣率领九州兵马直捣齐州平叛。齐王祐部下皆乌合之众，不到两天即被击败。齐王祐关入囚车，押送长安后被赐死。

在审理齐王祐所牵扯的人时，太子承乾的随从“纥干承基”被连坐入狱。纥干承基便是承乾曾派去行刺于志宁的那个人。原来，他曾经担任过齐王祐的密探。这次，在审判他的时候，他供出了太子承乾的造反计划：太子宣称病重，当太宗皇帝前来东宫探视时，逮捕皇帝，逼其让位……

这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三月，五子齐王祐，刚被赐死，太子承乾又……

太宗皇帝的精神似乎要崩溃了。他泪水满脸，哭喊着说：“老天呀，这是怎么回事？”



第六章 争立太子的混战

齐王祐被赐死后，太子承乾因宫廷政变的阴谋败露被捕，贬为庶人。

不到十天之内，太宗两次夜探狱中的儿子，欲立魏王泰为太子的想法开始动摇。

长孙无忌抓住太宗精神恍惚，主意不定之际，利用魏王泰的慌乱失误，不失时机地将软弱无能的晋王李治推上了太子宝座。

太子承乾的密谋政变计划调查清楚之后，太宗召集了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秣等重臣，以及中书省、门下省、大理寺的有关人员，一起商量如何处理发落。

“众卿以为应该如何处置？”

对于太宗的问话，没有人敢回答。因为这是处置太宗自己的儿子，犯的是叛乱大罪。

半天，仍然无人开口，太宗却还在耐心等待。

突然，一个小官，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六品上）来济出班奏道：“皇上已经尽到了慈父应尽的所有职责，可谓仁至义尽。太子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只能说是天运已尽，罪有应得了。”

其他人亦点头表示赞同。太宗闭上双眼，多时，说了句：“好，众卿退下吧！”

尽管诛杀自己的儿子难免有一种锥心刻骨的苦痛，但他这才想到，还是应该感谢三夫人杨妃那“仁至义尽”四字的建议。正像来济说的，作父亲的职责已经全尽到了。不再有什么愧疚和遗憾了。他自作自受吧，是个不可救药的逆子！

如此，太宗可以心安理得地立魏王泰为皇太子了。而今，群臣似乎也再无异词了。时至今日，还应该庆幸对于泰的提前培养。

当然，在“偏向”泰的一些举措中，太宗心里也不是没有内疚，但不是对于承乾，而是对于刚被赐死的五子齐王祐。

当祐从齐州押解回京的第二天夜里，太宗只带了一位贴身宦官，到大牢中去探望过这个因谋反即将被诛的儿子。

在一栋阴暗潮湿散发着屎尿臊臭味的牢室中，借着跳摇不定又非常微弱的烛光，父亲看到已经几乎无法辨认的儿子。他头发散乱披撒着，脸上带着血污，外衣只穿了一只袖子。当儿子认出站在面前的人是谁时，他跪了下去，叫了声：“父皇——”父皇的眼睛里已经涌满了泪水。但儿子再也没有话语了。他吃力地站起身，挪到刚才坐的那个角落里，又慢慢面壁坐了下去。

“你还有话要说吗？”

儿子一声没吭。

可怕的沉闷。

“你真没话说了？”

他开口了：“时至今日，还说什么？父皇，即便你现在让出皇位，让儿臣去当，你以为儿臣去当吗？不，儿臣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材料。”

“那为何谋反？”

“谋反，只是想出口恶气。父皇对待大臣，尚能用者不疑，疑者不用，可对待亲儿子，却要派上人时刻监视着。娘贱，儿子



也贱……”

说完这些话，再问他便不开口了。

太宗皇上安排狱吏说，他愿意吃什么，全部满足他。在生活上不要难为他。再给他另换间干净牢房。狱吏满口答应着，说立即去办。他这才回宫。可他跌跌踉踉刚回到寝宫，齐王祐的生母阴氏正在等他。

太宗一见便骂上了：“你，你给我生的好儿子呀，想给他求情吗？我告诉你，已经晚了。”

阴氏跪在地上说道：“臣妾不是来求情的。是来向皇上认罪的。臣妾生了这么个孽子，罪该万死……”

“好了，你回去吧，与你无关……”太宗心烦意乱，立即便将她打发走了。

谁知，第二天早上，宦官便来奏报，阴氏夜间于门前小树上自缢身亡。

又是一声闷雷。太宗似乎多时才清醒过来，说道：“按妃子规格厚葬……”

这天，他自己关上门，谁都不见。一连三餐未用。直到四妃九嫔一齐跪于门前苦苦哀求，太宗才将门开了。

事情过去才几日，他又得去与太子承乾诀别了。身边的人全劝谏他不要去，可他仍然坚持要去。他想的仍然是“仁至义尽”才好。

承乾所住的牢房，那是刑部刚收拾出的办公用房，宽大明亮，床铺桌椅齐全。太宗夜里私访悄悄进门时，承乾还在独酌，桌上的酒菜，四盘八碗，还很丰盛。也许狱吏会想，若是太子不被杀，日后还会想到今日待他的好处。

当承乾看见父皇时，他立刻放下了杯筷，跪下叩头行了大礼。起身后，醉眼惺松，瞥了太宗一眼，笑笑说：“胜者王侯败

者贼，父皇对儿臣已经仁至义尽，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册封魏王为皇太子了，不是吗？哈哈哈哈……”

他笑得那么放纵、那么疼人。太宗禁不住浑身打了个冷战。他克制住自己的恼火，问了一句：“你还有话说吗？”

“父皇若是还有耐心听，儿臣还确实有几句话要说，也许说出来，死后才能瞑目。”

“你说。朕来这儿，就是想听的。”

“那，我说。一、儿臣确实不是将来当皇帝的材料。也许让儿臣当将军，带兵去平吐蕃、征高丽，去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说不定儿臣还能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如果逼儿臣关在深宫，跟着于志宁、孔颖达、张玄素这些老学究去天天读圣贤书，说实话，这是逼着公鸡下蛋，这是揠苗助长，既苦了我——我那些奇言怪行，全是憋疯了想出来的。也苦了父皇，更苦了于志宁这几位老师。儿臣临死前所以说这些，就是求父皇，不要追究于志宁、孔颖达、张玄素三位老师的罪责。他们够苦的了。我曾派人鞭打过他们。还曾派人暗杀过他们，当然没有成功。我对不住他们，再处置他们，他们太冤枉了……”

承乾说着，又冲太宗跪下磕了三个响头，说：“求父皇免除三位老师的罪责，并代儿臣向三位老师谢罪。”

“好，朕答应你。”

“对父皇要说的第二件事，便是四弟青雀（青雀是魏王泰的乳名），将来能不能胜任帝王之大任，儿臣不敢断定。但是，儿臣敢断定他表里不一，表面谦恭，内心险恶。他为了谋求太子之位，不仅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等人为他四处奔走、广为炫耀。而且，利用文学馆的某些学士，不惜重金，贿赂朝臣。儿臣这些话，父皇可以不信，但不妨用心查访一下，便明白了。另外，还有第三件事……”



“你说下去。”

“在我等十四个兄弟里边，儿臣以为三弟吴王恪，文武双全，处事大气。前几年，因年轻贪玩，朝廷中曾有些微词相毁。然而，他才是承嗣之大器。父皇不要以其母为隋之皇女，而埋没三弟这个千不挑一的雄才！”

自从太宗与太子承乾这次密谈之后，他的方寸又全乱了。立泰为太子的事暂时搁置了。

对五子齐王祐、对太子承乾全是在最后诀别之时父子才能推心置腹说几句实话？为什么平素里日日相见却不能沟通呢？他找不到答案。也许，人世间，不到生命尽头，便说不出那样的话。这才有“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也善”的古话。

四月六日，太宗下诏，废太子承乾，贬为庶人。为免除他的死罪，太宗在群臣面前流泪了。群臣才不再坚持。但还是将承乾立即关进右领军府幽禁监护。承乾的长子象，也免去皇太孙的封位。

太宗的异母弟汉王昌，太宗想仿照承乾处置，贬为庶人。群臣一致反对。最后决定：赐死于住处。生母及妻子皆获特赦。

侯君集是凌烟阁有画像的二十四位开国元勋之一；杜荷是二十四位元勋之一的杜如晦的儿子；赵节是太宗的异母姊长广公主的儿子。太宗都逐一与他们当面对话流泪诀别，又到他们家中进行了看望。但任何人的求情，他再也没有理睬。最后，都被押赴长安西市刑场，斩首示众。并将其妻子流放岭南。

对待太子的老师，太宗还是考虑了承乾的请求，没有对于志宁、孔颖达处罚。但对后来升为左庶子的张玄素（他遭受毒打后不敢再向皇上进谏）后来任命的右庶子赵弘智、令孤德芬等皆因怠忽职守的罪名贬为庶人。

另外，在这次事件中负责调查的中书令杨师道，因袒护赵节

而被贬为吏部尚书（原吏部尚书侯君集被处死）。赵节的母亲长广公主，上文已交待过他是太宗的异母姐姐。长广公主先嫁给赵慈景，生子赵节。在慈景病死后改嫁给杨师道。杨师道在长广公主的胁迫下想法庇护继子赵节，似乎是不得已，但仍属渎职行为。可见太宗当时在执法方面还是比较秉公从严的。

还有一件出乎人们预料的事，便是对“纥干承基”处置，不但免于死罪，还因他举报揭发，避免了一场宫廷政变，而且自己供出被于志宁孝心感动，而未动手行刺，说明他良心未泯。故赐他为岷州（今甘肃岷县）祐川府折冲都尉，后又封他为平棘县公。这也可以看出当时能“将功折罪”的法律灵活性。

自从太子承乾“政变计划”败露之后，重新议立太子的事便摆在了面前。太宗原以为册立魏王泰已是不争的现实，也便亲口答应了魏王泰，并对魏王泰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魏王泰也谦恭的答应，跪在父皇面前对天盟誓，发奋读书，增长才干，向老一辈虚心学习管理朝政的经验，决不辜负父皇的期望和重托。但在太宗夜间秘密探监，听了承乾的一番话后，便有点儿犹豫，并暗地派人对魏王泰行贿收买人心之事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确是事实。心下虽然不快，但仍没有动摇册立他为皇太子的想法。他想，作为一个皇帝，“仁孝”尽管是美德，但总是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之中，没有“心计”，不懂“权变”，那就等于笨伯傻瓜。

在向群臣正式公布以前，自然需要在身边重臣之间通报一下，也听听他们的看法。

这是刚进四月的一天。太宗在部分重臣中谈了册立魏王泰为太子的想法。岑文本、刘洎等许多大臣立即表示赞同。也许大家都以为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一直保持沉默的赵国公司徒长孙无忌站出来发言了。他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是开



国二十四位功臣的第一位。长孙皇后在世时主张控制外戚力量，一直不同意提拔重用她这位兄长。但她去世以后，太宗没有听她的遗嘱，提拔他成为宰相之一。他的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于不声不响中几乎已经能够左右朝政了。加之太宗皇帝自长孙皇后去世之后，于悲痛烦恼中不能自拔，儿子又屡屡出现意外变故，精神已经非常脆弱，几乎丧失了原来那坚毅果决的性格，遇事总缺乏自信心。为了排遣自己的郁闷，经常外出游猎，朝政便多委托长孙无忌。而今很多朝臣发表意见要先看看长孙无忌的眼色了。也许太宗皇帝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长孙无忌此后将是本书主要人物武则天的对手，所以还需介绍一下他的简历。

长孙氏原是北魏王朝的拓跋氏。后改姓长孙氏。历代多袭王侯，祖父袭平原公，父长孙晟为隋右骁卫将军，娶高士廉妹，后生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长孙无忌，字辅机。自幼好学博识，处事稳重慎独。表面温良谦恭、淳朴敦厚，其实老谋深算、果决阴狠。当年玄武门兵变，诛杀建成元吉，为秦王世民夺得帝位，则出于他和他舅父高士廉的密谋。目下，长孙无忌与舅父皆是首位功臣元勋，又是首席宰臣，太宗皇帝每遇大事，如无他们同意，其实已经不能率尔从事了。

尤其是帝位接班人的选择这样的大事，没有长孙无忌的支持，在朝廷群臣中几乎都很难通过。长孙无忌与太宗皇帝在考虑这个问题的立足点和着眼点上已经非常不同了。太宗皇帝是考虑哪个儿子能够胜任帝位，使李唐王朝能够强盛永固。而长孙无忌则考虑哪个外甥将来能够俯首贴耳按他的意愿办事，甚至完全依附于他。这样，才能保得住长孙家族权势不衰、平安昌隆。简单说，太宗要选有才干的精明人；长孙无忌要选软弱无能的老实人。太宗对长孙无忌是毫无设防的，无忌却是一次有意强争的拼

搏。最后，太宗在一种浑然不觉中败在了长孙无忌手下。甚至连宋代的司马光对唐太宗听信长孙无忌的话不立魏王泰为太子，而册立了晋王治为太子，称赞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

此语完全令人费解。他偏偏忘了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只过了十六年，便得到了实践的验证，至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下诏赐长孙无忌死，长孙一族灭亡。这才是让长孙无忌自食其果的报应。若站在唐太宗的立场上看，什么“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的评论实在有点背谬了。惟有武则天理应感谢长孙无忌，没有长孙无忌千方百计举荐了个软弱无能的李治，也可以说，便没有后来武则天的垂帘听政和废唐立周了。此是后语，下文再叙。

当时，长孙无忌之所以能够掩人耳目，说服太宗及争取到群臣的支持，那是因为他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谋划，早已寻觅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

当群臣齐声支持太宗提出立魏王泰为太子时，一直沉默的长孙无忌出班非常系统地有理有据的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可谓语惊四座。

他说：“已故宰相魏徵的话是很有道理的。魏徵说，创业与守成相比，还是创业易，守成难。创业时那得靠勇猛果决、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克敌制胜。而今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必须靠文德守成。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靠的便是仁政。孟子曰：天道无亲，惟仁是与。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这都是万古不易的至理名言。经过臣长期的观察，在十四位皇子之中，没有任何一个比得上晋王（李治）勤奋好学，对儒学有很深的造诣。尤其生性贤孝仁爱。他九岁丧母，哭得死去活来，而他的几位兄长……不必说



了，干嚎几声，连滴眼泪都没有。于服孝期间，有的沉溺声色犬马之中，有的是贿赂朝臣，去宣扬虚名。若是日后这样的皇子执掌了国家权柄，很可能导致众叛亲离、重蹈隋代炀帝的覆辙！这些话，臣本来不该说。然而事关国家兴衰，社稷存亡，又不得不冒死进谏，诚望陛下三思……”

长孙无忌说到最后，已是满脸老泪纵横。太宗及在座的群臣无不为之感动。

半天，再无人发表不同意见。太宗只得说了声“容朕再好好想想”，便让群臣退下了。

举荐晋王李治，不仅群臣，连太宗也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李治，是太宗的第九子，是长孙皇后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生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这年虚岁十六岁。太宗给他起了个乳名叫雉奴。他与乳名叫咒子的同母的小妹妹晋阳公主最要好。早晨，晋王治去两仪殿参加早朝时，小公主也都是早早起床，在仍然黑咕隆冬的黎明中，拉着小哥哥雉奴的手，一直送到虔化门，依依不舍的告别。她说：“哥哥，还回来吗？你要是不回来，就把我想死了……”说着，一对失去母亲的小兄妹便立时泪流满面了。太宗对这一对小兄妹也特别宠爱，但那是对他们幼年丧母的一种怜爱。每逢退朝回来的空间里，经常将他们叫到膝下，甚至将小公主抱在怀里，问长问短。小公主并不畏惧这个面目威严的父亲，还经常捋着他的长胡须玩耍。有时，便让雉奴背诵几首古诗。从来没有对他提出任何过高的或者严厉的要求，只是让他们玩得舒心痛快就可以了。压根儿就没考虑过让他接班的事。因为，到现在遇上不舒心的事他还哭鼻子呢！

晋王治身体虚弱，从小不喜爱骑马射箭、舞刀弄棒那些武事。但喜欢读书，在这一点上很像他的四哥魏王泰。不过，魏王泰喜欢阅读那些治国安邦的书籍。晋王治却是喜欢诗词歌赋的消

闲书籍。他对政治、军事、法规、韬略等等尤其厌烦。他从来也不曾想过将来要继承皇位，那是他哥哥们的事情。他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妻妾，他所向往的便是与娇妻美妾在一起吟诗作词、逍遥自在地过花天酒地的生活。

长孙无忌确实观察过他。他将是他长孙无忌最理想的傀儡。离开他这位舅父，这位小王子什么主意也不会有。说什么对“儒学有很深的造诣”等等全是别有用心文过饰非的浮语虚词。然而多数臣僚几乎是仅仅见过面而已。对这个不声不响的小王子根本不熟悉。当然则不能辨别是真是假。加之长孙无忌那充满感情、流着眼泪，近于危言耸听的诉说，还有谁能进行反驳呢？

这么评论长孙无忌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不，他若是出于公心，以国家社稷为重，他在向群臣举荐介绍晋王时就应该比较全面的优缺点同时说出，让大家共同去分析评定。但他把最重要的当皇帝的最基本最起码的条件给隐瞒了。那就是晋王李治身体虚弱多病，性情懦弱胆怯，对安邦治国的学问一窍不通。虽然跟随上朝，但仍然胸无大志，又过早沉迷女色……怎么能硬说是太宗十四个皇子中最出色的一个呢？用现代的话说，他的“智商”也许是十四位兄弟中最低的一个。这，在以后的经历中即被逐一验证了。

但是，一向聪明绝伦的太宗难道也会盲从吗？似乎是不可理喻的。

太宗是十四个儿子共同的父亲。赐死齐王祐时，他已经被骨肉亲情折磨得痛不欲生了。这一天，群臣散去之后，长孙无忌抓住他感情上的“七寸”，几句话便把他击倒了。

长孙无忌说：“若是让魏王继位，日后他的兄弟们可能十不余一。当年杨广（炀帝）登基之后不是将兄弟赶尽杀绝了吗？而晋王仁慈，他若即位，一位兄弟也不会伤害。陛下，你仔细想想



吧！”

在某些历史的紧要关头，因为某个人的存在，常常突然改变它的正常方向和进程。长孙无忌一席话将魏王泰多少年来许多人协助他苦心经营铺设的攀登帝王宝座的阶梯给轰塌了。

受到突如其来冲击的魏王泰，一下子给惊得蒙头转向了。怎么办？怎么办？若是错过时机，也许在一夜之间，父皇与宰相们敲定了，再做什么努力也没有用了。他甚至没来得及与那些有经验的左膀右臂的亲信商量一下，一天之内，做了两次拙劣的表演。便把事情彻底给搞砸了。这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呢！

魏王泰先是以请安的名义来到父皇的寝宫。太宗跟他说，自从太子承乾图谋不轨走向绝路之后，朕便想册立你为太子。朕当面也答应过你。不过，跟大臣们一商量，有人又举荐你弟弟雉奴。朕真不知该怎么办了？

魏王泰立即跪下奏道：“父皇立儿臣为太子，这是父皇对儿臣的重托和厚爱。儿臣决不辜负父皇的期望，将竭尽全力遵照父母的嘱托，使国家昌盛、江山永固。九弟晋王性情仁爱，自幼好学。儿臣当寿命终结的时候，即传位于晋王。父皇现在即可立下诏书，昭示天下，让朝廷文武百官，全国黎民百姓，共同监督执行。”

“那么，你的儿子呢？”

“儿臣之子自然可以封为亲王。若不安分守己，另有异图，天下共诛之。”

魏王泰表态诚恳决断，太宗也很受感动。

然而，第二天早朝之后，太宗再次与群臣协商时，便先说了魏王泰的表态。也就是说，太宗的意思仍然是坚持立泰为皇太子。不过，群臣立时便感到了魏王泰表态的矫情、虚假。

谏议大夫褚遂良立即出班提出异议：“陛下，魏王说的是真

情话吗？能够办得到吗？日后魏王登基，掌握了大权，怎么可能杀死爱子传位于晋王呢？恐怕早早被杀死的是晋王吧？如果陛下想立魏王为太子，到不如现在就处置了晋王，那么日后便太平无事了。”

“这……”太宗被褚遂良问得张口结舌。便心烦意乱地回宫去了。

另外，魏王泰昨天还做了另一件弄巧成拙的事，将自己完全坠入既被动、又卑劣的境地之中。

他悄悄来到晋王府，找到九弟李治恐吓他说：“雉奴，你知道不知道，已经有人告发你，过去你跟七叔汉王元昌来往密切、非常要好，他现在已经因叛逆被赐死了。你可要小心提防着点儿。还有人撺掇你当太子，那是取笑你，千万不能上当呀……”

雉奴被吓得浑身颤抖，竟然“哇”地一声哭了。魏王泰急忙离开了晋王府。他满以为平素胆小怕事的雉奴，父皇让他当太子，他也不敢接受了。

第二天，宦官向太宗奏报，晋王治得了个急病，面色腊黄，浑身发抖，一句话也不说。这正是太宗刚刚听完褚遂良谏奏之后回到宫来，还没顾上喘口气休息片刻，一听，便急忙来到了晋王府。几个御医围在晋王身边正讨论病情，见皇上到来，便一齐跪了下去。太宗询问是什么病？御医说，像是为惊吓所致的“惶恐症”。

太宗屏退所有人，单独对晋王进行了盘问。

开始，晋王吓得几乎背过气去。太宗再三说：“雉奴，什么也不要怕，有父皇给你作主。”

晋王这才开口说：“儿臣有罪，儿臣有罪。”

太宗慈祥地说：“雉奴，你还是个孩子，即便做错了事，父皇也不会怪罪你的。你对父皇说实话，什么事做错了？”



“儿臣不知道七叔汉王是坏人，前些日子还跟他一起外出玩过。有人告诉我，这便是罪过。”

“这算什么罪过呢？雉奴，你老实给我讲，是谁来告诉你的。”

在太宗的逼问下，雉奴如实地将昨天魏王泰来找他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这对于太宗来说，又是一声霹雳。他眼前一黑，差一点跌倒。

在宦官的护扶下，好歹回到寝宫之后，头胀眼晕地跌到龙床上，蒙上被子哭了。

在他眼前总是幻化出儿子们相互残杀的场面。尤其是雉奴那浑身颤抖的样子，被砍下头来，从脖颈上向外喷血的可怕景象

……

他不再犹豫了。也许长孙无忌的话是对的。

第二天的早朝之后，太宗将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太子詹事（东宫属官）李世秣、谏议大夫褚遂良、以及晋王李治召入内宫。

凡来的每一个人心里全明白，这仍然是为了议立太子的事被召来的。长孙无忌也预先分别与来的这几个人谈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毫不动摇地推举晋王李治。当他们来到这里时，见李治已经在这里了，也便放了心。

然而，此时最痛苦的却是太宗自己。

这天，便是贞观十七年的四月六日。

早朝时刚刚下诏废太子承乾，并贬为庶人。太宗七弟汉王元昌赐死。其他罪犯侯君集等人正押赴西市刑场斩首。此时，他们的脑袋也许被砍下来了吧？里边还有自己的外甥赵节。自己的姐姐长广公主不知将哭成什么样子？

五子齐王祐死了还不到十天呀！

为什么自己的儿子全都变疯了？青雀（魏王泰的乳名），多好的青雀，如今也变得那么险恶！

再看面前的雉奴，面色苍白，呆若木鸡，哪里是当皇帝的材料？有什么法子，不忍心再看到骨肉相残的悲剧重演了，万般无奈呀，将这个可怜虫推上去……

“陛下，有什么话要说，都来齐了。”长孙无忌见太宗神色失常，似乎根本没看见他们进来，向他行礼，他也没有任何表示。这才小心地提醒他说。

“还有什么话说？都看看朕这些儿子，兄弟、外甥、大臣，都是做了些什么呀？一个连儿子都管不好的人，怎么去管国家？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说着便仰天痛哭起来，“苍天呀，若是有什么罪孽，别处罚我的儿子了，就降罪给我自己吧！”

太宗哭喊着，突然抽出佩刀便要冲自己心窝里刺。在他身边的褚遂良急忙扑上去，抓住了皇上的手，夺下了佩刀。

大臣们一齐跪了下去，恳请皇上节哀，保重龙体。

房玄龄奏道：“册立太子的事，若是陛下没有拿定主意。不妨等龙体康泰后，再……”

长孙无忌狠狠瞪了房玄龄一眼，急忙说道：“为恐朝野混乱，民心不安，还是早日册立太子为好。”

“还说什么？照你说的办吧！”太宗说道。

“臣遵旨。圣上既已裁定册立晋王为皇太子了，谁再别有用心，扰乱视听，严处不贷。”长孙无忌惟恐太宗反悔，立即斩钉截铁的说。其他人自然也就再没有发言的机会了。

“不，在正式下旨前，还是尽量听听文武百官的看法。雉奴呀，这个太子可是你舅父为你争取的。还不快给你舅父叩头拜谢？”太宗苦笑着说。



那个反应迟钝的雉奴多时才醒过神儿来，一边给舅父跪拜，一边还说，“我，我不行，我不行……”

长孙无忌在拉他的同时，也用力抓了他一把，制止了他再说下去。

长孙无忌几乎是雷厉风行地立即以皇上的名义下诏，将六品以上的在京的文武官员、王公贵族召集到太极殿。

当太宗在宝座上坐好之后，长孙无忌便先开口了，他说：“承乾大逆不道，已经贬为庶人，魏王泰亦心地不善，不能立为太子。晋王仁孝，中正，才智超迈，陛下欲立他为太子。若有异议，可及早向皇上面奏。”

等了片刻，无人说话。

太宗皇帝微笑着说道：“其实朕并没有最后决定，很想听听诸位爱卿有何异议。提出异议，这是对朕的忠心，这是对国家社稷的关心，说错说对，朕都不会怪罪的。”

然而，大家一看长孙无忌正板着面孔，瞪大了眼睛，严厉地注视着群臣。很多朝臣畏惧触到他那刀子似的目光，便悄悄低下了头。

接着便有人带领喊道：“皇上圣明！”

于是群臣齐呼：“皇上圣明！”

已是大势所趋，多数便随声附和。

正当这时，进入太极宫的肃章门吏悄悄在长孙无忌耳边说了些什么。长孙无忌又向他耳边说了些什么。门吏便匆匆出门去了。

原来，得到密报，说皇上在太极殿正征求册立太子的意见。魏王泰便立即带了百余骑人赶到太极宫西的永安门。门吏只放他一人入内，将百余骑全阻拦在门外。魏王泰又来到肃章门，向门吏说明他要入内面见皇上。门吏进内禀报归来时，一声令下，便

上来四名卫士将魏王泰当场逮捕，送入“将作监”（负责建筑的衙门）幽禁起来。

第二天，四月七日，太宗皇帝在太极宫的则天门，正式宣布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并大赦天下，赐酺三天。

四月底，敕命解除魏王泰原来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官职，贬为东莱郡王。魏王府的部属中，泰之亲信皆流放岭南。杜楚客是二十四功臣之一杜如晦的弟弟，仅免去官职，贬为庶人，没有流放。

然而，在长孙无忌家中悄悄设宴庆贺的同时，太宗皇帝却陷入了更深的惶恐不安中……



第七章 悬崖上的十三年

她作为太宗的才人，长达十三年之久。那是在悬崖上的十三年。

她在至高无上的皇帝身边，然而，她的足下却是万丈深渊。

那是失败的十三年，却也是增长才智，走向成熟的十三年。若无这十三年的悲苦磨砺，也许便没有绝路逢生的武则天！

武则天自从贞观十一年十一月被接到洛阳宫，受到太宗的宠幸，第二年闰二月随太宗返回京都长安，被封为才人，住进了福绥宫。一直没有一个高一层的台阶，其原因并非一句话说得清。

太宗皇帝在近六个月的东巡洛阳期间，三夫人杨妃一直随驾。她的知书达礼，她的善解人意，她的温柔体贴，她的远见卓识，让太宗皇帝感到她不但能溶化冰释他内心的郁结，而且能够于他束手无策困惑迷惘之际，经她和风细雨，数句点拨，即令人豁然开朗。她是个贤内助，是个后宫宰相。因此，他一心想册立她为皇后。但她那“原为弟媳”的出身，让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这些老臣坚决地给予否定了。似乎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此后，太宗的心绪一直不好。尤其纠缠在太子承乾和魏王泰那时起时落的明争暗斗之中，性格变得既忧郁又暴躁，感情变得既脆弱又易

变。以往的那种刚毅、果决、自信、豁达似乎皆被岁月的浪涛冲刷得没角没棱了。他有一次与三夫人杨妃嬉笑时自嘲地说：“你们女人，是不是像神话故事里讲的，道业深的变成了妖精，有时能把男人的心肺掏出来拿走，有时再给他放进去。也就是说，男人经常被女人闹得少心没肺的。朕一向不怕妖魔鬼怪，也没有一个女人能让朕神魂颠倒，闹得朕少心没肺的。不过，近来确实像少心没肺了，经常心里迷糊，突然间，仿佛眼睛视而不见了，耳朵听而不闻了。当然，我知道不是让你们女人闹的。而是让自己不肖的儿子给闹的……”

唐太宗尽管妻妾成群、后宫女人数千，也自认“寡人好色”，但是，在他心目中的妻子只有一个，那便是长孙皇后。其他的妃嫔几乎全是侍寝的女人而已。而且，他没有专宠过一个女人。当然，各自仍有不同的“兼职”。比如：二夫人杨妃（炀帝之女）就像个姐姐，慈祥瑞庄、关心体贴，但从来没有一句失身分的言谈话语。而三夫人杨妃则既像是“参谋顾问”，又像是顽皮的小妹妹。只要你高兴，她嘴里全是诙谐幽默的俏皮话。而大夫人杨妃呢，几乎只是拉扯孩子的乳娘了。

十四岁的武则天被召进宫去，虽然也受到过数次销魂落魄的宠幸，不过，此时的太宗皇帝已经是少心无肺的人了。不管她多么妩媚，在他的心里却几乎没有她的位置。按说，凭她的姿色，凭她的智慧，凭她的勤谨，凭她的魅力，无论如何不会被后宫这千百女人所淹没的。当年，她的父亲便对女儿有这种自信。然而，她面对的这个男人，他一辈子从来就不曾为哪个女人左右过、迷恋过。也就是说，他虽然好色，但对女人却有点儿寡情。因此，她的妩媚，每每只能激起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已，潮来得急，退得也快。

她，武则天，不，而今她已经有名字了。武则天是后人对她



的习惯称呼。其实不是她的名字。那是在她去世的那年春天——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里，他的儿子中宗皇帝奉献给她的女名号：“则天大圣皇帝”的简称。现在，她已经有了御赐的正式名字：武媚。口头称媚娘。身分是才人，所以也称武才人。

当初，武媚不管如何努力争取，但总是在“才人”的级别上得不到“提拔”，也许还有个性格上的原因吧！

男女间的情爱是复杂的、微妙的，甚至是说不清的。并非“英雄（或才子）加美女等于幸福婚姻”。当时武媚还只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终归没有盛开后的艳丽和浓郁的沁人肺腑的芳香。但更重要的，很可能她不是他本性中酷爱的那种花儿。

据她自己回忆说，在我年轻的时候，常跟随太宗皇帝外出巡游。有一天，皇上新获一匹骏马，那是隋文帝时大宛国所献的一种千里马。鬃毛很长垂地，名叫狮子骢。隋亡后此马流落民间。当时同州刺史宇文士访得此马而献给太宗皇帝的。但马性暴烈，无人能够驯服它。已经摔伤许多人了。我向皇上说，我能。只要给我三件东西：一件铁鞭，一把铁锤，一柄利剑。我若不能用铁鞭制服它，我就用铁锤，若还不能，我就用利剑刺它的脖子。我就不信，一个人制服不了一个牲畜！太宗皇帝很吃惊地望着我说，想不到你这个小仙女，内心里却藏着勇士的凶猛气概！

后世的许多人将她这种驯马办法称作武则天精神，也就是不择手段，残酷凶狠地征服一切的精神。这，也许便是武则天特有的一种气质。她确实是凭着这种精神向无比强大的男权社会，向数千年铁打钢铸不许更易一字的封建法规挑战的。

然而，她当时却不曾想到，这位一生酷爱天山烈马、宠敬勇猛战将的太宗皇帝，却不喜欢刚毅泼辣的女人。

在此后的许多年时，武才人以她的精明、勤谨，多从事管理侍候太宗服装的一些事务。但在太宗皇帝眼里却从来不拿她当一

般侍女或一般才人对待。经常与她一起议论国事，评说古代帝王谁英明、谁昏庸、谁有雄才大略、谁是专横的暴君等等，武才人那精辟的论述、深邃的见解，常令太宗惊叹不已。然而，他在选择侍寝妃嫔时，则把她忘怀了。他总是喜爱那些温柔和顺、娇弱婉丽的女人。也许，在那卧榻之上，怀抱之间，一想是个手持铁鞭、铁锤、利剑的凶猛女人，无异是个搏虎冯妇呀！定会吓出一身冷汗来，或者要作恶梦的。

武媚在太宗身边小心谨慎地侍候了十三个年头，花开花落，春风秋雨，那该是多么漫长的难熬的十三个年头呀！凭她的智慧，她不会不明白太宗喜爱的是什么样的女人，但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山难移、性难改呀！一些文人们称这是性格悲剧，两人在一起碰撞不出痴情的火花。这也叫作没有缘分。

她失败了，那又娇又嫩的豆蔻年华便在孤寂酸苦中消蚀殆尽了。那咬碎钢牙硬往肚子里吞咽的苦痛肯定是刻骨铭心的。这也许是她晚年时企图从那些美貌少年身上寻求补偿的心理原由吧。

她当然也曾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正是太子承乾被废，魏王泰被贬，晋王治刚立为太子，太宗却不称心的时候。有人说，当人处于窘困孤独的时候，最容易跳入情爱的火焰中。像嗜爱醉酒一样，他正寻求欢乐的补偿。而此时的媚娘，正是最成熟的二十岁了。太宗的宠幸，像春风，像雨露，使她这朵牡丹花全部盛开了。真可谓艳丽无比、浓香四溢。她那胸部、臀部迅速的鼓胀起来，欲火炽燥，烧得她如痴如醉，似乎每日被召幸，也不能消解那情欲的饥渴。她渴望激情奔放，她渴望狂风暴雨。原来那种羞羞答答、文质彬彬的半推半就全然消声匿迹了。然而，时过不久，太宗已是疲惫不堪困乏厌倦了。

恰恰在这种背景下，一向柔弱的小徐惠脱颖而出，成为太宗掌上的明珠。她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竟败在了这个看上去怪可怜



的小丫头手下。她比武媚小三岁，也晚进宫三年。刚进宫时，很不起眼，尽管传说她绝顶聪明，但并不曾引起太宗的注意。领她进宫的人说，徐惠生下来五个月便会说话，四岁时就会读《诗经》、《论语》，八岁时便能写诗文。曾仿《离骚》体写了《小山篇》。其中有这样的词句：

仰幽岩而流盼兮，
抚桂枝以凝想。
将千龄兮此遇，
荃胡为兮独往？

八岁的女娃儿写出这样的诗句，亲戚朋友都在传看，无不惊诧赞叹。

当第一次被太宗召见的时候，太宗小心翼翼的牵过她白玉似的小手——仿佛稍微用力便能扯断这朵小花的一片“花瓣”似的。他信口询问了她许多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学问，她羞红着小鸭蛋脸，垂着头，两只小手不自觉地拉在一起绞动着，但是，她对答如流，口齿清晰，温文尔雅，才思超群。在一旁侍茶的武媚立时便感到了那种无可抵挡的被取代的威胁。她从太宗的眼神中已经准确无误地看到了这个答案。

果然，不久，皇上便封她为才人。不久，又升为婕妤。

太宗有一次召见她，她却因梳妆姗姗来迟，太宗大怒。徐惠信口作诗念道：

朝来临镜台，
妆罢且徘徊。
千金始一笑，
一召讵能来？

太宗一听，竟破颜而笑。

徐惠能以娇语解围，可见当时倍受宠爱的程度了。

小徐惠不仅文才出众，而且颇有政见。很像故世的长孙皇后，她以为太宗做得不对的地方，敢于直言劝谏。

那是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太宗既想派兵遣将再次东征高丽，又欲在西域用兵。徐惠便上疏谏阻，说：“东戍辽海，西讨昆丘，士马罢耗，漕饷漂没。捐有尽之农，趋无穷之壑；图未获之众，丧已成之军。故地广者，非常安之术也；人劳者，为易乱之符也……”

太宗接受了她的建议，调整了两条战线同时进展的部署。

后来，太宗想大修翠微宫和玉华宫，并答应将来让她去翠微宫居住。她又一次上疏奏道：“翠微、玉华等宫，虽因山藉水，无筑构之苦，而工力和饷，不谓无烦。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

太宗又一次接受了她的建议。他高兴的说道：“没想到在长孙皇后和魏徵故世之后，老天爷又赏赐给朕这么一个才女，作为朕的一面‘镜子’。”因此，太宗对她是恩宠倍加，如获至宝。不久，又由婕妤升为充容。充容属九嫔之一，为正二品。

但是，年龄比徐惠大，进宫比徐惠早，相貌也不比徐惠差的武媚，却仍旧是个才人。而且还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的厄运考验。

这还须从小雉奴为武媚娘所迷惑谈起。

那是十五岁的小王子雉奴带领小公主兕子在宫中花园边上捕蝴蝶时第一次与武媚认识的。四月里芍药花、牡丹花相继开放了。各种颜色的蝴蝶在花间上下飞舞着。小公主缠着小哥哥给她捕蝴蝶玩。小哥哥身体瘦弱，笨手笨脚，刚刚抡起捕蝶罩网，那蝴蝶便倏忽飞远了。已经累得他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然而一只小蝴蝶也没有捕住。此时失宠的武媚在闲暇之时，也常在院里散心，正走到这里，便停下了脚步，说：“殿下，我来试试。”小公



主认识她，甜甜地喊了声：“媚娘好！”小王子也跟着说了声：“媚娘好！”便将捕蝶的罩网杆儿递给了媚娘。媚娘已经是十九岁了。身体苗条健硕，动作灵活敏捷，一会儿便捕住了一只深绿色的大蝴蝶，递给了小公主。小公主高兴得跳了起来。还恳求她再捕一只给雉奴哥哥。媚娘自然愉快地答应了。但是，蝴蝶给捕怕了，总不在近处落，媚娘跑来追去，也大汗淋漓，面飞红霞了。但是，仍然没有逮住一只。可她回身一望时，突然发现，小王子看她的双眼都已经呆直了。她也禁不住心下怦怦乱跳了。

十五岁的雉奴，早已是有了妃妾的晋王。加之他从小喜爱乐府诗曲，经常为男女间的风流情事给闹得神魂颠倒。当她看到媚娘跑来跑去，伸展着玉腕长臂，扭动着杨柳似的腰肢，特别是胸前隆起的浑圆乳峰，在跳跃中不断地上下颤动着。再看那雪白丰腴的脖颈，那妩媚含情的眼睛，特别刚才回头时的秋波一转，便令他魂不守舍了。等到她终于捕到一只小粉红色的花蝴蝶递给他时，他便甜甜地说了一声：“谢谢媚娘，媚娘好美呀！”

媚娘感到脸上像着火似的发烧了。汗水似乎将内衣湿透了。

小王子手里拿条绢巾递给她，说：“媚娘，你擦擦汗水，看累得你……”

媚娘接过汗巾，说了声：“谢谢殿下。”

她自然读懂了他那双目中想要表述的爱恋之意。她擦擦脸上、颈上的汗水后，便将汗巾送还小王子，小王子却笑笑说：“送给你了。”

媚娘自然不敢久留，收起汗巾便悄悄离去了。小公主正专注地玩她的蝴蝶，可小王子却一直目送媚娘消失在远处的宫门那边。他并且感到自己的心，已经被她带走了。

此后，小雉奴晋王治到父皇那里请安问好的次数明显增加了。在太宗身边的侍女，约有五六十人，分为早晚两班轮值。每

五天两班交换一次早晚班次。时间一长，晋王治便摸透了媚娘当值的班次，每次来请安，便能与媚娘见面。每次见面，他总是千方百计瞒过父皇的眼睛，与媚娘说几句话，至少用那火辣辣的目光表达一下爱恋的意思。若是到父皇寝宫见不到媚娘，他便像丢魂落魄，回去后坐立不安，做什么事也没有心思。直到第二年四月，晋王治意想不到地被册立为太子。此后的数年间，两人这种心照不宣的暧昧关系得到了迅速的进展。尤其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太宗从高丽征战垂头丧气归来之后，精神恍惚，身体虚弱。尔后，吃了些牛肉便闹起肚子。躺在病床上爬不起来了。媚娘因精细认真，从不出错，便被安排捧茶递药，日夕在侧。太子李治也来父皇寝宫侍候，昼夜不离。于是，两人挑逗拨火，眉来眼去，总算有了机会。在皇上榻前，自然要端庄矜持、谨慎守礼。然而，在前堂上，在走廊里，在花园中，在门外边，早早晚晚，白天黑夜，你冲我微微一笑，我向你丢个媚眼，错肩时身体故意一触，递物时四只手故意一握，暗影里瞬间一吻，侧室中突然胸前一摸。这个成熟丰腴的少妇，自有万千手段，让这个肠柔心软、年轻好色的太子，尽快咬钩，尽快吞下钓饵。然后她再慢慢收紧钓线——她也只有这一线希望了。老天既然赐给她这个机遇，她便立即抓在手中，死死不松手了。

某日，深夜，媚娘因值早班已经独自在一间侧房内睡觉了。然而，被她撩拨得神魂颠倒的太子，见父皇已经睡熟，便悄然摸进了媚娘的房间。睡梦中的媚娘于朦胧间感到了嘴唇被软润的东西堵住了，她想喊却喊不出声音。继之，两乳上面也被一双凉爽的大手抓住了。她一惊，浑身一抖，清醒过来。她立时便明白这是怎么一会儿事了。接着，她床前桌上的蜡烛被他一口气吹熄了。他喘着粗气，立时又将热烘烘的嘴唇贴在了她的脸上、唇上，她没有反抗，而是将一双细长的胳膊向他背后用力搂了过



来。她感到他那双像饥饿中急切觅食的小动物似的双手，在她身上慌乱地热烈地游动着，揉搓着，从胸部，到腹部，仍然向下伸延着。她便突然抓住了他的双手，并将身子迅速移开，低声说道：“妾身卑贱，殿下为何轻褻贵体？”

“为了您，我快要等疯了，媚娘，媚娘，可怜可怜我吧！”太子说着，挣出了双手，迅速解开了自己的衣带，脱下了衣服，将那柔软润滑的身子压在了体下……

在手忙脚乱中一阵急风骤雨，仿佛刹那间便过去了。太子翻倒在她的身边，气喘吁吁，似乎瘫软得再也不能动弹了。却听见媚娘抽泣起来。

“妾身虽蒙殿下错爱，然而，一旦被人瞧破，便是死罪。妾身并不可惜，但殿下新立太子，若是因我毁了前程，那我即便是被千刀万剐，也无法挽回了。殿下若是有心于妾，必须待皇上百年之后了。平时，千千万万，别再来了。”

两人相拥相抱，自然信誓旦旦，直至四更过后，太子才恋恋不舍，悄悄出门。

谁知太子刚出门，就听见一声喊：“谁——”

媚娘听见像是巡夜人的声音。

一串急促的脚步声，那是太子慌慌张张逃跑的声音。

门内的媚娘那心怦怦地要跳出喉咙了。

但再没听见有人追赶的声音。

媚娘的心才慢慢平静了下去。她用手胡乱抹了把额头上的虚汗。赤裸的全身这才发觉已经冰凉，接着便瑟瑟颤抖起来。她赶紧钻进了被窝。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说：“好险哪！”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

消息终于在某一传到了宰相房玄龄耳朵里。他的女儿是太宗异母弟韩王元嘉的妃子；他的儿子房遗爱娶的是太宗的第十七

女高阳公主。特别是这个高阳公主，是个出名的长耳朵、嘴上又没遮拦的风流女人。没有她打听不来的新事，没有烂在肚子里的陈话。房玄龄也许是从这个儿媳口中听到的有关太子李治的丑闻。

房玄龄，字乔，齐州临淄人。是太宗为秦王时王府的记室，长期掌管文书。每次撰写表章，才思敏捷，驻马立成。是太宗的心腹重臣。任宰相达十五年之久。从贞观四年之后，封魏国公，监修国史。他为人平正，不露锋芒，然而，对太宗经常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便经常闹得太宗不高兴，让他回府闭门思过。长孙皇后直到去世之前，还乞求太宗宽恕房玄龄的出言不逊。然而，长孙皇后去世之后，一直被她压着不准重用的长孙无忌扶摇直上，甚至有点儿盛气凌人了。尤其在册立晋王治为太子这件事上，他纵容那个直爽的褚遂良当枪当炮打头阵，简直有点儿霸道得不让别人说话了。长孙无忌口口声声说晋王仁爱，实际上是仁弱。房玄龄心里很清楚。但一看见太宗被儿子们折腾得那副凄惶流泪的模样，房玄龄心里也很难受。再说，晋王才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也很难判定他将来就必定不成器。于是，好多次话到嘴边又给咽了下去。谁想到他的行为竟如此败坏伦常。

这天，房玄龄在撰修国史的馆中与助手谏议大夫朱子春闲谈时便不自觉地流露了自己的苦恼：不说吧，一来对不住皇上，二来是攸关国家兴衰，社稷存亡的大事。说吧，皇上实在经不住更大的打击了。

朱子春说：“听说吴王恪聪明睿智、文武双全，为何不册立吴王为太子？”

房玄龄说：“还不是因为他母亲，是炀帝的皇女吗？”

朱子春说：“是否能够守住社稷才是最最重要的。岂能舍本逐末？”



房玄龄长叹一声说：“我何尝不如此想，然而……”

房玄龄自然不好对朱子春说出长孙无忌如何阻挠的原委。朱子春心里却全都明白。他说：“似晋王这般懦弱无行，恐怕唐室天下传至三世便会生乱了。听说，那武士矜之女媚娘，倒是个奇女子……”

房玄龄只是一味摇头叹息。

又过了数日，朱子春对房玄龄诡秘地说：“为君王分忧乃臣子的职分，我苦思一法，或有一石二鸟之效。”

房玄龄问有何办法，朱子春笑而不答。

在这段日子里，有人在白天看到天上太白金星出现。

在太宗玄武门兵变那年，出现过太白金星在白天闪烁光辉的怪事。

有的术士说，这是天下大乱，要更换皇帝的征兆。

太宗想，这也许是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争立太子的缘故。既然已经册立了晋王治，便不会有什么祸乱发生了。

然而，有的太史占验，是女人将主宰天下之意。便又把太宗皇帝闹懵了。

恰在此时，有人从皇家秘府中一本叫作《秘记》的藏书上，看到这么一句“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此事在朝野迅速传播开来。继之，便有了“唐三世而亡，女王昌”、“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等大同小异的一些说法。

太宗皇帝听说以后大吃一惊。“唐中弱”、“唐三世”非常明白无误地是指太宗自己的继承人。而今刚立的太子雉奴让他最为担忧的便是这个“弱”字：身体弱，能力弱。但“女主武王”又是指谁呢？在他意念中肯定是个有武艺的能带兵打仗的女人。但是，也有人告诉他，讖语其内涵深邃奥妙。词句多是假借暗示，岂能直解。

有一次，太宗来到国史馆，问房玄龄道：“秘府中所藏《秘记》一书，是前代谁人所写？”

房玄龄心下一颤，立时答道：“《秘记》之类书籍，并非国之正史。多为历代术士杂家所传记，或占卜、或讖语、或神算、或相术，多从《周易》演绎而出，臣以为不可不信，亦不必全信。常言说，人盛可胜天。陛下，乃千古圣明之主，首先得相信自己。自晋王册立太子之后，臣窃觉察，似乎仁爱有余，而英武不足。”

太宗叹了口气，似不愿再谈此事。便又问道：“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指皇帝）见之，何也？”

房玄龄奏道：“史官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

太宗道：“朕以为自己能够公正地对待此事，决不会与前世那些帝王一样。朕是褒奖谏诤，闻过则喜。更不会怪罪秉笔直书的史官。你们写出书来，可以先交于朕看看。”

谏议大夫朱子春奏道：“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臣私下以为至曾孙玄孙之后，或遇到并不圣明的帝王，史官所记载之史实，只能饰非护短，千载之后，史书还有什么可相信的真实记录呢？所以，前世规定帝王不观，盖为此也。”

太宗很不高兴地走了。房玄龄对朱子春说：“皇上正为《秘记》讖语挠心呢！”

朱子春苦涩一笑，说：“且看下文分解吧！”

太宗确实为此事闹得坐卧不宁了。他秘密派遣许多人在认真查寻这个“女主武王”了。他得千方百计将她扼杀于“摇篮”之中！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左武卫将军李君羡竟平白无



故地遭一代明君唐太宗杀害，成为那句讖语的牺牲品。

那是一次盛大酒宴的行令中，输者要报出自己的乳名。左武卫将军李君羨输了，自己只得不好意思地报出自己的乳名叫“五娘！”

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一位高大威武的将军竟叫这么一个女人的名字！

原来在某些地方迷信风俗中，越是为娇为贵的男孩子，爹娘越是给起这么个类似低贱女娃儿的名字，说是这样才好养活，鬼怪以为是个卑贱的孩儿，便不来找他的麻烦，他便能不夭折，长命百岁。

但是，这一令人好笑的乳名，偏偏送了他的生命。“五娘”，立时引起了某些人的惊觉。

李君羨是武卫将军，爵号是武连县公，他本是武安县人，如今是宫城北门玄武门的守将，乳名五娘，五与武同音，好家伙，他自己竟占了五个“武”字，五娘，娘不是女人吗？

噢，“女主武王”原来是他！

看上去天衣无缝，无可辩驳地暗合了讖语。然而，竟是多么荒诞无稽呀！

李君羨被下诏诛死。

房玄龄以李君羨根本无罪，只凭《秘记》一句话处死太不公平。为他苦苦求情。他得到太宗宽大，被贬至华州任刺史。过了一段时间，太宗越想越不放心，抓住李君羨到华州后与一些搞占卜的术士来往的小事，便悄悄将他杀掉了。

此事传到长安，曾经引起了一阵强烈的舆论风波。术士们被攻击被谴责，连太宗皇帝亦被议论为处事荒唐。自然也受到了房玄龄、褚遂良等大臣们的谏诤责备。另外，至少还有两个人暗地里对李君羨将军的冤魂进行了祭奠和悼念。一个便是在《秘记》

中加上那句讖语的人。他作梦也不曾想到，仅那么八个字，便阴差阳错地断送了一位无辜人的生命。而他想“一石二鸟”的那“二鸟”却安然无恙。他不得不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感叹。另一个对李君羨进行祭奠的人则是武媚娘了。因为在李君羨自己没说出乳名之前，人们的舆论中心和太宗的注意力早已集中在她武媚娘身上了。他，成了她的替死鬼了。如果皇上想杀死个才人，那还不像用手指碾死个蚂蚁那么简单容易吗？总不会像杀死一位将军那么受到社会的非议。这非议的强烈令太宗感到震惊和惊惶不安。自然对武媚是否再下狠手，就有点犹豫了。便是这一“犹豫”让武媚得以死里逃生。她没有忘记为她当了替死鬼的李君羨的恩德，那是四十三年之后的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二月，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记载：“追复李君羨官爵。”也就是当上皇帝的武媚，为含冤而死的李君羨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和爵位。

当然，处死李君羨后太宗尽管感到内疚，但他仍然没有就此死心。他又将当时最著名的术士、太史令李淳风秘密召来。李淳风素以精通天文、历法、阴阳之道而著称。因为李君羨的死，许多朝臣都怀疑是他暗中作祟，尤其是长安羽林军的将军们，免死狐悲，曾一度集体上疏，请求皇上逮捕妖言惑主、致使李君羨将军无辜受害的术士。李淳风便成为将军们的主要怀疑对象。他已是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出门了。这次皇帝突然召见，他自然是诚惶诚恐。

李淳风在天文和历法方面确有很深的造诣。从贞观初年被召到太史局，获得太宗的支持，制作完成了“黄道浑仪”。浑仪在西汉则有人开始制造。至东汉张衡创制浑象，亦称浑天仪。后经唐代一行等人发展完善。李淳风亦属发展完善中有贡献的人之一。他制造的浑仪，用以描绘天体，测定日月星辰运行，已比较



接近现代科学的论断。他以为天体是浑圆的，天和地像是鸟蛋的蛋白包括着蛋黄。他已经能较为精确地推断日蚀与月蚀出现的规律。然而，他仍然不能摆脱迷信的天命观。当太宗向他询问时，他决定，一要维护术士的尊严，二要劝说太宗不要继续杀人，以防止引起更多的人对他们的憎恨。

他说：“据臣观测天象，这次太白金星在白昼的出现，与《秘记》中的预示是完全一致的。至唐中期，因人主之弱，会导致女祸。”

太宗说：“能否寻出这个女人及早诛杀，以绝祸根？”

李淳风说：“天意难违。即便杀掉她，她仍然会立即转世。恐怕给唐室造成的灾难就会更大。当陛下万岁千秋之后，也就是说三四十年之后，此女已老，亦会变得仁慈。若是现在让其转世，三四十年后，她正年轻凶狠，恐怕大唐的子孙，便被杀戮殆尽了。”

太宗对于李淳风的话将信将疑。不信吧，他李淳风说哪天日蚀，到那一天便真的出现日蚀。要相信吧，人死岂能立即转世吗？若真那样，他这辈子亲手和下令诛杀过多少人呀？特别是自己的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他们会不会再转世报复呢？

在后宫之中，他说不准哪个女人将来能率兵用武，或者她本来姓武，会成为君王？但这个武媚还是最为可疑。他又想起她说驯马时所用的三种武器，她那时的神情是多么凶狠呀！他暂时不想杀她，他怕她真的能转世。但是，他无论如何再也没有兴致宠幸于她了。他要将她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再进一步观察一番，以待其变。再有迹象，诛杀不迟。

对于太子李治，自然是越看越感到丧气。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的思索，太宗向几位宰相再次提出欲册立第三子吴王恪为太子的想法。当然，这与房玄龄等人的私下劝谏有关。他对宰相们

说：“众卿等劝朕立雉奴为太子，经过这段时间的查考，雉奴实在怯懦平庸，恐不能担负社稷守成的重任，怎么办呢？我看到吴王恪随着年龄成长，其英武果决的品性，非常似朕。朕欲立他为太子，众卿以为如何？”

不待别人发言，长孙无忌立即板起面孔，奏道：“自古以来，孔孟圣贤皆不信鬼神邪说，圣上以往也从不为其蛊惑。为何术士于《秘记》中仅用了八个字，便乱了朝纲。先是诛杀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继之，又要废除仁爱贤良的太子。册立炀帝之女所生之子。臣窃以为这才是祸乱的根源。房大人，你说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长孙无忌心里明白，太宗欲立吴王恪为太子，是房玄龄在背后撺掇的结果。于是故意在众人面前向他挑战了。

房玄龄本来就没准备面对面地与长孙无忌争执。因为长孙无忌在背后早已散布，是他房玄龄在上边压着他，才不曾得到擢升。但以房玄龄的忠正，也决不想顺着长孙无忌为太子吹捧。于是他只得说道：“这，这事在下还不曾想好。”

“你呀，也是上了几岁年纪，也学成滑头了。”太宗明明知道房玄龄的心思与自己看法一致，还指望他挺身而出支持自己，哪想到当年耿直的一个人也变得如此圆滑了。他明白，这皆因长孙无忌近来的专断霸道有关系，于是便笑了笑，又不软不硬地对长孙无忌说道：“公是否以为吴王恪不是你的亲外甥呀？”

长孙无忌被太宗一句话触到了要害，脸面立时赤红了。他心里正对房玄龄恨得咬牙切齿，继之，又被太宗狠狠刺了一句，立即便恼羞成怒了。他说：“陛下既然如此想臣，臣还复何言？”

长孙无忌说着，便在太宗面前跪下，将朝笏双手放在太宗身边的案桌上说道：“臣已老巧昏聩，诚望陛下念及臣追随多年，没有功劳，亦有苦劳，准许臣辞官回乡，颐养天年。臣及全家便



感激不尽了。”

长孙无忌泪流满面了。

其他宰相，一看成为僵局，谁还敢插嘴。

太宗也急忙上前拉起长孙无忌，自己作了检讨。

这次聚会不欢而散，议立太子之事便暂时搁置起来。偏偏太宗不曾想到，老天爷留给他在世上的时间已经很短暂了。暂时放下的事情，便永远放下了。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天意吧！

但是，房玄龄全家此后的悲剧命运的造成，却非什么天意。而是长孙无忌对这次谈话的报复！

另外，处于悬崖上达十三年之久的武媚娘，却紧紧抓住了绝路逢生的机遇……

第八章 创巨痛深的东征

以耀武扬威为目的的御驾东征，长达十八个月，损兵折将，久攻不克，只得垂头丧气而归。太宗身心皆受重创，此后便一蹶不振了。甚至出现了病态心理。

猜忌心越来越重。处事却日渐心余力绌了。一想起太子李治的前程，心里便打冷战……

自从《秘记》风波之后，武媚娘变得沉默了。她想起十年前在荆州的时候，父亲有一次外出，给她带回了一只小乌龟。那绿色的小乌龟很好玩，你一碰它，它便将脑袋缩到硬壳中藏起来。但有时候经不住引诱，它会将一支竹筷子咬住不松口，人们使用竹筷子将它的脑袋拖出来，立即用绳子捆绑上，它的脑袋便再也无法缩回去藏起来了。

武则天想，既要学乌龟那样将自己的脑袋缩进硬壳里，又得接受乌龟的教训，不管外人用什么方法来引诱挑逗，都不要动心，不要出头，严防让人家逮住。

她不再将自己看作是正五品的才人，而是将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侍女。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她对所有的侍女看作同等的姊妹，从不摆什么架子。都不愿意做的重活儿脏活儿累活儿，她抢着去做。她做得又好又快。而获得的赏赐，不管是吃的，用的，或衣服，或珠宝，她从来不曾收为己有，而是全部拿出来，让大



家分掉。因此，很快便赢得了众人的赞誉。而空闲时间，她要极力想法避开太子的追逐。多是到宫内的文学馆里藏起来，去学习作文、书法、诗词知识、法学知识等。大内的文学馆，是为提高宫人素质设立的“业余进修学校”。她拜那里的饱学之士为老师，去听他们的儒学知识讲座。在这种默默无闻的自学中，她既躲过了那些警惕而怀有敌意的目光，也排遣掉自己内心的烦恼和郁闷。更重要的是她如饥似渴地学到了那么多的丰实知识，为她日后的安邦治国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她的心思既用在了韬光养晦方面，自然也不再注意打扮修饰自己，以往那种“珠光宝器”不见了，代之以淳朴淡雅，甚至与普通侍女一样妆梳了。当然，更不去与其他妃嫔去争宠幸了。虽然经常活动在太宗的身边，但全是忙碌着侍女的事务，再也不用以前那种含情的目光看皇上一眼了。她的善良宽厚，勤劳节俭，任劳任怨，谦恭有礼，经常让太宗为之感动。当然，也有一种内疚。是否对她太不公道的？只为了《秘记》中那几句莫名其妙的话，只为了她姓武氏，便受到了猜疑，甚至想谋杀她。未免太过分了吧？有时甚至想再宠幸她，安慰她，但她总是苦笑着托故推辞了。

当然，她这种“韬晦”的过分作态，有时反会引起太宗的疑惧，他再次想起那讖语的可怕。为了社稷永固，无论如何不能放过她。但是御驾亲征归来的太宗皇帝，不仅身体累垮了，而且精神上深深的创伤，几乎到死也没有恢复。

作为太宗皇帝说，贞观十七年那是他最倒运的一年，悲剧接连不断：正月，太子承乾摔伤，变成瘸子。同月，郑文贞公魏徵病故。三月底五子齐王祐被处死。四月六日，下诏废太子承乾，并贬他为庶人。异母弟汉王元昌被赐死。同一天，幽禁四子魏王泰。四月底撤销李泰的原官爵，贬为东莱郡王。闰六月又“徙东

莱郡王泰为顺阳王”。九月，下诏将承乾流放黔州。同月，又贬顺阳王泰出京师至均州。在这与儿子们生离死别之时，太宗内心的悲怆已无法控制了。他对臣下说：“人世间，谁没有父子之情呢？朕如今与儿子泰生离死别，心都要碎了。但是，朕为天下主，但使百姓安宁，父子私情也只得割舍了。”他说着便拿出泰写的疏表让近臣们看，又说，“泰确实是个俊才，离开他，朕肯定会日夜思念他的。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与他断绝父子情义，使他远离京师，到偏僻的地方去，以保社稷的安全……”他絮絮叨叨说着，便泪如雨下。

在送走泰的同时，位于朝鲜半岛的新罗派遣使臣来到长安告急求救。使臣说，西邻百济攻占了新罗四十座城池，并切断了他们与唐朝的交通要道。北邻高丽亦从北部入侵。新罗形势十分危机。

当时，只有三韩之一的新罗向唐朝称臣，每年向唐朝进贡。并把长史的子弟留在长安当作人质。

唐太宗立即派人到高丽与百济送去国书，命令他们必须从新罗撤兵，否则，明年唐朝将派兵前去征讨。

征讨高丽是太宗的宿愿。当年，隋炀帝曾三次征伐高丽，皆以失败告终。他要胜过炀帝，炀帝办不到的事情，他坚信自己能办得到。尤其因儿子们争立太子闹得一塌糊涂之际，他要以对外征伐的胜利来振奋民心，恢复士气。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二月，太宗在早朝时正式提出御驾亲征高丽的想法。

褚遂良立即出班奏道：“若将天下比作一个人的躯体，长安与洛阳则是心腹，各州县是四肢，四周的异族小国皆身外之物。高丽入侵新罗，理应受到惩罚，但是，派遣数名能征善战的将军，率四五万兵马，足可前去征伐。近年来陛下龙体欠安，亦需



领教新立的太子，舍此顾彼，远征辽海，是令朝臣共同担忧的事情，诚望陛下三思。”

其他朝臣亦出面奏谏。太宗只得暂时延缓了一下出兵的时间。

炎热的酷暑一过，太宗从避暑的九成宫回到长安，立即下诏，派将作大监阎立德，到洪、饶、江三州负责建造四百艘运粮大船。并派营州都督张俭，率幽州、营州的都督兵团，先行进攻高丽，以试探高丽的实力。

至十月十四日，太宗不顾众臣劝谏，亲率兵马，浩浩荡荡，离开长安向洛阳进发。

派房玄龄为留守。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为副留守。他们送太宗及随驾亲征的群臣至城东的春明门外。太宗又与他们握手叮嘱一番方上马而去。

在数十响礼炮轰响之后，战鼓咚咚，号角阵阵，真个是车辚辚、马啸啸，声势浩大，气吞山河。被这出师仪式激奋起来的太宗皇帝似乎又焕发了当年那纵横疆场、叱咤风云的豪情。精神抖擞，目光烁烁。他看看身边数百名披挂簇新、威风凛凛的将官，再望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千军万马，那种所向披靡、无坚不摧、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信心和自豪，在胸中鼓荡着，他又一次感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他的双眼湿润了。他本来想找几句激励志气的话对身边的太子说，但他不愿让儿子看见自己眼中的泪花，便半天没有开口。

太子李治，却始终如雨淋霜打般病恹恹地提不起精神。呈现在他脑海的是短兵相接残酷拼杀的战场，是尸体遍野血流成河的阵地。离开长安时，战士的爷娘妻子哭喊着相送的情景，让他都伤心落泪了。今日浩浩荡荡而去，来日生还者不知有谁？

其实在太宗眼里，太子李治是否有雄才大略那似乎是日后的

事情，目下，最让他感到失望和丧气的便是李治这种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年轻人应如生龙活虎，哪怕有点儿过头也可以。他每当看见李治那满面凄容时，心里便悄然想到这是一种颓败象，并为此打一阵寒战。

这次东征，一来是想为李治留下一个四邻安定的天下。自唐建国以来，北部西部的突厥、于阗、高昌诸国，以及南方的林邑，在大唐的赫赫雄威的震慑之下，皆已称臣进贡。惟独这东夷小国的高丽，竟如此嚣张。因此，太宗要趁自己健壮之时，将其征服。而另一个原因，则是想重振昔日雄风，让太子李治受到鼓舞、薰陶和磨炼，从此振奋起来，日后成为一个“英武”的帝王。

自从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太宗对他的教诲可谓煞费苦心了。吃饭的时候，就对他说：“这些饭菜很可口，但必须明白稼穡的艰辛。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在骑马的时候，就对他说：“你知道不知道，马奔跑起来也非常出力，只有爱惜它，不要让它过于疲劳，尤其不能让它过于干渴和饥饿，这样它才不生病，才能成为你的千里马。”在坐船的时候，就对他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百姓就是水，君主就是舟。”在大树下歇息时，就对他说：“木头用墨绳测量后锯出的板材才直；君王要接受大臣的劝谏才不会做错事。”总之，随时随地，借题发挥，太宗从来不忘对太子李治的教诲。每次太子都毕恭毕敬地说，儿已铭记在心，永世不忘。然而，长此以往，内心里也便感到了絮烦。

总之，太宗对这个三锥子扎不出血来的儿子可真伤透了心。天呀，难道让我的儿子这么不成器吗？至少还得考察他十年八年再说吧！

从长安到洛阳，共八百五十华里。自十月十四日离开长安，到达洛阳时已是隆冬十一月了。



太宗召来宣州刺史郑元弁，当年他曾跟随隋炀帝征讨过高丽。他说，冬季的辽海高丽，气候严寒，冰雪不化，在如此遥远的冰天雪地中行军作战或运输粮秣，困难太大。

太宗又召来营州都督张俭询问，他说，辽河水大，缺少渡船，兵马泅渡又因水深寒冷，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他们都以为冬季不宜出征，但太宗总感到是他们过于胆小怕难。仍跃跃欲试，准备继续东征。

他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统兵四万，乘战舰五百艘，从莱州渡海，走水路进攻平壤。命名将李世祿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步骑兵六万，从陆路进军辽东。

安排停当之后，正要从洛阳出发，忽然传来原太子承乾，在流放地黔州病死的消息。太宗的心又乱了。本来，不敢立魏王泰为太子的主要原因，就是怕他将来要杀承乾。承乾尽管不肖，但终归是亲骨肉呀！而今，他自己却先自死了。他虚岁才二十五，自然是因痛苦折磨而死。太宗又闭门数日，放声痛哭了一场。遂命以国公之礼厚葬之。这是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的十二月。

第二年正月，太宗亲征正想从洛阳起驾，又传来玄奘三藏取经归来的消息。兵马开拔时间再次延期。

玄奘法师俗姓陈，名奘，洛州缑氏人。十三岁出家，成为隋炀帝敕选的二十五名新僧之一。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二十六岁的玄奘离开长安，前往西域。历经十七年之久，他到过西域、天竺等一百余国，去寻求佛教的真经，研讨真正的佛法。他经受了旅途的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的艰难险阻。终于在贞观十九年正月，用二十二匹马，满载着佛像、佛具、佛典凯旋而归。

正月二十三日，太宗皇帝在洛阳宫仪鸾殿接见了玄奘。太宗

被他那种不屈不挠、求取真经的精神所感动。并支持他翻译佛经，在长安建造弘福寺，作为译经场所。还命他将西行经历见闻写出来，这便是《大唐西域记》的由来。

到二月底，太宗终于亲率兵马离开洛阳。

三月，到达洛阳东北一千二百华里的定州。一直随驾的太子李治，数日来便不停地哭泣。任谁劝说也不顶用。太宗只得决定将他留在后方监国。命高士廉等大臣辅佐他处理一些国家日常政务。

此后，四月，李世秣军攻破高丽盖牟城（今辽宁盖县），俘虏两万士卒，获粮十余万袋。

另外，张亮率军从海上乘船进发，登陆后攻占高丽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俘虏八千人。

五月，李世秣军到达辽东城下（今辽宁省辽阳）高丽军败退。

六月十一日，太宗由辽东出发，二十日达安市城（今辽宁省海城县南）。首战告捷，斩首达二万人。

然而，高丽安市守将闭门死守，唐军则久攻不下。围攻三个月，竟不能破城。

至九月十八日，太宗无可奈何地下诏回师。

辽东的冬季来得早，没有棉衣的士兵早已受不住刺骨的寒风了。十月一日，便下了第一场大雪。许多士卒和战马因冻饿死于路途。

十月十日，部队回到营州之后，太宗下诏将阵亡的将士的尸骨集中于柳城，设立祭坛，举行祭祀悼念仪式。太宗自己撰写祭文，念数句之后，便痛哭失声。

太子李治来营州接驾，苦苦劝谏父皇换下了又脏又破的战袍。



十一月到幽州。十二月到定州。年底到达并州。因心情郁闷、跋涉辛劳，太宗的脊背长了毒疮：痛。痛疼难忍，日夜不眠。直至化脓后，太子用嘴将疮内脓血吸出，疮痛方逐日见好。

太宗很受感动，赞誉儿子的孝顺时自己先老泪纵横了。

并州到长安还有一千三百六十华里，直到贞观二十年（公元645年）三月，大队人马才回到京师长安。这次长达十八个月的征战，将士战死者二千余人，战马死者十之七八。为“耀武扬威”而出征，以损兵折将而告终。太宗后悔莫及，他慨叹道：“若是魏徵还活着，肯定要谏诤劝阻这次愚蠢的征战。”

其实，褚遂良、尉迟敬德等人皆苦苦劝谏过，那时，他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这次征战的惟一收获是：再一次验证了作为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人，凭一时心血来潮的耀武扬威将会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也验证了那些敢于谏诤的大臣的贤良忠正。

那是在从辽东班师回京的归途中，太宗皇帝又禁不住想起任长安留守的房玄龄捎来的口信和奏疏。原来只以为是看了让人泄气的陈词滥调，不曾认真考虑，然而，如今想来，却让太宗感动得落泪了。

房玄龄的口信说，他深受皇上隆恩，那是虽死都难以报答的。我明明知道这次东征决策欠当，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

房玄龄的奏疏中写道：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悯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

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指隋炀帝征高丽失败），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傥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

太宗自班师归来以后，精神和身体，元气大伤，从此便一蹶不振了。甚至出现了病态心理。

一是猜忌之心越来越重，先后无故贬黜诛杀许多大臣，仅仅是出自一个“疑”字。

二是感情脆弱，多处于伤感之中。贞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日，是太宗的四十八岁寿诞。长孙无忌跟他说，群臣要给他过生日祝寿。他说：“今天是朕的生日，都以为应该欢欢乐乐庆祝，然而朕却非常伤感。而今朕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欢于父母膝下，却永不可得。《诗经》上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他说着便泪流满面，群臣皆为之悲伤。

三是身体日渐虚弱，时常抱病不起了。日常朝政便交予太子处理。实际上皆由长孙无忌全权定夺了。尤其当他感到更易太子已经来不及了时，便索性任命长孙无忌为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省事。也就是说，把三个中枢机构的大权全部交给了太子的舅父长孙无忌。他孤注一掷了，完全背离了当年长孙皇后的遗嘱。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八日，太宗将这几年自己亲自撰写的《帝范》一书赐给了太子李治。《帝范》计有：君体、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十二篇。是太宗根据古代圣贤的论述，结合自己的经验体会，写出的作为帝王理应遵循的行为准则。

可怜天下父母心。太宗逐字逐句为太子治进行讲解，然而，



无异对牛弹琴，李治如今的心思全花在了如何与武媚娘偷情上边，这些老生常谈，他全当耳旁风了。

目光一向犀利的太宗，何尝看不透李治的懦弱平庸？但更易太子的想法他已经没有时间去落实了。长孙无忌假若能让李治当傀儡皇帝当到底，不废弃他取而代之，太宗便心满意足了。

这二年，他一直在想，假若长孙无忌像汉代的王莽，应该安排谁来遏制他呢？他不是没想出办法和人选，但是，处于病态中的太宗，已经是犹豫不决、举棋难定了。

那是在房玄龄临死前的弥留之际。

房玄龄自从这次重病，太宗皇帝便接他到刚建造好的玉华宫休养，派上御医专门为其治病。当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御医禀奏太宗，房玄龄已是病入膏肓，难以医治了。太宗坐在房玄龄的床边，握着他骨瘦如柴的双手，两双眼睛里都盈满了泪水。

太宗问他还有什么话时，他说了两句话。他说：“当年长孙皇后的话，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喘息了多时，他又说：“我看，只有吴王像皇上……”

太宗再问，他喘着粗气，吃力地摇着头，再也不说话了。

第二天，七月二十四日，房玄龄去世。

太宗哭得死去活来。以国公治丧厚葬。

《资治通鉴》载史家评说曰：“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杜（如晦）不言功；王（珪）魏（徵）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指英国公李世秣）、卫（指卫国公李靖）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为唐宗臣，宜哉！”

可以看出，房玄龄是个德才兼备、勤奋务实，而不露锋芒、不图重名的人。

房玄龄的两句话，让太宗想了很长时间。意思是再明白不过：长孙皇后遗嘱的主要内容是控制外威力量的发展，免蹈汉代覆辙。也就是说，如今长孙无忌权倾朝野，将危及唐室安全。第二句话，吴王恪最像父亲。那就是说长孙无忌拥立的晋王治软弱无能，只有吴王恪能承大业。

其实，太宗内心的想法何尝不是如此。

去年的十一月，他将四子顺阳王泰从遥远的均州迁至较近的濮阳，封为濮王。然而，听说他的身体已经得病，全身浮肿虚胖，走几步路便气喘吁吁。可悲呀，多好的儿子，竟成了那场争斗的牺牲品。他是指望不得了。

吴王恪这几年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数次受挫之后，加之母亲二夫人杨妃的严加管教，那种声色犬马的纨绔习气不见了，变得非常老成稳重。太宗召他进宫数次面谈，他话语很少，但言近旨远，出口不凡。可见这几年还是读了不少圣贤典籍。

唉，太宗多次为此喟叹，若是恪的母亲是长孙皇后，立他为太子，此时还能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但他母亲偏偏是炀帝之女！人世间的事欲尽如意太难太难了。

曾有几个深夜，太宗屏退所有妃嫔侍女，他独自坐在寝宫的书案之前，手持毫笔，起草了一份“秘旨”。其大意为：若外戚篡政，即向群臣公布这一秘旨。号召群起共讨之、共诛之！

他不知写过多少遍了。但写出之后，思索一阵子，便放在烛火上焚烧了。烧了又写，写了又烧……

他长孙无忌是周公呢？还是王莽呢？在太宗的睡梦中，他忽尔变成周公，忽尔又变成王莽……

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他代武王的儿子成王执政时，曾有流言说他要篡位。但他并没有丝毫野心，全心全意辅佐侄儿，待侄儿长大后，又将大权交给了他。王莽是西汉成帝的一



个舅父，表面上谦恭忠正，但时机一到却篡夺了汉室的政权，改汉为新。后来的诗人白居易在《放言》一诗中写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何知？”

这就是常言说的“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尤其大善大伪之人，则更难以辨认。即使是一代明主唐太宗，亦难免为此苦恼。

长孙无忌当时让太宗怀疑的有以下几点：一、在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中，这位舅父只喜爱年龄最小的，最懦弱无能的李治。对承乾和泰都怀有深深的成见。二、推举拥立李治为太子时，赞誉李治已经到了文过饰非、言过其实的程度，说他是十四子中最杰出的。这与汉代王莽拥立最小的当皇帝如出一辙。三、长孙无忌在别的国家大事上，几乎很少与人争论，一般是太宗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但在拥立李治为太子这件事上却是固执己见、寸步不让。对太宗也毫不客气，对群臣便更加专横跋扈了。谁要提出不同看法，立即被视为异己，事后便伺机报复。四、自从长孙皇后去世后这十年间，无忌已经培植了自己的亲信势力，尤其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柄臣”，几乎全是无忌推举的。所以，太宗几次提出更易太子之事，立时便被多数否决了。所以，连房玄龄这样的厚道人，像李世秣那些带兵打仗的人都有了“看法”，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

太宗越想越怕，那“秘旨”便终于写好了。当然，不到万不得已——自己在这世上活一天，“秘旨”也不能让第二个人发现。

太宗几乎对“太子”二字产生过敏了，一想起太子李治的前程，他便禁不住心里打冷战……

第九章 吉凶难卜的关头

病情急剧恶化，生命垂危的太宗便忙着安排后事了。

更易太子之事，太宗到死犹豫难定。幕后仍在激烈斗争。李世秣被贬谪出京。

武媚利用最后机缘，赢得太子欢心，并迫其发誓永记不忘。

一代明君终于见天帝去了。

太宗皇帝自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 年）冬季，在东征班师回归的路途上背上生过毒痈之后，身体便每况愈下了。

贞观二十年三月回到京都长安，朝政交予太子，他在御医的监护下开始养病。至七月，身体稍好，开始三天驾临早朝一次。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开始服用金石丹药。三月，患风疾。手脚麻木，行走不便。五月，去终南山翠微宫养病。

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命吐蕃俘虏的中天竺方士那罗迺娑婆在金飏门内造长寿金石丹药。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 649 年）三月，因服金石丹药病情加重。四月一日，又去终南山翠微宫养病。命太子在金液门听政。

太宗因多次服金石药中毒，腹泻不止，病情迅速恶化，经常出现虚脱。睡梦中见神见鬼，有时身体高烧不退，牙关咬紧，浑



身抖颤。

他自己说：“看来，要去见天帝了。”

经御医紧急抢救，病情稍微稳定。他利用神智清醒之际，赶忙安排后事。

他想起的第一件事，便是立即召吴王恪回京，到终南山翠微宫来见他。

此时，太子李治，以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重臣已经来到了翠微宫。召吴王恪之事亦立即引起了长孙无忌的警觉。

老谋深算的长孙无忌知道已经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他决不会让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他做了最坏的准备。也就是说，太宗皇帝在咽气前万一提出更易太子，他便准备以“兵谏”阻止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将手握兵权，与他长孙无忌怀有夙嫌的英国公李世秣调离京师，解除兵权。然后，他长孙无忌不管怎么安排，皆万无一失了。

在翠微宫含风殿龙床上的太宗，虽然已经骨瘦如柴，面色青黄，头摇手颤，有气无力，但是，在退烧之后，头脑仍然非常清醒。他不时屏退左右，对某些文臣武将、后宫妃嫔、皇子公主分别进行接见和叮嘱。长孙无忌在外急得打转，尚不敢阻止。只得让太子李治以侍奉为名，旦夕不离左右。然而，有时亦被驱之殿外。

含风殿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但听不见一句言谈笑语，连脚步声也是轻得不能让人听见。每个人的心里全都绷得紧紧的，脸上冷嗖嗖的。突然一声乌鸦叫，都会吓得浑身一颤。

终南山位于长安之南，高出长安约一千尺，自成一平原，隐僻幽静，翠微宫便修建其中。这座行宫，是为太宗夏季避暑修的。是座农庄式的别墅，构造非常简单。所用木材也是从旧宫殿拆下来的。这也是大唐开国之君尚未忘掉隋末炀帝因奢侈腐化而

亡国的教训。再说，太宗皇帝终归是修养和文化底蕴深厚、品味格调不俗气的人。他喜爱的还是秀美的自然风光。从终南山向南望，那是峰峦嵯峨的太白山脉，向北望便是风光佳丽的溪谷。溪谷中流水清澈，潺湲成韵。然而，这一切，龙床上的主人大概再也没福消受了。

四月里终南山的深夜，风从山谷中扑来，在翠微宫的古老的苍松绿柏中呼啸着，并且卷来百丈崖头瀑布的轰鸣。待喧嚣得似乎疲惫了，狂风远去了，山谷中溪水的呜咽，深林里猫头鹰的哀鸣，却变得清晰起来，是那么凄惶，是那么疼人！

天地万物皆有情。它们正为这一即将陨落的巨星鸣唱着送行的悲歌！

含风殿中在摇曳的烛光里，龙床上的太组合着眼睛似乎已经睡着了。他像耗尽油的灯盏，生命的结束似乎已在旦夕之间了。面孔干瘪苍白，仅从微弱的呼吸声息中，知道他的灵魂还没有离去。

龙床的右边坐的是太子李治，自从父皇病重，他便来此侍候，昼夜不离。他已非常疲倦，一坐下便盹得磕头。

龙床的左侧坐的是武媚娘，因为她精力充沛、认真细致、从不出错，太子特意召她随侍，捧茶递药，日夕在侧。她心里说不上是种什么滋味。这位令她敬畏、亦曾于龙床之上数次宠幸过她的皇上，大概很快便要去见天帝了。谁知道在他离去之前如何宣判她呢？对，那是一种仿佛对罪犯一样的宣判。她的命运去向，她的生与死，也许就在于他临死前心血来潮的一句话的判定。她走向天堂或走向地狱，全在他此时的一念之差。她心里明白，那《秘记》中的讖语，并没有因为去年李君羡的被杀而失去魔力，太宗心里对她的疑忌也不曾解除。也许诛杀她的屠刀，在太宗心里已经高高举起，什么时候降落到她的头顶只是旦夕之间了。她



当然不会坐以待毙，那不是她武媚娘的性格。她要挣扎，作垂死的挣扎。与命运去作殊死的搏斗。

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的苦思冥想，她选择了进与退的两手准备。进，那就是在太宗临死之前，由太子李治出面，恳求皇上将武媚赐给他。这并非是白日梦。当年汉宣帝就是在临死前将后宮的王政君赏赐给了太子爽的。而今北方胡族的某些部落中，仍然有子承父妾的习俗。这在太宗的内心理念中，据平素言谈流露，也决不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丑事。太子李治已经当面答应过她。但是，据她看来，太子在将她搂于怀抱时，真是色胆包天，似乎他没有不敢做的事情。但在父皇面前，数次她向他递眼色，乘太宗高兴时赶紧上前恳求，可他却畏缩了。他太懦弱了，谁也没有办法给他胆量。第二条便是退路，若太子终于不敢出面恳求时，她便只得走地狱之门以求生路了，那便是自愿出家为尼，让太宗放下疑忌之心。当然，若是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她不愿想下去了。她这一生，想的总是成功、胜利，从来不想失败，她不愿意想所有令人丧气的事。

眼下，寝宫内只剩下他们二人了，时间已过三更，老天赏赐给她这样的机缘大概已经不多了。她不能让它悄悄失去。

媚娘佯作去剔烛花，走到了太子的身边。太子打了个懵怔，清醒过来。媚娘剔去烛花，烛光骤然明亮。媚娘见太子头上竟有数茎白发，便悄声问道：“殿下年方逾冠，为何竟有白发？”

太子故作吃惊，说道：“是吗？敢是老了不成？”

媚娘微微笑道：“殿下至诚至孝，为圣上侍疾忧心如焚，日夕过劳所致也。岂不闻当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须发皆白。”

“可是我，并非全然如此。”他凑到她耳边低声说，“为了什么，你还不明白吗？”

媚娘一听，好不惊怕。急忙向他递眼色，让他不要再说。及听见皇上仍有细弱鼾声，始才放心。她冲太子娇嗔一笑，便轻轻走到太子身后，要借烛光给他拔去那数根儿白发。那丰盈软温的胸部，便趁机触到了太子的脊背。太子背着手往后仰头，媚娘趁机在他额头上轻轻一吻。太子那双反转身后的双手，便伸进了媚娘的衣内……

正在这时，传来送水侍女脚步声，媚娘迅速将衣内那双男人的大手拉出，重新整理了一下衣襟，若无其事地迎着侍女，接过水壶。

龙床上的皇帝干咳了两声，翻了个身，好像睡醒了。媚娘赶紧走上前，小声问道：“皇上，喝水吗？”

皇上嗯了一声。

媚娘用小玉碗盛了水，递给了太子。太子又服侍皇上喝了下去。

皇上颤抖着挥了挥手，让武媚娘退下。

武媚娘一边往门口后退，一边向太子递眼色，告诉他赶紧向皇上恳求。太子似乎也向她点了点头，像是明白了她的意思。

武媚娘退至门口，见皇上已经侧身到另一边了。趁他望不见，便悄悄转进了屏风后边。她想听听皇上是否答复太子的请求。

“雉奴，你三哥回来了吗？”太宗问的是吴王恪。

“听说他已到京城了，大概明天能来。”

“噢，雉奴，若是我去了，你，觉着，能担起……这副重担吗？”太宗试探着又问。

太子呜呜哭了。他说：“父皇，龙体还会康复的，不要这么说……”

“不，你回答朕的话。”



太子擦把眼泪，说：“有父皇《帝范》这本书指导我的言行，有舅父等诸位大臣的辅佐，再重的担子，儿臣也得挑呀！”

“对，对。”太宗似乎很满意。

太子已经是二十二岁的人了。再笨，也学得会这些熟套话了。另外，他还记起舅父刚教他的几句话，他感到是该说的的时候了。

“父皇龙体染疾日久，想必思念诸位在外的兄长小弟，尤其是四哥，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能否召他们回来看看？”

“你有这番仁孝之心，很好。是否召他们回来，你跟你舅父商量一下再定。听说你四哥泰身体不好……”

“那就派几名有经验的御医，前去为其诊治一下，他那地方上没有好医师。”

“好。你明天就派御医去。”

太子连声答应着。他见父皇高兴，当然他也知道屏风后边的媚娘正等待他的恳求，于是鼓了鼓勇气，才说：“父皇，武媚娘，儿臣想，儿臣想……”

“武媚娘嘛，你就莫要管了。你知道不知道《秘记》中那几句谶语？”

“听说过，但是……”

“朕自有办法处理。”

太子沉默了。

屏风后的武媚却已经被吓得心往口里跳，冷汗透衣衫了……

“雉奴呀，我再嘱咐你几句话，你要永远记住。”太宗挣扎着在儿子的搀扶下抬起身子，斜倚在了枕头上，喘息了多时，才说，“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有作为的男子汉、大丈夫，没有一个是被女人能左右的。再聪明的男人，一旦沉迷女色、不能自拔，几乎毫无例外的都会丧失明智的心性，变成昏聩的糊涂人。

古代的殷纣王、周幽王，前朝的炀帝，都是在荒淫之中乱了朝纲而亡国的……”

“父皇放心，儿臣一定终生不忘。”太子李治发誓一样说。

屏风后的媚娘，心里冷得发抖了。

“当然，女人与男人一样，其中也不乏有远见卓识之人，比如你的母后，我都是当内宰相来对待的。这里有个正邪之分，就是一定要明白、分清楚是正是邪。是正的，必然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的大局；是邪的，必然是为了她的私利，甚至为了腐化享乐。自从你母后仙逝之后，三夫人杨妃，还有那个昭容徐惠，都很正气，且见解精辟，皆能从大局着眼论事，极少顾及私情。日后，遇有困惑之事，皆可求其点拨。”

“儿臣记住了。”

“雉奴，三夫人杨妃在这里吗？”太宗又问。

“在。不过，夜已四更，父皇得歇息呀！”

“不，传她来见我。朕有话与她说。”

“是。”太子答应着，立即喊侍女去请杨妃。

武媚乘机悄然从屏风后边走出，混入侍女之中。且主动前去请三夫人杨妃。三夫人是她姨妈，目下太宗皇上最听姨妈的话。得求姨妈赶紧想法搭救于她。她见到姨妈之后，扑到姨妈怀中哭了。姨妈将事情原委仔细询问了一遍，又安慰了她几句，才跟她来见太宗。

三夫人杨妃来含风殿后，太宗将太子与所有侍女全部屏退。二人相抱，推心置腹，进行了最后一次密谈。

议论的重点自然是太子能否更易之事。太宗先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当然，那“秘旨”仍须对她保密。

她说：“为国家社稷永久稳固，更易太子自然非常必要。然而，已经晚了。”



“此话怎讲？”

“吴王恪明日来见，皇上若流露重立太子之意，大概他连这终南山也下不去了……”

“是吗？”太宗大惊。

杨妃于太宗耳边如此这般讲了一遍。最后说：“此事如同下棋，已经不能另摆了。只能继续布棋子，看一着走一步，谨慎从事。常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局势随时皆有转机，胜败常在瞬间之变。人活百岁，亦难料子孙祸福。皇上如今保养龙体为重，何必为后事过于劳神？以臣妾之见，大唐天下，气数正盛，四海升平，民心安定，那些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叛逆，兴许有贼心，还没有贼胆。皇上不必担忧……”

事已至此地步，杨妃只有安慰的份了。看看病入膏肓的皇上，心内好不酸楚。再想想长孙无忌，竟如此专横跋扈，终南山出入门路、翠微宫前后左右，皆已安排重兵把守。真是如临大敌。但皇上已是弥留之际，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方寸已乱，言不由衷，她信口说了些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了。只有泪水，不知不觉地在流着。

然而，恰恰是她这一番话，最后动摇了太宗最后更易太子的决心。

第二天吴王恪来终南山翠微宫面见父皇之时，先给父皇磕了头，请了安，及近前望见父皇那黄中泛青的脸面，他便泣不成声了。

太宗一只手在衣袋里抓着那张“秘旨”，一只手摸着儿子那流满泪水的脸面，再看看殿门口已有挥之不去的卫兵，他心里全明白了。还说什么呢？半天，老眼里流下了几滴带血的泪珠儿。

“来，站起来，让爹好好看看……”太宗说。

吴王恪擦把泪水，站起身，原地转了一圈，让父皇好好看了

看。他身躯高大魁伟，气宇轩昂英武，还不到三十岁，下巴上已是黑硬的胡须，活龙活现一个当年的秦王李世民。太宗那只衣袋里捏住“秘旨”的手，有好几次快要拖了出来，但又缩了回去。他悔恨自己五六年来犹豫不决，总认为来日方长。但是，老天爷给他在世的时间已经是旦夕之间了。还犹豫吗？他长孙无忌真的会胆敢抗旨吗？真的会杀害恪吗？

太宗正在思索着，长孙无忌领着太子治，未经通报便闯了进来。吴王恪急忙上前见礼。

太宗长叹了一口气，倒了下去，衣袋里的那只手将“秘旨”捏成了一团……

半天，太宗苏醒过来，睁眼看看，恪和治，长孙无忌还站在床前。他只得向恪叮嘱道：“好好辅佐你的兄弟呀！”

“父皇放心，儿臣将尽心尽意拥戴辅佐太子，若有二心，天诛地灭！”

“雉奴，还不快谢谢你的兄长……”

李治连忙上前，拱手感谢吴王。

当兄弟二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太宗脸上才浮起了一丝苦涩的笑意。

棋局既然不能另摆，太宗只得继续布棋子了。濒临垂危的皇帝，仍然在处心积虑为仁弱的儿子继位消除一切隐患。

长孙无忌提出在太子“接班”的非常时期，必须暂时解除李世秣的军权。太宗思索了两天之后，表示了同意。

李世秣，是山东曹州离狐人，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本姓徐，乃后世演义小说中“徐茂公”的原型。是唐室开国元勋，赐姓李。十七岁便参加翟让领导的农民起义，而后投靠李密领导的瓦岗寨农民起义军。降唐之后被封为将军。率兵征讨群雄，屡建殊功。太宗即位，位拜并州都督实封九百户。而后在攻打东突



厥、北狄、讨伐高丽等主要战役中，皆以勇猛果敢和超群的军事指挥才能，克敌制胜。后封英国公，任并州都督达十六年之久。政绩斐然，官声极好。并州是武士控的故乡，李世秣与武士控私交颇深。武士控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在荊州都督任上病逝时，便是李世秣前去主持的丧事，并将武士控的尸首运回并州埋葬。对武家孤女寡母亦曾有所关照。因此，武则天对他始终当作长辈，别有一番情谊。此乃后话。在太宗皇帝病危期间，长孙无忌与太宗对其皆有疑惧的原因，主要是李世秣曾是瓦岗军首领李密的部属和至交。李密反唐被杀之后，他不忘旧主，甚为悲痛，并上表请准许由他为李密举行葬礼。对杀死李密的太宗，李世秣是否怀恨在心呢？长孙无忌以为必然记仇记恨，有机会还会报复。而太宗也不敢说他早已忘怀。当决定暂时将他解除兵权，贬往边疆时，太子李治问其原因，太宗对他说道：“李世秣才智有余，平素深藏不露，但你从来无恩于他，恐不能怀服。如今暂时将他贬谪他州，他若能马上赴职，日后你可以再行擢升重用。若他不服贬谪，不去赴任，便是怀有异心，应将他立即杀掉。”

从这里足以看清封建帝王的用人之道。

在那两军对垒，胜负难分的战场上，有一次李世秣突然病倒了。有人说了个土方可以医治，其中一味药便是须灰。太宗立即将自己的胡须剪下来烧成灰，为他治病。李世秣感激涕零，跪在地上磕头谢恩时，额头上都磕出了鲜血。

李世秣为人非常重义气。当他为李密收尸厚葬之后对太宗说：“李密对我恩重如山，我无法忘怀。日后陛下还敢重用我吗？”太宗说：“你既然不负李密，就是一位重情重义之人，日后怎么会负朕呢？”

在一次凯旋而归的庆功宴会上，太宗亲自为李世秣斟酒捧盏，并说：“朕死后，群臣中辅佐太子的人，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的了！”

李世秣感动得流着眼泪叩首谢恩，并当场咬破手指，血书誓言。他喝醉之后，太宗脱下龙袍盖在了他的身上。

曾几何时，年逾花甲的李世秣无缘无故却遭受贬谪了。

这是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的五月五日，太宗已经病危。长孙无忌以皇上的名义下诏，命英国公、中书门下三品、太子詹事兼左卫率李世秣为叠州（今甘肃省迭部县）都督。

当李世秣在翠微宫内一个回廊的转弯处与武媚娘走了个对面，及到相遇的瞬间，武媚娘突然低声说了一句：“请大人立即上路，方脱杀身之祸。”她脚步未停，立即错肩而去。

李世秣出了翠微宫之后，便没有回长安家中与亲属告别，跨上坐骑，仅带数名随从，就径直前往叠州赴任去了。叠州离长安一千三百四十华里。当时还是未开发的不毛之地。李世秣与随从一路穿山越岭，半日便汗流浹背。然而，他那内心里却是悲愤不已，冰凉冰凉！

再说那翠微宫中仍然吉凶未卜的武媚，最近日夜侍候于含风殿的太宗病床之前，已是面色憔悴，双目赤红了。龙床上的太宗见她每日煎药侍茶，任劳任怨，若听信《秘记》中一句谰语，便随意诛杀，实在于心不忍。这日太宗用药之后，略觉有些精神，便让媚娘相扶，斜倚枕上坐起。待喘吁稍定，说道：“朕自患病以来，医药无效，反日日加重，看来再难痊愈了。你茹苦含辛，侍朕多年，朕很不忍心撇下你。你自己仔细想想，待朕死后，你该如何自处？”

武媚双眼噙满了泪水，跪下奏道：“臣妾蒙圣上隆恩，本应以死报德，但圣躬未必不痊，臣妾亦不敢遽死。情愿削发披缁为尼，长斋拜佛，为圣上日日祈祷长生，聊报恩宠。”

太宗唏嘘一番，最后应允。她既已立誓出家、洁身自持、为



君王守节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当然，武媚也暗暗舒口长气，也许能躲过这次杀身之祸。

她没有为此而过于庆幸，即便免于一死，但等待她的却是神殿、古佛、黄卷、青灯。难道她的生命将在那里默默消失吗？不、不、不！

她内心在呐喊着。

逃离阎王殿，再跳进苦海去。将来如何跳出苦海呢？救星惟有太子了。她得利用在翠微宫中这最后有限的时日，逼他答应、逼他发誓，永不相忘。

夜已三更了，侍女们该换班了，她用一双火辣辣眼神与太子告别之后，离开了含风殿太宗的寝宫，回到了殿后低矮的偏房，那属于她自己临时睡觉的寝室。摸黑点上了蜡烛，顾不得洗手洗脸，顾不得脱衣解带，便倒在了床上，合上了眼睛，先歇息一会儿。她太疲乏了，浑身的骨肉酸酸的、麻麻的，似乎全部瘫软了。太宗已经昏死过几次了，年龄小的侍女都害怕黑夜值班。她白天守着病床端屎端尿、端茶端药，手脚不停地忙完了，晚上她又主动替那些胆小的侍女再值班。她想与太子在一起多待一些时间，那相互吸引、相互拨火、相互交流、相互亲近的机会便会多一些。但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这一个多月下来，她真要累垮了。

她朦朦胧胧迷糊了半个时辰，突然一阵呼呼的风响，门窗也鼓哒鼓哒响了几下，她给吓醒了，一个鲤鱼打挺跳下了床，谁？她头皮吓得炸了几下，谁也没有。继之，风已远去了，又回到了万籁无声的寂静。但心口还是咚咚猛跳了好一阵子。她这一次认真看了看门外，断定什么人也没有时，才又进门来，回身顺手插上了门栓。脱下了衣衫，用湿巾浑身上下擦拭了一遍，并喷撒了一些香水，她要真正的睡觉了，真应该死死地睡个三天三宿。

但是刚躺下，她又立即起来，悄悄地将那门栓轻轻抽开。她想，那个人也许会摸进来。她多么盼望他能来呀！本来，一个人在这古老阴森的宫殿的小房里睡觉，夜里常常害怕。每当刮起大风，松涛呼呼吼，门窗咣咣响的时候；每当月明风轻，树影婆娑，突然一阵猫头鹰“咕咕苗”叫的时候，她都会被吓得缩作一团，心口狂跳多时。其实，她从小胆大，不知道害怕是怎么回事。在利州的时候，在荆州的时候，两个哥哥经常装神弄鬼吓她姊妹，她才不怕呢！她抡起棍子往黑影里乱打，早晚打得躲在黑影里装鬼的哥哥嗷嗷乱叫。直到前年，太宗身体不好，夜里常作恶梦，梦见他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化作厉鬼来向他索命，他每每吓得乱喊乱叫，浑身冷汗如浇。他便向她描述那鬼的模样如何如何，她也便开始胆小了，害怕了。后来夜里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两位将军自报奋勇轮流来给他把守宫门，太宗才好了一些。两位将军都已年高老迈了，夜里站在门口守卫太累，太宗也过意，便请画工阎立本画了二人的图像，贴在门上，鬼怪也便不敢来了。有人说，这便是后世门神的由来。

武媚的真正害怕，还是从四月初一来翠微宫之后，太宗面色青黄，有时发灰发黑，眼窝塌陷，颧骨高凸，嘴唇发白，舌头常颤颤地伸出，武媚脑海中鬼的模样与太宗此时的模样有时便合二为一、相互变幻了。

她武媚尽管害怕，但是夜里顺手插上门栓之后，总是再悄悄抽开。他万一能来，一下子推开，就不需要敲门弄出响声了。不过，他一次也没有来。他是个胆小鬼！当然，他身体本来就虚弱，如今也被熬煎得精疲力尽了。

经过这一番折腾，她尽管双眼发涩，头脑胀疼，但在床上辗转反侧，却毫无睡意了。

她索性起床，披上了衣服，想去找本诗集翻看。突然，咣啷



一声，从衣袋里掉出一枚铜钱来。她弯腰从床下拾起那枚铜钱，灵机一动，何不用这枚铜钱占卜一下自己的命运，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灾难？

这种婆婆妈妈的占卜，她一向没有相信过。小时候常见姐姐这么扔钱看反面正面进行占卜，自己何不也试试？人呀，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求救于这样迷信的玩艺。

她先在烛焰上点上了三柱高香，虔诚地插进了香炉。心里默默祈祷上苍神明对自己进行护佑。尔后，她便将那枚铜钱攥在了手中，说：“若是我武媚还有后程，就给我三个正面。”

她弹着铜钱在桌面上旋转着，直等到铜钱自己停下来歪倒。好呀，第一次，是个正面。

好呀，第二次又是个正面！

第三次，她的手指发抖了，几乎是屏住了呼吸，看那铜钱旋转着、旋转着，怎么就是停不下来了？老天保佑呀！老天保佑呀！她心里祷告着。啊，铜钱终于停了下来，倒下，哟，又是一个正面。谢天谢地！

泪水顿时从她双眼里涌了出来……

她正在胡思乱想，突然感到身后吹过一阵凉风，她正欲回身，双眼却被一双大手给蒙住了。谁？她心里喊着，却没敢出声。心里怦怦狂跳着。可是她立即便明白了这是谁的手了。

床前桌上的蜡烛，扑的一声被那个男人给吹熄了。蒙眼的那双手松开了。他喘着粗气的热烘烘的嘴唇立时寻到了她的嘴，她毫不犹豫地伸开双臂将那人搂进了怀里……

他急不可待，三下两下便将她的衣裤扯了个净光。然后再去脱自己的衣服。接着便扑上去将她扳倒在床上。

“别急，殿下，别急……”

她这一次几乎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几乎用了床上功夫的所

有手段，屈意承迎。太子李治似乎是第一次明白了销魂荡魄温柔乡的真正含义。

及至云过雨收，太子的脸面偎在她的双乳之间牛喘吁吁之时，她浑身颤抖着哭泣起来。

“妾身虽蒙殿下错爱，但不出数日，便要去感业寺了……”媚娘哭得很伤心。

“父皇问你，为何偏要削发出家呢？”

“若是不愿出家，恐妾身要与你死别了……”

太子默不作声了。

媚娘又道：“殿下果肯念妾，妾愿留身以待，早晚等你去接。再次入宫，全心身地侍候你一辈子。但恐殿下登基之后，嫔嬙妃妾，数百数千，便未必念及妾身了。”说到这里，她像害怕太子此时便走一样，立时用力搂紧了他的身子。

太子立即于她耳际发誓道：“我若负卿，天雷霹雳。”

媚娘赶紧捂住了他的嘴唇，说道：“莫要说重了。殿下厚爱，贱妾至死不忘。但求一物作为表记，日夕纪念。”

太子起身，摸到衣服，从衣带上解下一物递于媚娘，说：“此为九龙玉佩，望卿收好。”

媚娘藏好九龙玉佩，又回到太子身边，又尽情亲热了一番，以表谢意。

数日后，太宗病情严重恶化。

五月二十四日，太宗命太子李治请来长孙无忌。

无忌跪在龙床之下，太宗举起哆哆嗦嗦的手，抚摸着无忌的面颊。嘴唇颤抖着说不出一句话。

无忌放声大哭。

太宗只得挥手让他退下。

至五月二十六日，太宗大概感到生命的尽头已到，他让太子



召长孙无忌和去年刚任命的中书令褚遂良来含风殿。褚遂良为人正直、敢说敢为。连长孙无忌也非常看重他。太宗自然是想借用褚遂良的较高的威望和正直的性格，日后必要时可以遏制长孙无忌的专横跋扈。

太宗说：“朕去见天帝的时辰已经到了，现在朕将一切后事托付给你们二位，太子仁孝，公等所知，为了大唐江山社稷，要好好辅佐他。雉奴呀，有无忌和遂良在，一切朝政大事皆毋须担忧……”

无忌、遂良和太子，皆流着眼泪唯唯答应遵旨照办。

太宗喘息多时，及稍平静，又说：“遂良呀，无忌对朕忠心耿耿，在朕打江山、保天下中，他都是不遗余力。朕死后，你要特别留心，如有谗言对他诽谤，要出面为他澄清。当然，他有错，也要敢于劝说。另外，还要像对待朕一样，对待朕这孝顺的儿子和贤惠的媳妇……”

当日，这位历史上能以克己自励，选贤任能，创造贞观盛世的一代明君唐太宗，在不安和忧虑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走完了他五十二个年头的人生之路，如巨星一样陨落了。

太子李治还以为父皇只是暂时的昏迷，但御医一声“皇上驾崩”之后，他立即身子一挺，牙关紧咬，昏厥了过去。

长孙无忌指挥御医急忙卡其人中进行抢救。

好长时间李治醒来，便号啕大哭。

无忌劝说数次，李治仍然大哭不止。无忌便大声呵斥道：“皇上将国家社稷交付殿下，而今诸多事情急待尽快处理，以安内外，你岂能像个不懂事的孩子，只知道嗷嗷大哭呢？”

李治这才止住哭泣。听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商量治丧的安排。太宗驾崩的消息，暂时保密不向天下宣布。

五月二十七日，由六府士卒四千人，护卫太子李治从终南山

翠微宫返回长安。

太宗皇帝遗体随队伍之后，同时运回。

五月二十八日，太子到达长安。太宗遗体安置于两仪殿。

五月二十九日，在太极殿将太宗遗体入殓。向天下宣布国丧。

命在各地任职的亲王，各州都督刺史，以快马速来京师。

六月一日，二十二岁的太子李治宣布即位，是为高宗皇帝。

常驻京师的四夷酋长和使臣数百人，皆用本国的风俗表示对太宗皇帝的沉痛哀悼。有的剪发，有的刺面、刺胸，有的割耳，在一片痛苦声中，血流满地。

八月十一日，举行大葬典礼。于昭陵与长孙皇后合葬。谥号文皇帝；庙号太宗。所以史称唐太宗。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改谥太宗为“文武圣皇帝”。玄宗时又改过两次谥号，分别为：“文武大圣皇帝”、“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另外，当太宗灵柩从翠微宫运走之后，武媚便与一些曾受皇帝宠幸，但无子女的宫人，被送去感业寺出家为尼了。



第十章 黑暗中苦苦的等待

感业寺是地上的坟墓，她们便是活着的“明器婢子”。

美的丧失，几乎等于希望的丧失。落发，让她头昏眼花、忧心如焚了。

世上还有什么比“等待”更令人焦心难熬的？真是度日如年！

虚岁二十六岁，是现代青年恋爱结婚的年龄，但武媚娘却已是侍奉过太宗皇帝十三个年头的小遗孀了。并因没有生养一男半女，被遣送到长安郊外的感业寺出家为尼了。

感业寺，是《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名称。有人说当时长安的大寺院中并没有这个名称，怀疑是朱雀大街之西第四街安业坊东南角的安业寺之误。自然不无道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决不会是当时著名的大寺庙。让后人查找不到是不足为奇的。这个感业寺，并非是为了接纳真诚修持、芒鞋缁衣的佛门弟子的兰若，其真实用途是个监禁已经驾崩帝王“小遗孀”的收容所。在那更为遥远的上古年代，这些人都是理应殉葬的。历史终归逐渐文明进步了，至秦汉则改用“明器婢子”（女俑）代替她们到另一个世界去继续侍奉君王。而今，不再把她们活埋在地下的坟墓，却仍然须将这些人关押起来，让她们为死了的帝王去念佛祈

祷。实际目的有二：一是这些曾蒙受皇上宠幸过或者未受宠幸却曾经有过皇帝各类小妾名分的女人，不能再嫁于任何男人了。二是这些女人对已故皇帝或后宫秘密知之太多，必须让那些鲜为人知的皇家的秘闻、丑闻全部烂在她们的肚子里，而不至于扩散传播。所以，这些人决不会放到那些热热闹闹、熙熙攘攘的大寺庙中去。她的真实身分便是活着的“明器婢子”。感业寺则是地上的坟墓。过的是几乎与世隔绝的清静、枯燥、凄苦的日子。

在翠微宫皇帝驾崩的同时，武媚便与这些“同路人”失去了行动自由。她本来想找一下她的姨妈三夫人杨妃，让姨妈回长安后想法跟母亲捎个口信，如果有机会，到感业寺来看看她。

在她于贞观十一年奉诏进宫后不久，母亲便被接来长安。当然，那时并州都督李世秣和姨妈都曾帮过忙。两个异母哥哥元庆和元爽也离开家乡当了小官。他们强占了父亲留下来的家产，却排挤和欺侮后母。杨氏虽然被接到了长安，但因武媚的迅速失宠，她也便无人照顾。一年也得不到与女儿武媚见几次面，日子过得既孤独、又困窘。若是知道女儿出家为尼了，还不知怎么痛苦哪！

武媚她们是坐着几辆破旧的马车来感业寺的。一路上山路崎岖，登崖爬坡，马车的颠簸本来就很劳累，加上宫人们愁眉苦脸，哭哭啼啼，另外，喝水吃饭也没宫中方便了，饥一顿、饱一顿、热一顿、冷一顿，哪里还有什么定数？所以，及到感业寺，多数便病倒了。

武媚娘没有病。她一路上沉默不语，该吃便吃，该喝便喝。她一滴泪也不流。在颠簸的车上合着眼睛想自己的心事儿。

她想，自己不能病，不能伤了身子，不能变老，不能变丑。道路可能像这山间小路一样曲折不平，但灿烂的希望之光就在那前边。



出家为尼的第一关便是剃度落发。

因为宫人们得病的太多，剃度的仪式已经延期两次了。人病着不好剃度，宫人怕剃度便宁愿继续病着。

在我们中国的古文化传统中，头发历来是被高度重视的。以为身体肤发，受之父母，岂敢毁伤？将头发剃掉或剪短，最初仅在边远偏僻的不开化地区。《左传》中记载：“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祝发”即是将头发剪短。在中原地区，将头发剃光，那是古代的一种刑法。“秦制，凡有罪，罪髡钳为城旦。”就是男子犯了罪，就剃光头发，颈上束上铁圈，罚作劳工。即便逃跑，到哪里人们也认得他是逃犯。对女人，头发就更重要了。乌油油的长发，梳成高高的云髻，盘旋于头顶，再插戴上多种金玉头饰，是高贵美人必不可缺少的。在曹植的《洛神赋》中描写他心目中的美人，便是“云髻峨峨，修眉联娟。”可见头发绾在头顶而成的发结，高高耸起，是很美的。其后唐代的诗人杜甫思念他的夫人时有“香雾云鬟湿”的诗句。云鬟即云髻。刘禹锡的诗句“高髻云鬟宫样妆”，杨万里的诗句“宫样高梳西子髻”，都可以看出头发高高梳于头顶是女人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宫中妇女都是梳成古代西施那样的“云鬟”。

但是，唐太宗的这些在宫里便失宠，而今被逼出家的小妾们，要把以往每天精心梳理的美发剃光的时候，自然会感到这是种侮辱、这是种刑罚，简直是难以承受的。已经有人为此自缢身亡了。剃度落发的仪式只得再次延期。

感业寺的住持，是个满脸红润的老尼姑。她非常慈善，说话都没有高声，脸上总是堆着永不消失的笑容。但对于为落发便自缢身亡的宫人，她似乎已经是见多不怪了。仍然笑容可掬。也许她以为那便是这些宫人的归宿，早去未必不好。

她非常温和的说：“落发，也叫剃度，剃发方能度。度，必

须先进门槛。剃，是第一道门槛。进了这道门槛，才为出家人。落发是出家人的主要标识。既为出家人，就得先斩断万根烦恼丝，以求内心清静，下决心从此脱离俗缘，与世无争……”

她耐心细致地对这些刚从欲海横流的深宫中运来的少妇们进行着启蒙教育。

其实，最不愿听最抵触的便是武媚娘了。油亮乌黑的长发那是她的资本之一。她悔恨没有向太子李治提出这个请求。太子李治如今是皇上了。他暗派个随身小厮到感业寺递句话，说是让她暂时带发修行，这里的住持绝对会网开一面的。人慌无智呀！在太宗病重的那些日子里，不是没有时间，不是没有机会对太子说，然而，偏偏将这样的大事给忘怀了！而今咫尺天涯，已经无能为力了。

她私下向住持送过礼，求过情，老住持笑笑，却没有松口。似乎是不容商量的大事，磨破嘴唇也不会有用。

这才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初坛受戒落发的时间终于到了。

住持老尼更进一步地为她们讲解着佛家的一般常识，让她们切莫抱有不落发的幻想。既来之，则安之。

“既皈依法门，必须明誓终生持戒修持，普渡众生。俗人（成年人）要连受三坛戒入空门。初坛传十戒。传十戒时，要落发。落发，便是誓与一切烦恼和习障断绝。从内心上除去骄慢自恃心。从而与外道相区分。二坛传具足戒，于戒坛举行。三坛传菩萨戒，于大殿举行。今日，是初坛传十戒，先落发……”

因寺庙较小，兰若殿阁不广，住持说，初坛传十戒亦在戒坛殿举行。住持率领众尼和新来的宫人进了戒坛殿。里面的戒坛由三层玉石砌成。每层四面均有石龕（kūn 音刊，供奉神佛的小阁子），龕中安置小型戒神，龕外站立大型戒神。戒神都是戒坛的



守护神，包括诸天神、梵释四王、天龙八部、伽蓝、土地、金刚力士等。戒坛正面设莲花座，供释迦牟尼尊像。下设三师七证坐椅十张。三师是“衣钵传灯本坛阿闍黎”，“羯摩师”，“教授阿闍黎”，另外七证人称“尊证阿闍黎”。

武媚跟在宫人的后边，住持和其他比丘尼的讲解和介绍她几乎什么也不曾听见。她面色苍白、眼圈发暗，那是连续数夜失眠的结果。她对落发恨得咬牙切齿，但是，至此，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真不敢想像她被剃成光头之后，将是一副什么丑模样？美的丧失，几乎等于希望的丧失。落发这迎头一击，让她头昏眼花、忧心如焚了。但是，她不想死，还没有彻底绝望。也不想与住持顶撞闹僵，那不仅没有半点儿用处，而且将为日后造成更大的厄难。她咬紧牙关默默地任人摆布了。

她跪在那里，感到自己高高的发髻被人解开了，长长地披撒在自己的身后。

突然，清磬一声，身穿大红佛衣的住持在众尼簇拥下走过来了。似乎有的捧钵，有的肩杖，有的盥水，有的捧着系了黄绦的剃刀。

住持接过禅杖，咣啷咣啷响了一阵，然后口中念念有词，众尼同念了“阿弥陀佛”。

武媚感到头发被热水浸洗着，住持来到了自己身边，口念佛语，先在自己顶上剃了一刀，又在鬓下剃了一刀，口中仍然嘟念着顺口的佛语，离去了。

武媚的心里兴许正在念着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养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是她多年以来，每遇到自己感到快要挺不住的时候，心里便默念这段话，便想起父亲的遗愿，便想起自己负有的“天命”。

于是，便熬过了一道道难关。

在头皮和内心同时的剧烈痛疼中，她的长发终于被另一位粗壮的老尼，一刀一刀地剃光了。她双眼噙满了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她抽泣了起来。

抽泣并没有受到住持的斥责。因为多数落发的宫人竟然哭出声来。整个戒坛殿内众尼的诵经的声音，也淹没了她们哭出的声响。然而，越是哭声大的、越是挣扎着闹的，都是增加了两个“保架”的尼姑，每人拧摁着一条胳膊。持刀的尼姑手下也加大了力度，因为要在挣扎起伏中工作，一刀下去，随着一缕黑丝的脱落，那白头皮上立即便会冒出红色的血珠。当然，当血珠逐渐增多连成片的时候，受剃度的宫人那哭声也便肆无忌惮了。有一个竟然挣脱跳下了戒坛，冲门口那里跑，但立即被门两旁早就等候在那里的两名健壮的尼姑逮小鸡似的抓到，连拖带推地将她再摁到原来的地方跪下，继续未竟之事。

住持老尼仍然是慈祥地耐心地通俗易懂地讲解着这是件必不可免的事情，顺从只会减轻剃刀下头皮的痛苦。她甚至现身说法，说当初自己来感业寺的时候也是如此天真幼稚……

剃发的意味，便是与过去一刀两断。这些宫人们在以往的争宠中都是努力使自己妩媚、娇艳、富有魅力，令人销魂荡魄。而现在必须斩除六根六尘。佛经中六根指“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和意根”。六尘为“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和法尘”。六根和六尘也常称为“六贼”。六贼不灭，即六根不净、六尘不去，仍是血肉之躯，仍有七情六欲，则仍是个凡人俗子。

武媚在落发中表现还算良好，但是，她那内心的“六贼”，一根毫毛也不曾受伤，只是像乌龟的头暂时缩进硬壳里躲藏起来了。人生旅途的曲折崎岖，命运之神的戏弄刁难，使她成熟、老道、圆滑、冷酷了。当皇帝的人平时满口孝弟忠信、礼义廉耻，



但是为了权柄，为了宝座，父子兄弟相残相戮，全无心慈手软。一代明君，自己心中的偶像太宗皇帝可谓仁爱，但杀兄诛弟之时何曾皱过眉头？儿子承乾和泰何尝不是亲手加害？而对于臣子，可以画像供于凌烟阁，亦可生疑便诛，不顺即谪。李君羡将军因与“武”字有牵连，便无辜送命。自己因姓武氏便被视为妖孽。对于李世秣，征战时亲自割须疗疾，临死时一纸诏书便贬去边远不毛之地。天地良心、仁义道德在“权”字面前何在？世态炎凉、人世沧桑，才是一本令人大彻大悟的永远读不完的经典！

她开始日间学习诵经念佛，夜间学习养静坐禅。她故意把腰板挺直，佯装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样子。对住持毕恭毕敬、俯首贴耳。对同伴不拘言笑，知冷知热。时间不长，似乎便成为同来宫人们的“领袖”，住持得给她留面子，通过她方能驾驭这群新来的尼姑。而她，对这段经历只是作为当年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当年韩信的胯下受辱，当作天帝对她的磨炼。她要在这个地上坟墓中耐心的等待。

世上还有什么比“等待”更令人焦心难熬的？真是度日如年！

佛经，她当然读不进去，那只是做样儿给别人看的。她开始与几位粗通文墨的尼姑一起读史、写诗、切磋书法绘画，聊以打发那孤独苦熬的光阴。

那是武媚她们来感业寺三个月之后某日。

秋风里，霜叶红艳，蝉鸣凄切。武媚与三位尼姑做完“功课”归来之后，皆感百无聊赖，有的便提议说：“何不以水代酒，饮酒赋诗。”

武媚说：“赋诗得先定个规矩。依我看，既然以水代酒，便先行划拳比个输赢，输者吟古诗一首，长短不限。然后饮酒一

杯。选一裁判，诗念错者，再加饮一杯。怎么样？”

众尼表示同意。唯其中一小尼，平素口吃，诵诗异常吃力，她说：“那，就把小尼灌、灌死了。”

武媚说：“你可准备笔墨，写出来即可。”

猜拳行令在武媚的室内开始了。

第一位输者背诵一首《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
不处嫌疑间
瓜田不纳履
李下不正冠
嫂叔不亲授
长幼不比肩

……

未及念完，当裁判的小尼便喊道：“好不好，人世间都把咱规矩死了，还念这种臭诗。该罚，该罚！”她说完，逼着诵诗者连喝两盏热水。众尼哈哈大笑。

第二位输者背诵的是汉昭帝写的《淋池歌》：

秋素景兮泛洪波
挥纤手兮折菱荷
凉风凄凄扬棹歌
云光开曙月低河
万岁为乐岂云多

当裁判的小尼又说：“这首诗嘛，也该罚。”

背诗者辩解道：“那年，我随皇上游湖时，背的就是这一首，皇上还赏赐了我一个玉坠。”

“就更该罚了。我一听便知是拍马溜须的东西，果然如此。



皇上老儿把咱赶到这里来了，应该恨他才对。”裁判一番话，众尼竟鼓了掌。

第三位输者是口吃小尼，她思想半天，写出了《古诗十九首》其中一首：

明月何皎皎
照我罗床帟
忧愁不能寐
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
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
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
泪下沾裳衣

“好！”裁判小尼道，“说的是真情话。”

第四个输者便是武媚了。她站起来背诵了一首《悲歌》：

悲歌可以当泣
远望可以当归
思念故乡
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
欲渡河无船
心思不能言
肠中车轮转

裁判小尼沉默着，流泪了。

其他几人也受其感染，眼圈儿红了。

突然，都抱着武媚嚎啕大哭起来……

共同的命运使她们清除了平素因性格不和、或言差语错产生的隔阂。结成了患难与共的伙伴。在一起谈诗论画，在一起嬉戏笑闹，相互宽慰着、消遣着，日子过得不那么凄清悲苦了。

但是，惟有一直沐浴在对未来的憧憬中的武媚，随着时光的流逝，那希望之光则愈来愈暗淡了。

花落花开，花开花落，第二年的春天又快要过去了。登基之后的李治，什么信息也没传来。还是在去年冬天，姐姐领着老母亲来看望过她，老人家除了流泪，只说了一句话：“你爹，把你害苦了！”倒是女儿反过来安慰母亲，还偷偷告诉了母亲和姐姐，新皇帝发过誓要来接她的。姐姐跟她说：“傻妹妹，那可指望不得。世上的男人有几个说话算数的？乞求你的时候，信誓旦旦，遇有新欢，早把你丢到脑后了。更何况是皇帝。他那后宫，三千佳丽，哪还想着你这已经落发的尼姑？再说，你是老皇上的才人，名不正、言不顺的，顾命大臣那一关都不好过。”

“不，不，他决不是个薄情的人。就是耳朵太软，自己少个主心骨。”武媚说。

“这不就结了。如今他老舅父长孙无忌当他的家，老舅父不点头，他任啥也不敢自己作主。这当子事老舅父不干预才怪呢！我看，该打什么谱早寻思，可别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姐姐推心置腹地替妹妹着急。

莫非真被姐姐说中了？到第二年四月里还没盼到一个字的消息，她开始有点儿绝望了。

正在这时，寺中住持老尼对她说了徐充容去世的消息。尽管武媚与她徐惠为争风吃醋，也曾经忌恨过她，但事到今日，则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了。



在太宗到终南山翠微宫养病的时候，徐惠便因身体虚弱，卧病在床，未能随行。及听到太宗驾崩之后，便日夜哭泣，并拒绝服药。

她说：“药再好，难医我的心痛。我想早一点去见皇上，到九泉之下再去侍候他。”

徐惠写了一首表示决心追随先皇的七言诗，新皇帝高宗看后很受感动。派人到她的家乡湖州，接来她的妹妹照顾她、宽慰她。然而，徐惠仍然拒绝用药治疗，不久便病逝了。年仅二十四岁。她的妹妹亦很有文才，高宗将她留在了后宫，封为婕妤。

高宗追封徐惠为贤妃。作为太宗的陪葬埋于昭陵。

武媚听说之后，连日来心下怦怦乱跳。她想，那朵粉红色的小花、那位病西施模样的徐惠，终于过早的谢世了。她可爱、可恨、可怜、可悲。她太痴情了，太专注了。从临死的太宗嘴里，武媚终于明白了，小徐惠尽管倍受宠幸，但也毫不例外的仅是皇上的一个宠物而已！女人呀，痴心的女人呀，竟然以死殉情！其实，在那个男人心里，几乎没有她的位置呀！

自己的命运当然也不比徐惠好，武媚想，但决不会那么傻乎乎地全身心地奉献给哪一个男人了。男人拿女人来泄欲消遣，女人就拿男人来当阶梯、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才是公平交易！

每当感业寺的钟声响起的时候，都会给她带来灵魂的战栗和内心的悲凉。她的希望之光在钟声里逐渐消失着，她的娇艳的容貌在钟声里衰败了。武媚曾写过一首《如意娘》的诗，表达了她此时的心境：

看朱成碧思纷纷
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



开箱验取石榴裙

不知有多长时间了，她每天都要到寺内后院那个小山坡上去，向长安宫阙的方向呆呆瞭望。她已经是心焦如焚，望眼欲穿了。那远处似乎被永远看不透的浮云所笼罩着……



第十一章 山重水复疑无路

在晋州发生大地震之后，刚登基两个月的高宗皇帝也经历了一次“地震”。

萧淑妃早生贵子和倍受宠爱，给王皇后造成了严重威胁。王皇后在她娘家和长孙无忌的支持下，企图将陈王忠收为养子，然后立为太子。但没想到被高宗顶了回来。

高宗去感业寺进香，约会了武媚。但如何接她回宫，却想不出妥善办法。

太子李治自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六月一日在太宗灵柩前宣读遗嘱，登基即位，成为高宗皇帝。议定八月十一日为太宗皇帝举行大葬典礼，葬于昭陵。离葬典还有十天的八月一日晚上，晋州（今山西临汾）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地动山摇，房倒屋塌。有五千多人丧生，伤者数万人。为此，登基刚刚两月的高宗的帝位也经历了一场地震，宝座摇摇晃晃了很长时间。

对于地震这一地壳变动的自然现象不能予以科学解释的时代，都以为是国之将亡的预兆，或者是苍天对于帝王过失的警告。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对于周幽王时发生地震便作为政权的衰亡征兆来看待的。

“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国必亡。……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

尤其地震发生在晋州，更引起人们的惶恐。晋州有个晋祠，那是当年李渊举兵时祈祷过的神祠。也就是说，是唐朝的发祥地。唐太宗即位后亲自撰写了颂其大德的《晋祠铭》，刻在了祠内的石碑上。

如今，唐朝的发祥地山崩地陷了，将意味着什么呢？

高宗早朝的时候，见文武百官都吓得面色苍白，战战兢兢。

其实文武百官已经在私下议论着同一件事情：大唐的社稷江山是不是要断送在懦弱的高宗手里了？

数日之后，长安的街头巷尾，人们也是在热烈地议论着这个话题。从后宫便传出了许多关于高宗如何胆小怕事，如何昏愚无能的具体事例。

与此同时，文武双全、相貌最像太宗的吴王恪又成为众人称颂的对象。都为他未能得立太子感到惋惜。亦传出太宗在世时如何想立恪为太子，而长孙无忌又如何反对等内情细节。众人感慨：大唐的气数将尽了！

在这舆论的轩然大波冲击之下，本来就缺乏自信，也不愿受此烦恼的高宗，便很坦率地向群臣表示：“这次天崩地裂的地震，也许是上苍以为朕无力守成，难保大唐江山。如若果真如此，朕愿意禅位于德才兼备的兄长。”

长孙无忌赶忙出班奏道：“圣上宽厚仁德，天地共鉴。使圣上惶恐烦恼，皆臣等辅佐不力之过也。诚望圣上宽心勿虑。”

从外地奔丧归来的吴王恪亦立即跪下奏道：“地震实属天灾人祸，与圣上登基毫无干系，莫信那些蛊惑人心的流言蜚语才



是。只要君臣同心同德，大唐江山则稳如泰山。臣等兄弟亲王，皆愿遵奉先帝遗旨，效命圣上，谁有贰心，天诛地灭！”

他们二人这么表态之后，群臣亦跟着表示了效忠的态度。这场风波便迅即转为暗流，至少表面已风平浪静。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个名叫李弘泰的官吏，秘奏高宗，说长孙无忌有篡位异心。高宗既未细问原由，也未交刑部审问，立即诏令处斩。从此，对于长孙无忌专横跋扈心怀不满的人，则敢怒而不敢言了。

于是，朝中政务，事无巨细，皆由长孙无忌一人裁决。高宗皇帝便成为名符其实的傀儡了。他还没有愚到三国蜀后主刘禅那样，因此，傀儡皇帝当得并不轻松。群臣要向他请示，让他裁决。他还得再去请示舅父。舅父不点头同意，他几乎办不成一件事情。他内心也是十分痛苦的。

那位被太宗皇帝盛赞博学多才、耿直敢谏，又是顾命大臣之一的褚遂良，此后不久，便突然在朝廷之上消声匿迹了。他被贬到了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任刺史去了。因何被贬，无人知晓。有人估计是他的率尔直言，得罪了长孙无忌。他长孙无忌哪有太宗的海量？

高宗于太宗去世后的第二年，改元永徽。从正月开始则为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正月初五日，册立原太子妃王氏为皇后。皇后的父亲王仁祐从陈州刺史擢升为特进、魏国公。国公是从一品。

高宗的大儿子李忠字正本，生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值李治刚被册立为太子。李治于弘教殿宴请有关臣僚庆贺。太宗驾临宴会，众人皆敬酒祝贺太宗新添孙儿。太宗于酒酣之时，竟乘兴翩翩起舞，群臣亦跟随起舞助兴，气氛热烈，宴罢太宗又分别进行了赏赐。当然，太宗对于孙儿李忠的生母刘氏，是出身

寒微的后宫侍女，亦感不快。他曾深为“子因母贱”而苦恼。故欲下诏为太子李治选择名门大族之女为妃。后因李治固辞而未付诸实施。贞观二十年封李忠为陈王。高宗即位后的永徽元年，陈王李忠又拜为雍州牧。其时李忠八岁。

这年二月，又下诏立高宗的第二子李孝（后宫郑氏生）为许王；三子李上金（后宫杨氏生）为鲋王；四子李素节（萧淑妃生）为雍王。另外，萧淑妃生的两个女儿，长女封为义阳公主；次女封为宣城公主。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年仅二十二岁的高宗李治已经是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父亲。而这六个子女中有三个是后宫侍女所生，三个是萧淑妃所生，却没有一个是王皇后所生。这就说明此时的高宗宠幸不专，面广而杂，没有身分的宫女占了很大比数。据史载二子孝、三子上金与四子素节三人同龄，皆生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这与以后武氏进宫的专宠状况则成鲜明对照。但此时，六个子女中已有三个属萧淑妃所生。淑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四夫人之一，正一品。其他三个儿子的母亲皆出身低微，“子以母贱”，都没有什么竞争能力。脱颖而出的萧淑妃日趋专宠的迹象已露端倪。给至今未生一个子女的王皇后已经造成了严重威胁。王皇后品貌端正，举止严谨，作为皇后确实合乎“佳妇”标准，但作为女人则显得古板而缺少魅力了。她没有办法拴住年轻好色、而富有文人多情善感气质的高宗。肚子也不争气，则越来越被疏远冷落了。她虽然被册封为皇后了，但并未给她带来多少欢欣。她面临萧淑妃欲取而代之的挑战，皇后宝座摇晃不稳，她已惶惶不可终日了。

萧淑妃，面貌美艳，眉目传情，于李治宠幸之时，撒娇弄媚，直勾得李治神魂颠倒，如痴如迷。继之，又为高宗生下了个聪明俊秀的儿子素节。母以子贵，高宗登基，她从良娣升为淑



妃；子以母贵，萧淑妃又恃宠要价，缠着高宗立素节为太子。自然她自己已经在窥伺皇后的宝座了。高宗既不愿一口回绝，惹她个哭哭涕涕；也不敢随便答应，这不是他自己作得主的大事。她见高宗拿不定主意，更是变本加厉施展手段，欲将高宗牢牢抓在手中。誓要鸠占鹊巢，独自专宠。

然而，王皇后是有深厚政治根基的。哪里是她萧淑妃扳得倒的？

王皇后在日渐逼进的威胁中，是又恼又恨又妒又怕，她只有去找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商讨对策。

王皇后出身豪门贵族。她祖父王思政曾任西魏的尚书左仆射。她母亲柳氏的叔父柳亨的妻子，是太宗长女襄阳公主的女儿。又因册立李治为太子全靠长孙无忌鼎力保举，于是王氏、柳氏两家都对长孙无忌感恩戴德，此时，已经完全投靠了长孙无忌。永徽二年正月，魏国夫人柳氏的哥哥柳奭，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之一。

王皇后与其娘家王氏、舅父家柳氏两个家族的地位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王皇后地位不稳，必然也会导致这两家的地位不稳。因此，这两家比皇后个人还要焦急。

在那个年代，男人欲休弃妻子有七条理由，即所谓的“七出”或“七去”。而不生育，无子女，便是其中一条。《大戴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王皇后没有儿子，即便高宗提出休弃，理由都是正当的，有古法可依的。

王皇后与母亲柳氏、与舅父柳奭最后商讨的对策，便是立即将高宗的长子陈王忠过继过来，作为王皇后的养子。然后，求得长孙无忌等重臣的支持，奏请高宗册立他为太子。

陈王忠的母亲是出身低微的宫女，儿子能借助王皇后的收

养，变庶为嫡，自然求之不得。陈王忠既是长子，养母又是皇后，其他弟弟便没条件与他竞争太子这一宝座了。皇后有了子嗣，地位自然也便更加稳固。真是两全其美呀！

此事的酝酿、进展，自然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颇费了一番周折。

第一步，便是皇后的舅父柳爽去找长孙无忌请求支持。

本来，在李治登基的同时，长孙无忌便考虑过册立太子之时。但因王皇后无子，二十几岁的人也不能便断定日后不孕。若是过早册立庶出的长子，待皇后生子后再更易太子便被动了。高宗曾流露过愿意册立萧淑妃的儿子雍王素节为太子的想法，那么，日后必然导致废王氏立萧氏为后的结局。这便有负于太宗的遗嘱，也会引起后宫的纷争。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长孙无忌，对此自然不能表示同意。因此，册立太子之事，便拖延搁置了起来。

基于这种情况，柳爽的请求与长孙无忌的想法便一拍即合了。

“好！”长孙无忌高兴地说，“我原以为皇后还要等……这样好，好，我真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好，好……”

柳爽没想到长孙无忌答应得如此痛快。回府后又立即派人去向妹妹魏国夫人柳氏报告喜讯。柳氏自然也立即去向皇后女儿报喜去了。

然而，长孙无忌奏请高宗之后，此事便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长孙无忌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件事上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高宗说：“这件事，不能急。皇后才刚刚二十岁，谁说不能生儿子了？让她过继儿子，不是太早一点儿吗？今日册立了庶子，明日她又生下嫡子，太子还更易吗？立储之事岂能朝令夕



改？”

他说得很有道理呀，长孙无忌张口结舌无言答对了。

其实，高宗并非企盼王皇后会再生儿子，但不如此说，怎能堵得住老舅父的嘴？当年父皇遇事都让他三分，他反对的事情父皇都不能实施。而今，他根本就没把皇上自己的意愿放在心上。硬与他顶撞注定会失败的。所以，高宗也变得圆滑了。他使用了缓兵之计。

至于册立谁为太子的事，高宗确实还没有想好。他本来非常喜爱萧淑妃生的儿子雍王素节。素节从五岁时就跟着学士徐斋躬读书，尤其富有诗才。徐先生夸他日诵古诗赋五百余言，且能过目不忘。已开始学习写诗，写出来的诗，很有灵气，很有诗味。这与高宗的爱好相同，他曾经数次对人说，惟有素节类我。恰恰是这一点，让他变得犹豫了。高宗不是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很清楚，自己的气质、性格，是最不适宜当帝王的。自己心慈手软、多情善感，没有超人的胆量，也没有勃勃雄心。如果不是几位兄长你争我夺、两败俱伤，册立太子哪会有自己的份？既然当上了，能否成为英名君主？能否保住社稷江山？自己全无把握。难道选择下一代继承人，还选“类我”者吗？

萧淑妃而今一口咬定，说他曾经答应过她，同意册立素节为太子。自己真的答应过她吗？不会吧？为什么自己没记得有这回事儿呢？不错，让她缠磨得难以脱身时，只得哼哼哈哈胡乱敷衍她几句。这能当真吗？

她有时披头散发，又哭又闹，拖着你、搂着你，你不答应她便不放你走。

她有时跪在你的脚下、泪流满面，苦苦向你哀告，让你答应她的请求。

为营求册立自己的儿子，萧淑妃似乎完全丧失理智了。像泼

妇一样经常耍赖撒泼。以往那个多情的温柔的善解人意的萧淑妃再也不见了。高宗开始躲避她，甚至不敢与她见面。

萧淑妃犯了个“欲速则不达”的错误。

而王皇后呢，既然明明知道高宗是以等她生子的理由来搪塞，全无诚意。因为他根本就不召幸她，不跟她在一起睡觉，等的什么儿子呢？却碍于皇后的尊严，一味保持那种表面的大度和矜持，没有抓住他疏远萧淑妃的变化——王皇后甚至仍然没有察觉这一新的变化，抓紧落实过继李忠之事，而坐失良机了。

王皇后终归过于厚道、过于本分，过于大度、过于矜持。本来，这全是当皇后的气质优点，也合乎“佳妇”规范。同时也全是她的缺点，是导致她身败名裂的原因。在残酷尖锐错综复杂的宫廷争斗中，她显得那么缺乏心计、缺乏权术，糊糊涂涂，满盘皆输。

王皇后不但没有充分发挥和利用自己的绝对优势——身后自己家族和长孙无忌的坚强后盾，还因此招致了高宗的彻底冷落和反感。想过继儿子不与丈夫商量，却去搬“保护神”压丈夫，这不是与丈夫离心离德吗？他从内心烦她了！

高宗没有尽快去见武媚，主要是因为刚刚登基，便发生了晋州地震，自己的地位也不稳固。加上对朝政还不熟悉，长孙无忌像严厉的老师管教逃学的孩子一样监视着他。他自己也出于一种自尊和虚荣，口口声声要保持“贞观之风”，施仁政于民，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特别是对一些元老重臣和兄弟亲王，进行了特殊关照。

首先，他几乎不顾长孙无忌的反对，刚登基数日后，即召回去叠州任都督的李祿——李世祿因名字中与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有个相同的“世”字，于太宗驾崩后则避而不用，则以李祿的名字行世——封他为特使、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数日后，又



改封李祿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享受宰相的待遇。这年九月，又封李祿为左仆射。他是以太宗的教导说服舅父的，他说，必须施恩于这些重臣，一旦国家有事，他们才能挺身而出、为君效命。但是，李祿回京之后，与长孙无忌中间的宿怨没法消除，总感受挤于长孙无忌。所以他于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年）九月，请求辞职。十月，高宗在他的固辞下，解除了他左仆射的职务。保留了他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爵位和待遇。

高宗做的另一件得人心的事情，又加封了他的三哥吴王恪为司空。对其他亲王也分别进行了封赏。这便是遵照太宗的嘱咐，请教于三夫人杨妃的结果。外界传说高宗懦弱无能的舆论风潮逐渐平息。高宗受到亲王们和李祿这些重臣的支持之后，对长孙无忌的过于专横也起到了遏制的作用。在皇族与外戚势力相对平衡的情况下高宗的皇位逐渐趋于稳定。

高宗虽然没有别出心裁的上任“三把火”，但是在克己勤政方面还是非常认真努力的。比如“罢猎、禁献鹰隼和犬马、祭农神、躬耕籍田（皇帝表示与民同耕的一种仪式）”等等举措，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尤其他每日召见诸州长官十人，“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缓解了某些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社会暂时出现了安定升平的景象。被司马光称之为“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在这种刚刚进入角色开始塑造自己形象的时候，他自然对于收纳已经成为尼姑的父妾，会不会引起非议？还是有所顾忌的。

另外，在太宗驾崩后的一年中，正是萧淑妃极力表现、以求专宠的时候，她尽以女人的柔情蜜意，或者花样翻新的淫乐，给他以安慰，给他以渲泄，给他以享受。她确实是他繁忙劳累过后消遣的尤物。

但是，近一年来的情况变化了。朝廷政务步入了平稳的程序，已经消除了那种应接不暇的高度紧张、以及朝不保夕的惴惴不安。他已经有精力、有时间去思念久违的武媚娘了。尤其处于王皇后让他心烦、萧淑妃让他怕见的境地时，武媚娘与他偷情时那种特殊的、全新的、终生难忘的瞬间体验，近来又反复进入他的回忆。情欲之火一旦重新点燃，则会迅速烧旺，他那多情善感的心灵经常被这欲火炙烤得难忍难熬，寝食不安。

再说感业寺的武媚，无论在佛堂的蒲团上坐着，半合着眼睛呢呢喃喃诵经的时候，还是凄风苦雨的深夜，于冷床上辗转难眠的时候，便多次做那突然天降诏书，宣她再次进宫，让她先当皇妃，继当皇后，为皇帝生儿育女的美梦。然而梦醒之后，窗前月光如水，夜空繁星闪烁，寺庙内正梆敲三更，寺院外苇塘里却蛙声一片。此时此地众僧尼全在黑甜乡里，也许惟有武媚披衣起身，独自徘徊。她触景生情，便禁不住心灰意冷，潸然泪下。即使荣登大宝的李治没有将她忘怀，然而岁月如白驹过隙，蹉跎间人老珠黄。比自己还小四岁的皇上，在后宫如花似玉的众多妃嫔簇拥之下，还会以那样的眼神看自己吗？还会有“太美了”的赞叹吗？她下意识地伸手摸摸光溜溜的头皮，心里便又是一阵冷战。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五月二十六日，是太宗皇帝驾崩后的第一个忌日。

感业寺的住持老尼说，皇上要来寺中进香。

武媚那早已冷却的悬望又爆出火星，开始复燃了。也许天心未泯，又赐予她二次进宫的机缘。

这一天，感业寺钟鼓齐鸣，住持让所有尼姑排列在山门里外的路旁，准备夹道欢迎圣驾。

武媚当然也站在尼姑队里，大概她比谁都急切地盼望着皇上



的到来。

她站在山门的下边，仰望着门楣上太宗御笔书写的“敕建感业寺”五个大字。那字体她多么熟悉呀！她记不清有多少次在太宗持笔欲书之时，便是先由她仔细地将墨研好，立于他的身边看他写字。她的书法开始摩写过钟繇的《荐季直表》，也摩写过王羲之的《兰亭序》，但更多的是临摩了太宗皇帝书写的一些诗文。一年多没见他写字了，也永远不能再见他写字了。

她又仔细端详了那经过雕刻涂金的五个大字，突然心下怦怦乱跳起来。像个小偷在偷东西时被人瞧见了那种感觉。她虽然多次接受过太宗宠幸，但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他的敬畏。她是他的才人，是小妾，却乱伦偷了他的儿子。她永远忘不了，她与太子李治那第一次接吻，第一次拥抱，第一次云雨之后，李治蹒走了，她便浑身瘫软，仰躺在竹床上，全部伸展开了四肢，没有一丝儿力气了。她想哭，也想笑，她这是第一次背着威严的令人敬畏的却已经冷落了自己的男人，与另一个男人“偷了”，而且他是他的儿子。这让她的灵魂战栗的平生头一回的“偷”，过后，她高兴了好久。她对他的冷落进行了报复，她取得了胜利。她当时便意识到，已经赢得了他的儿子，俘虏了他的儿子，也许也赢得了未来。但是，当第二天刚见到太宗时，她的脸还是发烧了，她的心怦怦狂跳起来……

而今，看见这五个大字的时候，心又怦怦狂跳了，跟那次一模一样。

生活是畸形的，感情是畸形的。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与命运搏斗的勇士，还是个堕落的女人？

直到夕阳衔山的时候，皇上的仪仗队才从弯弯的山路上走来。原来皇上先去昭陵拜谒了太宗的陵墓，才来感业寺进香的。或者是他李治故意安排在傍晚到这里，与武才人相会也许更方便

一些。

皇上一身素服，骑着白马，在白素旗伞簇拥下款款而来。当他走近寺门的时候，众尼皆俯首而拜。惟独她武媚昂着头，死死地盯着他，她希望他能看见自己。但他走过去了，并没有认出她来。连那么一瞥的表示也没有。那是数百个尼姑呀，又全一色的灰袍灰帽。怎么能分得清呢？但她是昂着头的呀，而且，只有她自己，应该看得见的。可那也没有一点儿用处，反正他是没看见。或许，他根本就不想看见，害怕看见，看见也装作没有看见……

她心里反过来复过去地想着。她已经灵魂出窍了，神不守舍了。她痴痴呆呆麻木木地随着其他尼姑回到大殿，做完法事，又回到寝舍时，她猛扑到自己床铺上，嚎啕大哭起来。

老天爷呀，可怜可怜我吧！

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房门被推开，住持老尼冲她神秘地笑笑，并在她耳边低声说：“跟我走，皇上要接见你。你的时运来了……”

她一声没吭，却差点儿晕了过去。极度的兴奋，似乎使她停止了心跳，脑子里一片空白。跟着住持往外走时，脚下让门槛绊了一下，差点儿摔倒。老尼赶忙搀扶起她来，又在她耳边低声说：“沉住气，心平气和，莫把好事办砸了。”

“谢谢，小尼这辈子忘不了师傅的恩德。”武媚向老尼表示谢意。

她终归经过了十三年深宫大内的严谨训练，在众人面前并没有形诸声色，并没有张狂失态。直到跟随住持来到客堂门前，住持从身后将她推进了门槛，又从外边拉过门去闭上，她抬头看见了李治，她屈膝跪拜下去，双眼内的泪水才汹涌而出了。

他上前扶起她来。



她扑进他的怀里。

她哭泣着。

他也哭泣着……

此时，一切语言全是多余的了……

他们紧紧地拥抱着、亲吻着、抚摩着，全是急风暴雨，用“颠鸾倒凤”四个字形容，再贴切不过了。

于门外守卫的宦官听见室内已经风平浪静之后，多时，才轻轻敲敲门：“万岁爷，该回驾了。”

“不急。”室内的高宗说。

“皇上，天黑了，回去吧。回去太晚了，皇后她们，会着急的。”武媚对仍然偎在她胸前双乳间的高宗说。他一声不吭，却翻转过脸来，像小猪崽子那样，在她双乳间拱了几下，然后寻找到了一个乳头，竟甜蜜地吮咂起来。

他从九岁那位严厉的母亲便去世了，便与小妹妹晋阳公主兕子一会儿也不愿离开，相互安慰着他们幼小的孤独的心灵。小公主十二岁那年得病夭折了，他哭得死去活来，让父皇太宗都跟着流过多次眼泪。年龄渐大之后，他开始有了许多女人相伴。在王皇后（原是太子妃）那里，他感到仅仅是在规规矩矩地尽一个丈夫的职责。在萧淑妃（原是太子的良娣）那里，他感到是一种劳累或烦恼后的消遣。在其他宫女们那里，便是玩耍嬉戏了。但他与武媚在一起时，是为所欲为的。从最早那一瞥的眼神里，他便发现了，她那种蔑视一切礼法规矩的勾人魂儿的媚眼是挑逗性的，是拨人心火的。到两人性和欲结合之后，那既是一种石破天惊心灵震颤的强刺激，或许是由长期吸引的“偷情”决定的；也有一种进入温柔乡后如迷如醉、销魂荡魄、与她溶为一体而失去自我的感觉。这是人生对爱欲的尽情享受。同时，在武媚这里，他似乎还找到了从小几乎没有享受过的母爱。她比他大四岁，像

个大姐姐，有时便也像个母亲。她对他那么温柔，那么体贴。每次见面，那怕是守着太宗的时候，她那双眼睛，也是慈祥的从头到脚看一看。就像一位打发儿子出门上路的母亲，看看他的头、他的脚、他的穿戴，哪儿还不妥贴，再给他整理一下。进而问寒问暖、知冷疼热。太宗对此不仅不加斥责，而且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她所表现出的一切，仿佛是毫无邪念的，一个侍女对主子的尽职，不，是个好心的小娘，对于丈夫的前妻留下的孤儿的关心呵护。完全是母性的、是温暖的。

“你头上的白发这么多了，来，低下头，我给你拔下来。别动，别怕疼，其实也不很疼。”她给他拔着头发，又说，“才一年，你老多了，刚见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怎么好像三十多岁的样子了。也长出了黑胡子。这一年，我就知道，里里外外，把你累坏了。”

“很想你。你信吗？”

“怎么不信呢？我什么时候对您不相信过？”

“确实太繁忙了，而且……”

“而且也不敢，对吗？”

“是。老舅爷的眼睛，连眨都不眨地盯着我，我真怕……”

“你呀，有贼心，却没有贼胆。当年太宗皇帝可不像你，炀帝的皇女他也要、兄弟元吉的妃子他也要，只要被他看中了，全逃不出他的手。帝王嘛，没人敢跟他攀比。”

“你放心，早晚我会接你回去的，我发誓……”

“唉，发誓又有什么用处？再拖下去，你的媚娘，就变成个满脸皱纹的老妪了……”她又流泪了。

“不会的。总得让我服完这三年丧，总得让你这光头上再长出黑发来吧！”

他想去摸她的光头，她娇嗔地抓住了他的手。



轻轻的叩门声又一次响了，门外的宦官又在催促回驾了。太阳早已落山了。天色慢慢昏暗了下来。

“皇上，天黑了，回吧。”武媚擦把泪水，抽抽鼻子，通情达理地说，“皇上，还得等到明年这一天再来吗？”

“怎么会呢？你放心，我的魂儿让你这妖精给勾来了。”

“你可知道，我真是度日如年呀！”

“那怎么办呢？服丧三年内总不能……”

武媚拉过高宗，在他耳边如此这般说了一阵子。

“好，好，就按你说的办。”高宗满口答应着。

高宗先送武媚出了门。把贴身宦官叫进室内如此这般叮嘱了一遍。

那宦官又去跟住持老尼按皇帝的意思如此这般安排了一番。

高宗皇帝这才让宦官侍卫将感业寺的灯笼收集来，点亮了，挑上了灯笼回驾了。

皇上走后不久，感业寺收到了一笔巨额的修经费。住持跟武媚作了一次长谈。然后将她安排在寺庙西北角的那个小独院里。小院里有个小阁楼，原来是住持老尼读经卷的地方。如今，调武媚住了进来。名义上是让她来抄写经卷，这里安静。

那个小独院又单独向外开了个小角门。从此以后，高宗皇帝便经常在随身宦官的带领下微服来与武媚相会。

武媚从此开始蓄发。

一年又过去了。

武媚在皇上恩泽雨露滋润之下，逐渐恢复了原来的风韵。花靠水分，人靠精神。武媚心情愉快，又会着意化妆打扮，再加上如今膳食丰盛可口，那武媚养得白白嫩嫩，活像一朵盛开的牡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小四五岁。用“焕发青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自然，更有了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与高宗常有

诗词唱和。

高宗此时写了一首《七夕》，便是抒发对武媚思念之情的。

霓裳转云路
风驾俨天潢
云星凋夜靄
残月落朝璫
促欢今昔促
长离别后长
轻梭聊驻织
掩泪独悲伤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能接她回宫呢？武媚不只一次地向高宗询问着这同一个问题。

高宗也像许多偷情的男人一样，及触及实际难题时，也是今日推明日，明日再推后日。

至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高宗服丧三年已满，武媚头发已经蓄长，按说应该接她回宫了。可高宗仍然没有勇气与皇后、与舅父摊牌。

这年春节刚过，武媚突然有了妊娠反应，食欲不振，时而呕吐。肚子也像向里边充气，一天天鼓胀了起来。

怎么办？高宗也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了。但是，他仍然没想出解决的办法。



第十二章 武媚二进宫

后宫侍女和萧淑妃是如何赢得皇上欢心的？对于王皇后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

为了争取王皇后支持接回武媚，高宗连续对皇后进行了召幸。皇后终于同意并亲自派人去感业寺接回了武媚。

长孙无忌说，最可怕的不是萧淑妃，而是皇上的懦弱和武媚的二进宫。

要想接武媚回宫，必须有主宰后宫的王皇后的默许和支持。否则，会把事情弄僵，有损皇帝声誉。近来，高宗对王皇后的态度不再那么冷漠了。正像有人说的，变心而有外遇的丈夫，回家后比平时更顺从太太。有求于皇后的高宗，则表现出了以往少有的主动和热情。

对于皇上的突然召幸，王皇后喜出望外。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久未承欢的王皇后，简直像个新婚的小媳妇，心口怦怦狂跳。先在散发着浓郁花香的温水里沐浴之后，又让那专事化妆的心腹侍女，给她全身上下无一遗漏地用当时化妆品“专家们”最新研制的“百香柔肤脂”均匀细腻地涂擦了一遍。那是一种由国内外搜集来的数十种香料、人乳、某些飞禽走兽的脂肪、荷花瓣上的夏露、菊花瓣上的秋霜、昆仑山上的春

雪、龙泉洞中的冬凌，等等等等，经九九八十日的炮制、提炼、加工，一系列复杂纷繁的过程而制成。它能使皮肤变得白嫩、细腻、柔软、滑润，还能散发出一种沁人肺腑、令人迷醉的馨香。这种“百香柔肤脂”的配制方法便严格保密，以奇货可居。所以后人只传其皮毛而已。据说，当时萧淑妃从宫女那里探听到有这种神奇的东西，想恳求皇后赏赐一点，皇后派侍女送去的则是假冒的货色了。

且说王皇后经过十二分的用心修饰妆扮之后，夜来与皇上同枕共眠的时候，便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功夫不负有心人，皇后想，自己终于赢得了皇上的召幸。趁此，他能丢下个皇子也是可能的。老天保佑呀！

其实，高宗只想着获得她的支持，早日接回武媚的心事。为了达到目的，只得硬着头皮屈意奉迎。至于她的皮肤如何的细白柔润，根本就没有在意。他只是在按照惯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王皇后比武媚要小六七岁，长得更加端庄标致。自从成为太子妃后，则准备将来能够母仪天下，于东宫便聘任了专门教她各种经书、《女则》、礼仪的老师。至今，可谓学习有成、训练有素。“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已经成为她做人的行为准则。恰恰是这些准则筑成了阻拦爱潮的堤坝。爱潮只能在内心激荡、回旋、冲击、翻腾，但永远不能形成澎湃的巨浪，冲决礼仪的堤坝，肆意泛滥。

哪个青年男子不钟情？哪个妙龄少女不怀春？她在少女时代其实与所有的少女没有任何不同，尤其刚刚认识李治的时候，平静的内心便让一只淘气的“小手”给抓挠得麻麻痒痒、酥酥绵绵，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来。从此，那爱欲的骚动便不断地折磨着她。渴望，那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渴望，逐渐变为嫉妒。每到晚间，当听见宦官德公公挑着灯笼从远处走来的时候，她的心便禁



不住怦然颤抖了，并出现一阵甜甜蜜蜜的慌乱。但是，宦官的脚步声越门而过，却向其他妃嫔的寝宫那边走去了。她便恨得将牙关咬得格格响。继之便是漫长无际的寂寞和孤独。

她不明白，那些下贱的宫女到底哪儿比她长得漂亮？有的像胖墩儿一样，有的像瘦猴儿一样，有的一个字也不认识，是烧火做菜洗衣服的粗蠢的女人，她们竟然也被召幸，也能为皇上生儿子。她们到底有个什么法儿讨皇上欢心呢？而萧淑妃又是如何战胜这一群宫女而赢得皇上专宠的？她一连生了三个孩子，其他女人似乎全得不到沾皇帝的边儿了。这些事，对于王皇后似乎都是个谜，一直没有解开的谜。

有一次，她赤红着脸，向每夜挑了灯笼负责前去召领被宠幸妃嫔的宦官德公公询问其中缘由，他笑嘻嘻地小声告诉她：“道理很简单，凡是狐狸精都比正经人让男人着迷。”

她仍然不明白，狐狸精又是怎样让男人们着迷呢？

德公公又说：“那是狐狸精天生的本性，正经人永远学不会。”

她半信半疑。她相信后汉梁鸿与妻子孟光相敬相爱的举案齐眉。她相信有身分有教养的女人必须遵循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规范。才能母仪天下，才能成为皇帝的贤内助，才能主宰后宫，才能在皇帝心目中占有应有的位置，才能让皇帝满意。

但是，这些年来让她逐渐悟到了赢得皇上的满意和能够让皇上欢心并不是一个意思了。

她宽厚仁慈、处事和顺，后宫诸多事务料理得也井井有条，皇上多次表示非常满意。

在夜晚召幸方面却是越来越少，尤其在迷上萧淑妃之后，便将她彻底冷落在一旁了。也就是说，她没有赢得皇上的欢心。她

那几个随身的侍女和宦官便多次劝说她注意妆扮和美容。长期的冷落，生不出皇子来，皇后的地位未必坐得稳当。她也感到此事的严重了。但是，让自己学狐狸精那些邪门招数，去迷惑皇上，那她是无论如何不能效法的。

自从太宗的忌日，皇上去感业寺敬香之后，她听说皇上又迷上了武才人。她先是一惊：怎能宠幸先帝的才人呢？这不是乱伦吗？皇上怎么能胡闹到如此地步？当然，她也感到困惑不解：一个将头发剃光的尼姑，况且年龄还比皇大四五岁，那是衰败凋谢的花朵了，她想起来都感到是那么的丑陋和微贱。简直不可思议呀！莫非她武才人也是个狐狸精？她正想向皇上劝谏，但是那个宦官德公公的话倒先劝住了她。

“皇后，你出面劝谏，白白惹得皇上恼怒心烦，还赚个妒妇醋坛子的名声。何必呢？”

“但是……”

“你放心，有人管。”

“谁？”

德公公看看四下无人，靠近皇后耳边非常诡秘地低声说：“萧淑妃。”

“噢！”

果然，事后不久，萧淑妃跟皇上又哭又闹了。王皇后却装聋作哑，不问不闻。她心里却暗自笑了。

当高宗得知武媚怀孕之后，苦于一时找不到妥善解决的方法，脾气变得异常暴躁。一不顺心，便也拿德公公这些随身宦官撒气。

德公公乘机给他出主意，在皇上耳边如此这般嘀咕了几句，皇上破颜为笑了。

从这天开始，已经连续三次召幸皇后了。



没有比较，便没有鉴别。皇后如鱼得水，极力美容、小心侍候，于床第之间，则一任皇上摆布，她总是那么羞羞答答地容易心满意足。

多次比较，便易于鉴别。经过萧淑妃的专宠，经过武媚娘的偷情，高宗愈感到王皇后索然无味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呀！

在龙床之上，高宗抚摩着皇后那用过“百香柔肤脂”，变得特别细白柔润的躯体，自然亦会勃然性起。但是，他刚想让她变换个花样，强化一下刺激，皇后便赶忙奏道：“皇上，此乃娼妓淫妇之贱行，恕臣妾不敢妄为。”

此话如一瓢冷水，冲高宗劈头浇下。他那种兴致勃勃的狂热便立时冷却下来。任皇后有千般奉承、万般温柔，他再也不能振作了。

有人说，想使性本能必须合乎文化的礼俗要求，根本是痴人说梦。爱欲的本质一向总是兽性的。当男人面对那些高贵庄重的、接受过良好教养的女人时，性欲必然会在不自觉中受到抑制。所以，他宁愿去寻那些较为低廉的、甚至是不贞节的性对象，便不会产生道德的焦虑，于放纵中获得性欲的满足。这种论调，从剖析性心理的角度来看，也许有某些道理。尤其，对于高宗这样贪色好淫却缺乏自信心的皇帝，也许更是如此。

高宗于皇后面前，便总是满脸乌云、唉声叹气。贤惠的皇后便抱着一种愧疚的心情，向皇上赔礼道歉，请求宽恕。她以为是自己的性无能让皇上垂头丧气了。

高宗却说：“你多虑了。朕岂能为这等琐屑心烦。”

经皇后苦苦询问，高宗便将如何微服去感业寺与武媚私会，武媚而今怀孕他想接她回宫的事，老老实实交待了一遍。并又依照武媚教他的话说：“父皇在世之时，也曾说过，愿意将武才人赐予朕。当时朕碍于脸面便婉辞了。而今武才人在感业寺中，实

在令人可怜，朕便动了恻隐之心。这不，她已怀上了朕的骨血，朕也不忍心抛弃她了。朕以为武才人远比萧淑妃有知识、有教养、通情达理。她也愿意入宫好好侍候你。并让我替她恳请你这仁慈的皇后搭救于她，她将终生感恩戴德。你是后宫执掌权柄的人，朕也不愿不经你应允便硬接她回宫。”

得知武媚怀孕，王皇后自然心下又是一惊。偏偏是这些贱奴婢肚子争气。也难免产生些酸溜溜的妒意。不过，听皇上数句奉承之后，她晕晕乎乎地也感到挺受用。再说，皇上就是不理睬你的意愿，硬把武媚接回来，谁能阻拦得住？当年太宗皇帝纳弟妇元吉杨妃之时，他跟谁商量过？那么有权威的长孙皇后，也是两眼瞪得一般大，白瞅着没办法。皇后掂量得出来，皇上接武媚的决心已下，她表示异议，也只是螳臂挡车，何不送个人情、赚他个欢心呢？再说，她也看准了，有武媚掌握在她的手中，足以遏制萧淑妃的专宠。让她们鹬蚌相争吧！

她略一沉吟，则说：“既然武才人已经怀上龙种，这便是天赐，无论如何也得好好照护。以臣妾之见，先把武才人秘密接回宫来，名义上作我的侍女，由我单独安排她个住处，待平平安安生下皇儿之后，再作计较。”

“谢谢我的好皇后了！”高宗没想到非常棘手的一件事，如此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他激动地一下子抱起皇后，便压在了龙床之上。那热烈的亲吻，顿时雨点儿似的落在了皇后的腮上唇上。

皇后却偎进皇上的怀中呜呜地哭泣起来。

皇上给她擦着眼泪，问她为何伤心？

她哭着说：“只我命苦，对不住皇上，没给皇上生一男半女。想过继忠儿，皇上也不答应。”

皇上心下一沉，说：“只是忠儿有点木讷，册立太子，总感到不那么合心意。”



皇后又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连皇上的心也给哭软了。她说：“其实忠儿非常聪明，什么木讷、蠢笨，全是萧淑妃放出的中伤谣言。若是给忠儿聘上好的老师教他，肯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好啦好啦，朕答应你还不行吗？”皇上终于答应了。

皇后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猛地将皇上抱紧了。她不再顾忌自己的高贵身分了，忍住了恶心，第一次用她那烫人的唇舌，在皇上浑身上下狂吻和吮咂起来。还一边小声说着：“武媚娘的事，皇上便不用管了。臣妾自会接她回宫，安排好的。”

皇上开始回吻皇后。多少年来二人第一次如此热烈、如此狂放地享受了性欲的欢乐。

此后数日，王皇后便派了数名心腹宦官，带了一辆帐幔深垂的车辇，于傍晚黄昏之时来到了感业寺。

在感业寺西北角的小院落里，武媚向住持老尼行了跪拜辞别大礼，感谢她几年来的特殊关照，并表示日后必当重谢。武媚还特意请来了与自己情投意合的那三四个尼姑，相拥相抱，撒泪而别。

熟谙世故的住持老尼，又单独将武媚请到阁楼秘室之中，对她说：“你认识那个‘忍’字吗？心上为刀刃所伤却能挺得住，不形诸声色，方为之能忍。你回宫之后，身怀龙子，众目睽睽，必然险象环生。历来夺子戮母之事，于深宫大内屡见不鲜。为了你母子安全，不仅要紧紧依仗皇上庇护，赢得上下怜爱。而自己必须把持这一‘忍’字。能忍方能消灾避祸，能忍方能心平气和，能忍方能立不败之地、转危为安。”

武媚很受感动，又跪于住持老尼膝下，双眼含着热泪，说道：“师傅叮嘱，弟子铭记在心；师傅深恩大德，弟子今生今世不忘。师傅年事高迈，千万保重。弟子日后若有出头之日，必定

报答。”

武媚说着，又俯首在地，磕了三个响头。住持老尼急忙弯腰扶她起来。

住持又道：“据老尼所见，你日后前程远大，不会久居人下。你今年快三十岁了，再也没有十三个年头虚度了。然而，老尼欲叮嘱你的，却是欲速则不达。万万不可心急浮躁，成大器者，无一为浮躁之辈。你须牢记，撼大树、摧坚石，要徐徐下手，默默留意，察言观色，度德量力。若急于求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住持这些教导，在武媚的一生中都是作为座右铭牢记心中的。

这日武媚乘车回到后宫，已是二更时分。她被安置在皇后宫内一个较为清静的侧房里，并由两名侍女专门侍候她。

武媚在侍女的帮助下，刚梳洗完毕，换上宫妆，皇上便在德公公的导引下来看望她了。

她急忙跪下行宫中大礼迎接皇上。但已是六个月的身孕，行动终归不便了。

高宗急忙上前搀扶，说：“以后免礼吧，莫伤着肚子里的皇子。”说着便要伸手去摸武媚凸起的肚子。

武媚一边挡了皇上伸过来的手，一边娇嗔地瞥了皇上一眼。她不愿在宦官侍女面前做有失礼仪之事。一时，粉脸都羞得通红。

高宗正想屏退左右，德公公却低声冲他说道：“皇后一会儿便来。”

高宗鼻孔里“哼”了一声，立时板起面孔，在武媚搬过来的椅子上落了座。接着王皇后便在宦官挑着的灯笼影中出现了。

武媚忙走上前去跪拜迎接，深致谢意。又说：“奴婢何等样



人，竟劳皇上皇后大驾惠顾？真折煞武媚了。”

“是得好好谢谢皇后，”高宗笑嘻嘻地说，“这一切全是皇后费尽心心为你安排的。”

武媚又冲皇后跪拜下去，说：“奴婢做牛做马也要报答皇后的再生之恩！”

武媚虽然态度谦卑，但听皇上那口气，倒像他与武媚是两口、是自家人，一起来感谢她王皇后了。王皇后心里便有点儿酸溜溜的滋味儿。她说：“不必客套了。虽说是让你来侍候我的，看你这身子，倒是得我来侍候你了。这样吧，你好好在这室内待着，哪里也不要走动，等生下皇儿以后再说。德公公——”

“奴才在。”

“有什么事情，便由你们几位帮她料理。若是哪个口头不严，走漏风声，我便拿你是问。”

“那当然。不过，不过，这密怕是保不住了。刚才，萧娘娘已经在那里放了高声，指桑骂槐的，说的好难听呀！”德公公沙哑着嗓子说。

“是谁，舌头这么长？德公公，你给我查明白，该打就打，该罚就罚。”王皇后恼怒了。

“是。”德公公答应着，但双眼却笑嘻嘻地瞥了皇上一眼。他知道是皇上跟萧淑妃透露的。

高宗说：“查什么？人既接回来了，保什么密？干脆下诏明确身分，名正方能言顺。”

“唉，也只能如此了。不过，萧淑妃那里，总不能由着她的性子胡闹呀！”王皇后气乎乎地说。

“怎么管她，便是你皇后的事了。”皇上不咸不淡地说。

“若不是皇上宠着她，袒护着她，她敢……”皇后说着，脸

气得煞白。转身便向外走。

武媚急忙送至门外，婉言劝说皇后，莫要生气伤了身子。

皇上又要屏退左右，想留在这里，跟武媚一起，欢欢乐乐地度过她回宫的第一个夜晚。但武媚却低声在皇上耳边说：“这儿不是感业寺，这个偏房小室不是皇上驾临的地方。再说皇后那里，仍需安慰关爱，让她消消气。来日方长，臣妾再尽心侍候皇上……”

武媚终于像哄小孩子似的将皇上连推带劝地送到皇后那里过夜了。

武媚给皇后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不久皇上便下诏封武媚为才人。

这是永徽二年（公元 652 年）夏末的事情。

这年的正月里，在群臣舆论的压力之下，被贬为同州刺史的褚遂良又被调回京城，封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之一。但是，褚遂良尽管耿直，对长孙无忌的批评再也不那么直来直去、无所顾忌了。

三月，王皇后的舅父柳爽升为中书令。他对于长孙无忌，是感恩戴德、言听计从。

长孙无忌至此已经是权倾朝野了。

这日早朝之后，柳爽又赶到了长孙无忌的府中。

柳爽说：“武媚娘昨晚已经回宫，而且身怀六甲。”

“荒唐！”长孙无忌早被气得面色焦黄，背着双手在地上转了好几个圆圈。又问：“皇后知道吗？”

柳爽自然不敢说是皇后亲自派人接回来的。他吞吞吐吐地答道：“皇后仁慈，劝阻亦不顶用，为了保住皇上的名声，暂时将武媚藏于后宫。待她产育之后，再作计较了。”



“这才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长孙无忌气急败坏地说。

去年，他们便探听到皇上经常微服去感业寺与武媚娘私会的事。当时，长孙无忌曾让柳爽想法暗地里将武媚除掉。那简直太容易了，像碾死个蚂蚁。可是柳爽不敢。他怕让皇上查出来，动了气，也会招来杀身之祸。到那时，他长孙无忌兴许推得一干二净了。

柳爽只得敷衍地说：“其实，武媚娘并不可怕。听皇后说，她知书达理，深感皇后的恩德，甚是殷勤谦恭，在对付萧淑妃专宠上，倒是一个臂助。”

“全是妇人之见。”长孙无忌说，“后宫女人争宠，哪有什么臂助可寻。一个萧淑妃便闹得后宫不安了。她武媚娘在感业寺为尼，都能让皇上神魂颠倒。她会忠厚贤良之辈？只怕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再说，母以子贵，萧淑妃已经闹着让她儿子素节当太子了，这武媚娘再生上个皇子，就不争着当太子了？我看，祸乱还在后边。”

“是呀，在下便是来求大人拿主意，如何让皇后尽快把陈王忠过继过来，早日册立为太子才好。”

“言之有理。世上的事都是因为举棋不定，才会有争执。一旦定了下来，反倒无人再争了，再争也没用了。所以，当务之急，是抓紧册立陈王忠为太子。”

“是，正是……”

“必须快刀斩乱麻！”长孙无忌说着做了刀斩的手势，“至于那武媚娘，早晚也是个祸害。你知道不知道，当年先帝为什么要杀李君羡？”

“听说过。”

“他，便是武媚的替死鬼。懂吗？”

“这个……听说，他小名叫五娘……”

“对！五娘死了，她武媚娘还活着。若是再杀武媚娘，当时晋王的太子便保不住了。因为《秘记》中说的是：‘唐中弱，有女武代王。’而后李淳风又说：‘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唐中弱’和‘唐三世’，都是说晋王登基之后，因为软弱无能，会被女主武王取而代之。这分明是那些反对册立晋王为太子的文人学士编造出来的。他们当时便发现了武才人与晋王偷情之事，原想以《秘记》讖言，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那时先帝正卧病在床，神智不清，否则也不会受其蛊惑，以至贸然杀了李君羡将军。然后准备再杀武媚娘，并更易太子。情势严峻，为保太子顺利登基，我只得将李淳风找来，逼他改了口。太子的地位保住了。但武媚娘却借此漏了网、逃了命……”

“噢，原来如此。”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先帝驾崩之后，当了尼姑的武媚又进宫来了。这些天，我总作恶梦，可不能让当年瞎编的《秘记》讖语歪打正着，真的言中了，那才是真正的荒唐！其实萧淑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皇上确实懦弱、可怕的是武媚娘的二次进宫呀！”

“那，以大人之见，对武媚娘如何处置？”柳爽也感到了事情的严重。

长孙无忌，又做了个刀斩的手势，似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来：“找时机除掉她！”

此后，在长孙无忌的总策划之下，连续组织了数次对皇上的劝谏。高宗终于吐口了：“好了好了，你们看着办吧。”

王皇后立即将陈王忠过继为自己的养子。

七月的一天，又举行了册立陈王忠为太子的隆重仪式。后宫庆贺三日。皇帝下诏向全国公布，并大赦天下。



同时，封于志宁兼太子少师、张行成兼太子少傅、高季辅兼太子少保。

当王皇后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和皇后的舅父柳爽兄妹二人去长孙无忌府上代替皇后表示谢意的时候，长孙无忌向柳爽透露，一场打击和消灭异己叛乱的斗争，将全面开始了！

第十三章 蔑视礼教的爱情

高傲的公主让父皇做为奖品赏赐给了房玄龄弱智的二公子房遗爱。

畸形的命运导致了畸形的爱情故事。高阳公主与小僧辩机一见钟情。

这种蔑视礼教和戒规的爱情，总是以喜剧开头，以悲剧结尾的。

长孙无忌所说的镇压叛乱，其实应该说是消灭异己。

谁是他的异己？有的原是他的战友，因妒忌而变为仇恨的如房玄龄的家族；有的是皇族中的不同政见者，如在册立懦弱的晋王李治为太子的不同意见者，尤其，那些主张册立吴王李恪的人们。他们或在当面，或在幕后与他长孙无忌产生过分歧，或产生过对立情绪，或给他造成过难堪，或者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左右过太宗皇帝的主张，差一点儿让长孙无忌预谋全盘皆输。

长孙无忌以为清算收拾他们的时机已经到了。而且强者在弱者面前总是有理的。

这事还得从八年前（贞观十四年）十六岁的高阳公主下嫁房玄龄的二公子房遗爱说起。

唐太宗总共有二十一个女儿。最小的新城公主出世不久，母亲长孙皇后去世，不懂事的公主便交于乳母抚养。第二十女常山



公主十多岁便夭折了。第十九女便是讨人喜爱的乳名叫兕子的晋阳公主，母亲长孙皇后去世时刚刚懂事，与同母哥哥晋王治（乳名雉奴）天天在一起玩耍，一时也不愿分离。尤得太宗疼爱。当她十二岁病死后，太宗有一个多月痛苦得不思寝食。第十八女金山公主，很小夭折。第十七女便是高阳公主了。她从小聪慧过人，但也娇惯任性，像男孩子一样泼辣，对谁也不知道畏惧。每次看见父皇退朝归来，总得迎上前去让父皇抱一抱，亲一亲，还得为父皇捋捋胡须。十多岁后便能写诗唱曲，有时也跟着父皇学习骑马射箭。气质上非常像太宗。太宗亦多次慨叹，可惜是个女娃儿，若是个皇子，必定是治国安邦之材。

女娃儿的命运，大多是作为“奖品”，赏赐给功臣的子弟的。高阳公主亦不例外，十六岁时，父皇便将她赏赐给了爱卿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

房遗爱全无父亲房玄龄的文才和儒雅。已经二十岁了，长得又粗又大，但除了声色犬马，则一无所长。在高阳公主与他结婚之后的洞房花烛夜里，两人有段对话，被听房的人一时传为笑谈。

她问他：“你读过哪些书？”

他回答：“读书有什么用？”

她又问：“你会写诗吗？”

他又答：“写诗有什么用？”

她不再问了。

他说：“我不会什么，你偏问什么。”

她说：“你自己说，你会什么？”

他说：“我会骑马，会射箭，会喝酒，会吃肉，还会日女人！”

他说着就想上前去搂抱她。

她一甩手，便响亮地抽了他一个嘴巴。

“你干啥？你干啥？”

“干啥？我告诉你，皇上专门派我来打你这个大憨瓜！”

他吓得给她跪下了，哭了：“俺就知道，皇上的闺女惹不起，俺爹就是不听。巴掌没打在他脸上，他是不知道厉害……”

结婚的第二天，高阳公主不辞而别，自己跑回了皇宫。扑进太宗皇帝的怀里便嚎啕大哭起来。并表示死也不回房家去了。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水的水，皇帝的女儿也不例外。太宗连说带吓、软硬兼施，数日之后，又让房家来人将高阳公主接了回去。

畸形的命运安排，便会产生畸形的结果。

高阳公主第二次来到房家，没用十天半月，便将驸马房遗爱驯服了。有时，她骑在他的肩膀上，他驮了她，在他们的小院里，学着马叫，乱蹿乱跑；有时她一连罚他喝上三大碗酒，他醉得不醒人事，她便一脚将他蹬到床下去，他便在床下睡一夜；有时，她教他背诵诗歌，他背诵不下来，她使用铜戒尺打他的手掌。打得他喊爹叫娘。

对于高阳公主的恶作剧，房家人敢怒不敢言。他们都知道儿子遗爱愚笨，骄横的公主也惹不起。便关上门任他们胡作非为了。

那是三伏盛夏的一天，高阳公主唆使遗爱领上了几个随从，带上了野外休歇的帐篷，牵着猎犬，骑马到长安以南山林中避暑打猎玩耍。中午，遗爱给妻子架好帐篷，便带着随从到山涧溪中洗澡去了。高阳公主便独自顺着崎岖的山路，在林荫中散步。

林荫里尽管较为凉爽，但在马背上跑了半天的公主早已是香汗淋漓，气喘吁吁。这里除了遍地盛开的野花和双双对对飞舞的蝴蝶，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来打搅她。她先是躺在草地上歇息



了一会儿，继之便脱下外衣，用胳膊挽着，慢慢顺着羊肠小路向山的深处走去。

突然，从对面高高的悬崖上传来布谷鸟的叫声：“妹妹回去——妹妹回去——”接着，近处又传来另一只布谷鸟的和鸣声：“回去、回去……”

她想起小时候听母亲讲述的有关布谷鸟的民间故事。那是一对相恋相爱的少年男女，后来少女的父亲嫌贫爱富，将女儿嫁了个富家子弟，拆散了这一对相爱的鸳鸯。在富家子弟来迎娶的路上，少女跳下山涧自尽了。那少年男子后来也愁闷而死，变成了布谷鸟（亦叫杜鹃鸟），便每天满山遍野地呼叫着自己的恋人：“妹妹回去——妹妹回去——”直到啼叫得口中吐血而死。

高阳公主想想自己的命运，还不如这山中的布谷鸟心中有所追求、有所寄托，即便口中吐血死去也值得。这么想着，双眼也就噙满了泪水。凭自己如花似玉的一个帝王之女，竟嫁了个没有半点儿灵性的大憨瓜，这样下去，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儿？自己天天与他胡耍闹，恶作剧，那只是自暴自弃地发泄而已，其实内心的悲苦何曾减少分毫？难怪世人有的要遁入空门，有的要到深山老林隐居。在这山野之中，远离繁嚣的尘俗，倒也逃脱了许多烦恼！

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闷。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那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一种闷热。按说，她该赶紧返回了。但她没有停下，却继续沿小路向山坡上走去。也许来场大风冷雨，吹一吹，淋一淋，心里会更痛快一些。

正想着，一种潺潺汨汨的泉水在前边响起，噢，这便是人们传说的仙女泉了。她走到泉边，清澈的泉水，从西边一个山洞中哗哗淌出，在光光滑滑的青石上流过，然后哗哗地跌落到深深的峡谷中去了。飞腾起一种湿润的爽人肺腑的雾般的水气。

她禁不住这泉水的诱惑，先是脱光了小脚丫，在水边石上踩着水玩。继之，脱去了长裤，脱去了上身的内衣，干脆，最后又脱去了短裤，裸露出了少女那娇嫩白晰丰满诱人的胴体。她一把一把小心地将凉爽的清水撩到了自己的小腿上、胳膊上、脖颈上、胸脯上……

怪不得叫仙女泉，真是个仙女们洗澡的好去处。即便纵情戏水，也绝没有一个俗人瞧见。她一边往身上撩着泉水，一边揉搓着，一边思索着，凭着自己这一朵刚刚破苞开放的花儿，难道就这么守着那个憨瓜枯萎凋谢？

正值高阳公主自顾自问、自怨自艾之时，一抬头，猛地一惊，她看见面前一丛灌木间，露出一张年轻的惊恐的脸！

一张男人的脸！

“谁？”她下意识地惊喊了一声，并用双手捂在了胸前。

“咣啷”一声，那男人手中的瓦罐丢落在了地上，摔碎了。他扭头便跑。

“回来！”她喊了一声。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喊。全忘了自己仍然是赤裸着，一丝不挂。

他站住了。竟然赤红着脸，又瞥了她一眼。

她从他的光头顶上已经明白了他的身分。同时也看清了他的老实本分和面孔的俊秀。

因为，圆睁着双眼逼视对方的是这个全身赤裸的少女。而垂头羞红了脸面的倒是这个衣冠齐整的青年男人。

“小僧前来汲水，并非有意冒犯仙子。诚望仙子恕罪。小僧这边陪礼了。”他背对着她恭恭敬敬施了一礼。

她抓紧了这一时机，跳出水来，抓了外衣和长裤，三下两下便穿在了湿漉漉的身上。并顺手将内衣短裤扔进了泉水里。

粉红色的内衣裤在浅浅的泉水中，被冲得翻滚了几下，便顺



水飘游了。可及到那小僧面前之时，他突然穿着芒鞋便踏进了溪水，敏捷地从水中捞出了那粉红色的衣裤。并用双手将水拧净。

“你——”她下意识的想问，却不知怎么说才好。

“恳请仙子赏赐小僧，以志小僧今生今世幸遇仙子之鸿福……”他说着便羞赧地将那粉红色的衣物藏于身后，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但他惟恐转瞬即失这一缘分，便又鼓足了勇气，瞭了她一眼。她那衣服此时全被湿漉漉的身子浸透得透明了，紧紧贴在了身上。女性那诱人的曲线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他的眼前。他的心仿佛已经停止了跳动。他只觉得口干舌燥。他当然不敢贸然扑上去，也不愿扭头往回跑。他僵立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了。下一步该怎样进展？他该说些什么？他全不知道。

她穿上外衣之后，便不再惊恐，不再慌乱，甚至不再害羞。他显然不是暴徒，不是流氓。尽管目下别无他人，他也没有任何妄图非礼的迹象。及他恳求赏赐内衣留念时，她呼然心动了，顿时脸上飞起红霞，一直红到了粉颈。

正当这时，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凉风过后，跟着便是一道耀眼的闪电，一声在头上炸响的霹雷。她吓呆了，向他猛扑过来，抓住了他的衣服。

“小僧读书的茅庵不远，仙姑若是不嫌，请前去暂避一时，暴雨已经来了。”他仍然彬彬有礼，仰望着头顶的乌云说。

“怎么仙子又变成仙姑了？别穷酸了，快带我走！”

说时迟，那时快，两人相搀相扶刚走了几步，铜钱大的冰冷的雨点便劈头盖脸地洒落下来……

茅庵虽然不到半里远，但在这狂风呼啸、暴雨瓢泼之中，他们却走了很长时间。他先是领着她、搀着她。继之，雨水从头顶浇下，两人全冻得牙关“得得”颤抖，她连续滑倒数次，他便干脆让她搂了脖颈背起了她。上坡的泥路又粘又滑。粘时，陷进泥

窝的脚便多时拔不出来；滑时，脚迈出去又给滑了回来。再说这小和尚虽然个头不矮，却是个文弱之人，背着这个丰满结实的小媳妇，则是越背越重、越走越感到吃力。不一会儿，便牛喘吁吁了。但他那脊背之上，摩摩擦擦的是她那柔柔软软的双乳；他那弯于身后的双手之间，则是她那鼓鼓囊囊的肥臀。这全是他有生以来，从不曾接触过的异性的神秘部位。此时的他，与其说是肩负重荷于泥水中苦苦攀登，倒不如说是天赐艳福，让他在偷食禁果中慢慢体验那全然陌生的滋味。

“能不能快点走？”她趴到他耳边大声说。

“小僧不敢。一失足便会跌落万丈深渊。”

“背了仙姑到僧舍中去，还不算失足？”她已敏感到两人相互接触的部位，全都麻麻酥酥的了。

“小僧不敢失足，这是去避雨。孟夫子说，嫂子落水，前去搭救，不能再讲究男女授受不亲。”

她哧哧地笑了起来：“倒是伶牙俐齿！”

“仙姑夸奖了。”

她虽然已经冷得嘴唇青紫、浑身抖颤，但心里却是暖烘烘地滋生出万般情意。

好容易来到了山前怀抱中那所小小的茅草覆盖的庵中。他放下她，四目相对，都被对方落水鸡般的狼狈像惹笑了。

她再看看自己紧贴在身上那半透明的滴着水的衣裤，跟赤裸着身子已无多大差别，便说：“有干衣服可换吗？”

他苦笑着说道：“小僧远离尘嚣、藏于深山野林之中，原为砥砺远志、割断情丝、手捧黄卷、细心研读，以求领悟经典，有所造诣。所以，并不计较食草饮露，也不在乎葛衣麻履，除数卷经书、一张瑶琴相伴，唯青灯书案、单床孤枕而已。哪有仙姑能够易换的衣物？然而，然而……”



“还然而个啥？反正让你看过一次了，也不差这第二次了……”她说冲他莞尔一笑，“你回过身去，闭上眼睛，放规矩点，仙姑我要更衣钻被窝了。”

“小僧遵命。”他回过头去，闭上了眼睛。只听见身后窸窸窣窣，她脱下长裤，脱下外衣，又拧去雨水的声音。

“你呀，也是个死心眼的憨瓜！”她挑逗地说。

他再也按捺不住了，猛回过头来，她那赤裸的少女的身子像一片粉红色的云彩飘飘摇摇，消失在他那竹床上灰色的被子里边了。他的眼睛有点儿眩晕了，心头的欲火却在熊熊地燃烧起来。但牙关却越来越急地在“得得得”颤抖着。他还是想幽默一下：“小僧，也得更衣……钻被窝了……望仙姑，闭上眼睛……放规矩点儿……笑纳了……”

他慌慌乱乱地除掉了全身的所有衣服，以最快的速度，抖抖瑟瑟钻进了那惟一的被窝。两个湿漉漉的身躯紧紧地像钳像箍扭为一体。化作两捆干柴烈火，将祖宗的礼教、佛法的戒规、理性的尊严、君子的羞耻之心，一切的一切，顿时烧为灰烬……

孤零零的茅庵之外，倾盆大雨下得正紧。

冷清清的茅庵之内，那热被窝中二人交合之际，却说不尽绸缪欢愉。这高阳公主今日方遇意中人，感到胜似那洞房花烛夜；那青年小僧本是未经女色的情种，便感到石破天惊尽销魂。一个旱逢甘霖，一个柴燃烈火；一个痴痴迷迷恨不得溶化于他的身上，一个惶惶乱乱恨不得纳她于五脏六腑之中。急风暴雨，来得疾，去得快。这个呢呢喃喃刚喊了几声，那个便大汗淋漓，跌落下来。

“你呀，还是个没开蒙的傻雏儿，就知道急、急，急啥？”没有尽意的她，翻爬上他那软塌塌的身上，又是揉搓，又是吮咂，又折腾了一大阵子，方才将他像孩子似的搂在怀中，歇息下来。

“你是谁？”她合着眼睛问道。

“我是我。一个字叫僧，两个字叫和尚……”

她接着说：“三个字叫葫芦头，四个字叫色中饿鬼。对不对？”她哧哧笑了起来。

“不，不对。没有吃过肉的人，不知肉味，也便不知馋肉。小僧害怕今日尝得肉香，往后那馋肉的滋味倒是难熬了。”他说着，便在她怀中沉默了。

她感到他已潸然泪下了。那泪珠滚落在了她的胸脯上面。她长长叹了口气，说道：“你呀，凭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好没见识，既愿再聚，好好商量个主意，我再来就是了。”

“谈何容易。就怕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不再来了。”

“我跟你讲，我肯定还来。我的魂儿让你勾住了，我的心让你挖走了……”

她开始仔细盘问他的身世。

他的法名叫辩机，他祖上是乱世中的隐逸之士，他从小便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喜爱读书，立志学问。十五岁时出家，是长安大总持寺道岳法师的弟子。师傅见他天资聪颖，刻苦好学，便让他到僻静之处，专心读经。至贞观十四年与高阳公主一见钟情之时，他已是在佛经研究上很有造诣的饱学之士了。

这年，他二十一岁，比高阳公主大五岁。

高阳公主问他，当和尚何必废寝忘食读这么多的经书呢？

他说，如今许多著名的佛学法师，都是以神通广大炫耀，以变化巫术惑人。可以称他们是魔术杂技大师，但不是佛法大师。因为他们对真正的佛学知之甚少，根本没有深刻的理解和透彻的领悟。佛门的学问又广博、又深邃，大概一辈子也学不完。

“你相信那些虚幻的道理吗？”

“相信。”



“那么，你为何又与我……”

“小僧道业太浅，六根不净，根本抵挡不住仙子花容月貌的诱惑。”

“你后悔了？”

“不。今日仙子于仙女泉沐浴，小僧偏于此时前去汲水，这难道不是缘分？若是小僧回避而归，仙女不开口喊住，自然失之交臂。然而，万里晴空突然风雨交加，人不留天留，这难道不又是缘分？及与仙子茅庵避雨，若是小僧的书痴迂腐不为仙子错爱，那么，小僧即有贼心，也决无贼胆。然而，仙子偏偏又喜爱这种酸腐的书卷之气，岂不还是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小僧岂能后悔？即便是万丈深渊，即便是烈焰火海，小僧也只有纵身跳进去了。”

“既然你为我不惜生死了，我也便无所顾及了……”

话说到这步分数了，两人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尔后，自然是各自发誓，永世不忘。

他们好歹穿上半干不湿的衣服之后，他又问她：“你到底是谁？该向我说明白了吧？”

“你叫我仙子不是很好吗？”她笑笑，又故意将话题岔开去，“你会弹琴吗？能否为你的仙子弹奏一曲呢？”

“抚琴，小僧仅仅爱好而已，技艺不精，仙子莫要笑话。不知你愿意听什么曲子？”

她低头略一沉吟，说道：“就奏一曲《凤求凰》吧！”

“只是，这是佛门最忌讳的曲子……”

“你呀，刚才还说生死都置之度外了，还忌讳个啥？来，你弹，我唱！”

“那就……试试……”

他轻轻地将那七弦琴取来，放于书案上。便熟练地拨动琴弦

弹奏起来。

她也放开歌喉，随着琴声唱了起来。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凤飞翩翩兮，四海求凰。

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

张弦代语兮，欲诉衷肠。

何时见许兮，慰我彷徨？

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

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

他弹奏得多么动听呀！

她歌唱得多么动情呀！

两人都像是喝了琼浆美酒，使人陶醉，使人疯狂，使人心灵震颤，使人生命燃烧……

他们正沉浸在和谐的、甜美的旋律中，你深情地望着我，我痴迷地望着你，进行心灵交流的时候，突然有人在喊她了：“高阳公主——高阳公主——”

“你是高阳公主？”

“还是叫我仙子吧，我很喜欢这个称呼。”

好像燃烧的火焰上给浇了一瓢冷水。两张面孔顿时变得冷嗖嗖的了。

“来，我们告辞吧，我一定会来找你的。你不要怕，公主也是人，和尚也是人，是人便会有七情六欲。在我的心里，赶不走你了。”她说着，张开了双臂，再次拥抱了他，热烈地亲吻了他。

茅庵外的喊声越来越近了。

他警觉地将她送给他的粉红色内衣裤收藏了起来。

他走出茅庵，迎着了前来寻他的房遗爱和几个随从。



“来，谢谢这位小师傅，在风雨里多亏他搭救，要不，怕是早被冲到山沟里去了。”

房遗爱听话地向前对辩机施礼致谢。

她们告辞后下山去了。

他孤独地呆呆地立于山头，望着她们的身影在山下边转弯的路口消失了。

她还来吗？

数日后，她又来了。带来了许多吃的用的东西，还带来了两本古诗集。当然，也给他带来了性欲的满足和越来越浓烈的爱恋。当然，也给他出了一些新的难题。

她说：“难道你不能还俗，读圣贤之书，走仕途道路吗？”

他说：“路不能另走了，我无法辜负师傅的厚望。再说，我已经进入了佛法的宝库，在探赜索隐中，深悟其中奥妙，兴许不久即能成为高僧了。”

她哭了。她说：“我原以为，你还了俗，即使不走仕途之路，我也跟你走，跟你私奔，咱们逃到偏远的森林中，隐姓埋名，过恩恩爱爱的夫妻生活，咱们一起读书、一起种地。闲暇之时，一起写诗、绘画、弹琴、唱歌。那才是仙子过的日子……”

他为她擦擦眼泪，说：“我何尝不想？然而，我已经丢不下了。也许这是命运已定，也许这是在劫难逃。这些日子，我让这些想法折磨得都快疯了。但是，已经不能自拔了。我求求你，宽恕我吧……”

辩机终究没有放下他的佛学研究。

尽管高阳公主已经为她的丈夫房遗爱选了两个漂亮的少女，天天陪伴着他玩耍，而换取了对她的不干预。她便经常寻找机会与辩机秘密相会。然而，爱欲是永远难以满足的事情，“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则是情人的普遍心理。思念的熬煎让两人都日渐憔悴。

悴。但是，高阳公主终归是个明白人，当辩机不能从佛门自拔时，她便全心全意地支持他早日成为有成就的高僧了。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得到太宗敕许，在弘福寺禅院组织译经。三月在筹备中他选拔了九位高僧作为“缀文大德”。缀文，即是编辑；大德，即是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僧人。也就是说，玄奘大师从佛界选拔了九位德才兼备的僧人作为编纂人员。于六月正式开始工作。辩机则是这九人中最年轻的一个，这年他只有二十六岁。他先是按照玄奘的口述，以流畅准确的文字开始撰写《大唐西域记》。至第二年初秋写成，共计十二卷。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七月十三日，玄奘将《大唐西域记》献给了太宗皇帝。太宗非常高兴，病中无事，他便开始阅读，引起了他很浓厚的兴趣。

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五月十五日开始翻译大乘佛教的基本论《瑜伽师地论》，共计一百卷。而辩机负责从五十一卷到八十卷，共三十卷。用了一年的时间，至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的五月十五日完稿。

但是，这位年轻的硕学僧人、这位稀世的俊才辩机，不久便因与高阳公主偷情的事发，而惨遭杀害。他的死，偏偏不是因为违犯佛家戒规而受到来自佛门的惩罚，而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为他爱的高阳公主是房玄龄的儿媳妇！



第十四章 小题大作除异己

妒忌是对别人的成功产生的一种怨恨感。长孙无忌因对房玄龄的妒忌导致了一场小题大作、丑闻大张扬的悲剧。

悲剧并没有因腰斩辩机和和尚而落下帷幕。长孙无忌又借题发挥，将自己的政敌一网打尽。

长孙无忌和房玄龄都是太宗皇帝夺得天下的一等功臣。也是辅佐太宗开创贞观盛世的左膀右臂。太宗对他们视若手足，信任、重用、关爱，可谓无以复加。他们对于太宗自然也是忠贞不渝。谁想到，长孙无忌对房玄龄竟有那么深的妒恨。

长孙无忌很有城府，长于智谋。表面敦厚，不露锋芒。然而，是个权力欲和妒忌心都非常强烈的人。深知兄长弱点的长孙皇后在世之时，总以汉代外戚权力过大而致祸乱为教训，谏劝太宗，抑制外戚势力的发展。尤其对勋功卓著的长孙无忌，一直反对委以重任。贞观四年，任尚书左仆射（首席宰相，从二品）的长孙无忌被免职，由房玄龄接替。从此便埋下了妒恨的种子。

房玄龄是个有远见卓识、又心地坦荡的文人出身的宰相。他通晓吏事，文思敏捷，审定法令，宽平得当。太宗时期一些朝廷表章诏令，多出自他的手笔。史称他能法典过目不忘，撰稿驻马立成。尤其是在为太宗选拔人才方面，他不分贵贱、唯德才是

用，作出了卓绝的贡献。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因此，深受文武百官的敬仰和拥戴，官声和人缘极好。他的弱点则是过于心直口快，过多地为同僚承担过错。有时于无意中便冲撞和冒犯皇上的尊严，有时便留下过多的小辫子。成为妒忌他的人向皇帝进谗言的材料和把柄。长孙无忌便是经常私下向太宗皇帝打“小报告”贬低他的人之一。因此，房玄龄也多次受到太宗皇帝的惩罚——主要惩罚手段便是将他赶回家中，让他闭门思过。长孙皇后的遗嘱中都有为房玄龄说情开脱的内容。

长孙皇后对于房玄龄的庇护、对于兄长无忌的遏抑的相反态度，也是造成二人隔阂，让长孙无忌妒恨房玄龄的原因之一。

妒忌是对别人的成功产生的一种怨恨感。

妒忌心理有一种隐秘性和曲折性。它隐藏在心灵深处，不断地在阴暗中发酵膨胀，当时机成熟时，便以歪曲的形态爆炸出来。对别人（甚至是朋友）的成功进行诋毁和中伤。

这是那些研究《罪恶论》的人对妒忌的解释。长孙无忌对于房玄龄的妒忌，则完全符合这些特征。

那是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因生了皇孙，下诏宴请公卿。席间，太宗乘兴说道：“贞观以前，跟从朕平定天下，转战于艰难困苦之中的，要数房玄龄的功劳最大，没有谁比得上他。贞观之后，对朕竭尽忠心，敢于谏诤，使朕安邦治国，成就功业的，没有人能比得上魏徵了。”

太宗说着，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了房玄龄和魏徵。

在场的群臣一片欢呼，都站起来为房玄龄和魏徵祝贺。

长孙无忌几乎是站在最前边，他也高高举起了酒杯，像众人一样祝酒。但是，他心里酸溜溜的，手也有点儿颤抖了。我的功劳比他们小吗？没有我能有你李唐的天下吗？他房玄龄算老几？他心里这么思索着，便开始恨自己的妹妹了。盼着你当了皇后，



可是，贬低压制兄长的偏偏是你。尤其是她临死留下的遗嘱，仍然是说，一定要遏制外戚势力，以免重蹈西汉外戚篡政的覆辙。他对自己的妹妹恨得咬牙切齿了。幸好，太宗皇帝并没有听从皇后的遗嘱，很快便重用了他。可是，在房玄龄临死的弥留之际，又向太宗皇帝谏奏了两件事。他含着眼泪对太宗说：“当年长孙皇后的话，臣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他还说：“我看，只有吴王恪像皇上……”

作为到处都安排了自己眼线的长孙无忌，房玄龄临死对太宗说的话，很快便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又一次恨得咬牙切齿了。

房玄龄平时碍于情面，又得回避离间皇上与长孙无忌亲戚关系之嫌，对于长孙无忌权倾朝野，已经感到危及唐室安全。而长孙无忌拥立的太子李治也感到懦弱平庸，只有吴王恪才能承继大业。这些想法则没有及时推心置腹奏于皇上。这全是关系到唐室社稷安危的大事，在死以前感到不能不说了。其实是完全出于公心、富有远见卓识的肺腑之言。但是，也完全是冲长孙无忌的威胁有感而发的。这笔账记在了长孙无忌的内心里，也埋下了怨恨和报复的种子。

房玄龄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时受封为梁国公，他的女儿嫁给了高祖的第十一子韩王元嘉为王妃；他的长子房遗直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他的次子房遗爱娶了太宗的第十七女高阳公主。在房玄龄临死之前，太宗与他握手诀别之时，又加封次子驸马都尉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加封三子房遗则为中散大夫。让房玄龄在临死前能够亲眼看见儿子的显贵。

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七月二十四日，房玄龄满意地合上了双目与世长辞了。

然而，他的尸骨未寒，便发生了那件让病中的太宗皇帝震怒，使房氏家族蒙受奇耻大辱的丑事。在幕后借题发挥、大作文

章的便是长孙无忌。

先是在长安街上逮捕了一个小偷。在小偷的赃物中有一个金银珠宝装饰的玉枕。

经过审问小偷供认是从弘福寺某沙门的房间内偷来的。

经调查这是一位名叫辩机的青年高僧的房间。因玉枕为宫中之物，如何落到和尚手中？

御史台立即召来辩机审问。辩机态度强硬，沉默不语。御史台又将辩机的左邻右舍的僧众抓来审讯，经严刑拷打，他们供出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 and 妻子高阳公主常来走动。

御史台向当时主持朝政的长孙无忌禀报之后，引起了特别的重视。立即逮捕辩机，数昼夜连续酷刑拷打，辩机终于供认了玉枕是高阳公主所赐。

若是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没有前嫌，如此丢尽皇家脸面的风流艳事，严加保密还惟恐不及。一般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其掩饰、严防外泄。但落在长孙无忌手中却小题大作、立即张扬开去，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了。

病中的太宗皇帝哪里承受得了如此重大打击？长孙无忌带着御史台的御史来到了太宗的寝宫，御史先奏报了审判的结果，长孙无忌又添油加醋地说了此事的严重性，太宗皇帝从病床上一跃而起，高喊着：“将他碎尸万段，碎尸万段，也不解恨！”他说着身子往后一挺，便背过气去，经过御医半天抢救，方才醒了过来。

这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 648 年）七月二十四日房玄龄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发生的事情。也是辩机等人翻译《瑜伽师地论》完成交稿刚过三个月的事情。参加译经的“缀文大德”诸位高僧无不悲伤慨叹，尤其是玄奘大师，眼泪在内心里流着。辩机这年刚刚二十九岁，他已经是译著人员中最年轻、最有实力、最有前途



的高僧，也是玄奘大师最为得力的助手和膀臂。他们从御史台探听到可靠的消息，于明天辩机将被处以腰斩的极刑。这一夜长安各大寺庙的熟知辩机的高僧们，几乎全是通宵达旦不能安息。他们不仅是为佛门因此蒙受羞辱和玷污，感到震惊和懊丧，而且也为辩机的遭遇感到悲哀和惋惜。当然，不幸中的万幸还是那三十卷的译著业已完成。令人惋惜的则是这三十卷译著竟成为他的最后绝笔。

第二天，也就是太宗皇帝喊着“将他碎尸万段也不解恨”的第二天，御史台按照长孙无忌的意图，将辩机押赴长安西市场的十字路口，于正晌午时处以腰斩极刑。

这天的上午病床上的太宗已经知道是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处斩辩机的，他开始感到不安了。

“辩机的事最后审明白了吗？”他向病床前的太子李治问。

“国舅说，御史台已经审明白了。”太子答道。

“是不是酷刑拷打逼出来的供词？”

“不会吧，儿臣不知详情。”

“噢，命你监国，你却什么也不知道！”太宗生气了。

太子低着头没敢辩解。

太宗又问：“是谁主张处以腰斩的？”

“老舅爷说，是按照父皇的旨意。”

“朕的旨意？朕何时讲过？”

“父皇说过，要将他碎尸万段……”

“唉，那不是朕说的气话吗？你呀，嗨，可你老舅爷也分不清吗？”太宗望着木木纳纳的太子，长长地叹了口气。同时，对这个老舅爷为什么如此匆忙过激地行事，也禁不住产生了怀疑。

太宗又问：“高阳公主怎么没来见朕？”

太子答道：“父皇说过，从今以后再不愿见到她。于是国舅

爷命所有宫门侍卫，阻拦高阳公主进宫。待以后父皇病愈，再……”

“噢，你见过她吗？”太宗又问。

“没有。”

“你与她是兄妹，她就是犯下死罪，你也该去看看她，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总有点兄妹之情吧！”

太子面红耳赤，低头不知所措，双手在捏着腰带，无意识地在那里揉搓着。

正当这时，武媚端了刚熬好的药汤走进门来。

“皇上，药煎熬好了，用药吧？”

“唉，好，用药。”太宗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

太宗闭了眼，在太子和武媚两人的扶持下，好歹喝上了苦味的药汤，又漱了口。武媚端了药碗刚要退下，却被太宗叫住了。

“武媚，高阳公主的事你知道了？”

“知道了。昨日奴婢侍候皇上用药，御史台和国舅爷奏报时奴婢听见的。”

“你说，应该如何处治？”

“奴婢不懂国法，亦不知详细案情，不敢胡说。这哪里是奴婢乱插嘴的事情。”武媚谦卑地说。

“不，朕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你怎么想，便怎么讲。即便讲错，朕也决不怪罪。你说说看。”

“奴婢以为，此案既牵扯皇家的声誉，亦关系勋臣房家的颜面，务必慎重。一、御史台审理此案决不能动刑逼供，以防有人心怀叵测、藉此让皇家、房家出丑。二、即便事实确凿，辩机罪责难逃，亦应秘密处治，决不能公开宣扬。三、若属男女暧昧，儿女情长，虽犯礼仪，伤风败俗，但处事较密，无人知晓。便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内严加训教，对外严控外传。总之，要



以息事宁人、保住颜面为重。”

“好，好，说的有些道理。你退下吧！”太宗听完挥手让她退下了。

武媚端了药碗，唯唯退出门去。

太宗立时冲太子吼道：“你听听，你听听，一个端茶倒水侍候人的女人，也比你这堂堂的太子晓事明理。赶紧传我口谕，命内侍监快马赶赴西市刑场，将辩机押回，秘密监管另审。”

“儿臣遵旨。”太子应声立即出门传旨去了。

太宗这才长长舒了口气，又重新倒在了病床上歇息。

他想，自己不仅让病魔把身体搞垮了，心里也给闹糊涂了。女儿高阳公主这事处治得多么荒唐！可是长孙无忌也气糊涂了吗？怎么能拿自己在气头上说的话当圣旨呢？这里边是否有祸心包藏？他又一次怀疑长孙无忌与房玄龄之间存在着夙嫌。他也又一次想起了房玄龄临死前对他说的话。他禁不住心头打颤了。他长孙无忌莫非真如人们所说胸襟狭窄、面善心辣吗？当初皇后屡屡劝谏不能重用他，兴许就是看透了他那阴暗的心地。可惜呀，皇后去世的太早了。要不，遇上女儿高阳公主这种丑事，自己会气昏了头、乱了阵脚，让他无忌钻了空子？雉奴呀，都是监国的太子了，却不如武媚这个才人！此时，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奇异的想法，是否可以将武才人赐予太子？她武才人聪明睿智、干练勤谨、知情达理、有胆有识，是女人中百不挑一的那种有“政治”头脑的人。也许日后能像长孙皇后那样在关键时刻给皇上提个醒。特别像雉奴这么没主心骨的人，则应该有个得力的内助。后来，他就把这个想法当面给太子李治说了。李治高兴的满脸涨红，也表示了感谢。对武媚那种爱恋之火又熊熊烧起来了。但是，还没等李治偷偷告诉武媚，父皇就变卦了。因为李淳风向他奏报了太白星白日出现的祸乱征兆。继之，《秘记》讖语“唐三

世女主武王代有天下”闹得沸沸扬扬，而后杀了李君羨将军。李淳风仍说：“女主武王”仍在宫中。太宗这才让武媚去了感业寺。这段来龙去脉便只有他父子二人知晓了。

回过头来再说太宗正在暗自思忖他长孙无忌是否心怀叵测，突然听见殿外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有人便喊叫着：“挡住她——挡住她——”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些畜牲！”门外又传来高阳公主那已经变了腔调的骂声。

太宗猛地坐了起来，对待女说：“传我话，放她进来！”

一会儿，侍女领着气势汹汹的高阳公主闯进殿来。

高阳公主长发披撒散乱，满脸血迹斑斑，衣裙数处被撕扯破碎，嘶哑地喊了一声“父皇——”，便扑进太宗的怀抱嚎啕大哭起来。

武媚等几个嫔妃侍女赶了进来，一看这阵势，哪个还敢开口。

多时，胆儿较大的武媚才上前劝道：“公主殿下，圣上身体刚愈，有话慢慢好说。”

“你少多嘴！”高阳公主回头冲武媚没好气地说。

“不得无礼。武才人刚才还在这儿给你讲情。看你这副疯魔狼狈的模样，哪儿还像个皇女？”太宗仍然像过去哄小孩儿那样和善地对女儿说着。见女儿到了这步天地，如今倒有点儿心疼了。

“我还是个皇女吗？连宫门都不让孩儿进了。父皇，你看看，他们打得我，浑身都是伤了，早不拿我当人了……”高阳公主说着，捋起衣袖让父亲看她手臂上那一块红一块青的伤痕。

太宗挥挥手，让所有的人退下。

“孩子，不是父皇心狠，你闹得实在太不像话，把朕的老脸



都丢尽了。”太宗抚摸着女儿胳膊上的青伤说，“还疼吗？”

“侍卫阻挡我进门，打的我，正疼呢！”她说着眼眶又放声哭起来。

“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父皇还不明白吗？你给我寻了个大憨瓜男人，多说有八成，可把女儿苦死了。”

“再苦，也不能跟和尚胡来呀！”

“那是栽赃陷害。小偷从我的别墅偷了我的玉枕，却拉上个和尚来埋汰我……”

“怎么会呢？”

“他们用酷刑逼供，教他们说什么他们只得说什么。和尚是冤鬼，实在是国舅老爷公报私仇，出房玄龄家族的丑，让人们说房家是带绿帽子的乌龟。父皇，他们两家有仇有恨，怎么能拿女儿去任人糟蹋？丢的是皇家的脸面呀！”

“孩子，你先别吵闹，我已派人去传旨了，押回辩机，重新审理。”

“父皇，是真的？”

“还骗你不成。”

“儿臣谢谢父皇、谢谢父皇！”高阳公主立即跪在了太宗的膝下，兴奋得又流出了眼泪。

恰在这个当口，被太子派去传旨的内侍监急急忙忙走进殿来，跪下奏道：“启奏皇上，奴才赶到西市刑场之时……”

“怎么样？”太宗问。

“已经提前行刑了。罪僧被处腰斩极刑，惨不忍睹。许多围观的人都哭了。还有高阳公主的侍女随从计十二人同时处死……”

“天哪——”高阳公主大喊了一声，身子一挺便昏厥了过去。

太宗急喊御医抢救。他自己也双目噙满了泪水，失去了控制，用拳头捶着床喊道：“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高阳公主从此疯癫了，一阵哭一阵笑的，蓬头垢面，双目呆直，口口声声要去找国舅报仇。

太宗召来了长孙无忌，屏退左右，二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辩。这是他们君臣第一次抓破脸面，理论个谁是谁非。

“你，太过分了！对一个出家的僧人，怎么诛死不可，偏要去腰斩吗？”

“陛下连说数遍要碎尸万段，否则便不解恨，御史台才想到腰斩。陛下位居九五之尊、一言九鼎，若朝令夕改，为臣子者何以依从？”

“即便腰斩，非到西市十字街口？哪儿杀不了一个和尚？你是惟恐皇家的脸面还没丢尽！”

“脸面不是今日才丢的。皇女娇惯成性、为所欲为、伤风败俗已有数载，除陛下一人不知，朝臣谁人不晓？时至今日，仍姑息纵容，实乃掩耳盗铃。若能铁面无私、从严整饬，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方能正皇族家风，服臣民之心。”

“你退下吧，满朝文武百官，还有谁敢不遵圣命，与朕顶撞？回家闭门思过，想不明白，别来见朕！”太宗一挥手，将长孙无忌轰了出去。

长孙无忌跪拜退出，也气得面色腊黄，浑身抖颤了。

数日之后，长孙无忌便来找太宗认罪了。检讨自己处治此事过于鲁莽，不曾顾及到“丑闻的扩散”。太宗自然便原谅了他，对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但是，长孙无忌只是暂时屈服皇帝的威势，对房家和高阳公主却是越加仇恨，暗暗发誓，待日后有了机会定出这口恶气。

对于皇家的桃色丑闻，人们本来就有极浓烈的传播兴趣，在



辩机被处死之后，便迅速轰动了长安城。人们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那神秘地传播中，本来便没有统一的底稿脚本，于是各人加上各人的猜测和想像，人物和情节便越来越生动，越来越离奇，及至后来，便演义成为荒唐无稽、淫乱妖艳的黄色故事。

深受这种无形舆论冲击的一是佛界的僧尼，一是皇族国戚。社会谈论的越多，他们的压力便愈大。

世上的事都不能处治过分。本来蒙受奇耻大辱之后，不管是佛门、还是皇族的人们，全对辩机与高阳公主恨之入骨，认为他们的伤风败俗像一粒老鼠屎，臭了满锅汤。但是，当长孙无忌借题发挥、大作文章，腰斩辩机、处死高阳公主十多名侍女随从之后，又与病中的太宗皇帝大吵大闹，气得太宗皇上竟卧病不起，一命呜呼。那么，人们似乎突然醒过神儿来，明白了长孙无忌的专横跋扈和险恶用心，于是那种仇恨便非常奇妙地转移了，转移到了长孙无忌身上。而且，还增加了仇恨的倍数。反过来对辩机和高阳公主开始可怜和同情了。对弱者的同情是善良人们的共性。甚至有人说，辩机一向为人正派规矩，知书识礼，决不是骄奢淫逸之辈、贪恋女色之徒。说不定是长孙无忌用来埋汰房家的牺牲品？

当时人心惶惶不安的佛界，许多城府颇深的高僧，始终没有被社会的舆论所动摇。特别是全面主持译经的玄奘，除了暗自饮泣和内心祈祷，对于辩机的悲惨遭遇，他以极度冷静的态度，不露丝毫声色。他只是与“缀文大德”们说，还有《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不空罽索神咒心经》、《菩萨戒羯磨文》等巨著等待翻译编纂，任重道远。我们没有权力为遇到的灾难动摇心志。当然，他也知道，必须继续争取因辩机而厌烦佛事的太宗皇帝的支持。

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太子李治为表示孝心，报答长

孙皇后慈母之爱而支持兴建的大慈恩寺落成。

大慈恩寺的寺院有伽蓝十余院，计有一千八百九十七室，僧人三百余人，奴仆数百人。太子请玄奘担任慈恩寺的住持。并赐玄奘慈恩大师法号。译经场所从弘福寺移到了大慈恩寺。玄奘还上书太宗及太子，请求赐给翻译经文之总序。

他的请求终于得到了准许。太宗和太子的赐文，以后由褚遂良恭录，雕刻在石碑上。这便是著名的《太宗御制三藏圣教序》和《高宗御制三藏圣教序记》，先置于大慈恩寺，后移置西安碑林。另外，还有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传世。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皇帝写出序文后，弘福寺的高僧怀仁，用了二十四年的功夫，煞费苦心，搜集了王羲之所有字帖，将太宗写的圣教序文全部用王羲之书写的字迹拼集而成。后人评说为“逸少剧迹，咸萃其中”，“体势一贯，宛如羲之复生”。成为世代学王羲之书法者的重要临帖之一。

总之，玄奘利用他自身的人格力量和丰富的社交经验，平安地渡过了这次佛门危机。

然而，在皇族中的反应却远没有佛门那样的理智和冷静。尤其是第二年太宗因病医治无效而驾崩，长孙无忌作为顾命大臣，权势迅速增长和巩固，其专横跋扈亦与日显露。高阳公主以及房玄龄家族的人对他的怨恨，自然是表面化的，越来越趋于尖锐激烈。但其他人那潜藏于内心的怨恨和忧愤，则像一股股地下的暗流，逐渐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交汇一处，沸沸扬扬。若是时机成熟有个喷出地面的洞口，说不准也会形成掀天巨浪。

老谋深算的长孙无忌，已经洞察到了来自皇族的威胁。他抢先下手了。

作文章总得找个得当的题目呀，找来找去他还是从已有前科的、而今精神又不正常的高阳公主身上先开刀了。对付她当然不



是目的，而是从她这儿打开个缺口，将那些对他怨恨的“暗流”引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引狼出洞，然后一网打尽！

这还得从房玄龄的三个儿子房遗直、房遗爱、房遗则在高阳公主出事后相互关系的变化谈起。

房遗爱从与高阳公主结婚，便没有真正的同房。但他有公主送给他的两位听话的美女侍候，一直感到满意。从来就没把公主与辩机的秘密往来当回事。公主感激他，在生活上像个大姐那样关心着无知的小弟弟。因此，这对名分上的夫妻不仅相安无事，而且还能相互庇护、一致对外。房玄龄临死时，太宗又加封遗爱为右卫将军。虽然太宗名义上是为了安慰快死的房玄龄，但实情却是高阳公主多次缠磨着父皇讨要来的。当了右卫将军的丈夫为了感谢妻子，有时竟然为她与辩机的幽会守卫望风。所以，她与辩机从贞观十四年一见钟情，秘密幽会从未间断，直到贞观二十二年处死辩机，往来九个年头竟无人发觉，则是因为有房遗爱这位右卫将军同来同往做活的护身符。辩机被斩、父皇驾崩，高阳公主一度精神失常，经常疯疯癫癫地去弘福寺、去南山里的仙女泉，去以往与辩机曾经幽会过的所有地方，追寻那一次次甜美的记忆。她走到哪里，房遗爱便护送她到哪里。倒是形影不离了。因此，高阳公主的精神病不但没有继续恶化，反而有所好转了。

房遗爱的哥哥房遗直，是个胆小怕事、又心术不正的人。因他是长子，很小便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当二弟遗爱娶了高阳公主，高阳公主又得太宗娇惯，说话办事经常是盛气凌人。房遗直感到惹她不起，便曾假意奏请皇上，愿将银青光禄大夫的封爵让给弟弟遗爱。皇帝自然不能同意。他却做了个仁厚善良的姿态，送了个干人情。他知道弟弟弱智，完全受高阳公主操纵，他惹不起，可躲得起。任二弟遗爱与高阳公主为所欲为的胡闹，只要塌不下天来，他全躲得远远的，不管不问。但是，高阳公主与辩机

私通事发之后，他便一改常态。立即提出兄弟分家，并以长子的身分欺二弟弱智，想霸占多数家产。那时候，高阳公主疯疯魔魔，不管走到哪里，开口便骂长孙无忌，是蛇蝎心肠，是当代王莽，九哥李治太懦弱，李唐天下早晚让长孙无忌篡夺。房遗直害怕受牵连，得罪无忌早晚会受报复。但三弟遗则却是个厚道人，他对大哥说，家门不幸，遭此厄难，二哥又是个弱智之人，不应扔下他不管。此时，理应同舟共济，岂能分居，互不相顾？这些话，老大哪里听得进去？他仍然坚持分居。而且，他要分去大半家产。老二和老三再去平分剩下的小半家产。老二遗爱一听便恼火了，在高阳公主的怂恿下，当场便挥动老拳，打了大哥个鼻青脸肿。老三苦口相劝，却谁也不听。

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冬天，房玄龄家第二次暴出丑闻，老大和老二为争执财产竟然告到了衙门。高宗皇帝出面调解无效，长孙无忌出主意说，怎能分得清孰是孰非，各打五十大板，贬谪外地，让他们永不相见，便不再闹什么纠纷了。这年十一月，老大遗直被贬为隰州（山西省隰县）刺史；老二遗爱被贬为房州（湖北房县）刺史。

老大老二两败俱伤。偏偏在此时，又节外生枝，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某夜，老大遗直醉酒之后，却摸到了高阳公主的绣房里。他以为一个曾与和尚私通的淫妇，多年得不到男人的恩泽，定然是饥渴难熬了。谁知当他刚抱住她，便让她转身抽了两个嘴巴。她高声喊叫起来，丈夫遗爱从侍女房中赶来，将大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整个房氏家族数百口人全被惊起，来看这一家之长的房遗直夜闯弟妇绣房遭打的丑态了。

房遗直恼羞成怒了。

他终于露出了狰狞的凶相。

经过几个昼夜的闭门不出，他那欲置兄弟于死地的阴谋策划



成熟了。

他直接到御史台状告高阳公主和房遗爱拉邦结伙、秘密计划造反。

长孙无忌听到这个信息之后，立即亲自插手审理此案。

“丈夫弱智、妻子疯癫，说他们企图谋反，谁会相信呢？”长孙无忌向原告房遗直问道。

“那，那当然是拉帮结派了。”房遗直答道。

“平时，有哪些人曾与他们来往？吴王恪去看过高阳公主吗？”长孙无忌又问。

“与他来往的人多着哪……”

“我是问吴王恪，跟他们有没有来往？”

“有，当然有。”

在长孙无忌循循善诱，不断启发引导之下，房遗直终于供出了一个庞大的以吴王恪为核心的企图推翻李治、篡夺皇权的叛乱集团。他们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分工，总之，叛乱的策划应该有什么，他们便有了什么……

原来，高阳公主虽然有些娇惯任性，但她为人正直爽快，很重情义，谁有困难，她都全力帮忙。因此，人缘并不坏。当辩机出事之后，她神经受到刺激，得了疯病的时候，却有那么多的皇子皇孙、亲戚朋友，偷偷前来看她、安慰她。当然，有时也对长孙无忌的小题大作，故意张扬表示不满。甚至为李治的懦弱无能和唐室天下是否会被长孙无忌篡夺而担忧。然而，怨恨再深，仍然是埋在心底，顶多变作亲朋口头上的牢骚。离组织谋反仍然有很大的距离。而今，在长孙无忌的诱导下，却由房遗直构思成熟了。似乎明天他二弟一帮人便会揭竿而起了。

这个叛乱集团的人，可能绝大多数连他们本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加入了这个组织。但是，在长孙无忌心里，他们却早已是怀

有敌意的异己。这次需要一网打尽。

原来被长孙无忌列为核心人物的濮恭王李泰（原魏王泰）已经于一个月前的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病死于均州了。这个核心人物便历史地落在了吴王恪的身上。

除吴王恪之外，其主要成员还有：

高祖的第十五女丹阳公主和她的丈夫驸马都尉薛万彻。

高祖的第六子、太宗的异母弟弟荆王元景。他的女儿是房玄龄的三子房遗则的妻子。

高祖第三女儿，已故的平阳公主的儿子柴令武，他还是太宗第七女巴陵公主的丈夫，也是驸马都尉，现任卫州（今河南汲县）刺史。

高宗永徽四年正月，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被捕下狱。荆王元景、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分别监禁在个人家中。

如此大案，本来需要中书、门下两省与大理寺共同审理判决。但中书令柳奭（王皇后的舅父）等人全是长孙无忌的心腹亲信。长孙无忌说什么，众无异词。在判决之前，最后只需要高宗李治“大义灭亲”了。

奏章送到高宗手里，等待御批了。

而今，他只有与武媚可以商量此事了。

他说：“荆王是朕的叔父、吴王是朕的兄长，两位公主是朕的姊妹，他们会反对朕吗？他们会组织叛乱吗？媚娘，你告诉我，这是真的吗？”

高宗抽泣着拉住了武媚的双手。

武媚给他擦擦眼泪，低声说：“皇上仁爱，对他们都有恩德，他们决不会恨皇上。他们怨恨的是老舅爷长孙无忌。老舅爷假借先帝名义，腰斩辩机，逼疯公主，让房氏家族蒙受了奇耻大辱。确实是心太狠了，手太辣了，做的太绝情了。你想想，高阳公主



与辩机的偷情，与你我感业寺的幽会，有何不同？你与高阳公主是同父兄妹，臣妾与辩机都是出家人，他是僧、我是尼。若是国舅将我腰斩于市，难道你不怨恨他吗？将心比心，可想而知……”

“我也知道她们怨恨舅爷，高阳公主当面就骂他，根本不避讳。当年，父皇便为此向国舅动过怒、发过火，让他闭门思过。难道刚过四年，却要假借我的名义，去杀我的亲人，给他长孙无忌去报私仇吗？日后，我有何颜面见父皇与兄弟姊妹于九泉之下？”高宗说着又流下泪来。

“皇上，这一回你该看明白了吧？这位推举辅佐你、对你恩重如山、又是顾命大臣的国舅爷，可不是个善良之辈呀！他借皇上的名义消灭异己的时候，是多么的心狠手毒！活在世上，什么最难？识别人最难。常言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你能看清老舅爷的心，兴许是最大的收获。从今之后，就要多留点心思了。他能狠心去杀皇亲国戚，要想除掉你的时候，也决不会心慈手软。依臣妾之见，放给他的权力，寻找机会，要逐渐收回。必须让群臣围着皇上转，不能围着他转。”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而今，许多大臣敢顶撞朕，却不敢顶撞他。说话办事，都得看他的脸面。”

“从历史上看，哪一个存心篡权的人，第一步都是专权。王莽、董卓、曹操，无一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皇上，不能掉以轻心呀！”

“媚娘，你看，目下这事……”

“目下，以臣妾之见，皇上还无力将此事逆转。再说，你这个皇位，是国舅为你苦苦争来的。凡怨恨他的人，也必然迁怒于你。在他们心里，想拥戴的皇帝不是你，而是吴王恪。因此，国舅诛杀了他的异己，也清除了你的后患……”

“不过，他是借我的手，借我的刀……”

“难道你就不能借他的手，他的刀，将所有的怨恨转移给他吗？”

“此话怎讲？媚娘教我。”

武媚心里冷笑一声，于高宗耳边如此这般说了一遍。高宗便不住点头，心领神会了。

这是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初一日清早五更三点，高宗于两仪殿与文武百官开始议政之际。高宗抽泣着对群臣们说，荆王是叔父，吴王是兄长，公主们是姊妹，朕不忍心下诏书诛杀他们。这都是朕的骨肉呀，还是将他们的罪刑赦免了吧！

但是，兵部尚书崔敦礼、中书令柳奭等七八位大臣分别从各个方面义正词严地说明了决不能赦免的道理。自然，他们全是代表长孙无忌说话的。

高宗仍然不允。

最后，长孙无忌只得亲自出面了。他以顾命大臣的身分，几乎用教训的口气，讲了一通不能姑息养奸，必须大义灭亲的道理。并列举了古代许多因善心姑息、除恶不尽而留后患的例子。

高宗最后哭着说：“朕方寸已乱，此事由长孙大人全权处治吧！”

高宗说完，擦把眼泪便转身走出了大殿，回宫去了。

于是，一切由长孙无忌作主，于第二天，即二月二日下诏对叛乱人员分别进行处治：

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三个驸马都尉，绑赴西市刑场公开斩首。

吴王恪、荆王元景、高阳公主、巴陵公主分别于自宅赐死。

吴王恪的四个儿子：仁、玮、琨、璟，都被流放岭南。

吴王恪的同母弟弟，即太宗的第六子蜀王愔，被贬为庶人，



流放巴州。

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连坐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内）。

江夏王李道宗被流放桂州。他和李世秣一起，在征高丽时曾立下赫赫战功。与此案并无任何纠葛，但因与长孙无忌不和，也被拉进来一起处治了。

还有高祖女儿九江公主的丈夫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原突厥酋长），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高阳公主的儿子（与辩机的遗子）等人亦被流放岭南。房遗直告密有功，特赦免罪，但仍是罪人兄长，被贬为岭南的铜陵县尉。

诏书一下，整个皇宫和各王府中，到处人心惶惶，甚至老幼号啕大哭。无不咒骂老贼长孙无忌……

吴王恪只因受到众人称道：文武双全，很像父皇太宗，理应继位当皇帝，而被牵进此案，甚至被视为核心人物。其实，他平时言行谨慎，从无越轨犯法的丝毫罪行。应该说他才最为冤枉的，当他被迫自杀之前，便破口大骂：“长孙无忌，你是个窃国的盗贼。你比虎狼还狠，你比蛇蝎还毒！你垄断朝政，残杀忠良，决没有好下场呀！列宗列祖神灵共鉴，你长孙无忌整个家族被灭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历史果真让吴王恪言中了。至六年后的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长孙无忌便受到了灭族处治。

第十五章 立稳脚跟

要想向上爬，第一步必须立稳脚跟。

她没有接受皇上的赏赐，却暗中多讨要了两份月银。谁有难处，她都进行济助，而且出手大方。

她已经是没有名分的“帝师”和“宰相”，皇上离不开她了。她给他开列了一份官员名单。问他有几个是他的亲信？他出了一身冷汗。

《秘记》讖语再次传播，又将她逼到死角上了。

武媚二次进宫，二十九岁。正像感业寺老尼所说，她已经再也没有十三个年头虚度了。她要向上爬，瞄准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向上爬。老尼还说，她不是久居人下的等闲之辈。对，别人办得到的事她能办得到，别人办不到的她也要办。哪怕脚下的路是坎坷不平的，是崎岖险峻的，是布满了荆棘、陷阱、魔障的，她暗暗发誓，决不灰心，决不动摇。爬，不屈不挠地向上爬！

当然，第一步必须得站稳脚跟。

在她刚回宫时，她的周围并不乏白眼和非议。她是先帝的才人，而今又成为先帝儿子的才人。在寺庵中便与皇上成奸。鼓着个滚圆的肚子又进宫来了。不少人将她视为妖孽，对她轻蔑鄙薄。但她已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处事不亢不卑，从从容容。她已怀有六七个月的身孕，保住皇子顺利生出来是第一位的。与皇



上不能纵欲，却偏能逗弄得他像馋猫饿狗一般。她也利用这段时间，尽量给皇上和皇后一种宽容仁让的印象。不仅不争宠，还说服皇上去皇后处过夜。

皇帝与皇后的关系恢复正常，一安百安。皇后与她母亲柳氏对娘家的人、对长孙无忌和柳奭等大臣都是夸奖武才人谦卑恭顺、勤谨有礼。

尤其令皇后感动的是，武媚亲自召集了数名御医，一起为王皇后会诊，治疗不育之症。

皇后为了报答武媚的关心，在武媚生产前后又增派了宫女对她侍候，在生活上也经常送些从远地运来的人参、鹿茸、燕窝、灵芝等营养品。

于这年入冬，武媚为高宗生下第五个儿子，起名弘。后封代王。武媚生了个英俊的皇子，更得皇上欢心。皇上欲赐予她金银珠宝手饰时，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臣妾目下急需的不是这些华贵的饰品，而是生活用费。

“怎么，缺你吃穿了？”皇上说。

“不，臣妾还有老母和新寡的姐姐在外居住，生活用度皆很艰难。”武媚说着，便流下泪来。

“那，干脆把你母亲、姐姐接进宫来，跟你一起住好了，相互也有个照应。”

“不，臣妾如今尚住于皇后侍女的房间。哪能再……臣妾只有一条请求……”

“你呀，有什么要求便直说，何必吞吞吐吐？莫说一条要求，就是十条百条，只要能办得到，朕全答应你。”高宗慷慨地说。

“臣妾再要一份月银。”

“好，再给你两份，怎么样？朕这就派人去跟内侍监说。”

“不，臣妾要的是皇上的赐予，不能走内侍省的账簿。不能

让其他人攀比妒忌。”

“好，朕明白了。”

此后，武媚除自己按才人标准获得一份月银外，皇上还单独派心腹宦官送来两份。这两份银钱武媚几乎全用于收买内侍省和身边的侍女身上。

皇后以下，后宫里所有嫔妃及宫人皆由内侍省掌管。内侍省负责在天子退朝之后，将天子的口谕传达给宰相们。他们是皇上与宰相们中间的“信息联络员”，他们多说一句好话，或多说一句坏话，有时将起很大作用。因此，宰相们都不敢得罪这些内侍省的宦官。内侍省除本身职责，还统辖后宫六局：掖庭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内坊局。他们以照顾天子为核心，负责后宫四五千人的所有事宜。这里除了天子和未成年的皇子，所有的男人全是被阉过的宦官。宦官正因身体被阉造成残缺，往往被社会某些人歧视。因此，他们最恨的便是不拿他们当人的人。在他们心里，只有天子一人才是他们的主人，其他的嫔妃，甚至皇后，都是天子的附庸。因为她们的权势地位都是不稳固的，皆由天子是否高兴决定。

王皇后从小便是大家闺秀，而今又坐了后宫三千女人中的头把交椅，性格内向、古板单纯，处事很不灵活。天天端着主子架子，板着个从不会笑的冷冰冰的面孔，因此，内侍省的人全不喜欢她。再加上皇后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并非善良宽厚之辈，当管的不当管的她都想出面干预，乱插嘴、乱插手、挑三拨四，闹得宦官、侍女人人烦，人人敬而远之。于是这对母女便少了“耳朵”和“眼睛”，变得又聋又瞎，外界的事知之甚少。

武媚恰恰与她们相反。她深悟后宫人情世故。她对谁都不小看，对谁都是笑脸相迎。谁家里遇上难事，她知道后都暗派侍女送钱送物进行济助，出手大方，知冷疼热。他（她）们自然便不



忘记她的恩德。尤其他（她）们有谁出了错，受到惩罚时，她便寻机会在皇上面前给说几句好话，求其赦免。就更令他（她）们感激不尽。在一片赞誉声中，她那个巨细靡遗的情报网便形成了。到处有“耳朵”、到处有“眼睛”，都来为她通风报信。她信息的灵通，令皇上都感到惊奇，令皇后都感到畏惧。

她的智商、她的才干、她的远见卓识，本来便是高宗皇帝与王皇后这些平庸的人无法比拟的。

她能赢得高宗的专宠，是因为她模样娇美、妆束艳丽吗？不，决不是。后宫三千女人中哪个不是百不挑一、多次遴选来的？而是由于较高的文化档次和超群的综合素质共同形成的那种色授魂与的“魅力”。另外，她那每每令他顿开茅塞的点拨和胜他数筹的真知灼见，都让其心服口服。日复一日，她在他心目中，高级“参谋”、“顾问”的地位便形成了。实际上她已经是没有名分的“帝师”和“宰相”。他离不开她了！

那是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冬季，武媚生皇儿弘之后的休养期间，她抽空列了一张当时的中央组织机构的简表及其长官人员名单。夜晚侍寝时，他问高宗，你仔细看看，哪些是依靠你皇上的？哪些是依靠他长孙无忌的？高宗看后，便吓出一身冷汗。

中央组织机构共设六省六部九寺一台三监。官位最高的正一品官吏是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他们是功勋最大的荣誉官衔，但也是帝王的参谋、顾问。

掌握实际政务的有三省：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这三省的最高长官则为宰相之一。

中书省，负责商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通过门下省再次审定，后交尚书省落实执行。最高长官是中书令（正三品），其下为：中书侍郎、中书舍人、右散骑常侍、右补阙、右拾遗等官

职。

门下省，负责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由中书省负责拟定的政策、诏令、章奏等，再由门下省负责审查。有封驳之权。同意后交尚书省落实执行。不同意驳回另议。最高长官为侍中（正三品）其下分别为门下侍郎、给事中、左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左补阙、左拾遗等官职。

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执行机构。最高长官为尚书令。后来不设尚书令，由代理尚书令的左仆射（从二品）右仆射（从二品）为最高长官。其下为左丞、右丞，左司郎中、右司郎中，主事、令史、书令史、亭长、掌固等官职。

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相当组织人事部）、户部（相当财政部）、礼部（相当文化部）、兵部（相当国防部）、刑部（相当司法部）、工部（相当建设部）。各部最高长官为尚书（正三品），其下为侍郎、郎中、员外郎、令史、书令史、亭长、掌固等官职。

此外，还有三省：秘书省，相当国家图书馆，最高长官为秘书监（从三品）。殿中省：掌管皇帝的供奉事务，最高长官为殿中监（从三品）。内侍省，掌管后宫供奉事务，最高长官为内侍监（由宦官担任，从三品）。

一台，指御史台（相当最高监察院），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正三品），其下有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官职。

九寺为太常寺（掌管国家礼乐祭礼等），最高长官为太常卿（正三品）。光禄寺（掌管皇宫膳食），最高长官为光禄卿（从三品）。卫尉寺（掌管皇宫保卫事务），最高长官为卫尉卿（从三品）。太仆寺（掌管皇宫车辆马匹事务），最高长官为太仆卿（从三品）。大理寺（相当最高法院），最高长官为大理卿（从三品）。



鸿胪寺（管理外交与少数民族事务），最高长官为鸿胪卿（从三品）。司农寺（掌管仓储事务），最高长官为司农卿（从三品）。

三监：国子监（相当于国立大学），最高长官是国子祭酒（从三品）；将作监（相当建筑部），最高长官为将作大匠（从三品）；少府监（掌管宫内制作事务），最高长官为少府监（从三品）。

此外，还有负责皇城、宫城、京城保卫任务的十四卫，最高长官为大将军（正三品）；东宫的最高官吏（从一品）；州的都督刺史等（从三品至正四品下）和县级的县令。

以上这些机构的官吏，皆由皇帝亲自任命。

武媚将永徽三年刚刚任命的几位重臣说了一遍：正月，被贬为同州刺史的褚遂良又提拔回京，封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即其待遇与中书省、门下省的三品官相同。爵位与宰相同级）。三月，封宇文节为门下省侍中，封柳奭为中书省中书令。还提拔兵部侍郎韩瑗、中书侍郎来济两人同中书门下三品。在这些新任命的重臣中，除侍中宇文节之外，几乎全是长孙无忌的亲信、党羽。都是紧跟他、看他的眼色行事的人。

至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在处理高阳公主、房遗爱的所谓“叛乱”中，长孙无忌借机将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恪赐死，与自己不和的侍中宇文节和特进、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流放岭南。长孙无忌的主要异己则被除掉了，权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此时，武媚向高宗又提了两条建议：一是将这次“滥杀无辜”造成的怨恨全部推卸到长孙无忌身上，让他全权去处理。对被处死或流放人的家眷，让高宗皆秘密派人进行了抚恤。二是，立即将与长孙无忌一向不和的李稹封为司空。高宗并亲自去李稹府上进行封赏。李稹（原名李世稹，为避太宗李世民名讳，去

“世”字，名李秭）是带兵的元帅出身，如今军中许多将军都是他原来的部属。有他在位，即能遏制长孙无忌的图谋不轨。当长孙无忌企图阻挠任命时，高宗说，我已经去李府口头答应了。这是遵照先皇遗嘱做的。无忌心里生气，却也无话可说了。

高宗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原来他是将长孙无忌作为自己皇位的支柱来看待的，完全信任和依赖。近来，武媚与他每个夜晚都在研究古代外戚权臣篡政的事例，以及防范重蹈复辙所采取的分化离间、釜底抽薪、扶植反对势力等等一系列措施。当然，高宗在朝堂上的表态，逐渐有了自己的见解，对长孙无忌不再听之任之，也立即引起了朝臣们的思索和长孙无忌的警惕。当他通过对柳奭、柳氏、王皇后的一番了解之后，怀疑的目标自然便指向了二次进宫的武媚。

在后宫，武媚首先要击败的目标是萧淑妃。击败她既可以安定皇后，让皇后自以为接回武媚完全正确。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皇上与萧淑妃彻底分离，为日后自己的专宠做好铺垫。

萧淑妃容貌艳丽，举止风流，头顶梳着巍巍撩人的发髻，走起来如风中弱柳、婀娜多姿。放开歌喉可以清唱，舒展长袖可以漫舞。但心胸狭窄，争强好胜，遇有不顺心的事，便又吵又闹。全不给皇上和皇后留脸面。为了替自己的儿子素节营求太子，三番两次与皇上皇后争吵。及至永徽三年七月初二，十岁的陈王忠成为王皇后的养子，又入主东宫，登上了皇太子的宝座，萧淑妃简直被气疯了。其轻薄、阴狠、暴躁、妒忌的面目则暴露无遗了。有一次素节与忠在一起玩，忠误将素节墨砚碰翻，墨水溅污了素节的衣服，素节哭着找母亲萧淑妃为他出气。萧淑妃竟然将跟在素节身后前来陪礼的太子忠拽过来，劈头盖脸打了一顿。正打着，宦官德公公将王皇后领来了。王皇后见势气得两眼发蓝，一声没吭，上前便抽了萧淑妃两个嘴巴。萧淑妃撒泼了，低头便



向皇后撞来，两个女人立时扭打在了一起。幸好德公公急忙上前，将萧淑妃拉开。

王皇后气得生了半个月的病，卧床不起。

萧淑妃被罚，扣去两个月的月银。

与此同时，皇上对萧淑妃原来那百般恩爱、千种柔情也立时冷却下来。甚至再也不敢与她见面了。这便是前去感业寺将武媚接回宫来的背景了。

武媚进宫之后，被冷落的萧淑妃几乎每晚都要派侍女出去探听皇上召幸的是哪位妃嫔才人？开始时，侍女都是如实回报。但萧淑妃听后总是发一阵子疯，又哭又骂、摔盆砸碗。所以侍女只得撒谎敷衍她了。

“今夜皇上召幸的是谁？”萧淑妃问。

“皇上身体欠安，谁也不曾召幸。”侍女说。

“噢！”萧淑妃听后没有发火。

第二天、第三天，侍女照旧如此禀报。萧淑妃便有点儿怀疑了。她派儿子素节前去给皇上问安，看看皇上到底得了什么病。

素节见到皇上，跪下便说：“听说父皇龙体欠安……”

“胡说！”高宗十分恼火，“朕什么时候欠安？”

素节挨了皇上的训斥，回来扑进母亲怀中便委屈地哭了。萧淑妃忙问缘故，素节从头说了一遍。她明白了，原来贴身侍女也在欺骗自己。

她喊来侍女，倒抓过拂尘，冲侍女便是一顿没好气的抽打。

侍女跪在地上，抹一把脸上的血迹，说：“娘娘，实话实说，皇上不会来了，他已经把娘娘忘了。也不要天天出去探听了。奴婢怕娘娘生气，不得不撒谎。娘娘，你就打吧，也好出口气……”

萧淑妃举起的拂尘杆儿，没有再落在侍女身上。她拉过侍

女，两人相抱呜呜地大哭了一场。

萧淑妃除了这个贴身侍女，其他身边的下人已经众叛亲离了。有的竟然把她每天的情况偷偷去找武媚回报。

再说武媚二次回宫后不到四个月便生了皇儿弘，第二年春天又怀孕了。能否为皇上生儿育女，直接影响妃嫔们的前程。武媚的肚子也令人妒忌了。尤其感到不安的则是王皇后。

皇后在武媚刚进宫的日子里，看到自己的仇敌萧淑妃逐渐被冷落在一边。她与武媚联合，不时地在皇上耳边讲萧淑妃的坏话。萧淑妃终于被击败了。王皇后自以为得计，如愿以偿。但是时过不久，则如梦初醒了。武媚远比萧淑妃神通广大，让你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悄悄地把皇帝的心抢走了。而今，她这位当皇后的几乎连皇上的面也难以见到了。武媚生了儿子后，皇上又给她安排了寝宫，远远地离开了皇后的监视和控制。用皇后的母亲柳氏的话说，就是已经放鸟出笼、放虎归山，再想逮住便难了。

皇后和柳氏在一筹莫展之时，又只得再去请柳爽、长孙无忌出谋划策了。

不久，当年《秘记》：“唐三世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讖语，又像一群遮天盖地的蝗虫一样，漫天飞舞，闹得人心惶惶了。

武媚自然很快地便探听到了这一消息。这是从黑暗中射来的一支毒箭，简直没办法防备和躲避。她再一次地认识到“谣言”的厉害。

高宗提出擢升武媚为昭仪的意向，被几位宰相的沉默给否决了。

“难道诸位宰相也相信这些妖言吗？”高宗恼怒了。

“陛下，这种秘记讖语，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既然目下朝野为此闹得人心惶惶，册封昭仪的事，又何必着急去办呢？等日后风平浪静再商定不是更好吗？”长孙无忌不软不硬地说。



高宗气得嘴唇哆嗦着，却再也找不到反驳的话语。

夜晚，高宗痴痴迷迷地盯着武媚，半天，眼珠儿都不动一动。除了美，他看不出丝毫的妖气。

此时的武媚亦故作憨厚状，被他看得羞红了脸、埋下了头。她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但是，他不肯说，她也不能问。她没办法对他讲清楚。像太宗那样的英明君主，不是也相信吗？再说，她自己信。从幼时术士袁天纲的预言、到父亲临死时的遗愿，再到太史令李淳风的判断，与这《秘记》中的谶语不也是完全一致的吗？自己便是那“女主武王”，日后必将爬上那高高的宝座。但是，目下这一关怎么渡过呢？她除了表现得宽厚贤良、天真无邪之外，也无任何对策。生死存亡有时也只是皇上的一念之差，她只得赔了小心，使出浑身的解数以取悦皇上。

高宗开始失眠，经常喊着头疼，夜里也常作恶梦。御医给他配制了很多镇定养神的药丸，但服下亦无多大效用。武媚建议他到骊山温泉宫去休养。立即便得到了皇后和长孙无忌们的赞同。不过，武媚还是提醒高宗，临行前单独召见了一次李穉。对手中权力过大的舅父不得不防呀！

在骊山的顶上，还有西周末年周幽王为博得宠妃褒姒一笑的烽火台。当年周幽王点上烽火，让各路诸侯带兵匆匆忙忙赶来相救，其实并没有敌兵，只是为了让褒姒笑一笑。各路诸侯被戏弄之后皆非常愤恨。当敌兵真来时，也不再赶来相救了。这便导致了西周的亡国。

如今，高宗带着皇后、萧淑妃和武媚等来到骊山之时，王皇后、萧淑妃便有意地将当年导致亡国的褒姒和《秘记》中说的“女主武王”，与武媚联系起来了。不时地在高宗耳边讽谏，指桑骂槐，须警惕宠幸武媚导致亡国。

高宗本来就懦弱愚庸，缺少主见。在这些纷纷扬扬的流言蜚

语中，哪里还能休养？日复一日，头昏脑胀。病情愈来愈重了。

王皇后便提出，先将武媚送回长安，暂时远离皇上，皇上也未置可否。

武媚又一次被逼到死角上了。日子非常难过。连平时那些最贴心的侍女、宦官也开始不敢接近她了。

恰恰在这时，从遥远的睦州传来了女王陈硕贞带领神兵举旗造反的快报。

武媚立时成为无端蒙冤的人。高宗眼含热泪向她道歉。得到解脱的武媚投进高宗的怀抱，放声痛哭了一场。她再次悟到了斗争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性。

此时，睦州女王陈硕贞的神兵迅速壮大，其势如燎原烈火。她自封文佳皇帝，命妹夫章叔胤为仆射，号称统领“重整家园”的神兵数万，受天之命，应《秘记》之兆，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凡敢于抵抗神兵之人，皆会受到神的惩罚，户灭九族。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陈硕贞派仆射章叔胤带神兵两千，攻陷睦州桐庐。遂挥师北上，直逼杭州。消息传至长安，朝野顿时人心惶惶。长孙无忌立即报知骊山温泉宫的高宗。高宗只得马上回到长安。

未及休息，高宗立即召来长孙无忌、李林等元老重臣商量平叛的事宜。

有的大臣奏道：“叛逆陈硕贞自号民天圣主，精通神法，她所训练的神兵，只要吞下神符，口中念咒，便刀枪不入。”

众臣面面相觑，不知如何讨伐这神通广大的妖婆。

只见司空李林微微一笑，出班奏道：“陛下不必惊慌。什么圣主神兵，全是妖言惑众。臣自幼闯荡江湖，跟随先帝东征西讨，从未见过有谁刀枪不入。以臣之见，立刻诏令扬州刺史房仁裕和婺州刺史崔义玄，各带本州人马，兵分两路，围剿叛贼。若



不能取胜，臣愿亲自前去平叛。陛下尽管放心，只要老臣尚在，不会让一个叛贼得逞！”

李林一番慷慨陈词，文武百官立即镇定了下来。

当诏书快马传到扬州、婺州之后，陈硕贞的兵马分为两路：一路由章叔胤率领精兵两千正围攻杭州，一路由童文宝将军率领精兵四千正围攻婺州。因官兵受谣言蛊惑，惧怕神兵刀枪不入，未曾交战，先自气馁。

婺州刺史崔义玄的族中人，担任司空参军的崔玄籍，感到首先要鼓舞士气，振奋精神，他向官兵们高声喊道：“世上哪有刀枪不入的神人？有不怕死的，先跟我去跟他们较量一番，待斩取贼人首级，让兄弟们看看！”

崔玄籍说着，仅率手下十余骑，突然冲出城门，出其不意，杀入神兵营中。未等神兵醒过神来，崔玄籍等早已刀起刀落，每人割下一个神兵的头颅，拨马而回。

当他们每人将手中那颗血淋淋的头颅抛掷在官兵们面前的时候，“刀枪不入”的谎言不攻自破。官兵立时士气大振。

经过一番密谋部署，仍由崔玄籍打先锋，刺史崔义玄亲率大军随后，杀出城去，冲入敌军重围。在两军交锋之际，崔义玄叱退总在左右保卫自己的护兵，身先士卒，奋勇向前。陈硕贞的神兵多是未经训练的农民，见阵角一乱，便各自逃命去了。兵败如山倒，当主将拨马退走之时，士兵便纷纷扔掉刀枪投降了。

婺州首战告捷，传到杭州守兵的阵地，什么神兵“刀枪不入”的话再也没人相信，刺史房仁裕率兵出城，两军交锋，也给神兵以重创。

至十一月末，房仁裕与崔义玄两军会合，一举消灭了神兵的主力。不久，陈硕贞、章叔胤等兵败被俘，皆被斩首示众。

这支一度拥有神兵数万、纵横于江东的陈硕贞起义，便被官

兵血腥镇压下去了。

胜利的快报传到长安之后，满朝文武大宴三日，隆重庆贺。高宗采纳了李林的建议，将勇猛杀敌、首立奇功的婺州刺史崔义玄擢升为御史大夫，从三品。其他将士亦各论功行赏。

正在这时，有个侍女向武媚密报，当初，有关《秘记》讖语的传播，是从王皇后身边的宦官德公公那里开始的。

在高宗召幸武媚的夜里，武媚气愤地将此事告诉了高宗。高宗一听便火冒三丈，连夜将德公公传来，他亲自进行了审问。

德公公受不住鞭笞的痛疼，很快便招供了。



第十六章 谁的人，便跟谁走

《秘记》讖语第二次传布的内幕揭开之后，武媚被封为昭仪。王皇后被彻底冷落。柳奭亦因皇后失宠而被贬官。

朝廷的主要职务，换来换去，全是长孙无忌的人了。武媚向高宗指出，谁的人，便跟谁走。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变。

武媚的小公主突然死去，王皇后成为主要凶手嫌疑。高宗提出废后。

那是个北风怒号、大雪纷飞的寒夜。

在甘露殿外的走廊上，宦官德公公趴在一条长木凳上，另一位宦官高高举起行刑的廷杖，一杖一杖地冲德公公的屁股上抽着。周围的侍女吓得都扭头不敢看。

在这后宫之内谁敢打他德公公？那廷杖高高举起，却是轻轻落下。拿廷杖的宦官还在德公公耳边低声说：“你喊呀，高声喊疼呀！”

德公公放高了嗓门“哎哟哎哟”喊了起来。

在殿内火炉边的高宗皇帝听见德公公的喊声，立刻走了出来，他有点儿于心不忍了。

“可别把他打坏了。”高宗说。

“你放心，打不坏的。你不信近前看看，那廷杖根本就没抽到他的屁股上。”武媚跟出门小声说。

“你怎么知道的？”

“你听听，这声音，根本不是打在屁股上的响声。”

“啊，他们全在骗朕呀！”

“我跟你说实话，就是臣妾，也是惧怕他德公公的，莫说是下人了。”武媚说。

高宗生气地快步走上前去，问：“打了多少杖了？”

“回皇上，二十杖已经打完。”

“把灯笼挑过来，朕要亲眼看看，这二十廷杖，该把德公公打得皮开肉绽了吧？”高宗说。

“皇上，外边寒风刺骨，你就暖和着去吧，何劳你……来看他的屁股……”持廷杖的宦官说。

“你少啰嗦，把灯笼挑起来！”高宗动气了。

另一个宦官只得挑过灯笼，德公公的屁股根本就没露出来。也不曾真正挨着一廷杖。

“给朕传内侍监来，由他亲自行刑。”高宗向一边侍立的宦官下了命令，“你，放下廷杖，剥下裤子，先打你二十廷杖，再打德公公二十廷杖，我就不信，朕的话谁都可以不听！”

一会儿，内侍监慌慌忙忙地跑来了。高宗气呼呼地把事情原委讲了一遍，又说：“给朕狠狠地打，照死里打，朕就不信，他什么事都敢瞒着不说实话。”

“万岁爷，饶奴才这一回吧，奴才再也不敢了……”德公公趴在那里，也哭着求饶了。

“不行，给我打，狠狠地打！”

“是！”内侍监说着，从地上拾起廷杖，向德公公拱了拱手，小声说，“德公公，对不起了。”



德公公平时依仗自己是皇后的亲信，对后宫的顶头上司内侍监也根本不放在眼里。有时还在皇后耳边讲他们的坏话，让皇后故意找他们的差错、刁难他们。今日落在他的手中，出气的时候到了。

“叭！”一廷杖下来，德公公便喊爹叫娘了。但廷杖却没有停，“叭！”、“叭！”又接连打了下去。德公公已经像被宰杀前的猪狗一样，没命的喊叫了。大概后宫中所有的人都听得见，却没有谁出来给他讲情。

正在这时，武媚从一旁走上前，冲高宗跪了下去，说道：“望皇上息怒，德公公虽然罪当不赦，但他们都是听主子指派的下人，也有他们的难处。不能再打了，终归是上岁数的人了。看在臣妾的面上，饶了他们吧！”

“好，朕听听他讲不讲真话，不讲真话，再打！”高宗说着，挥手让宦官们将德公公拖进殿内。

德公公跪在地上，头像捣蒜一样磕着求饶。

高宗屏退左右，冲他问道：“《秘记》的话是谁让你到处传的。”

“回皇上，这，当然是皇后娘娘的意思……”德公公浑身颤抖着说。

“还有谁？”高宗又问。

“还有，还有魏国夫人柳……”

“还有谁？”

“奴才并不知道详情，可能还有中书令柳大人吧。反正都是冲着武……武娘娘……”

武媚流着泪，说：“皇上，臣妾差点儿就活不到今日了。这才是杀人不用刀哪！”

从这件事发生以后，高宗不仅彻底冷落了王皇后，而且还萌



生了废皇后另立的念头。他说：“真没想到，她那心地如此凶狠！她，是个妒妇，怎能母仪天下？”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二月，有一天早朝之后，高宗召集长孙无忌、褚遂良、柳奭、李稹、于志宁等数位老臣，到两仪殿议事。高宗再次提出擢升武媚为昭仪之事。

“关于《秘记》讖语的传播，朕已从皇后身边的宦官德公公那里查清楚了。妖言惑众的不是外人，而是朕后宫的妒妇。当然，在她身后，一定会有更为阴险狠毒的密谋策划者，朕想再继续顺藤摸瓜，追查到底。”高宗用眼睛瞥了一下身旁的长孙无忌和柳奭，他们都很尴尬地低下了头。高宗又说，“既然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朕以为册封武媚为昭仪的事，毋须再等了吧？”

众无异议，三月，武媚由才人擢升为昭仪。昭仪是仅次于四妃的九嫔之一，为正二品。

武媚进封昭仪之后，为了提高门庭地位，第一步就是争取追封父亲武士矜。高宗没有特别的理由，便以褒奖功臣的名义，在凌烟阁上为他们画像，将武士矜也列入其中，封为应国公，母亲杨氏为应国夫人。

高宗又特别在掖庭宫之西的休祥坊东北角赐宅给武媚的母亲应国夫人杨氏。杨氏又把武媚寡居的姐姐和她的儿女接来同住，经常自由出入宫廷。此时，武媚的妹妹已经病故。

为了面子上好看，武媚既已封为昭仪，理所应当的是要荫及武氏族人。于是，武媚没有理睬母亲杨氏的阻挠，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了曾经轻视和排挤她们母女的异母兄长。武元庆被封为正五品的上右卫郎将；武元爽被封为安州（今河北安新县）户曹参军；族兄武惟良封为始州（今四川剑阁县）长史；族兄武怀运封为瀛州（今河北河间县）长史。

这才是一人得势，鸡犬升天。武氏家族自从贞观九年（公元



635年)武士矜去世后,近二十年的黯淡倒运时期总算过去了。从此因武媚重放光辉。

武家受封之后,王皇后的舅父中书令柳奭,越想越怕,便又去找长孙无忌商量对策。这位《秘记》传播的主要策划人,却要丢“车”保“帅”了。他说:“事已至此,暂时先退一步吧!”

柳奭上书请求辞职。高宗立即同意。从中书令降为吏部尚书。

在此前后,长孙无忌利用高宗的名义还做过几次主要人员调整:

永徽四年九月,右仆射北平定公张行成薨。原吏部尚书褚遂良擢升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从此,褚遂良对长孙无忌感恩戴德,逐步成为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派中的中坚分子。

永徽四年十一月,侍中菽宪公高季辅病重,一直紧跟长孙无忌的兵部尚书崔敦礼擢升为侍中。十二月,高季辅薨。

至永徽五年六月,柳奭降级,又补充了褚遂良空出吏部尚书的缺位。柳奭留出的中书令的空缺,第二年又由长孙无忌的另一名亲信来济出任。那个任兵部尚书的崔敦礼升为侍中之后,因对门下省的政务不熟,干得很吃力。正好边防有事,长孙无忌便调他带兵去了。紧接安排了他的另一位亲信韩瑗为侍中。

“换来换去,反正全是他长孙派的人!”武媚不只一次地向高宗这么说了。

“你说,应该换谁?国舅不是没跟我商量,我也找不出其他人来。总不能把些元老重臣废了,另外找吧?”

“对,就得另外找,只有你自己找的人,受过你的恩惠的人,才能跟着你走,去报答你、忠于你。先帝在驾崩之前,外调李世秣的时候,不就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道理是不错,可是,可是……这新人在哪里呢?”高宗很困

惑地说。

“新人在哪里？一，要不断从地方官中破格向上提拔；二、要改革科举考试，从年轻人中遴选。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选贤任能，才能逐渐形成你自己的一班人马。当年先帝便是靠自己的一班人马夺得天下的。骏马，没有一个是借来的，全是自己驯服的。”

“对，是这个理。”高宗深为折服。

这年在洪水泛滥的时候，高宗便发现了薛仁贵这个将才。

那是永徽五年（公元654年）闰四月，高宗带着眷属去万年宫避暑的时候。万年宫即原来的九成宫，永徽二年，高宗为其改名万年宫。在今陕西省凤翔县东北。

大雨连绵，山洪暴发。这天夜里，滚滚的洪水竟然冲进了万年宫的玄武门。宫中人喊马嘶，一片混乱。卫士们也在慌乱中四处逃命。这时候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登上门楣，高声喊道：“天子遇到了危险，谁敢贪生怕死！”

宫内的卫士、宦官等人听到了薛仁贵的高声喊叫，立即赶往高宗的寝殿救驾。

当高宗、武昭仪等在众人的扶助下刚刚登上高地，一会儿，洪水便涌进了寝殿。

“好险哪！”高宗情不自禁地说着，擦了一把额上的冷汗。

武媚望着在身边护驾的薛仁贵对高宗说：“幸亏薛将军临危不惧，及时呼叫卫士救驾，方得化险为夷。陛下，对薛将军理应嘉奖重用。”

高宗执薛仁贵双手，表示谢意，说：“赖得卿呼，方免沦溺。困危之时，始知有忠臣也。”

当时，高宗立即下令赐御马一匹作为奖赏。

“陛下知薛将军来历吗？”武媚问道，高宗摇头，说记不得



了。武媚说，“待臣妾为陛下从头细说。”

薛仁贵，绛州龙门人。少时家贫，父母双亡。时值贞观十九年先帝御驾亲征高丽。薛将军即应募从军。及至辽东战场，薛将军，勇猛善战，有一次郎将刘君邛为敌兵所困，薛将军冲入敌围，斩敌将，把敌将首级系于马鞍，横冲直闯，敌兵皆畏惧退缩。终于救出了郎将刘君邛。自此闻名军中。当王师攻安市城时，高丽派大将高延寿率兵二十万依山扎营拒之。先帝命诸将分头出击。当时薛将军骁勇无比，身穿白色战袍，腰鞬双弓，单人匹马，挥动方天画戟，一声呼啸，冲入敌围，所向披靡。我军乘机一齐呼喊进攻，敌军溃败。先帝望见，问着白衣者谁？尔后召见了薛将军，大加赞赏，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等职。及先帝回京之后，说，朕旧将皆老，很想选拔年轻的将领带兵。至今，还没见到超过薛将军的人。这次出征，朕不喜得辽东，喜得虓（音 xi o 肖，勇猛）将也。先帝说此话时，臣妾正侍其侧，故至今不忘也。

薛仁贵听武昭仪这一番叙述，早已感激涕零，再拜于高宗面前，奏道：“仁贵本乡村草民，军中武士，蒙先帝谬奖，破格擢用。今闻娘娘至今仍详记往昔旧事，如此隆恩盛德，末将虽肝脑涂地，亦难报其万一也。”

此后，薛仁贵则被高宗、武氏视为心腹，垂青重用。他多次率兵，东征西战，屡建奇功。其生平经历遂写成演义《薛仁贵征东》流传后世。

再说，这次洪水不仅冲进了皇帝的行宫，受损失最大的还是当地的百姓。计漂溺而死者三千多人，房屋倒塌无数。

至六月，呼沱河涨溢泛滥，大水淹没了恒州，漂溺五千三百多家。

武媚对高宗说：“先帝在世之时，曾反复教诲，水可以载舟，

亦可覆舟。两次大水，数万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臣妾以为务必尽快安排重臣，分头赈灾。必要时，需开官仓，调拨粟米，就地救济，以防灾民流亡逃荒，秋后种不上明年的小麦，一年灾则变为两年灾了。”

高宗立即下诏，组织赈灾放粮。水灾虽大，却未引起动乱。再说，这一年除遭水灾的地方，秋后大稔，洛州粟米每斗只有两钱半、秬米每斗十一钱。基本上是大灾之年无饥民，朝野皆颂永徽盛世，国泰民安。

高宗在受人称颂之际，心下也便感激武媚在关键时刻的提醒。而对来自王皇后和萧淑妃因妒忌产生的向武媚的非议和毁谤，则愈加厌烦。

“这些粗俗的女人，除了争风吃醋，任啥也不懂。吵吵闹闹，一时也不让人清静。”高宗对长孙无忌说。这位老舅爷总是劝诫他好好对待皇后，决不能为武媚迷惑。

这年冬天，还发生了一件谋杀武媚小女儿的悬案。

武媚回宫第一年，生了皇子弘儿。第二年，她再次临盆，冬天，又生了个小公主。她长得非常可爱，第二年正月刚过百日，那樱桃小嘴便会冲人笑了。高宗特别喜欢她，他让武昭仪带她住进了他的寝殿甘露殿。每天下朝回来总是逗小公主玩一阵子，很开心。

有一天，王皇后到甘露殿找高宗，想请假回娘家给母亲魏国夫人贺寿。她来的时候，高宗不在。武昭仪也没在这儿。她正想退出，忽然听到侧室里传来婴儿的哭声。王皇后自己没有生育过，格外喜欢小孩，便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抱起了小女孩，逗弄着玩了一阵子才走。

过了一会儿，武媚带了高宗来看望小公主了。她给高宗讲着，说女儿已经会拍手摇头了。



武媚让乳母到侧室里把小公主抱出来。

当乳母将小公主抱出来，高宗一掀被子便大叫起来：“小公主怎么啦？是谁害死了我的宝贝？”

此时，小公主苍白的小脸上已经泛出了青灰色。她早已停止了呼吸。

武媚一把夺过小公主，紧紧地抱在怀里，号啕大哭。

“怎么，小公主夜里得病了吗？”高宗问。

“没有。一直好好的。早晨膳后，还喂过奶，很爱吃。”乳母吓得浑身颤抖，结结巴巴地说。

“刚才有谁来过？”高宗又问。

乳母说：“武娘娘像往常一样，膳后就到梅林散步去了。她刚走，皇后娘娘就来了。”

“谁陪她一起来的？”

“她一个人来的。说是找皇上有事。她听见小公主的声音，便进去逗弄了小公主一会儿。奴婢正在洗尿布，也没陪她进去。这不，她刚走不到半个时辰……”

高宗联系到最近一段时间，王皇后真是说尽了武媚的坏话，说的时候那咬牙切齿的表情。自然便想到这是妒恨恶性发作的结果。再说，她几乎从来不是一人独来独往，为了摆皇后的架子，每次行动全是前呼后拥，至少有四个侍女、两个宦官跟随。为什么今天只她自己来呢？再说，既然对武媚恨之入骨，怎么会喜欢她的女儿呢？决不会的。倒是别无地方出气了，才冲小公主下了毒手……

高宗如此想着，愤怒地说：“皇后害死我的女儿了！”

武媚抱着死去的女儿哭倒在地。高宗示意，让宦官扶起武媚，接过死去的女儿。武媚抱住死死不放，谁也夺不出来。高宗见状，也跟着流下了眼泪。

两名内侍监被召来，奉高宗密令，立即去审问王皇后。王皇后一听，顿时惊慌失措。回答问题，也吞吞吐吐，漏洞百出。

“是谁陪你一起去的？”

“德公公，对，他今天没去。我自己去的。”

“你去干什么来？”

“我去见皇上，皇上不在。连武昭仪也不在，我正想走，听见小公主哭了。小公主挺可爱的，我便……”

“小公主的乳母陪你进房的？”

“对，没有，大概没有。我逗了她一会儿，她冲我笑……想不到竟这么快便死了。我怕冻着她，还给她包好了被子。火炉里又加了木炭，肯定冻不着她……”

“你走的时候，乳母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呢？她送我出门的。”

“有多长时间了？”

“说不准。一个时辰了？不，不到……”

对于皇后，内侍监当然不敢逼供。到底怎么回事也没问明白。回来跟高宗汇报，仍然是糊糊涂涂。

疑点有二：一、皇后从来不单独行动。今天是首次例外；二、对武昭仪恨得咬牙切齿，她会喜欢小公主？看小公主也应由乳母陪着，为什么单独去看？

王皇后是跳进黄河没法洗清了。

尽管还没有确凿证据，但高宗心里已经认定这是皇后妒恨发展的结果。除她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怀疑为凶手。她心胸狭窄，她待人寡情，终于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了。这样的人，何以作妃嫔的楷模？何以母仪天下？她不配……

高宗说：“朕决定废掉王皇后，这就去跟大臣们商量……”

一直只知哭泣，什么话也没说的武昭仪却表现了异常的宽容



和大度：“先忍下吧，为了这事废皇后，人家会不会说后宫里闹争风吃醋，都闹出人命来了。丢尽皇家的脸面呀！”

高宗便没有去找群臣商量废后的事。当他要处罚乳母的时候，武媚也是苦苦为其求情，说乳母平时如何尽心，如何疼爱小公主，不能太冤枉她了。于是免于死刑，将她打发到掖庭宫做苦役去了。

王皇后虽然没废，也没下令幽禁，但几乎没人敢跟她往来了。她病倒了，母亲柳氏又被接进宫侍候女儿。女儿眼窝塌陷了，面色腊黄了，表情透着一种阴森可怖的凶气。

这种事情尽管没有公开，但是立即便成为朝野谈论的话题。对这件事的猜测和判断大体有这么三种：

有人说：“常言道，蜂蝎尾上刺，最毒妇人心。还真没有说错。别看表面上文质彬彬，妒恨成仇，竟拿小孩子出气，心也太狠了！”

有人却说：“皇后的养子都是太子了，要害小孩子是冲她的男孩子弘儿下手，害死个女娃儿有什么用？说不准还是自己下的手，故意栽赃陷害呢！”

“不可能，虎毒不食子。再说，自己砒死女儿，能瞒过侍女宦官们的眼睛？万一侍女说出，那不是自取灭亡吗？不近情理呀！”

“武媚可不是平常女人，心硬着哪！”

“但武媚还没愚蠢到那个地步！”

这两种意见争论不休。便出现了第三种推测：“说不定是王皇后把被子蒙了头，把小娃儿给憋死了。或者，炉中的臭气把小孩子给呛死的……”

这是个历史上永远解不开的谜了。

被公认为写唐代历史最客观的《旧唐书》，是三百年后的五

代时的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成书的。书中对小公主被害的事只字未提。

而宋代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中却说：“昭仪生女，后（皇后）怜而弄之，后（皇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皇上）至，昭仪佯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皇上）大怒曰：‘后（皇后）杀我女！’”司马光成书之日已离事件发生约四百多年了。上无正史可据，顶多是根据民间传说，再就是他自己对武则天便怀成见，从而作出的主观臆测。在正统的封建史学家司马光眼中，武则天称帝是“女祸”“乱政”。什么坏事按在她头上都是不过分的。然而，他这轻描淡写寥寥数笔，却把武则天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比虎狼蛇蝎还要歹毒的扼杀亲女的妖妇。后世之人又以讹传讹，相互照抄。他给武则天泼在身上的这盆污水则永远没办法洗刷干净了。众口铄金呀！

一千多年前就是个没人能解开的谜。后人怎么能解得开呢？又何必勉强去解呢？作者于此赘笔只为增加点信息量，让读者亦参与思考一下这个千古之谜。

武媚的女儿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她悲悲切切、日夜泪水不干。高宗为了安慰她，将她的母亲杨氏和守寡的姐姐召进宫来，与她作伴，劝解她不要过分难过，伤了自己的身子。同时，也想再给她晋升一级，从昭仪擢升为妃，是正一品。唐按隋制，皇后之下，设四妃：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如今这四人的编制全占满了，并没有空缺。高宗与武媚经过一番商谈之后，决定另设一个“宸妃”编制，列皇后之下，四妃之上。这样，当日后将王皇后废掉之时，她便可以递进接替了。否则，废掉王皇后，也轮不到一个列四妃之后的武昭仪接班呀！

增设“宸妃”的封号，必须要跟宰相们商量，得到他们的认



可。高宗以为，这总比废王皇后的事容易通过。但是，还未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这些老臣开口，新上任的侍中韩瑗和中书令来济，便相继以祖宗没有先例为由，进行了劝谏。口气相当强硬，似乎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双方心照不宣的是，“宸妃”只是她武昭仪擢升皇后的过渡台阶。所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元老派必定是断然反对的。高宗面对全体反对，只得暂时让步了。但这次口气却很强硬。

“那就日后再议吧。不过，王皇后这样的人，面善心毒，伤天害理，根本不能母仪天下。朕意已决，非废不行！”他扔下这段话，起身扭头便走了。

众位宰相都盯着长孙无忌。他双手向外一摊，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长长地叹了口气，也起身扭头走了……

高宗回来对武媚一说，武媚也长长地叹了口气。她说：“皇上这一回看明白了吧，朝中没有你自己的人，皇上的话说了也等于白说。谁的人，便跟谁走，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变！”

第十七章 杨妃献计 武媚出击

姨妈杨氏一番推心置腹之言，无异当年诸葛亮与刘备相见时的“隆中决策”。武媚感动得热泪盈眶，心下豁然开朗。

在向元老重臣又拉又打的策略下，高宗偕武昭仪亲临长孙无忌府上，虽然求助不曾成功，但还是先稳住了他。

武媚在生下第二个儿子之后，不久，她开始出现在皇帝座后的帘幕之内临朝听政，朝臣面面相觑，一片惊愕。

在小公主惨死之后不久，武媚再次怀孕。妊娠反应，不断呕吐，吃不下，睡不好，面色苍白，体弱无力。自然则不能侍寝了。高宗又不愿再去找那个又哭又闹撒过泼的萧淑妃，更不愿再去找杀害小公主的嫌疑王皇后。此时，武媚的姐姐乘虚而入，很快便与高宗打得火热。

那是一个初春下着小雪的夜晚。没有风，不很冷，武媚在母亲杨氏的陪同下，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跟在侍女高挑着的灯笼后边，去探望已经病重的姨妈——太宗皇帝的三夫人杨妃。自从太宗驾崩之后，杨妃在悲痛、孤独的折磨下，身体虚弱，神情恍惚，一年中总有几个月卧病不起。当武媚自身难保的时候，也怕



连累她，便很少与这位姨妈来往。自从母亲进宫来之后，她们两个老姊妹先相互进行了探望。母亲说姨妈病重了，劝女儿也过去看看。武媚也感到面临当前情势，也需请教姨妈，让她帮着拿个主意，便一起去了。寝室内便只留下了姐姐。

武媚的姐姐是个寡妇，在这后宫大内之中，夜晚不便于外出走动，便独自寻些小针线活儿做。她先向火盆里多放了些木炭，将房内烧得暖烘烘的。又拨亮了灯盏，放在床头桌上，她这才爬上床去，用缎被盖了脚，给外甥弘儿刺绣花肚兜儿，打发这难熬的漫长冬夜。

武媚的姐姐（下称武姐）在她父亲武士矜去世不久便出嫁了。那是寡母杨氏带着她们三个姐妹遭受她们的异母兄长元庆和元爽歧视排挤、日子最困窘的时候。她嫁了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没过几年，丈夫便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儿子，名敏之；一个女儿，名秀之。幸好这二年受到二妹武媚的接济，生活用费不再那么拮据了。但一个三十刚出头的孀居少妇，每望见人家夫妇恩恩爱爱相互关照之时，便禁不住暗自落泪，哀叹自己命运的酸苦。当武媚再次临盆，快要生育那个小公主的时候，便把她和母亲接进宫来，侍候妹妹。在这后宫女人群里，为了不给妹妹丢人，也得收拾打扮得齐齐整整。武姐虽说不如二妹妩媚艳丽，但也差不了几分。经过梳妆之后，俨然武媚第二。其实比武媚更加素雅秀美，别有一番风韵。常引得高宗那双色迷迷的眼睛跟着走、跟着转。当然，每当此时，她也是怦然心动、面飞红霞。多少年来早已窒息的爱欲之火，似乎顿时又死灰复燃了。

再说，这晚那位百无聊赖的高宗，于甘露殿批阅了数份奏章之后，总感到有点儿魂不守舍。于是，将毛笔向笔架上一丢，站起身来，张开双臂，伸了个懒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遂转身便

踱出门去。随身宦官急忙问道：“皇上，要上哪儿？”

“不用你管！”他没好气说了一句，便悄悄向邻近的武媚的居室走去。凉爽的小雪花儿落在脸上，立即便溶化了。空气湿润新鲜。他贪婪地抽动着鼻子，尽情地呼吸了一阵子。心里的烦恼仿佛顿时少了许多。

及到武媚门前时，他放慢放轻了脚步，又悄无声息地推开了一道门缝，见她正坐在灯前飞针走线绣花。这是怎么了？她啥时候有了这番情趣？

他轻轻推开门，悄悄闪了进去。他想给她一个意外惊喜，跟她逗个乐子。

他轻手慑脚地绕到她的身后，猛然向她搂抱了过去。吓得她“啊”了一声。几乎与此同时，他的双手分别插入了她的衣内：右手摸到了鼓鼓的双乳，左手摸到柔软的肚腹。他那喷着热气的口唇则拱到了她的腮上。

“媚，不是有身孕了吗？怎么这肚子还没有鼓起来？”

他感到怀中的她痉挛抽动了一下，便想向外挣扎，他哪里肯放，双臂更加收紧了。像铁钳似地将她夹在了怀中。

“皇上，是，是我……皇上，饶恕民女吧，我……”

皇上一惊，但即便全明白了。刚想松开的双臂又收紧了。一切在继续进行。

她又说：“妾身卑贱，皇上为何轻褻龙体？”

“不，不，姐姐与妹妹一样令人销魂荡魄。”

她，任他摆布了……

再说武媚与母亲杨氏去探望姨妈的事情。

姨妈对于堂姊带着外甥女冒雪前来探望，还给她带来了许多保养身体的贵重药品，很受感动。与外甥女推心置腹地谈了很多心里话。



杨妃不仅年轻时候是出名的美人，让太宗冒着舆论的强烈谴责，将她收为自己的爱妾。而且，也是女中俊杰，城府很深。曾是太宗晚年的“内宰相”，给太宗献过许多良策。但终因曾是元吉的妃子这个永远没法改变的身分，则不能立为皇后，从而遗恨终身了。

她跟武媚说，能赢得皇上的专宠，便是争取升为皇后的最好时机。良机莫失，失不再来。就你的才貌，你的修养，足可以争取擢升，最后登上皇后的宝座，戴上凤冠。顺利时不要性急，艰难时不要灰心，得手时当仁不让。

她还说，自己这辈子悔之已晚的就是过早地放弃了努力。总因为自己的身分当皇后是永远不可能的。其实，世上许多事情，都是一般人看来办不到的，却让那些有志者赢得了成功。你从感业寺二次进宫，令人非常叹服，也让我想了许多事情。当年若是我抓住时机，努力争取，也未必不能成功。许多人丧失勇气的时候，也许离最后成功只有一步之地了，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前年，当吴王恪被赐死的时候，我……

杨妃突然停住了，望了武媚一眼。她闹不清武媚对此是什么想法，赐死吴王恪虽然主谋在长孙无忌，但终归是高宗下的诏书。

“姨妈不必多心。我知道吴王恪死得冤枉。他是被国舅诬陷的，皇上为他痛哭过数次。”武媚明白杨妃的意思，便立即加以解释。

杨妃笑笑，摇了摇头，却不再往下说了。

武媚却替她说出了下边的话：“甥女知道，在吴王恪这次被冤屈赐死之后，姨妈心里很难过，也很内疚，感到对不住吴王恪，对不对？当先帝驾崩之前，其实仍然想更易太子，独召吴王来见，就是想向他表示这个意思。但是，姨妈劝谏先帝放弃了这

个想法。也避免了第二个‘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当然，这就断送了吴王恪的前程。并致使他后来的坐以待毙。姨妈，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吴王恪终归不及先帝，兴许他心里根本就不曾想搞第二次‘玄武门之变’，根本就没想过当皇帝。与姨妈何干？”

“还是昭仪剖析透辟。若是先帝当年在诛兄杀弟之时犹豫不决，不搞玄武门兵变，皇帝宝座兴许就不是他坐了。成功与失败有时就在这紧要时刻，才显露了他的一念之差。所以，姨妈才劝你，莫失苍天赐予的良机……”

“姨妈将天比地，甥女何德何能，敢有非分之想？”武媚谦和地说。

“姨妈没把你看作外人，你也不要吧姨妈看作外人。姨妈一生虽然默默无闻，庸庸碌碌，但自信这一双眼睛，是决不会看错人的……”

“甥女目下正走投无路，请姨妈不吝赐教。”武媚终于说出了今天的真正来意。

“要说赐教，实在不敢当。倒是可以与昭仪共同商量探讨。当务之急，是千方百计废掉王皇后。王皇后虽然愚钝庸俗，已经失宠，但欲废除，尚有二难。一难，她是先帝为皇上所选的‘佳妇’。出身大家闺秀，为人严谨方正，要寻出她的过错，朝野多数人不能相信。二难，她背后有赵国公长孙无忌这些元老重臣作后盾。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吐口同意。有此二难，看上去似乎稳如泰山，牢不可破。其实不然，皇后和大臣这双方，只要挫败一方，就等于全线获胜。皇后既已失宠，寻错已经不难。常言道，弱者在强者面前，什么言行都会被认为是错的。对于元老重臣，能打则打，能拉就拉。也决不会是铁板一块。我看，他长孙无忌虽然老谋深算，但处危难之际，决不顾惜他人。应该首先稳住他，再冲皇后的娘家柳家开刀。让那些大臣们看出皇帝的意



向，说不定便有人前来投靠。谁来投靠，则给谁好处。文武百官之中能有几个不趋炎附势？如此，这元老重臣的帮派也便逐渐瓦解了。要记住，宁可断其一指，决不伤其十指。一个一个，分头处治。待他们阵脚一乱，便是取而代之的时机到了……”

姨妈这番掏心窝子的言谈，无异当年诸葛亮与刘备见面时所谈的“隆中决策”。武媚顿觉豁然开朗。她眼含热泪，在杨妃面前双膝一曲，跪下说道：“姨妈所教，如拨开心头乌云，让甥女看清了眼前路数。倘若苍天护佑，甥女有出头之日，定然不忘姨妈今日指教。有福与姨妈共享。”

“孩子，姨妈不会看错，你前程远大，好自为之吧！你看姨妈这个病身子，来日已经不多，哪还有什么后福可享？不过，今日能有机会与你说出这些肺腑之言，日后死也瞑目了。自从贞观十一年，姨妈荐你进宫，至今已经十七年了，眼看着你遭受各种磨难，姨妈何曾有一日心安？时至今日，姨妈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

从此之后，武媚稳扎稳打，步步向前，基本上是遵照姨妈的赐教行事的。

另外，皇上与姐姐眉来眼去的异常表现，自然瞒不过武媚的眼睛。或者，皇上以为根本就毋须偷偷摸摸相瞒。亲姐妹同被宠幸的事，并非绝无仅有。作为武姐自然也没有抢走皇上，取代妹妹的野心。只是少妇独守空闺的一种偷情而已。她也感到妹妹是能谅解的。其实，武媚对姐姐的这种行为是非常反感和恼怒的。但目下正依靠高宗争取废除皇后，也顾不得理论这种让高宗不高兴的事情。如今，她首先得说服高宗，对国舅爷长孙无忌施以恩惠，先稳住他，能拉则拉。

高宗开始还不愿意理这个茬。皇上反过来去乞求大臣，终归有些掉价。但架不住武媚死缠软磨，高宗只得答应了。决定亲自

驾幸长孙府第，当面恳求舅父支持。武媚还怕高宗放不下皇上的架子，口气太硬，把事弄僵，也便随驾同往。

这日，高宗与武昭仪带了十车的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来到了长孙无忌的国公府。

皇帝驾幸臣子之家，乃属臣子的殊荣。但长孙无忌不知皇帝的来意，也猜不透是祸是福，全家人惶惶恐恐，甚是疑惧。直到全家在门外迎接时，见有武昭仪随驾同来，心下也便猜出八分了。

高宗面带笑容，对舅父甚是和善。那武昭仪拉了长孙夫人的手，一口一个舅妈叫着，尤其亲热诚挚。宾主都极力找话叙谈，嘘寒问暖，嘻嘻哈哈。然而，都回避着要商议的真正话题。

东拉西扯，看看天色已晚，皇帝仍没有回驾的意思，舅父舅母便赶忙安排晚宴。

武昭仪微笑着说道：“舅父年事已高，仍然日夜为国家操劳，为皇上分忧，亲戚间也各自忙忙碌碌，平素难得聚首。今日家宴之上，万万不可拘礼。全家老幼男女，何不一起亲热亲热？几个表弟呢，怎么不出来相见？”

长孙夫人急忙召来四个儿子，先让他们向皇上、武昭仪见过大礼，才逐一进行了介绍。

“大儿子叫冲儿，现任秘书监。这三个小的还在家闲着呢！”

长孙无忌一听夫人话中有求封赏之意，赶紧插嘴说：“孩子才十几岁，不闲着干什么？正是读书的时候……”

武昭仪笑着对高宗说：“赶紧给三个小表弟封个官儿吧！”

“万万不可，万万不可……”长孙无忌急忙劝阻。

高宗笑笑，却不理会舅父的劝阻，扭头对跟来的内侍监说：“传朕的旨意，封他们三个为朝散大夫。”

朝散大夫官阶为从五品下。只是官衔，并无职责。



长孙夫人急忙对儿子说：“还不快跪下感谢皇上的隆恩！”

相互敷衍的谈话已经使高宗耐不住心烦了。可这个老于世故的国舅爷却仍然支支吾吾哼哼哈哈装糊涂，就是不谈正题。

高宗只得开口了，他说，王皇后如何嫉妒、阴毒，为了跟武昭仪争宠，竟杀害了武昭仪生的小公主。这样的女人何以母仪天下？朕想废了她……”

长孙无忌便板起面孔，以长者的口气说：“杀死小公主的事，终归谁也不曾见过。这件事能否将所有身边的侍女和宦官，交付刑部，仔细审问？老臣以为，终会水落石出的。王皇后，从小受过良好教育，一向善良厚道，知礼守规，断然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想必是有人想离间皇后与昭仪的关系，才陷害于她。陛下岂能轻易谈废？”

高宗又结结巴巴反驳了几句，便起身欲走。

武昭仪虽然不便开口参与争论，可已经冷下脸来。

大家只得不欢而散。

武氏的母亲杨氏与长孙夫人是旧相识，杨氏替女儿前去说情，长孙夫人以女人不干朝政为由进行敷衍搪塞，根本就不谈正事。

高宗感到束手无策了。他国舅爷是受太宗托孤的顾命大臣，高宗从被册立太子到登上皇位，都是他长孙无忌一步一步苦苦争取来的。太宗咽气时，二十二岁的李治还搂着舅父的脖子号啕大哭。登基之后，几乎无一件重大事件，不请示舅父商讨决断。因此，高宗心里尽管窝火，但却不敢发作。

作为长孙无忌，当初之所以举荐这位最懦弱的晋王李治为太子，就是想让他当个傀儡皇帝。自从太宗驾崩，也几乎所有事情，都是按照他的意愿进展的。高宗想独立自主，不当傀儡，他是万万不能允许的。也决不能开这个头，乱了规矩。

胸怀大志，一心要出人头地的武媚，虽受高宗宠爱，但他这个傀儡皇帝却不能主宰她的命运，时时处处都受国舅爷的制约和掣肘。当她随高宗从长孙府上退出时，她已是怒火中烧了。及至母亲杨氏又遭长孙夫人冷言回绝之后，她的心已经被气得发抖了。但是，她又记起姨妈的谆谆教诲：顺利时不要性急，艰难时不要灰心。将喷出胸膛的怒火又强压了下去……

夜晚，当高宗躺在她的怀中的时候，高宗宽慰她道：“你千万别上火，用得着吗？皇后虽然没废，但已被冷落在一边了。等这些老朽们过世之后，朕一定立你为后。朕可以以皇上的名义对天发誓，决不食言。”

她实在憋不住了，冷笑了一声，说：“你还好意思讲皇上的名义，你这个皇上当得多窝囊呀！带上十车礼物，到自己的臣子门上求情，还吃了个闭门羹。我都为你脸红。”

“你给我闭嘴！”高宗恼羞成怒了，霍地坐了起来，披衣就要下床。武媚赶紧拉住陪礼道歉，像哄小孩子似的再把他搂在怀里。

“好好好，臣妾闭嘴就是。”她自然还不敢惹怒他。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初，高宗到昭陵，安排了一次祭祀大典。

岷山山脉进入陕西后另分一脉，西端是陇山，东北部是九嵎山。高宗的父亲太宗、母亲长孙皇后的陵墓——昭陵，便在这九嵎山上。位于现今醴泉县东北五十华里处。

这次大典是元舅长孙无忌提议的，他很想通过祭祀大典，让高宗想一想严父慈母的当年的教诲，强化一下宗法观念，尤其在废皇后的事上要谨遵祖训，不能任性胡为。高宗从小仁孝，元舅提出之后，他不顾武昭仪的反对，很快就表示了赞同。

武昭仪自从小公主死后，很快又怀了胎，如今已迫近临盆，



行动已经非常不便。再说，正是三九严寒季节，北风凛冽，白雪满地，在山路上乘马坐车都是很危险、很艰苦的。

高宗劝她不要去，若是在路途颠簸中伤了身子，引起早产，大人和孩子都是很危险的。

“不，”武媚坚持要去，“臣妾不怕，兴许还生不着。要臣妾不去，除非推迟日期，到明年春暖花开之时，再……”

“你，太任性了！只为了你，能推迟已经准备好的大典？”高宗又动怒了，当然，他也猜透了她的想法，又放低嗓门，跟她说，“你放心，王皇后、萧淑妃，朕都不准她们去。”

“她们去不去，与我何干？”武媚嘴上虽如此说，但心里却是害怕再让王皇后出面。没有皇后妃嫔参加的祭祀典礼，程序上是不完善的。她要去填补这个空缺。虽然名分上她只是个昭仪，但在仪式上，她要充当皇后的角色，让文武百官默认她便是将来的皇后。

其实，她在后宫大内之中，已经在很多方面默默地向所有人显示了，她已经在履行皇后的职责。

这年二月，由她主编的《女则》一书，已经完稿，大量抄写分发各宫。《女则》一书主要是引经据典，论述身为女子理应遵守的礼仪道德的准则。当年长孙皇后编写过《女训》三十卷，也是以孔孟之道为指导，讲述了历史上许多女人的得失，正面强调了女人的三从四德。武媚写的《女则》便是《女训》的丰富和发展。这部著作的本身实际上是向后宫的人和朝臣们宣示了，她已经具有当皇后的学识和教养，而且正在做只有皇后才做的事情。

她武媚坚持要去昭陵参加祭祀大典，其实与她写《女则》是基于一种想法。

高宗的懦弱，使他既不愿再去求黑着面孔的元舅更改大典时间，也没办法说服执拗的昭仪武媚放弃这次随驾。吵闹过几次之

后，他让步了，硬着头皮启程了。

同去昭陵参加祭典的有五服以内的皇族，有在京的文武百官，有地方的都督和刺史，有外国的使节等，还有后宫的妃嫔、侍女、宦官随行。飘扬着白幡的人马、披挂着素幔的车队，浩浩荡荡，庄严肃穆地沿着蜿蜒的山路向昭陵进发，前后长达数十里，在白雪覆盖的山野中，宛如一条摇头摆尾的苍龙。

为了预防武昭仪的突然临盆，她母亲杨氏和姐姐都作伴同来了，当然女医产婆也跟来了。

祭典是在昭陵的寝殿（即正殿）举行，在凄怆、悲凉的哀乐声中，从皇上开始，依次进行祭拜。及至轮到后妃时，因王皇后和萧淑妃的缺席，武昭仪随贵妃、德妃、贤妃之后，四人一齐祭拜。这也许是负责安排祭祀的典礼的官员经过多次磋商，采用的“折中”办法。即没有将武昭仪列皇妃之前去充当皇后的角色，也没有让她与九嫔一起，而是列于九嫔之前，三妃之后。也许这样，各种观点都能够容忍接受。

武昭仪穿了宽大的素服，遮盖了她滚圆隆起的肚子。她神采奕奕，端庄从容，龙章凤姿，进退有度，在这妃嫔之中，自然令人有鹤立鸡群之感。除长孙无忌数人眉头紧皱、十分厌恶，多数人内心里却禁不住啧啧赞服了。人的气质、神采、风度，所形成的“魅力”，那是用所有语言都难以表述的。相形之下，其他所有女人立即黯然失色了，不由你不服气呀！

武媚所想要的便是这种效果。她心里很明白，她的目的达到了。当她钻入由数层隔寒帷幔严严封闭的车辇，启程回归之时，一种难以抑制的欣慰让她眉飞色舞，谈笑风生。几乎让她那因感冒发烧闭着双眼养神的姐姐心烦。

也许是连日活动的疲劳，也许是路途车厢的颠簸，也许是积雪寒气的侵袭，离长安还有几十里的时候，她突然开始阵痛。女



医产婆立即登上了她的车辇，进行紧急护理。但是，阵痛越来越厉害。高宗也赶到车下前来问候。一会儿，下令车速加快，赶紧赶到京城；一会儿，又下令车速放慢，以保持车子少颠簸。直闹到车夫们不知如何是好。

车辇到底没有赶到长安，武媚在车上产下了一个男婴。车箱里突然传来了婴儿的哭声，令文武百官感到愕然。当车辇回到皇宫的时候，从车上抱下包裹着的婴儿之后，先搀扶下了产后的武媚，又搀扶下了病中的武姐。从此，一种让后人一直没办法解释清楚的猜测不胫而走：婴儿到底是姐姐生的，还是妹妹生的？

此时，武姐与高宗的偷情关系，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武昭仪的小公主死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人们不得不往武姐身上猜想。但是，承担这一悲剧的不仅是武姐，也牵连到了这个婴儿。他是高宗的第六个儿子，起名叫贤。出生这天是十二月十七日。

当婴儿满月的时候，也就是永徽六年（公元655年）的正月，武媚的大儿子四岁的弘被封为代王；婴儿贤被封为潞王。

武媚很快便恢复了健康。完全能够接受宠幸侍寝了。然而，武姐则被监视得更严，几乎不给她与高宗接触的机会。武媚想让她识趣地结束这种尴尬的不正当的关系。但是，那是一种难以割舍的强烈欲望，她开始对妹妹深深地妒恨了。

高宗自然也不情愿。也不知是真病还是假病，经常喊头疼。早晨不上朝，晚上却偷偷召幸武姐。却把理由由他亲自批阅的一些奏章，推给武媚帮她批阅，然后再将意思说给他听。

批阅奏章本来是武媚很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当年，她在侍奉卧病在床的太宗时，便经常立于龙床之侧，一字一句地念给皇上听，尔后，她再根据皇上的意思，将批文写出。她的字体跟太宗的字体很相近，有时几乎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因为都是临摩王羲之的字帖。她在习字中又经常获得太宗的指导。后来，她便

直接临摩太宗的行书字了。她学到的当然不仅是写字，而更重要的是处理政务的思路。现在，当他翻看高宗的批文时，她明显地感到了他们父子的差距。儿子已经没有父亲那种思路清晰、言简意赅的睿智和才华了。当然，高宗也感到武媚在许多大事的处理上也远胜自己一筹。于是不但不看，连听也不想听了。结果，在早朝的时候，面对群臣的询问，便常常张口结舌，很是尴尬。

“怎么办呢？”高宗回宫对武媚说：“朕头疼得厉害，一看奏章就眩晕。由你批阅，朕又不能回答群臣询问，太难堪了。看来只得托元舅代朕处理朝政了。”

“不，决不能。你难道不怕李唐的江山姓了长孙？社稷要是葬送在你手里，日后何以见列宗列祖于地下？”武媚又着急又害怕。朝政真交给元舅，毋宁等于宣布她武媚的彻底失败。

“皇上，臣妾帮你临朝听政可以吗？”

“不，不成。自古以来没有此例。”

“在皇上的身后，悬挂一道帷幕，臣妾说话皇上能够听得见，但群臣却看不见臣妾的脸面。”

“对，也许可以吧！”高宗心头一亮，他以为这确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待明日早朝时，不妨一试。”

“不，”武媚说，“这样太突然。皇上可以先告病休歇两日，不去临朝，待大臣催促时，臣妾再扶你前去，自自然然。”

“好，也只得这么办了。”

三日之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进宫探病，再三说，许多政务亟待处理。

“好吧，先由武昭仪扶朕临朝吧！”高宗说。

“这样，不妥吧？能否由内侍宦官搀扶陛下？”长孙无忌试试探探地说。

“宦官能替朕批阅奏章吗？”高宗发怒了。



长孙无忌无言可答。

至永徽六年春天，武昭仪开始出现在朝廷的皇帝座后的紫帘之内。遇有疑难，皇上偶尔扭头询问幕后的武媚。

朝臣面面相觑，好不惊愕。事后询问长孙无忌，他说皇上病重，坚持如此，无可奈何呀！

高宗成为名符其实的傀儡！

幕后人不再是长孙无忌，而是她武昭仪。

朝臣们一方面感到武昭仪比高宗更深明事理，处置决断得体，很合朝臣的心意。但是，另一方面，每人心头却笼罩了黑厚的乌云。不由得为日后李唐的皇权担忧。当年相传的《秘记》讖语，莫非便应验在武昭仪身上了。

对此感到最不能容忍的自然长孙无忌。他对褚遂良说：“该想对策了，再拖下去，她姓武的就要篡政了！”

第十八章 招兵买马

围绕新官吏的选拔和皇后的废立，出身名门大族的和出身低贱寒微的两派斗争，日趋尖锐，势不两立了。

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受长孙无忌一派长期压制的官吏，在走投无路之际，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地投靠于武昭仪的麾下。

武氏开始招兵买马了……

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正月，居辽东半岛东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丽，联合百济和靺鞨，入侵新罗北部边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春秋遣使向唐朝求援。二月，唐派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直至五月，唐军东渡辽水，击败高丽三国联军，杀获千余人，然后班师而归。

数日之后（五月癸未日），又以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前去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于早朝颁旨之时，司空李稭奏道：“程老将军年逾花甲，再经千里跋涉，去那沙场拼搏，实在令人于心不忍，擢用年轻战将挂帅，岂不更好？”

程知节，本名咬金。山东济州东阿人。隋末瓦岗寨农民起义将领。投唐后屡建奇功，封宿国公。贞观中改封卢国公普州刺史，贞观十七年迁左屯卫大将军等职。是在凌烟阁画图像褒奖的二十四名功臣之一。他与秦叔宝、李稭等都是出身低贱寒微之



人，常受到出身名门贵族的长孙无忌等人的歧视。每当边关有事的时候，才记起他们，平时便得不到重用。这日早朝先颁布了擢升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的圣旨，又颁布的遣派程知节去边关的圣旨。因此，李林甫的禀奏实际上是为他鸣不平的。

李林甫刚说完，未等高宗开口，长孙无忌便出班奏道：“李大人所奏极是，卢国公程大人确乎年事已高，再去疆场拼杀受苦，已不适宜。然而，此事乃程大人奋勇自报。再说，东征军尚未归来，朝中也找不到能够担此重任的年轻将军了。别无选择呀！”

因此，西征突厥的元帅没有改派。

高宗夜晚睡前便对武昭仪将派遣老将程知节的事情说了一遍。武昭仪眉头一皱，便谈了一些想法。

她说：“皇上，你不觉着李林甫的话里还有话吗？”

“朕听得出来，他和程知节这些人除了带兵打仗，平时只有个空官衔，没有实权，便对元舅这些人不满意，有牢骚。”

“对，以臣妾之见，他对提拔韩瑗和来济这两位新宰相也不满意。”

“也许。这两位新宰相全是依附元舅的。”

“对。而且这两位新宰相全是名门望族之后，是不是？”武媚不会忘记就是这两人激烈反对立她为宸妃的。

“是这样。”高宗说，“韩瑗，世代都是长安名门，祖父韩绍是隋朝的太仆少卿，父亲韩仲良是武德时的大理少卿。他父亲死后，继承父亲的爵位颖川县公。那时才是个四品下的兵部侍郎。依附元舅之后，三年前提为黄门侍郎，前年加封同中书门下平章时，跻身宰相。今天，他才四十九岁，成为首席宰相。青云直上呀！”

“他的妻子是国舅的侄女嘛，国舅在提拔他时，问过你吗？”

“问过。可是，那是生米做成熟饭之后了。至于这个来济，

朕也很熟悉。”高宗说，“他是扬州江都人。他父亲来护是隋朝的荣国公，左翊卫大将军……”

“正因如此，李秣这些人才有牢骚。”武媚说，“在当初打天下的时候，是凭着本事、凭着功劳当官的，所以李秣、程知节、秦叔宝、魏徵，这些人才能当上大官，掌握实权……”

“也包括你的父亲。”高宗笑笑说。

“也对。”武媚接着说，“然而，自从天下安定了，又开始看重是不是名门大族了。到了近几年，平民百姓家的人再有能力，也不会有前程了。出身寒微呀，低贱呀，就将他们关在朝廷的大门之外了。陛下，要选你自己的人，必须先打破这个格。”

“舅父能同意打破这个格吗？”高宗为难的说。

“你不是皇上吗？你得先同意，先支持呀！”

“朕自然同意。你以为我愿意当元舅的傀儡吗？”

“那就好。以臣妾之见先打出先帝的旗号，用先帝当初选贤任能的办法，那是谁也不敢阻挡的。”

“先帝有些什么办法？”

“哎呀，你呀，先帝用人有六个不分：‘不分亲仇，不分民族，不分地区，不分门第，不分文武，不分新老。’”

“好，你给我写下来，明日早朝朕便下诏。”高宗顿开茅塞，高兴地说。

“好！”武媚高兴地跳起来，搂过高宗的脖子，在他脸上便热烈地亲吻了数口。

高宗一激动抱起武媚，原地转了一圈，然后便放在龙床之上，压了上去。

当一阵急风暴雨过后，气喘吁吁地各自仰躺着歇息的时候，武媚又说：“明日早朝下诏，还有些匆忙，在选用官吏方面，必须作些新的规定。比如起居郎、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这些官



职以往多由贵族子弟出任，以臣妾之见，似乎也应经过考试选拔。”

“那些细处随后再颁布不行吗？看急得你，连觉也不睡了。”

“不错，我就是不想睡觉了。”她说着，重新帮高宗铺好被褥，安排他睡下，她便走到书案之前，挑亮灯烛，拿出文房四宝，开始起草新的选官制度……

直到清早五更，唤起高宗，简单进行了盥洗，她便将写好的诏书递给了高宗，让高宗多看几遍，哪儿不妥当，好再修改。

高宗很感动：“媚娘，你辛苦了。谁为朕着急？谁为朕分忧？只有我的媚娘呀！”

“不要那样说，这是臣妾应该做的。用村夫的话说，我是你的老婆，是一家人呀！”她的眼里闪动着泪花花了。她又一次扑进了他的怀里，撒娇地恳求着，“来，再亲我一口，我一夜不睡，也不觉得累了。”

此时，她不仅是他难分难离的性伙伴，而且更为重要的她也是几乎无人能够取代的政治伙伴。对于有顾命大臣头衔的元舅长孙无忌时时处处的限制和羁绊，高宗早就感到压抑了。任何一个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最大的快事便是权力的自由运用。高宗也不例外。而此时能与他并肩作战、共同奋斗的参谋和助手，则非她莫属了。

“今日早朝，你就不要去了，好好睡觉。你放心，朕定能在他们的头顶上响一声春雷，惊他们个目瞪口呆。先帝的六个不分，朕重点讲不分门第。怎么样？”

“吾皇圣明，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武媚撒娇地喊着。

不出所料，当五更三刻高宗上朝，于太极殿宣布了以先帝‘六个不分’为主要原则的选贤任能章程之后，文武百官瞠目结舌了，他们似乎不认识皇上了，一时鸦雀无声。突然李林甫带头喊

了一声：“皇上圣明呀！”

但是，紧接着人们的目光便不约而同地投向了站在最前边的长孙无忌身上。

长孙无忌威严肃穆。那黑脸就像快下大雨的彤云密布的天空。人们的心“咯噔”一震，仿佛立即停止了跳动。

不管怎样，二月惊蛰的春雷响过，龙蛇爬虫万物复苏，潜于地下冬眠的都要出蛰了。

最早崭露头角的是许敬宗。从此后，他将是反对长孙无忌、拥护武氏的重要人物。

许敬宗，原籍杭州。父亲是隋朝中下层小官，最高到过正五品的门下省给事郎（相当唐朝的给事中）。隋末，被隋朝谋权的大贵族宇文化及所杀。许敬宗委屈求全，方得活命。当秦王李世民求才任能之时，他投靠了秦王，以出色的文才，成为文学馆获选的十八学士之一。当时，能与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虞世南等人比肩，可见文学才华和素养都非同一般。贞观年间，历任著作郎兼修国史、中书舍人、给事中兼修国史等文职官员。太宗东征高丽之时，任太子右庶子掌管政务，后又任中书侍郎，从军随太宗起草诏命。到此为止，官场升迁还是一路顺风。

许敬宗出身并非显贵大族，没有“大树”可依靠，能够于宦海沉浮中明哲保身，他以为自己的头颅就不能昂仰，自己的脊梁就不能挺直。因此，必须对上司察颜观色、低头屈膝。没有人格尊严，脸皮厚，便成了长孙无忌一直讨厌他、不重用他的理由。长此以往，也许许敬宗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他长孙无忌把持朝政，他便永久没有出头之日了。当他看到武昭仪出人意料地坐于皇上身后的帘幕之内时，他便敏感到将来影响和左右皇上的已经不是长孙无忌了。他决定投靠武昭仪、支持武昭仪。

他首先到休祥坊拜访了武媚的母亲应国夫人杨氏。而后又受



杨氏之托到长孙无忌府上作说客。劝说长孙无忌莫要固执己见、伤了甥舅和气。支持皇上废后另立。

他尽管明白，决不会说服长孙无忌。但是，他要以此向皇上和武昭仪表明自己的态度。

不出所料，长孙无忌几乎像斥责不明事理的晚辈那样冲他发了一通脾气。

“王皇后出自名门望族，是先帝为皇上选的佳妇，为人敦厚善良，恪守妇道，又没犯大的过错，岂能听信后宫惑主侍妾的谗言，说废就废吗？你许大人也是多年的老臣了，又是饱学的文士，怎么不分黑白，颠倒是非，也跟着瞎起哄呢？”

“当今皇上仁爱圣明，这是太尉你多次向群臣说过的。许某作为臣子不相信皇上能相信谁呢？若是皇上欲废王皇后，那就是王皇后有过错、不能母仪天下，该废。许某听信皇上、忠于皇上，太尉谓之分黑白、颠倒是非，这是从何说起？实在令人费解。许某今日前来，不惧冒犯太尉，就是想劝太尉能够理解皇上、支持皇上、与皇上保持一致。若是在朝堂之上，带头与皇上顶撞、辩理，岂不乱了朝纲？许某以为那才是瞎起哄呢！”许敬宗不卑不亢，将君臣关系一摆，把个长孙无忌说成是乱朝纲的佞臣了。

“好了，好了，我没工夫跟你斗嘴，到朝堂上再理论吧！”长孙无忌气得两眼发蓝，白胡须乱颤，他向许敬宗下逐客令了，“送客——”

许敬宗冷笑一声说：“太尉固执己见，怕是将来后悔便来不及了。”

“不劳许大人操心了。”长孙无忌将许敬宗推出门外，转身便关上了门。立即破口大骂，故意让许敬宗听见。

许敬宗从长孙府上归来，夜晚又到休祥坊的应国夫人的宅

第，向杨氏如此这般将他与长孙无忌的争论讲了一遍。杨氏当场对他表示了感谢。事后，杨氏向女儿武昭仪又学说了一遍。武昭仪立即派宦官去许敬宗府上，赠送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金布帛。许敬宗自然感激不尽。这个一向苟且偷安、明哲保身的许敬宗，既然与长孙无忌翻了脸，便死心塌地投靠了武昭仪，成为她的忠实党羽。

武媚此时尽管知道自己仍然势单力孤，但是，既然与长孙无忌已经摊了牌，矛盾日趋尖锐，逐渐表面化，则应该先下手了。

她亲眼目睹了长孙无忌是如何小题大作、借题发挥，在高阳公主和房遗爱身上大作文章，最后不择手段罗织罪名，将吴王恪等不满自己的人赐死的赐死、流放的流放，几乎一网打尽。心多么狠？手多么辣？她意识到自己若不及时出击，也许会在某一个早上，一觉醒来，像吴王恪那样接到了赐死的诏书。到那时，后悔便来不及了。

她再一次想起姨妈那推心置腹的教诲。她曾说过，皇后既然失宠，寻错已经不难……

这日，高宗与武昭仪刚刚下朝归来，还没顾得上换装歇息。王皇后的随身宦官德公公便慌慌张张前来告密。他说皇后怨恨皇上和昭仪，跟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正在使用魇魔之术，致使皇上头疼，诅咒昭仪早死……

高宗一听勃然大怒。立刻传来内侍监，按照德公公提供的信息，他与内侍监来到了皇后的寝殿，在她睡床底下的一块砖下边，挖出了两个小木头人来，上面分别写了皇上和武昭仪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小木人的心头上还扎了大铁针。

高宗被气疯了。

皇后被吓傻了。

高宗抽了皇后两个嘴巴之后，又踢了她一脚，嘴唇哆嗦着吼



道：“真想不到，比虎狼还狠、比蛇蝎还毒！”

皇后被打得披头散发，连声喊着冤枉。

高宗再也不听了。他立即下令将魏国夫人柳氏驱逐出宫。将皇后幽禁于自己寝殿。

这事发生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六月。

七月，皇后的舅父从吏部尚书任上被贬谪为遂州刺史。遂州在现在河北省徐水县。

酷暑虽然已过，然而这年干旱少雨，时至七月仍然闷热得人们汗流浹背、喘不过气来。年事已高的柳爽，曾几何时，还是皇亲国戚，官拜宰相，不可一世。而今却要冒着炎热，去那偏远的遂州了。他骑在马上，与家人忙着赶路，尽管衣衫每日都被汗水湿透，但他那心里却是冰凉冰凉。他恨皇后无能，他恨武媚专宠，他恨皇上昏庸，他也恨长孙无忌抛弃了他，在他遭到贬谪之时，他竟缩颈藏头，不出来说一句挽留求情的话。人情薄如纸呀！

当柳爽离开长安，经潼关来到岐州（今陕西省凤翔县）时，岐州长史于承素在驿站迎接招待了他。

晚宴之上，酒至半酣，于承素自然试试探探欲问柳爽被贬的原由。柳爽开始还吞吞吐吐，半遮半掩地说：“常言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陪伴君王，难免出错，升迁贬谪，皆为常事，何足为奇？”但及至微醉，则口无遮拦，心中郁闷，一吐为快了。

他痛哭流涕，仔细地向于承素叙说了王皇后如何失宠，武昭仪如何恃宠干政，高宗皇上如何偏听偏信，直说得上于承素都不敢再听下去了。

“柳大人已经醉了，早歇息吧！”于承素害怕传出去自己也受牵连，于是便反复劝说。

“不，我没醉。当年《秘记》中的‘女主武王’出现了，大

唐的气数已尽了。这是天意呀！于大人，你等着瞧吧，大唐的社稷全毁在武媚这个魔女手中了！”

于承素好歹劝他歇息去了。但于承素睡不着了。宴中十多人在场，柳奭这些话一旦传出去，自己必被株连。他越想越怕，便连夜修本，弹劾柳奭酒醉之后，泄露宫中秘事。第二天，他刚送柳奭上路，参他柳奭的本章便由快马急送长安去了。

武昭仪看过于承素的疏章之后，立即念于高宗听了一遍。高宗大骂老贼不思悔改。立刻命武昭仪起草诏书，再往更远的地方贬他。

第二天下诏，柳奭改贬为荣州（今四川省荣县）刺史。原来去长安东北的河北省，如今改往大西南的四川。老迈的柳奭，待转回到达荣州之时，便卧床不起了。

王皇后遭到幽禁，魏国夫人柳氏被逐出宫，皇后的舅父柳奭一贬再贬，让朝野一片哗然。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派的阵脚乱了。他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开始组织反扑了。

但是，一些人敏感到皇上在武昭仪的操纵下，将要挣脱长孙无忌的控制，自主行事了。尤其，将太宗当年破格选贤任能的“六个不分”当作提拔官职的新准则，这无疑是一个信号，说明高宗皇上要以武昭仪为顾问，重新组织自己的人马了。那些被长孙无忌长期压制得不到晋升提拔的一些臣僚，开始睁大了双眼，盯着形势的进展，已经摩拳擦掌，伺机欲动了。

继许敬宗之后，第二名跳出来投入武昭仪麾下的是中书舍人李义府。

李义府生于隋炀帝大业十年（公元614年）此时四十二岁。本籍为瀛州饶阳（今河北省饶阳县）。由于祖父在四川永泰（今四川盐亭县）作个小官。他在这里长大成人。贞观八年（公元



634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听说他勤奋好学，很有文才，召见了。感到他是个有为的年青人，便特别向朝廷推荐了他。

当时的科举是“秀才科”。由地方刺史一级长官向朝廷推荐。若被推荐的人在科举“对策”测试后落第，推荐他的地方官吏便会受到处罚，被认为是推荐了无能的庸才。因此，在荐举时地方官吏对此非常认真谨慎。每次举荐的人数则很少。尤其像李义府这种出身寒微的人，被举荐的机会便更少。李义府没辜负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的期望。顺利地通过了“对策”的考试。进入了“身、言、书、判”四项标准的面试。身，即身材相貌要魁伟端正；言，即说话要口齿流利、声音宏亮；书，即用毛笔书写的字要端方、有功力；判，即判断是非、剖析疑案的能力要强。李义府相貌堂堂、文才出众，终于被录用，进入了仕途，补门下省典仪。

李义府因出身寒微，朝中并没有靠山。当时门下省的侍中由刘洎担任；中书省的中书令由马周担任。因此，这两位宰相便成为李义府巴结的对象。李义府勤恳谦恭，才思敏捷，很得二位宰相的青睐。不久，由他们举荐，李义府便当上了监察御史。后来又成为太子舍人、中书舍人。参加过《晋书》的编纂，并成为弘文馆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

然而，侍中刘洎和中书令马周是拥戴魏王李泰当太子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是拥戴晋王李治当太子的。不是一党一派。后来，长孙无忌、褚遂良拥立李治成功，刘洎和马周便成为他们排挤和打击的对象。李义府被看作是刘洎和马周的亲信和党羽，自然也在排挤和打击之列。

本来李义府的文名可以与来济并列，时人有“来李”之称。但来济出身名门大族，而今已是宰相之一的中书省的中书令了。而李义府中书舍人也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了。

这便是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七月，高宗皇帝提出擢升武昭仪为“宸妃”被韩瑗、来济这两位由长孙无忌新提拔起来的宰相阻挡否定之后的事情。长孙无忌随便找了个莫须有的过错，拟将李义府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为司马。

当时官吏的升贬调动，皆以敕令发布。程序是先由中书省起草，送门下省再议，再经皇上批准而后发布。

贬谪李义府的敕令在中书省刚刚起草，在中书省任中书舍人的李义府，便从要好的同事那里提前了解到了这个信息。眼看着多年来步步艰辛赢得的这点爵禄就要付之东流之际，他彷徨无计了。他对长孙无忌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再委屈此时也状告无门呀！自己的顶头上司中书令来济，那是他长孙无忌的一条狗呀！他们拿他李义府根本不当人，还给他起了个带侮辱性的绰号叫“李猫”。就是说，别看李义府平时慈眉善目、笑容可掬，却是个心地狡诈、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他们全都是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人，能可怜他吗？能搭救他吗？不会，当然不会。

李义府感到无望了。被赶出京城，到那偏僻遥远的穷山坳里，想再走出来，恐怕比登天还要难了。他知道在京城的日子已经不多。这天便邀请了自己的知己同事王德俭到自己的家里，喝酒、叙谈、告别。

王德俭与李义府都是出身寒门，也是多年得不到提拔的中书舍人，二人同命相怜。当命运将自己的朋友逼到死胡同的时候，他突发奇想，为李义府想出了一个绝路逢生的办法。

他说：“事情好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还不能说一点办法没有了。”

“怎么，还有办法？德俭兄，求你了，有一线之路，我也不想回巴蜀了。”李义府说着，又给王德俭斟上一杯酒。

王德俭抿了一口酒，慢条斯理地说：“也只是一线之路，而



且是一条险路。”

“我们巴蜀人走险路惯了，不怕。事到如今，也只得破釜沉舟了。德俭兄，即便是走不通，或者一失足摔到万丈深渊的山涧里，我也决不会埋怨你。我不会忘记，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你能与我同仇敌忾，苦思生路。我将永远感激你的。德俭，请先受兄弟一拜。”李义府说着就给王德俭跪下了。

“起来起来，你要折煞兄弟呀！”王德俭赶忙将李义府拉起来，说，“义府兄，你不会不知道，当今皇上是一心想废黜王皇后，欲立武昭仪。但因长孙无忌这一派的坚决反对，朝臣们谁还敢开口讲话？皇上是孤立无援，心情非常苦闷。你若能立即修本上疏，表示赞同和支持废皇后、立昭仪，皇上一高兴，说不定你就会转祸为福，不但不同意对你贬谪，说不定还会视你为心腹，随后提拔重用你哪！不过，皇上一向懦弱、没有主心骨，是否能与长孙无忌争执到底？便吃不准了。”

“好，这是一步险棋，也是一着妙棋。若是天不灭我，说不定这一着棋，能把死棋变为活棋。”

“不过，事不宜迟，你这就立即写好奏疏。今夜你可以替我值班，连夜将奏疏送给皇上。若等到明天，生米做成熟饭了，怕是皇上也难救你了。”

“德俭兄，谢谢你的指教了。兄弟这就准备。”李义府眼含热泪，紧握着王德俭的双手，诚挚地道谢着。

这天夜晚，李义府遵照王德俭的指教，在中书省值班时，约好担任紧急联络的内侍省的宦官，说有急事上奏，便将疏章递了上去。

甘露殿内，高宗拥了武昭仪正准备宽衣就寝，内侍省的宦官在门外说有急事上奏。高宗说：“什么急事，连明天也等不得了？”

但是，当高宗展读奏章之后，却露出了喜色，连声说：“好，好……”

武昭仪从高宗手中接过奏章，也立即浏览了一遍。说：“到底还有人不怕国舅，敢出来说句公道话了。”

李义府奏章的主要内容是：臣闻王皇后与其母柳氏，心怀妒恨，致死小公主。又于寝宫密使巫术，诅咒圣上。其阴毒行径，令人发指。如若不废，何以母仪天下？而武昭仪，世事洞明，人情通达，谦恭大度，为世风范。若能为后，以应臣民之心，乃国之幸也。然而，目下有的朝臣，却固执己见，设置障碍，百般阻挠。陛下若再迁就退让，任其专横，从此帝王威严何在？君臣之别何在？卑臣深感忧虑，夙夜难眠，故冒死直言谏。窃以为迁就专横之例断不可开，纵容跋扈之风断不可长，三纲五常之规断不可破。

“言之有理呀！”高宗兴奋地再次喊道。

龙心大悦，李义府自然绝路逢生。

人们不得不惊叹，在人生的某些岔路口上，命运会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左右，鬼使神差般地突然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第十九章 高宗摊牌

长孙无忌这些大官僚、大贵族的歧视和排挤，将许多出身低贱寒微的官吏，驱赶到武昭仪的麾下来了。

长安令裴行俭的被贬，给了长孙无忌一个措手不及。

高宗以为该向宰相重臣们摊牌了。

褚遂良看透形势，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心理，自告奋勇打头阵了。

自从高宗公开提出废王皇后，立武昭仪，朝臣中除少数人默不作声，大多数人都随声附和站在了长孙无忌一边。高宗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多么企盼有人出来支持他呀！

这位平常素日他从来不曾留意过的中书舍人，通过奏疏给他送来了春雨，让他找到了敢于站到他这一边的勇士。

高宗心里高兴，便连夜召见了李义府。

李义府满面堆笑，言辞诚挚，一脸忠于皇上的激情。对于长孙无忌阻碍皇上决策的专横跋扈，亦表示了为臣子的义愤。

高宗为了嘉奖李义府的忠贞，立即传旨，赏赐宝珠一斗，取消左迁动议，让李义府官留原职。

武昭仪也暗中派人李义府进行了赏赐。

不久，李义府便被擢升为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赐爵广平县

男。

再说李义府被高宗召见的第二天，他便到王德俭的家中，感谢他的赐教获得的圆满成功。并把皇上赏赐的一斗宝珠，分了一半给王德俭。王德俭自然也立即站到了拥护武昭仪的一边。

此后，还有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等人，再也不甘心受长孙无忌这些元老派的压制和排挤了，纷纷投靠到了武昭仪的麾下。

崔义玄，是永徽四年（公元 653 年）十月，在讨伐睦州起义的文佳皇帝陈硕贞的“神兵”时，立下大功，被提拔为御史大夫的。这个从偏僻地方来的御史大夫，在那些出身显贵家族的官吏眼中，无异是“乡巴佬进城”，时时处处都会遭到冷眼歧视。在朝堂之上，长孙无忌等人经常诽谤武昭仪是“出身寒门的贱妇”。崔义玄每次听到这些话，似乎自己也在遭受侮辱。因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虽然对武昭仪还不熟悉，但已经感到是一种人了。

也就是说，长孙无忌这些大官僚、大贵族的歧视和排挤，将许多出身低贱寒微的官吏驱赶到武昭仪的麾下了。

武昭仪对于前来投靠的官吏，真正实行了“六个不分”，一概接纳培植，赏赐重用。不久，终于形成了属于她武昭仪自己的政治势力。

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军对垒，激战一触即发的局势形成了。

那是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的八月。长孙无忌派系中另一员大将裴行俭被贬，给了长孙无忌一个措手不及。

裴行俭，原籍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出身名门望族，自幼好学，是弘文馆的学士。他擅长书法，尤爱草书、隶书。褚遂良是他书法方面的师友。他又爱读兵书，后受大将军苏定方赏识，得以亲授兵法。因此，他文武双全，英名远播，三十七岁时



便出任长安令。

因为裴行俭特别敬重褚遂良。敬重他的书法，敬重他的人品。而当时褚遂良深受长孙无忌的影响，以为武昭仪是个惑主祸国的女人。像殷纣王时的妲己，像周幽王时的褒姒。要立武昭仪为后，必然造成祸乱。裴行俭又受褚遂良的影响，对武昭仪也怀有很深的成见。

有一个夜晚，褚遂良、裴行俭等人被长孙无忌召集到自己家里，共同商讨对策，保住王皇后不被废黜，阻挠武昭仪的册立。有的人甚至说，必须想法将武昭仪秘密除掉。

御史中丞袁公瑜探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夜来到休祥坊找到武昭仪的母亲应国夫人杨氏，报告了长孙无忌家的这次密谋。杨氏感到事情严重，又立即进宫向女儿讲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第二天，早朝的时候，长安令裴行俭接到皇上的“墨敕”，调他到西州都督府任长史。

官吏的一般调任需经中书、门下两省提议和审查，最后再由皇帝决定。但是，遇有紧急军国大事，皇帝可以不经中书、门下两省商讨，直接通过“墨敕”下达命令。高宗自登基以来，每事必由长孙无忌裁定，所以，从来没有用过“墨敕”。这次贬谪裴行俭出京就是先给长孙无忌一派来个示警：皇上要自主行事了，要向阻挠皇上行事的人开刀了。头一回先逮个小泥鳅（长安令是个正五品的中级官吏）打一儆百。你们这些宰相们应该放明白，不是不给你们留情面。若是不思悔改，裴行俭的今天，也将是你们的明天！

裴行俭将要去的地方西州，是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为大唐所灭的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西部），位于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的天山山脉南麓的盆地。这个盆地比海平面却低一百五十多米，汉代称为火州。夏天从戈壁吹来的热风，有时像火似的

将荒原上的青草绿树烤干枯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这是大地西边的尽头，是化外之境。裴行俭这次调任，实际上是流放、发配。这次处治用的是“墨敕”，长孙无忌已经来不及为其求情。或者，他长孙无忌还是像上年柳奭被贬时一样，根本就没有想去求情。

在裴行俭西出阳关之后的九月里，同意拥戴武昭仪的许敬宗被擢升为礼部尚书。

与此同时，高宗根据宦官的密告，从萧淑妃的寝殿中搜查出一坛鸩酒。高宗下令将萧淑妃幽禁，由内侍监负责对其继续审问。

高宗以为该向宰相重臣们摊牌了。这日早朝之后，高宗又召集长孙无忌、褚遂良、李稭、于志宁、以及其他宰相们到两仪殿议事。其实各自心里都明白，将要商讨的是什么事情。因此，难免有些惶恐。似乎将有一场风暴马上到来。

“褚大人，今天，我先开个头，你再……”长孙无忌在向两仪殿走的时候，与褚遂良说。

“太尉还是暂且不要奏谏了。今日肯定还是议定废皇后的事情。在臣僚面前，皇上与舅父顶撞起来，不好收场呀，还是让我先奏吧！”

“要不就让司空李稭先说。”长孙无忌又说。

“他？他今日告病了。再说，他地位太高，若是被皇上斥责，也很难堪。”褚遂良知道李稭是故意躲开这场灾难性的争执了。

“那就由你先……”长孙无忌知道，谁先开口，必定遭到皇上的责备或惩罚。关键时刻他还是将褚遂良推到了前台。

褚遂良尽管保守僵化，但性格耿直，为人正派。当年经魏徵举荐，很受太宗赏识和重用。

褚遂良是杭州钱塘人，据说是南朝贵族的后裔。他自幼爱



学，知识渊博。尤工书法，与欧阳询、虞世南并称唐初三大书法家。

酷爱书法的太宗皇帝，曾经慨叹：“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

魏徵便向他推荐了褚遂良。魏徵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羲之的笔意。

太宗召见之后，对他甚是器重，视为股肱之臣。褚遂良固执直谏、耿介犯上，英明的太宗亦不为怪。

太宗有一次对七名朝臣进行了评价。谈到他的时候太宗说：“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太宗驾崩前托孤于长孙无忌和他，大概也是经过一番斟酌的。他认定褚遂良能为知己者死，报他的知遇之恩，而忠诚于李治。另一方面，他对长孙无忌，亦有监督作用。在平素小事上，他决不与长孙无忌相争。但是，长孙无忌若有篡权不轨，褚遂良肯定会与他势不两立。有人说，褚遂良和李林甫两人帮长孙无忌成就了他的忠臣之名，使他没有沦为第二个王莽，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褚遂良人缘好，在文武百官中一呼百应。长孙无忌于永徽元年曾经贬谪褚遂良离开京都，迫于舆论压力，永徽三年又把他调了回来。而李林甫是带兵元帅出身，对长孙无忌自有一种震慑力量，使他纵有异心，也不敢轻举妄动。对于这两个人，长孙无忌不是不想除掉，只是机会未到，还不曾得手。如今，高宗要征求废后意见了，他也是想先将他们二人推到前台，来个首当其冲了。

其实，褚遂良也早已看明白了这步棋，明知长孙无忌要丢“车”保“帅”，自己这个“车”也只得硬着头皮硬往陷阱上踏了。他已经抱定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

他说：“遂良原本布衣，所以能有今日，皆先帝栽培赐予。再说，我等亲受先帝遗诏，托付保驾皇帝皇后。而今，即便因冒犯龙颜而被诛死，也是死得其所了。假若此时畏缩不前，日后何颜见先帝于九泉之下？”

褚遂良一番言谈，慷慨悲壮。长孙无忌唏嘘多时，红着脸也没说出一句话来。

人啊，只有在紧要关头，才分得出品德的高低差距来。

被召集的人到齐之后，端坐于中央的高宗便首先将王皇后的罪孽细说一遍。最后又说，此等罪恶以法当诛，再不能为天下贤妻良母之楷模，更不能继续主管后宫，所以决定将她废黜。

多时无人说话。褚遂良轻咳了一声，然后奏道：“皇后出身名家……”

“怎么，出身名家就不犯罪了吗？”高宗今日的火气很大，褚遂良刚开口他便想将他堵回去。

褚遂良今日有思想准备，并没因皇上脸色难看说话很冲而闭口。他又说：“求皇上让臣把话说完。王皇后出身名家，知书达礼，中正敦厚，恪守妇道，是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于弥留之际，握臣之手说，朕将佳儿佳妇，皆托卿辅佐。这是陛下在场听到的，曾几何时，言犹在耳，皇后又无大的过错，岂能轻易言废？臣左思右想，不敢违先帝遗命而盲从。”

高宗气愤地辩驳道：“王氏杀害朕之爱女，又用魇魔巫术，诅咒朕与昭仪，这还不是大错吗？”高宗说着，将两个小木人取出，递给他们观看。小木人身上分别写了皇上和武昭仪的姓名和生辰八字。标有武昭仪姓名的女小木人的心口处扎了大铁针。

众皆愕然。一时七言八语，说什么的都有。

褚遂良又道：“这一定是别人雕刻的——两个女人是不会刻的。就是说，一定有同犯，至少女巫或男覡得参与，也少不了宦



官和宫女的协助，将这些人一起关押起来，逐一审问，臣以为总会弄个水落石出的。”

“怎么，拿两个小木人，跪下诅咒，还得后宫所有人参加？还需要千军万马？真是书呆子，亏你想得出来？”高宗又反驳说。

“陛下，要依法惩治，总得审理明白，要有人证物证吧？就是对黎民百姓，也不能冤屈好人，何况朝堂大内。陛下，还是三思慎重才好。”褚遂良又说。

侍中韩瑗也感到不能仅让褚遂良自己去硬顶硬撞，于是便开口声援了：“陛下，褚大人所言不无道理。废黜皇后总得找出个人证物证才是……”

高宗已经怒不可遏，他站起身来，夺过小木人，大声吼道：“什么人证物证，小木人就是物证，朕便是人证，不行吗？出事多长时间了，你们这些宰相大臣干什么去了？给朕查清楚了吗？朕的小公主是怎么死的？小木人是谁雕刻的？去查吧，查不出来朕便拿你们是问！”

高宗说着，一转身，气呼呼地走了。

剩下的人几乎全是长孙无忌一派的人了。

来济冲着长孙无忌说：“太尉，事到如今，你说该怎么办？”

“我，我也没有主意了。反正不能这么糊糊涂涂，不明不白地将皇后废了。若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长孙无忌只谈事情的严重性，却不敢谈怎么办。

“怎么办？”褚遂良又开口了，“咱是先帝托付的顾命大臣，难道怕免职、怕流放、怕砍头就让步吗？不，疾风知劲草，国难出忠臣。当年魏徵与先帝说，臣愿意当良臣，不愿意当忠臣。时至今日到了这个地步，不愿当忠臣也得当，只能以身殉职了。”

当年太宗与魏徵议事，魏徵说：“臣幸得奉事陛下，只是希望能让臣作一个良臣，而不使臣成为忠臣。”

太宗问：“良臣和忠臣不一样吗？”

魏徵说：“对，不一样。古代的稷、契、皋陶，他们辅佐君主，上下同心，励精图治，君臣俱享尊荣，国祚长久，这些人便是良臣。而龙逢、比干，虽然忠心耿耿，面谏廷争，但己身蒙受祸诛，社稷终于不保，只留下个忠直的空名，这些人便是忠臣。事明君可作良臣，事昏君只能作忠臣了。”

而今，这些曾被太宗视为股肱手足的大臣，忆起往事，便免不了慨叹一番。褚遂良苦笑着说：“我们这辈人，也许被先帝娇惯坏了，一个个不拘形迹、不避嫌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管是非曲直，总是一吐为快。先帝主张兼听则明，对咱们也从不怪罪。皇上没有架子，臣子没有顾虑，时间一长，咱就忘了君臣上下了。尤其是我褚某，看来要受惩罚了。诸位大人，当流放褚某的时候，谁去给我饯行呀！”褚遂良说罢凄然一笑，双眼便溢满了泪花花了。

众皆默然。

第二天拂晓，东方刚刚现出一抹彩霞，文武百官已聚集在太极殿侧的旁殿，等待五更三刻钟响上朝。自从长安令裴行俭因袁公瑜告密而被贬谪到西州去了，朝臣聚集在一起，已经无人信口议论国事了。一个个端坐着像一尊尊庙堂上的泥胎。有的便干脆闭目养神了。有人感到这种沉默很尴尬，便说说最近天气好坏；哪里又下了大雨；谁家又添了孙子；谁家老人要庆寿，邀请大家前去喝酒等等，来打发这令人难熬，其实非常短暂却非常难堪的一段时光。

钟声终于响了。众官按照官位高低、年龄大小相互谦让着，鱼贯而入朝堂。

高宗皇帝端坐于上。武昭仪隔帘坐于皇上背后，她很想听听这次与她命运攸关的朝议。再说，也许因为她的到场而使许多臣



僚缄口不语，至少不会过于放肆的毁谤吧！

早朝开始，有的大臣谈了一下边关的事情之后，高宗便引入了废后的正题。他这是第一次在文武百官之前正式谈这件事情。他从王皇后与她母亲柳氏、舅父柳爽等人，如何利用《秘记》讖语，有意传播，诋毁武昭仪，蛊惑臣民，制造混乱，开始谈起。又谈到武昭仪生的小公主在王皇后看过之后突然暴亡；再谈到用巫术妖法和小木人诅咒皇上和武昭仪早死，详详细细讲了一遍。最后用极为愤慨的语调说：“就是这么一个心毒手辣的妒妇，有的人却口口声声说她出身名门，恪守妇道，没有大错，不能废黜。难道将朕也害死才算有大错了吗？有的人，还说先帝遗诏让他辅佐，你辅佐得好，把朕的小公主都殒死了！她自己不能生儿育女，却妒恨别人……”

高宗皇上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一个个吓得都低下了头。再说，多数人也是第一次这么详细地了解皇后的过错，也很吃惊。因此，皇上说完之后，朝堂便完全沉默了，死一般的寂静。连相互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眼看众无疑议了，那个铁了心的褚遂良却迈步向前，高擎着象牙朝笏，在皇帝宝座下面跪下叩头了。他说：“将先帝遗言提醒陛下，这是为臣的职责。即使陛下必要易后，请再择名门望族的淑女，何必一定要册立武氏呢？武氏乃先帝才人，这是众所周知的，难道能尽掩天下人的耳目？万代之后，人们又将怎样议论陛下呢？”

褚遂良越说越气，话也越说越露骨了。

高宗气得脸色发青，嘴唇哆嗦，可就是送不出话来。

急得帘内的武昭仪都开口了：“说话，说，怎么，按商量好的说！”

她不敢放高声，但高宗终究还是听清了。

“万代之后，怎么评论朕呀？你给朕讲清楚。是不是说朕是昏君呀？褚遂良！”高宗拍案而起，“你口口声声说，要作良臣、要作忠臣，你给朕讲讲，什么叫忠臣？谁敢顶撞皇上、谁敢辱骂皇上、谁敢说皇上是昏君，就是忠臣吗？我告诉你，武昭仪是先帝在世时就赐于朕的。怎么，先帝没跟你商量、没经过你批准、你就敢说三道四，是不是惟恐天下不乱呀？”高宗在武昭仪的鼓励下，第一次如此严厉地斥责老臣。当然也是第一次公布武昭仪是先帝赐予的。

长孙无忌一出现僵局，便赶忙上前劝说：“陛下息怒，陛下息怒……”

褚遂良见谏诤已无转机，便将手中的笏板放到面前的殿阶上，叩头下去，满脸是血，又说：“臣冒犯陛下，罪该万死！现在还给陛下朝笏，求陛下开恩，放臣回归故里。”

“怎么，出气了？没出气就再骂！”高宗气得脸色焦黄，浑身战抖着说。他完全失控了。

坐在宝座后帘内的武昭仪突然掀起紫帘大声喝道：“还不赶快捕杀此獠（liáo，音辽，凶恶野兽）！”

高宗刚要给褚遂良定罪，长孙无忌连忙向前边的宰相们使眼色，几个人一齐跪下为褚遂良乞求宽恕。

长孙无忌说，褚遂良是顾命大臣，不可加刑。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惩罚嘛，好让他吸取教训，日后不再冒犯皇上。

侍中韩瑗见褚遂良说话太冲遭到了斥责，他便绕着圈子苦口婆心地对高宗进行劝谏，说到动情处，他痛哭流涕。

高宗不耐烦了，起身宣布退朝。

第二天，韩瑗又是一番劝谏，又是一番痛哭流涕。他总想对高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而，此时的高宗哪里还听得下去。他命人将韩瑗拖了出去。



第三天，韩瑗和来济在长孙无忌的授意下，又分别给高宗上疏。常言道，欲速则不达。在一种着急浮躁的情绪下写的疏章，言词则难免过于直露和刺激，便越发激怒了高宗。

侍中韩瑗的奏疏中说：“匹夫匹妇，犹相选择，况天子乎！皇后母仪万国，善恶由之。故嫫母辅佐黄帝，妲己倾覆殷王，《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每览前古，常兴叹息，不谓今日尘黷圣代。作而不法，后嗣何观！愿陛下祥之，无为后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国，俎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吴王不用子胥之言而糜鹿溢于姑苏。臣恐海内失望。棘荆生于掖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

中书令来济的奏疏中说：“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幽闲令淑，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兴《关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倾沦。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汉之祸又如此，惟陛下详察！”

他们二人的表章，高宗夜晚看过之后便没有往武昭仪手中再递。她伸手来要，他说：“不看也罢，好像只有他们知道那几个历史故事。简直让这些人气死了！”

“生啥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是一国之君，他是阶下朝臣。你得让他们生气，气死他们，自己却不能生气。若不是如此，你这君王当得便太窝囊了。把他们的奏疏给我看看，我不会生气的。”武媚说着，便取过了奏疏，在烛光下看了一遍。

武昭仪看完奏疏，哈哈大笑。

高宗大惑不解：“昭仪为何发笑。”

“我笑他们把我比作妲己和褒姒了，当然，你便是那昏聩的殷纣王和周幽王了！”

“所以朕才生气呀，都跟褚遂良学会了，骂你一顿昏君，还得痛哭流涕、跪下把头磕破，争着当个忠臣，留芳百世。”

“皇上，你看看臣妾哪儿像妲己？哪儿像褒姒？臣妾要像妲己，就得逼迫国舅像比干那样，把心剖开，看看是几个心眼？臣妾若像褒姒，就得一笑千金。你这幽王就得到风火台上放狼烟，戏耍诸侯，逗我一笑呀！”

“不过，昭仪有一点很像她们二人。”

“怎么，我像她们？”武媚双目睁大了。

“对，你像她们一样美，倾城倾国，让朕着迷。”高宗说着走到她的身后，将她拥之入怀，低头，亲了她一口。

“你呀，在这一点上，也像殷纣王和周幽王，不是吗？”武昭仪娇嗔地瞥了高宗一眼。高宗又亲了她一口。

高宗说：“古人都说，食色，性也。寡人好色嘛……”

武昭仪推开高宗，在地上踱了几步，转身对高宗正颜厉色说道：“皇上，他们这两篇奏疏，装出一副正人君子、忠臣直谏的面目，把你这君王也好一顿教训。可仔细想想，简直是拿腔作态，自欺欺人，前后矛盾，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皇上，臣妾想明日早朝，当面与他们理论理论。”

“那，成何体统？一、你不宜抛头露面；二、你不宜与朝臣当面相争。算了吧，有朕给你作主，白的说不成黑的。好了，好了，歇息吧，这几天让他们闹得吃不好，睡不安，朕已是精疲力尽了。”高宗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来，为朕宽衣吧！”

“好，我听你的，不到朝堂上去。到两仪殿怎么样？只请四品以上的大员，臣妾只对韩瑗、来济这份奏疏谈谈看法。你尽管放心，臣妾一定心平气和、谦恭守礼，像无知童生一样虚心向他们请教。”武昭仪一边帮他宽衣解带，一边向他恳求。

“你呀，总是这么争强好胜。朕是怕你受他们围攻，闹得你



张口结舌、过于难堪，连朕也下不来台，难以收场呀！来，你说说，你想怎么跟他们理论？让朕听听，你有没有把握舌战群儒，挫败他们的气焰。”高宗有心无意地敷衍着她，好让她尽快陪他歇息。

武昭仪服侍他躺下，然后自己也迅速脱去衣服钻进了他的被窝。他刚想上手，她说：“慢着，听臣妾说完，再耍……不迟。”

她在他耳边如此这般详详细细讲了一遍，高宗立即喊了一声：“好呀，就这么定了！”

“皇上可要说话算话？”

“君王岂有戏言！”

第二十章 同舟共济

高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理直气壮过。质问得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张口结舌，面红耳赤。

高宗对武媚说，朕并非只看重你的美色，而是看重你的才智。只要你我同舟共济，朕自信李唐江山不会落于他人之手。

李林说，立谁为后，这是皇上的家事，何必更问他人。李林的话，可谓一言九鼎。高宗听后，顿开茅塞。

第二天早朝之后，高宗又将宰相众臣召集于两仪殿。司空李林仍然告病。褚遂良因昨日冒犯皇上，撞阶还笏，不曾被召。其余在京的六省九寺三监的最高长官皆被召来。

众人猜得出来，肯定还是皇后的废立之事。但高宗的态度是否有所变化，却是谁也揣度不出来。昨日，高宗斥责褚遂良的口气很硬，而长孙无忌却没有改变主张的表示。因此，多数人只是带了两只耳朵来，下决心不置可否。上下两头都惹不起，可躲得起呀！不是连于志宁都不开口，连李林都告病吗？他们这些当朝一品都怵头表态，一般官吏岂能瞎人骑瞎马硬撞南墙！

心情最为惶恐的可能是长孙无忌、韩瑗和来济。长孙无忌黑着脸坐在最前边，韩瑗和来济一左一右坐于他的身后。来济垂着头，似乎在闭目养神。韩瑗却有点紧张得失态，他的眼睛不住地



察看周围人的脸色，而他自己的脸面却一阵红、一阵白的。高宗还没到，殿内鸦雀无声。

高宗终于在宦官的导引下，由武昭仪搀扶着走进殿门来。高宗身子摇摇晃晃，面色憔悴，一副病容。大臣立即起立，长孙无忌迎上前去，问道：“陛下，是不是龙体欠……”

高宗没有理睬，一直走到中间高座前，由武昭仪扶他落座。而后武昭仪又从侍女手中接过一杯热茶，端放在高宗面前的书案上。她没有退下，却坐在了高宗身后的一个小座位上。她今日，浑身素服，一脸肃穆，举止端庄，异常镇定。

高宗开口了：“昨晚，朕接到侍中韩大人、中书令来大人二位爱卿的疏章，连续拜读数遍，可惜没有读懂。一夜未曾合眼，想来想去，仍然不解其意。今日召集诸位前来，一起与朕聆听韩、来二卿当众宣讲疏章。朕今日头昏目眩，也顾惜不得了，还是感到聆听二卿指教要紧。诸位也就不要怕耽误时间了，静下心来听听，或许增长见识嘛！你们二位，谁先宣讲？”

韩瑗早已坐立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魂不附体了。他急忙出列跪下奏道：“陛下息怒。臣才疏学浅，信笔直书，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承望陛下降罪。罪臣岂敢再次重复，以污圣听。”

来济亦出班跪拜，奏道：“臣受陛下隆恩，昼夜思念报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乃为臣之本分，并以此欲报皇恩。然卑臣愚钝学浅，经书只识皮毛。至于昨日奏疏，亦心血来潮，仓促急就，若有悖谬，愿受惩罚。陛下既命读疏，在下只得从命了。”

来济从宦官手中接过自己写的奏疏，不紧不慢又读了一遍。不少人暗中钦佩，写得好呀！

韩瑗也从宦官手中接过自己的奏疏，从头读了一遍。只是他没有来济冷静，双手颤抖不停，吐字结结巴巴，及至读完，已是汗流浹背了。

高宗既受武氏指点，如何发问，早已胸有成竹。他说：“国家之兴盛衰亡，根源在天子施政呢？还是在后宫女人好坏？韩爱卿说，嫫母辅佐黄帝，妲己倾覆殷王。黄帝开国之基业，是因为有个贤淑的嫫母，殷纣王成为亡国之君是因为有个淫妇妲己。韩爱卿，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臣以为国家兴亡，多是因为女人的正邪……”

还未等韩瑗说完，高宗又问：“噢，国家兴亡都是由女人的好坏决定的。那么，咱们这些大男人是干啥的？都是女人的附庸？都是女人的傀儡吗？韩大人这份奏疏，是不是也是韩夫人给你起草的？”

“这个，这个……”韩瑗张口结舌，不知怎么回答了。

高宗又说：“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说得明白呀，是因为天子能不能施仁政？是不是黎民百姓吃得饱，穿的暖，国泰民安？天子这些事做得好不好，是先找谁的责任呢？是问宰相们有没有尽职呢？还是到后宫里去找有没有混账女人呢？韩大人，即便到后宫里去找混账女人，是你韩大人对后宫的皇后、妃嫔熟悉呢，还是朕对他们熟悉呢？后宫的后妃之中，哪一个是嫫母？哪一个是妲己？她们脸上都写着字吗？没有。那怎么区分嫫母和妲己呢？从昨天褚遂良的话中，从韩来二位的疏中都可以看出，你们都以为王皇后就是嫫母，不能废。武昭仪就是妲己，不能立。以什么为准区分的呢？就是看是否出身名门大族，来大人，是不是？”

“是，陛下，王皇后出身名贵门第，而武昭仪……”来济望了一眼坐于皇帝身后的武昭仪，话便停住了。

“武昭仪出身寒微低贱，这是许多朝臣经常说的。但是，武昭仪的父亲武士矜是高祖时候的工部尚书，大州的都督，是正三



品呀！在座的诸位，多数人也是这个等级，你们的子女将来也说出身寒微低贱吗？你们的女儿嫁人之后，不分青红皂白，都是妲己，褒姒之类的坏女人吗？”高宗停下来，喝了口茶水。

在座的大臣多数都垂下了头。

高宗几乎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扬眉吐气、理直气壮过。他从容不迫、言语诙谐。于谈笑风生之中，却又含有帝王那种强词夺理，不容辩驳的威严。

“来大人，你的疏章之中说，王者立后，必择礼教名家。朕少见学浅，只知嫫母为黄帝的第四个妃子，长的很丑，但向黄帝提了许多好的建议。至于她是否出身名门大族，就知道了。朕想请教一下，嫫母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叫什么名字？当过几品高官？你说说，朕洗耳恭听了。”高宗说着，又端杯喝了几口热水。

“陛下，臣孤陋寡闻，说不上来。”来济面红耳赤，跪下请罪。

“自己说不上来，倒来教训朕了。来大人，朕再问你，你那奏疏中还说，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兴《关雎》之化。你给朕从头至尾背诵一遍《关雎》，咱们君臣一起来化一化。”高宗逼视着来济说，“《关雎》是幼童开蒙就学的，不会背不过吧？”高宗大有盛气凌人的气势。

来济明知高宗今日是故意刁难找岔，但自己却是哑巴吃黄连了。他尴尬地跪在那里，正犹豫着是照吩咐背诗呢？还是像褚遂良那样豁出去破罐子破摔呢？一时还没拿定主意。

“来大人，就背吧！”长孙无忌从旁边劝道。昨日褚遂良已经把高宗的火气点着了，把局势闹僵了。若是今日来济和韩瑗再闹成僵局，已先丢了褚遂良这“车”，再丢了来济和韩瑗这“马”、“炮”，那他这老“帅”便成了光杆儿，恐怕也就支撑不了几日

了。他没料到平素软塌塌的高宗皇上，突然像是换了个人似的，敢于挺直腰杆儿，瞪大眼睛，吆三喝六地训人了。而且，还是成竹在胸，有板有眼，把来济和韩瑗这两位新宰相埋汰得成了王八蛋模样了！不能再硬碰硬了，这几年自己苦心经营，赢得的这点儿老“本”决不能两天便赔进去呀！于是，他不得不强压下愤恨，小声劝说平素性情刚烈，宁屈不弯的来济低头让步。

谁也没料到，此时，她武昭仪开口了。她说：“皇上，臣妾可以说句话吗？”

“可以，昭仪，你说。”高宗答道。

武昭仪站起身，说道：“皇上，以臣妾之见，君臣之间有什么话都不妨直说，就不要勉强让来大人背什么诗了。皇上无非是想说，《关雎》诗中的淑女，正在野外面对‘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的时候，才有‘君子好逑’。这采荇菜的淑女会是出身什么名家大族呀？这些事，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常言道，士可杀而不可辱嘛！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皇上，臣妾今日越礼插嘴，只是怕皇上火气太大，伤了龙体，亦伤了君臣和气，承望皇上三思。”

武昭仪的话通情达理，总算给君臣一个收场的台阶可下。高宗笑笑，又说了几个冠冕堂皇的套话，再一次说一夜没睡，已经头昏目眩，便站起身由武昭仪和宦官搀扶，回寝宫去了。

长孙无忌目送他们走出殿门，自然恨得咬牙切齿。心想，必须另谋良策了，否则，便要一败涂地了。

待大臣们散去，来济和韩瑗方才起身，一左一右搀扶长孙无忌步出两仪殿去。

长孙无忌长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呀，我无忌宦海沉浮数十年了，竟输给了这个女人。如此下去，我等死无葬身之地了！”



来济说：“太尉过虑了，皇上立她当个皇后到顶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长孙无忌四顾无人，又说，“这个女人的心志，决不仅在后宫。”

“太尉说的对。这个女人，城府很深。今日皇上的言谈，我看，定然是枕边所教。”韩瑗说。

正在这时，宦官德公公急匆匆从面前经过，长孙无忌便喊住了他，说：“德公公，别来无恙？”

“蒙太尉记着，奴才……还好，好不了几日了……”德公公说着，眼睛便湿润了。

“德公公，你这是怎么了？在这后宫之中，谁人吃了豹子胆敢欺侮你呀？”长孙无忌又说。

“太尉呀，今非昔比呀。奴才服侍皇后多年了，如今，皇后的殿里，比茅坑还臭。像奴才我，恐怕一辈子也洗不净浑身这臊臭味儿了。”

“你这是匆匆忙忙到哪儿去来？”

德公公转着头向四周望望，见无熟人，才压低嗓门在长孙无忌耳边说：“奴才受武昭仪之命，到司空李秣府上探病，嗨，哪儿有病……”

“怎么，你说李将军没病？”长孙无忌故作惊讶地问。

“不，有病，有病，奴才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知道……”德公公转身飞也似的蹿走了。

“曾几何时，这位神气的德公公，竟变成惊弓之鸟了。”来济望着德公公远去的背影慨叹道。

“走，再到我家，去叙谈叙谈。皇上今日不是说过吗，咱这些大男人是干啥的？”长孙无忌又邀请来济、韩瑗到他府上去了。

再说，高宗与武昭仪回到甘露殿之后，很像是打了大胜仗凯

旋归来的将军。神采飞动，笑声朗朗。

“皇上今日，一篇诛心之论，俨然当年诸葛孔明舌战群儒呀！”武昭仪一进殿门，屏退左右，便情不自禁地搂住皇上的脖子，在皇上脸上嘴上狂热地亲了数口。然后，由衷地夸赞了一番。

“还不是按昭仪所教，朕仅是鹦鹉学舌而已。昭仪才是诸葛孔明哪，简直料事如神，他们的一言一行，皆不出昭仪神机妙算。朕算服你了，有昭仪一人辅佐，朕高枕无忧了。”

“皇上过奖了。今日见皇上在朝臣面前，谈笑风生，从容不迫，有理有据，驳得来济韩瑗张口结舌，无地自容。臣妾心里真是……真不知如何高兴了，比吃了蜜糖还甜……”武媚说着，便动真情了，眼里闪动着喜悦的泪花了，“皇上，若是永远如此英明果决，朝臣哪个不口服心服？谁还敢轻举妄动？社稷江山则固若金汤了。臣妾有皇上这棵大树依傍，幸福百年，亦不枉此一生了……”

“怎么，昭仪哭了？”

“臣妾高兴呀！”

二人像一对青年恋人一样，完全沉浸在胜利后的兴奋之中了。

午膳之时，高宗与昭仪又相互敬了几杯美酒，她那丰腴娇美的脸上，已经红霞飞动，艳如桃花。一双水汪汪的大眼，钩魂摄魄。乘着酒兴，武媚说：“待臣妾为皇上唱一曲汉高祖的《鸿鹄歌》如何？”

高宗说：“好哇，还是朕唱着，昭仪随歌起舞，不是更好？”

“好吧，媚娘献丑了。当年……”她刚想说，当年太宗刚见她时，她只会背诵几首诗，还不会歌、不会舞。但她猛然想起，于此时提先帝是不妥的，兴许会扫了皇上的兴，便忙改口说，



“当年，臣妾学会了这段歌舞，还不曾跳给一个人看，这是第一次，给皇上以祝酒兴吧！”

高宗很高兴，以手击着节拍，放开喉咙唱了起来。昭仪随着歌曲节奏，轻舒长袖，翩翩起舞。

高宗唱着《鸿鹄歌》：

鸿鹄高飞，
一举千里。
羽翼已就，
横绝四海。

.....

武媚的舞姿高雅轻柔，紧围着高宗一人旋转，那如痴如醉的目光，几乎一直在亲吻和爱抚着皇上。她那玉臂的游动，双肩的抖动，腰肢的扭动，双乳的颤动，肥臀的摆动，双腿的跃动，似乎都牵连着他的每根神经，使他着迷，使他陶醉，使他灵魂震颤，使他浑身燃烧.....

他连声喊着：“好，好呀！”

最后他亲自满斟一杯，捧到了她的面前，为她敬酒。她没有先喝，而是也斟满一杯，捧给皇上，说：“韩瑗的奏疏中说，匹夫匹妇，犹相选择，况天子乎！来，咱们像匹夫匹妇那样，掌柜的，跟你的老婆喝碗成双酒吧！”

逗得高宗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两眼淌泪，杯中的酒撒了武媚一脸一身。

武媚娇嗔地瞪了他一眼，说：“看看，洒了我一脸，一身.....”

高宗嘻皮笑脸地说：“不怕，来，我给你吸干，人世间，没有比这更美的酒了。”

高宗一把将她搂了过来，那热烘烘的嘴唇便在她脸上到处吮吸起来……

正在两人难分难解动情销魂之际，只听见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甬问，肯定是有急事禀奏。武媚向高宗使了个眼色，两人分开，端坐了椅子上。

来人是德公公。他得到允许走进殿后，已是上气不接下气。

“什么事，这么慌张？”高宗问。

德公公见武昭仪在这儿，他小眼珠一转，立即说：“没有大事，想找武娘娘禀报……”

武昭仪心领神会，便跟德公公走到门口，德公公在她耳边低声说：“王皇后，刚才想自尽，绳子都套进脖子上了，让侍女发现了。还在那儿要死要活地哭闹，奴才不知怎么处理，特请昭仪娘娘指示。”

“就先不要惊动皇上了。找个御医给她看看，多派几个侍女守着她，在这个节骨眼上，别让她出事。”武昭仪低声说。

“奴才知道了。另外，奴才到李秣府上探病，李大人正在院内练拳，气色很好，不像有病。奴才只说受昭仪委托，前来问侯。把礼物也给他留下。”德公公说完，武昭仪夸奖了他几句，他便一溜风走了。

高宗问：“出什么事了？”

武媚说：“德公公怕王皇后想不开，寻短见，我嘱咐他，多派几个侍女守着她，身体若有病，便赶紧请御医，决不能让她受难为。这个德公公，不是正经人，王皇后得势之际，他是吹吹拍拍，像条狗似的紧随紧跟。如今，他一看皇上疏远了皇后，他立时叛变主子了。这种人，不可靠呀！”

“对，朕早就烦他了。找机会打发了他。”高宗说。



“皇上，王皇后和萧淑妃那里，最好也常去看看。她可以不仁，咱不能不义，总得对她们仁至义尽才好。”

“难得昭仪宽容大度。这些日子，为她们的事，已闹得朕焦头烂额了，哪还有心思去看他们？我看见她就生气，心里气得哆嗦。她怎么狠心杀害个小孩子？怎么狠心诅咒自己的男人？简直是禽兽。”

“唉，人心隔肚皮，真难分得清呀！王皇后看上去多么贤惠贤良。我这次进宫，都是拿她当亲姊妹一样敬奉。谁知道对我却下得狠手。小公主死了，终归没谁逮住她，可是，在小木人的心口上都扎了大铁针，若不是皇上亲自去搜出来，我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总算苍天开眼了，没让臣妾当冤屈鬼……”

“她这样的人，若是留在身边，早晚会遭她算计。这次不废掉她，决不罢休。”高宗又被武媚激起了火气。

“皇上，这些元老们，你问过于志宁和李承嗣了吗？”

“这些天在两仪殿和太极殿的争议，他于志宁都在场，只是一言不发。”

“人家为什么不开口，说到底还不是怕国舅报复吗？国舅爷借着高阳公主和房遗爱的事，杀害了那么多的人，后来听人们说，好多人都是冤枉的。”

“朕也有耳闻呀，特别是朕的三哥吴王恪，大概他是最冤枉的。将来，朕怎么于九泉之下再见他？”高宗一提此事便很伤感，眼圈儿立即红了。

武媚急忙说：“臣妾听很多人讲过，吴王一点儿也不怨恨陛下，只是担心陛下过于仁善心软，守不住李唐的江山，让他长孙篡了权。吴王临死之前曾说：‘列祖列宗明鉴，长孙无忌滥杀贤良，阴谋篡权，要保住李唐社稷，必定诛杀长孙一族！’臣妾听

说之后，未敢面奏，惟恐被说是离间陛下与国舅的关系……”

高宗叹了口气说：“朕也听说过。然而，朕总不相信舅父会有叛逆之心。没有国舅的力争举荐，可以说，便没有朕的登基。朕没有理由怀疑他……”

“皇上既然把话说到这个分数了，臣妾也便直言不讳了。皇上有没有想过，在先帝的十四个皇子之中，皇上是不是最为出类拔萃者？”

“朕自然不是。魏王泰文才超凡，足智多谋；吴王恪文武双全，为人中正。朕自知不及他们甚远。”

“那么，选太子时，国舅又为什么不推举魏王和吴王呢？很明显，他以为皇上年幼仁爱，必定事事依赖于他，他便易于专权，时机一到他还会篡权，像汉代的王莽……”

“朕不是不担心，不防备。朕为什么专宠于你？并非只看重你的美色，而是看重你的才智，只要有你作朕的内助，你我同舟共济，朕自信李唐江山，决不会落于他人之手！媚娘，朕意已决，你应该全心全意辅佐朕了！”

武媚听到这里，扑腾便跪在了高宗面前，奏道：“臣妾的生命和一切，全是皇上赐予的。皇上对臣妾的恩情，臣妾今生今世作牛作马都难以报答。武媚愿向苍天发誓，为效忠皇上，为保大唐江山，武媚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武媚说完，已经泪流满面。

高宗急忙上前扶她起来。

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下午，内侍宦官进殿奏道，司空李林求见。高宗连说：“请，快请。”

武媚回避之后，李林便走进殿来。



高宗说：“听说爱卿身体欠安，正打算前去府上探视……”

“老臣近日偶感风寒，已见大好。惟恐陛下挂心，便匆忙进宫，向陛下面奏贱体已经痊愈。陛下日理万机，朝夕不得安歇，老臣已近衰迈赋闲，亦不能为陛下效力分忧，再劳陛下念念不忘，于心何安？”李林对皇上的关心再三表示谢意。

君臣一番寒暄之后，高宗便把近日来王皇后谋杀小女，借巫术诅咒，实在不能再主后宫，于是想废后另立的事情说了一遍。又说，以太尉长孙无忌为首，褚遂良、来济、韩瑗等诸位宰相，却坚决反对另立皇后。并将武昭仪比作妲己褒姒等祸国的淫妇，那么皇上自然便成了殷纣王、周幽王那样的昏君了。所以自己感到很困惑，便想征求一下司空你的意见。

其实何劳高宗从头细说，李林早已心知肚明。他一来与太尉长孙无忌平素就有嫌隙，二来他与武媚的父亲是旧交，武士矜去世后是他这个并州的都督给主持的葬事，他接济、关照过寡母孤儿，在太宗驾崩前他受到贬谪时，武媚就曾经冒了危险给他通风报过信儿。所以，他同意册立武媚为皇后。尤其，他听到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口口声声诋毁武媚出身寒微低贱是个暴发户时，在他听来，无异是守着和尚骂秃子，很是反感。但他深知长孙无忌面善手辣，便不愿在朝廷之上与他对立为敌。因此，他只得告病躲避了。

“李大人，难道你也……”李林正在考虑如何回答，高宗沉不住气了，又逼问了一句。

李林说：“陛下，立谁为皇后，这是皇上的家事，何必更问他人？”

李林的话，简单明白，让高宗茅塞顿开。

几乎半年多了，历经无数个回合的废皇后立皇后的争论，谁

也没有料到让李林一句话宣告结束了。这句话，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之为：“一言九鼎”。当然，主要原因还是有了李林的支持，就不怕其他人会翻天了。

李林献给了皇上一个护身的盾牌。从此之后，不管是谁向他询问废后之事，他都是拿这句话挡回：“此乃朕的家事，何劳诸位费心？”

此时，通过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的迅速传播，文武百官似乎也顿时醒悟了。这样的事，皇上征求你的意见，是看重你。不征求你的意见，你管得着吗？全是瞎操心！

刚升为礼部尚书的许敬宗，在朝臣们议论此事时，便说：“一个农夫，遇到了丰年，多收了十斛麦子，还想休掉黄脸婆，另讨个年轻女人哪，何况是天子！有些人就是吃饱了撑得难受，啥也想管。其实是欺侮皇上年轻软弱。”

早朝的时候，一向傲慢的长孙无忌，紧闭嘴唇，一声不吭了。韩瑗、来济也像遭严霜打蔫了一样。这天，发布敕令，将尚书右仆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调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市）为都督，立即赴任。

当褚遂良将要离开长安的时候，到平康坊西南角他家里前来送行的只有中书令来济。

褚遂良尽管对于贬谪是早已预料到的，在百官面前也曾慷慨陈词、无所畏惧。但贬谪真成为事实的时候，尤其要远离京都长安，甚至在有生之年再也无望归来的时候，内心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这年，他正值甲子之年，六十岁，数日之间，似乎一下子苍老了，须发全白了。当他双手接过来济捧给他的践行酒的时候，凄楚地冷笑两声，一饮而尽。双眼立时涌满了泪水，嘴上的胡须颤抖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太尉没来送行？”来济问。

“没来，他岁数大了……”褚遂良说。

“侍中韩瑗大人也没有来？”来济又问。

“没来。他与太尉是亲戚……”褚遂良又说。

两人沉默了。

第二十一章 册后大典

王皇后被废之后，立武昭仪为后的一切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子纳父妾有了名正言顺的说法，群臣又一齐上表要求立武昭仪为皇后。只要想办，世界上哪有办不成的事情？

越是有人阻挠，册后大典越是要举办得理直气壮，富丽堂皇。连许敬宗也不曾想到，大典之后她还要到肃仪门上接受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臣的朝拜。她获得了圆满成功。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月十三日，下达圣旨，皇后和萧淑妃以“鸩酒害人”等罪，废为庶人。其母及兄弟从皇室的玉牒中除名，没收家产，流放岭南。

与此同时，立武昭仪为皇后的筹备事宜便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以礼部尚书许敬宗、中书侍郎李义府为首的拥戴武昭仪的一派皆欢欣雀跃，奔走相告，分工合作，将所有事宜，尽量做得圆圆满满，天衣无缝。

负责起草诏书的许敬宗，几乎每天都要接受武昭仪的召见，由她面授机宜。

许敬宗遇到的最大难题便是有关武媚身世的表述。她是先帝



的才人，达十三年之久，而今又成为先帝的皇子的皇后，子纳父妾，在封建礼教中这是大逆不道的乱伦。对此，如何措词遮掩呢？

“这有什么难的？如实写呀！”武昭仪笑笑，理直气壮地说。

“如实写？”许敬宗一听，惊讶地问。

“对，如实写。皇上不是在朝廷之上与文武百官宣布过吗？是先帝当年赐予皇上的。先帝的御笔亲书还在，你还得亲眼看看吗？”

“不，不需要……不过，后来娘娘又去了感业寺，这其中……？”

“是这样，当年先帝将那赐予敕令交给太子之后，太子诚惶诚恐，数次婉辞。此时，先帝染病，本来并不严重，谁知误食金丹长寿药丸之后，病情恶化，一日昏厥数次。当时，我并不知道有敕令赐太子之事，于病床之前，便恳请自愿出家，为先帝念佛祈福。先帝未置可否便阖目驾崩了。太子被元舅等引领忙于国丧，然后又忙于登基，及想起臣妾，我已去感业寺了。先帝手书在此，许大人不妨过目……”武昭仪说着，从书柜匣中取出那张御笔敕令双手递给了许敬宗。

许敬宗急忙跪下接过。看后，连声说：“原来如此，昭仪受委屈了。”

原来武媚侍候太宗多年，太宗每书，她即求之临写，因此，很悟得太宗笔意。太宗在世之时，亦曾代书过疏章批文，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前些日子，她便与高宗密商，写了此令。所以，高宗与朝堂之上首次公布了此事。但高宗终属老实人，公布之时，先自心虚，低声一语带过，许多人并没听清。这不，连许敬宗也没留下印象。经武昭仪今日一说，他虽然半信半疑，但终归为起草诏书解决了一大难题。

剩下的便是争取文武百官的支持了。

长孙无忌尽管节节败退，损兵折将，心下无限愤懑，但外表仍极力镇静，尽量不露声色。他心里明白，皇后的废立，再阻挠亦无济于事了。文武百官一向是看风转舵随大流，明哲保身。而今，即便路途相逢，也都是躲着他走。在早朝时候，很少有人再跟他请教，皆回避他那令人心跳的目光。

与其相反，许敬宗、李义府的周围，却如磁铁，总是吸引了那么多的人在打听最新的信息。

在废后诏书下达的第六天，也就是十月十九日，文武百官上书请求皇上册立武昭仪为皇后。

早已起草好的册封武昭仪为皇后的诏书，便立即颁发。诏曰：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纓黼，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飭躬，嫔嬙之间，未曾迁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之赐，已经八载，必能训范六宫，母仪万姓，可立为皇后。

诏书的意思，是说武氏并非出身低贱的“暴发户”，而是出身名门。以德才兼备而被选入宫，李治为太子的时候，先帝太宗将武氏赏赐给了太子。武氏在后宫的嫔嬙之间，因善良仁爱，相处很好，册立皇后之后，必能训范六宫，母仪天下。

这自然是一份经过挖空心思、文过饰非之作。然而，这种例行公事的官样文章，又有哪朝哪代不是如此呢？所以，没人去认真计较。

立后诏书公布的第三天，已经成为皇后的武媚，给高宗呈上一份奏章。其大意是说，侍中韩瑗和中书令来济，当皇上想册封她为宸妃之时，都认为古来没有这种编制，反对另立名目，进行



册封。身为宰相，敢于直言谏阻，不怕冒犯龙颜，这种坚持原则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恳请皇上对他们二人进行奖赏。

高宗召来韩瑗和来济，并把武后的奏疏递给他二人看了一遍。

高宗说：“你们二人应该放心，继续把宰相的政务做好。武皇后宽宏大度，是个不记前嫌的人。”

韩瑗、来济只得跪拜谢恩。

其实他们仍然心有余悸。此后多次向高宗上疏乞骸骨归隐故里，至少要辞去宰相的职务，但皆未获准。高宗并且告诉他们，决定在立后大典时由首席宰相侍中韩瑗担任司仪。

十一月一日，举行册立皇后的大典。

武媚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人们越是说她出身“暴发户”的新贵，越是说她原为先帝才人，名分不正，她越是要破格隆重举行大典。高宗此时也感到废后立后终于取得了胜利，挣脱了国舅的羁绊，能独立自主了。庆典仪式的隆重举行，自然也是向国舅一派的示威。因此，两人的主张，一拍齐合。大典要举办得理直气壮。

立后大典的主持是司空李稭。副主持是左仆射于志宁。司仪是首席宰相侍中韩瑗。

负责全部具体策划的是礼部尚书许敬宗。他为了向武氏表示自己的忠心，真是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将加冕典礼举办得富丽堂皇、盛大壮观。其隆重荣耀程度不仅要超过当年王皇后的册立仪式，甚至也要超过当年高宗的登基典礼。

对于这种豪华、铺张，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正统保守派自然非常反感，但是，事到如今也是敢怒不敢言了。顶多在背后偷偷地说几句风凉话，泄泄私愤罢了。

“到街市上去看看吧，开开眼，活了六七十年，你大概也没

见过长安城装扮得这么漂亮！”

“当年殷纣王接妲己进宫的时候，大概也是如此欢迎吧？不祥之兆呀，大唐的气数大概也快……”

“别发牢骚了，准备好，明天还得给那个妖妇叩头，喊万寿无疆哪！”

而今，这些人只能是蝇营狗苟了。

举办典礼的前一天，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城门阁楼，俱下令披红挂绿，焕然一新。

藉此机会，把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长安简要介绍一下。这里的政治舞台上正上演着绚丽多彩的、惊心动魄的、无与伦比的喜剧和悲剧。

长安，即现在的西安市。历史上曾是西周、秦、西汉、隋、唐几个朝代的首都。

唐代的长安城可以分为三部分：最北是宫城，宫城南边是皇城，皇城的南边叫外郭城，也叫京城，它从东西南三面把皇城和宫城包围在里边。整个长安城呈横向长方形，周围约有七十里长。城内，东西大街十四条，南北大街十一条。这些纵横交叉的大街分割成的许多方块区域，有东西两个市场和寺院名胜，其他都是叫作“坊”的住宅区，共有一百多个。

宫城，东西长四里，南北长二里零二百二十七步，周围共长十三里零一百八十步，城墙高三丈五尺。宫城北面是禁苑，南面是皇城。宫城东边是太子居住的东宫；西边有嫔妃侍女住的掖庭宫。宫城里边由太极殿、两仪殿、中书省、舍人院、弘文馆等许多宫殿楼阁组成。太极殿是宫中正殿。正殿南面的门叫承天门，即则天门。每逢元旦、冬至或大的庆典，都要在这里奏乐、设宴。宫城北门叫定武门，也叫玄武门。从此门出去便是禁苑。

皇城，在宫城南面，也叫子城。东西长五里零一百一十五



步，南北长三里零一百四十步。皇城南面有三座门，中间是朱雀门，与宫城的承天门以及外郭城的明德门正好相对。尚书省、御史台、太仆寺、鸿胪寺、都水监、左右千牛卫等办公衙署都设在这里。

外郭城，东西长十八里零一百一十五步；南北长十五里零一百七十五步；周围共有六十七里。城墙一丈八尺高。城内各坊是市民和官僚的住宅区，也是长安城的商业区。从皇城的朱雀门到外郭城的明德门中间的南北大街是朱雀大街。以朱雀大街为界，以东为万年县，辖五十多个坊；以西为长安县，亦辖五十多个坊。

大典举行的前两天，许敬宗又直接向武后禀报了所有准备情况。武后表示非常满意，并当场对他进行了丰厚的赏赐。

尔后，武后却提出了一项让许敬宗想也没敢想的事情：大典之后，她要以皇后的身分去肃仪门楼上，接受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臣们的祝贺。

“这……能行？”许敬宗犹豫着。

“行！许大人去安排就是了。从此，哀家要堂堂正正母仪天下，让苍天、臣民共鉴之。”武后非常坚定，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是，臣谨遵娘娘懿旨。”许敬宗满口答应着立即告辞，安排去了。

大典的日子到了。这一夜武后身边的人和后宫内侍省的宫闱局、内府局、内仆局的长官及有关人员，几乎都没得到睡觉。

不到四更，武后便起床沐浴梳妆了。原来跟随王皇后的德公公，一向总管皇后参加一切庆典的妆束安排，他自命最有权威、最富经验。而且在检举揭发王皇后用巫魘之术中也立过功劳，受到过武昭仪数次赏赐。他知道今后只有巴结她姓武的才能有出

路。所以，四更天刚过，他便来到了武后的寝殿。但是，原来一直跟随武氏的王公公已经在那里指派着侍女开始化妆了。对于他德公公的到来，似乎并没有看见，连一句客套话也没有说。

德公公非常尴尬地舔着个笑脸想帮忙，一会儿问问这，一会儿问问那，谁也顾不上回答。后来王公公便说了一句：“德公公，你老歇着吧，都忙得顾不上招待你，包涵了。”

武后见王公公的话说得过于刻薄，便开口圆了圆场，说：“德公公，你老岁数大了，这些事哪儿还好意思再麻烦你，让年轻人干好了。你老就回去歇息去吧，天还没亮哪！”

德公公说了几句感谢的客套话，便非常难堪地退了出来。他恨得咬牙切齿了：“没有我，你能抓着王皇后的把柄？你个昭仪能扳倒她皇后？转眼不认人了，哼，我就是死，也得再咬你几口！”他心里发着狠走了。

武后的梳妆一向认真讲究。程序繁多复杂。共分净身、化妆、梳头、着衣四个步骤。

净身是用加了各种花瓣、香料而烧开后再冷下来的温水、浸泡了湿巾，由侍女给浑身上下全部擦洗干净，使肌肉和皮肤都散发出一种诱人的淡淡的清香。

净身后先着好内衣，开始面部化妆。化妆的步骤更加繁琐：先用绿豆粉洗面，要洗得匀透，以保护皮肤，不受各种化妆品的腐蚀和伤害。洗好后，用细薄的绵绒纸擦拭一遍。再涂上用蜂蜜和玫瑰花瓣熬制成的玫瑰膏，稍停一会，用掺了美酒的芳香化妆水，将玫瑰膏冲淡敷匀，洗下多余附着的一层。然后再涂羊脂素馨霜，经绵绒纸擦拭后，才扑香粉定妆。当稍干后，用细毛刷轻轻扫下表层香粉后，再用胭脂抹匀双颊，点染朱唇，最后用青黛描画上细长黑亮的眉毛。面部化妆是个关键步骤，由训练有素的王公公亲自下手。侍女们仅当助手，向他手里不时地递着所用的



物件。最后，递过去的是明亮的铜镜，让他前前后后照着，征求武后的意见，看看哪儿还不满意。

直到对此一丝不苟、屡屡挑剔的武后点头同意，化妆这才得到通过。王公公喘口粗气，擦擦额头上沁出的一层汗珠，到一旁坐下歇息。

梳头是由武后的贴身侍女梅香负责。发型是由武后亲自设计的。是将数尺长的头发先用一种熬制的黑亮发油，涂上搓匀。然后借用各种金砵和玉钗，将头发绾成尺多高的凤髻，再插上各种金银珠宝饰物之后，俨然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当时皇后的正式礼服还没有凤冠，武后独出心裁，将高宗赏赐她的外国进贡的“明月夜光珠”用精美的黄金细链从凤髻上垂到额前眉心，看上去很像菩萨额前的那一点丹记。

衣服的样式虽然还是以往皇后参加庆典时穿的大礼服和整衣，但衣料、颜色、刺绣、装饰都已经过武后的亲自构思和改进。穿着后让人感到不仅仅是华美艳丽、珠光宝气，而是端庄、典雅、气宇高贵，还透着一种灵慧超凡的神圣气度。尤其是她挺起胸脯，拖着长长的裙带，缓缓飘然向前之际，谁都会惊奇地喊出：“神仙下凡了！”

这正是武后内心所企及的效果！

五更鼓声在黎明的曙光里向文武百官宣告了册后庆典的开始。

在宫城与皇城之间的大街上，九品以上的文武百官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在首席宰相、典制司仪韩瑗的号令下，按官阶大小，依次从左侧的广运门和右侧的长乐门，鱼贯进入宫城。肃然列于太极殿前。殿前已经设置了祭坛，案桌上安放了金制的大香炉，缕缕香烟正袅袅而升。

五更三点，高宗皇帝的御輿到达太极殿前。穿了大礼服的皇

帝下车之后，在宦官宫女的簇拥之下，登上了殿正面的宝座。

李秣、于志宁两位正副使各就各位。

典仪女官高喊着，文武百官连续两次进行了朝拜大礼。

司仪韩瑗高声诵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唐永徽六年十一月丁卯朔日，册立武氏为皇后。钦此——”韩瑗读完，再将圣旨交给皇上。

随后，由李秣和于志宁从皇帝手中接过册后的圣旨和宝绶，坐上天子的“辂车”，送进后宫，授于武后，武后跪拜接过。武后乘坐着皇后专用的重翟车，在仪仗、宫女们的簇拥下来到大殿前，下车，到皇帝御座前参拜。文武百官欢呼再拜。司仪韩瑗宣布礼成。

经过这一番折腾，皇上已感疲劳正想起驾回宫，武后近前奏道：“礼部已经安排，让臣妾去肃仪门接受各国使节和文武百官的朝拜。请陛下恩准，陪臣妾同上肃仪门。”

高宗不很情愿地点了点头。

许敬宗立即转告司仪韩瑗。

韩瑗声音沙哑地喊着：“起驾肃仪门——”

当皇帝皇后分别登车之后，由手持旗帜或佩刀的马队为先导，皇后的仪仗队、文武百官，以及皇上的御舆和皇后的重翟车、随从卫队等等，计一千五百余人，浩浩荡荡向肃仪门进发。

当皇帝、皇后到达肃仪门时，太极门左右的钟楼、鼓楼上钟鼓齐鸣，在君臣的一片欢呼声中，皇上、皇后在宦官导引下，神采奕奕，健步登上了高高的肃仪门的城楼。

经过精心安排的文武百官，于城门之下分别按品级进行了排列：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的是紫袍；五品以上是绯袍；七品以上是绿袍；九品以上是青袍。因此，肃仪门下则形成了紫、绯、绿、青的色块，再加上穿着奇装异服的各国使节，真是五彩缤纷，绚



丽壮观。

当高宗皇帝与武氏皇后的身影出现于门楼之上时，楼下那引颈争望的百官和外国使节顿时欢呼：“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万岁万岁万万岁！”狂热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高宗皇上激动得双眼湿润了，心灵震颤了，他第一次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

立于皇上一侧的武后仪态万方、光彩照人。她微笑着向欢呼的人群频频地招着手，呼声再一次掀起了浪潮。

“神仙下凡了！”文武百官的心里像早晨帮她化妆的宫人一样，不约而同的发出了这样的惊叹。

然而，在不少人心里立时也使萌生出一种不祥的想法，懦弱的高宗哪能逃得脱她这魅力的蛊惑？恐怕得出现“牝鸡司晨”的局面了。这也许是天数。

太史令李淳风的身边又围拢了那么多的臣僚，来询问当年《秘记》中的谶语，是不是快应验了？李淳风只是摇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大典圆满结束了。当天夜晚王公公引领着皇上来到了武皇后新的寝殿。新寝殿张灯结彩，宽敞明亮，装璜高雅，富丽华贵。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太宗皇帝临写的王羲之的《兰亭序》，一幅是初唐著名画家阎立本的《秦王府十八学士图》。

当高宗进门时，武后正与母亲杨氏和姐姐在一起品评王羲之的书法特点。相互见过大礼之后，高宗问武后道：“这寝殿还满意吗？”

武后答道：“谢陛下圣恩，一切满意。只是这墙壁之上，尚缺陛下一幅墨宝。”

“好说，明日待朕写一幅就是。”高宗笑着说，可那双色迷迷的眼睛却总是瞅着一直羞涩地埋着头的武姐。于是，他便将再行



封赏武氏家族的打算细说了一遍。杨氏与武姐又跪下谢了恩。

高宗又说：“朕打算另外寻一处寝殿，让你们母女搬进宫中居住，免得与皇后往来不便。”

杨氏与武姐正要谢恩，武后却赶忙说：“陛下的圣恩，臣妾母女全心领了。在休祥坊的宅第已经很好。再说，姐姐还有一儿一女，尚未成人，搬进宫住未必方便。臣妾刚受册封，就连姐姐搬来，只图自己方便了，恐怕宫内宫外、朝野臣民，还不知怎样议论？岂不闻，众口铄金的古话！”

武后的一番言语，语中带话，武姐脸面早已红到粉颈，高宗亦觉非常尴尬。武媚见此情景，又补说了几句，打了个圆场：“皇上若有意，待姐姐将儿女抚养成人，再与母亲搬进宫来就是了。”

天色已晚，杨氏与武姐起身告退，高宗命王公公派车护送她们回府。

直到此时，高宗才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说：“今日累死朕也，你这新皇后将如何谢朕！”

武媚噗哧一笑，将双手搭在了高宗的肩头，娇态慵懒地说：“臣妾昨日一夜未睡，浑身上下像散了骨架，完全瘫软不能动弹了。龙床之上，任陛下摆布就是了……”

其实，宽衣上床，放下帷幔之后，武媚仍然精神抖擞，兴致很浓，她变换着花样，侍奉得高宗心满意足。当云散雨收之后，武媚枕于高宗腕臂间时，便又开始了每日的谈心。自武媚二次进宫以来，许多事情都是在这种缠缠绵绵的谈心中仔细探讨、统一看法，做出决定的。

“朕今日非常高兴。”

“臣妾更高兴。”

“今日朕在肃仪门楼，亲眼看见了‘天下喁喁，莫不向慕’



的情景，便越感到立你为后是对的。在门楼下的呼声里，谁都听得出，那是人们对你的赞许……”

“不，那是对皇上的欢呼，欢呼皇上挺直腰杆了，能独行其是了。臣妾亦受到欢呼，只是狐假虎威而已。”

“不，你的才智，你的心劲，你的气魄，你的见识，朕皆自愧不如呀！有你这个贤内助，也许朕的腰杆，再也不会弯塌下去了。”

“你呀，就像乡村里的傻汉子，总爱夸奖自己的丑老婆。”

“我的老婆可不丑呀！朕似乎听见门楼下边有人说，啊，神仙下凡了！”

“你是天子，天之骄子，自然得配仙女了。”

“可是，国舅今日却没有到场，他告病了，朕心下很是不安。”

“那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皇上，你想想，自古以来有所作为的皇上，有没有一个是墨守成规，循规蹈矩的？依臣妾看，全是犯上作乱的人！”

“胡说，这哪里是皇后应该说的话！”

“臣妾是在这龙床之上，与皇上说的私房话。也是实在话。你想想，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刘秀，三国时的曹孟德、孙仲谋、刘玄德，篡魏立晋的司马懿父子，到隋文帝杨坚，有哪一个不是……”

“然而，朕却想以仁爱治天下。”

“对，但是，必须以武力夺得天下、保住天下，方能以仁义去治理天下……”

“唔、唔……”高宗答应着，却已睡去。一会儿，便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武媚长长地叹了口气，自己翻过身去，无可奈何地闭上了眼

睛，强迫自己睡觉了。

她突然又想起，今日在大殿之上，群臣向她参拜之前，太子忠向她参拜的情景。

“儿臣拜见母后！”太子忠叩拜之时，他眼里是闪着泪花的。这，没有瞒过她的眼睛，她当时便禁不住心头“咯噔”一震。

太子也得先废后立呀！怎么废呢？他长孙无忌又会用什么方法出来阻挠呢？还有那幽禁着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怎么处置才好呢？皇上是个重情义的人，能做到废弃、贬她们为庶人，那只是愤怒之下一时心血来潮，会不会反悔呢？他与她们肯定是难以割舍的……

她越思越想，便越发难以入睡了。

尽管经过了那么多的坎坷和磨难，但是她终于获得了成功。从十四岁奉诏入宫，而今已经三十二岁了。十八年了，春风秋露，夏雨冬雪，多么漫长的岁月呀！

她哭了，孩子似的抽抽嗒嗒地哭了。

她想，得抽个空间，到父亲的坟头，告诉他老人家，二娃儿没有让他失望，她成功了！



第二十二章 高宗念旧探冷宫

身分一旦改变，人就会变吗？高宗在册后大典之后，对武后产生了疑问。

当高宗听了德公公一番话后，不知不觉来到了别院冷宫。王皇后和萧淑妃已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及至相问，皆泣不成声了。

高宗答应救她们出去。

武后安排王公公立即处置此事。

在册后大典之后，紧接着皇帝又下诏追封武后的亡父工部尚书应国公武士矜为并州都督及司空，封母亲应国夫人为代国夫人，姐姐武氏为韩国夫人。

武后的异母兄长和堂兄们也得到了擢升。

在武媚升为昭仪时，长兄元庆升为右卫郎将，这次升为宗正少卿，从四品上。

次兄元爽从安州户曹参军，升为少府少监，从四品下。

堂兄惟良从始州长史升为司农少卿，从四品上。

堂兄怀远从瀛州刺史升为淄州刺史，为正四品下。

对于这些兄长的擢升，母亲杨氏并不愿意。在父亲去世之后，他们没有一人拿杨氏当作长辈，拿她们姐妹当作亲人。不仅没有关心照顾她们母女，而且还变着法子挤她们出门，从而全部

霸占家产。杨氏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因他们的不仁不义遭受了那么多的屈辱和磨难，内心已经结下了深仇大恨。

“你就忘了，他们都是些狼心狗肺的畜牲！提拔他们当官，一准是些贪赃枉法、招惹是非的祸害，早晚得受他们牵连……”杨氏总在武媚耳边这么絮絮叨叨。

母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武媚心里也明白，她这四位兄长，年轻时全是些心术不正、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派到哪里当官，哪里的老百姓遭殃。想来想去，还是把最坏的三位留在了京城，给他们个能领俸禄的闲职。再说，放在眼皮子底下，常瞅着他们一点，他们也不敢太张狂了，兴许闹不出大乱子来。

“你呀，就不能与他们一刀两断？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母亲杨氏说。

“我在遭贬受难的时候，可以与他们一刀两断。你想与他讨近乎他们也不搭理你。但是，你混出个人样来了，他们便一窝蜂扑着你来了。你能装不认识、与他们一刀两断吗？不能。一来，咱怕外人笑话，说咱得势了，不认兄长了。二来，得对得住父亲，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父亲的亲骨肉，得让父亲在天之灵放心，这才是最主要的。”

女儿说到这份上，母亲还有什么话说。女儿胸怀比妈的宽阔，她是成大事的人了。让当妈的服气。所以，女儿当皇后以后，对四位兄长的提拔，母亲再也没有阻挠。倒是武姐，给母亲添了心事。

武姐的命苦，年轻轻的便守了寡，当娘的能不心疼她？但是，自从把她带进宫去帮忙侍候妹妹过月子，不知啥时便与皇上迷恋上了。当妈的不是看不出来。最近，当了皇后的二女儿便板着脸孔跟母亲摊牌了，她说：“妈给姐姐捎个信，若是再不自重，可不要怪当妹妹的不客气！”



二女儿心硬手狠，说到做到，当妈的不是不明白。可当她对大女儿说了之后，大女儿一声没吭，天天像掉了魂儿似的，整夜整宿地坐在灯下擦眼抹泪不睡觉。这几天，便两眼发直，不吃不喝，像是要得痴呆了。当妈的又不忍心了。昨天，皇上带着个小厮，微服摸到门上来了。当妈的心里该有多难为呀？想来想去，还是托故离开家门，给他们留了个空儿。唉，一边是皇上，一边是快憋疯了的女儿，能难为谁？得过且过吧！但是，能瞒得过二女儿吗？哪有不透风的墙？哪儿没她的眼线？早早晚晚还有大麻烦哪！

又有谁相信，女儿都是皇后了，当妈的已封代国夫人了，心里却还是那么担惊受怕，还是那么酸苦！

果不然，还没等皇上从休祥坊回宫，王公公便悄悄将此事禀报了武后。武后只说了两句话：“知道了。对谁也不许说。”王公公看得出事情的严重，武后的面孔变得很难看，很怕人。

当晚，皇上驾幸武后寝殿的时候，武后便与皇上摊牌了。

她流着眼泪说：“皇上，你不是不知道，臣妾这个皇后当得多难！这个宰相说我是妲己，那个宰相说我是褒姒，他们全都盯着臣妾，是不是恪守妇道？是不是知书达礼？能否为后宫楷模？能否母仪天下？皇上，臣妾求你了，你总得给臣妾留点儿脸面吧，姐姐是个寡妇呀……”

“哼！”谁知高宗鼻孔里这么哼了一声，转身便走出门去了。任她在后边喊叫，他连头也没回一回。他倒生气了。

高宗自己回到甘露殿，一连几天谁也不曾召幸。晚膳之后，便让宦官关门，说是批阅奏章，武后来过几次，他都下令不准开门。

他恼了。他感到武媚自从当了皇后就变了，变得板起面孔装模作样了。又变成第二个“王皇后”了。原来，她喜欢像村夫村

婆那样不拘礼节的嬉戏，高宗似乎便全身心地得到了放松，解开了多种无形的礼教的桎梏，得以为所欲为，放浪形骸。似乎只有那样，他才能尽享人性的爱欲欢乐。若是女方板起面孔循规蹈矩讲礼义了，他立即便会心灰意懒，甚至变成性无能的阳痿。夫妻嘛，把门一关，往一条被子底下一钻，你装的什么正经？在那朝廷之上，在那文武百官面前，“正经”得已经够多了，够累人的了。回到后宫，脱下礼服，解下御带，扔下朝靴，该撒开脚丫子痛快一下了，可偏偏再遇到个板着面孔的“假正经”，让人多倒胃口呀！

另外，他生性仁善，感情脆弱，又有文人学士那种多愁善感。总爱同情弱者，总爱拯救弱者。尤其受不住弱者那凄婉的情意绵绵的含泪的倾诉。特别是那些娇美柔顺、妩媚婉弱的身分低贱的女人。他从小便与过早失去母爱的小妹妹相依为命，朝夕共处。成为太子有了妻妾之后，他除了参加祭祀大典必须与王皇后一起去跪拜行礼，而在后宫，便多在没有身分的侍女中鬼混，原来的四个儿子，有三个是与她们生的。他最早专宠萧淑妃时，萧淑妃正受王皇后的排挤，天天还擦眼抹泪呢？他最早偷恋武媚娘，也是在她充当侍女职责，而后又被《秘记》讖语威胁，众人把她看成不祥的妖女的时候。而最后她陷于感业寺，成为光头尼姑的时候，他越发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接她回宫。面对着王皇后对她的妒恨、国舅和宰相们对她的歧视和侮辱，才越激发了他册立她为皇后的决心和斗志。这才是真正的感情基础。当然，她同时也是他政治上的战友和伴侣。但是，身分一旦改变，人就变了吗？她多么自私，连自己的亲姐姐都毫不怜悯，毫不同情。甚至竟然用了恐吓和威胁的语言：“若不自重，莫怪我不客气！”武姐跟他学说这话之后，高宗几乎一连几夜都不曾睡好。难道自己视为最知心最疼爱的“老婆”，竟然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



连续数日，每日早朝不再让武后作陪，每日批阅奏章不再让武后帮助。每晚侍寝不再召幸武媚娘。

那位老眼昏花，然而嗅觉极灵的德公公，很快便发现了这个变化。这日早朝过后，高宗独自在梅林中散步，德公公便转弯抹角地装作无意地凑了过去。

“老奴给皇上请安了。”德公公与皇上迎面相遇时，他给皇上行礼了。

“德公公，这些日子去看过王皇后吗？”高宗突然问。

“回皇上，王皇后幽禁冷宫，是罪人，老奴哪里敢触犯律条呢？”

“我问你，当初王皇后床底下埋的小木人，你是怎么发现的？是谁埋上的？你说一句瞎话，我剥了你的皮！”高宗声色俱厉，德公公颤颤抖抖地跪在了面前。

“回皇上话，那小木人并不是老奴发现的。而是王皇后的奴婢悄悄跟老奴说的。是谁埋上的，审问过数次了，没有一个人知道。老奴只是看见王皇后摆上神案，烧过香纸，跪下诅咒过武昭仪。至于说她诅咒皇上，小木人上也写了皇上的名字和生辰八字，老奴至死不信。王皇后尽管对皇上专宠武昭仪不满意，但每次烧纸燃香，仍是祈祷皇上平安、万寿无疆！老奴坚信，就是如今在冷宫里，王皇后也不会改变，仍然会为皇上祈福。除了王皇后，谁都不可能到死忠于皇上！”德公公没有说假话。他已猜透了皇上仍念旧情的心理。他得冒险报仇，报受武氏和王宦官冷落的仇怨。

皇上确实被打动了。一来，他开始对小木人的事产生疑问；二来，他也坚信受过礼法教育的王皇后至今仍会为他祈祷。尤其德公公最后一句话，“除了王皇后，谁都不可能到死忠于皇上！”令高宗打了个冷战。也许舅父和宰相们的主张是对的。只有至死

不变的人才会有资格当皇后呀！

德公公心里偷偷地笑着离去了。他也许会想有好戏看了。

高宗的魂灵似乎也被德公公摄去了。脑子里变成一片空白。他下意识地在走着，两条腿把他带到哪儿去？他自己似乎也不知道。心里乱得像一团麻，他一时半霎还理不出个头绪。

“皇上，你这是上哪儿？皇后正到处寻你，着急着哪，你脸色……”是王公公奉武后之命寻他来了，他见皇上脸色苍白、痴痴呆呆，像是生病了，却没敢直说，“皇上，奴才扶你回去吧？”

“滚，给我滚得远远的！”高宗震怒了。

“是，奴才滚……”王公公吓得浑身一颤，忙转身向武后禀报去了。

不知不觉，高宗踱到幽禁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冷宫这边来了。

冷宫，位于后宫的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里。高宗原来只知道冷宫的大体位置，却一直不曾到过这里。冷宫属内侍省内侍伯管理，主要用来监押和惩罚有不法行为的后宫人员。

时值隆冬腊月，冷宫外的枯树和杂草上挂着的冰雪还像棉团一样，干枝上有几只喜鹊喳喳的叫着，待他走近时，才扑楞楞飞走了。

冷宫不难寻找，它有一丈多高的灰色院墙，房屋的窗子很小，是个又黑又小的洞口，还按着黑铁棂子。高宗大步向前，叩响了兽头形的门环。

“谁？”里边传出凶横的吼声。

高宗没有应声，而是用尽全力再次去拍击那个门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响着不停。

“谁这么大胆，不想活了？”内侍伯属下的女狱卒骂骂咧咧地“咣当”将门打开。一看是皇上驾到，傻眼了。扑通跪在地上磕



着头便连声说，“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高宗一脚将女狱卒踢开，便闯了进去。

一只白猫受了惊吓，“吱——”地叫了一声，便从高宗脚下蹿过去了。

高宗喊道：“皇后，淑妃，你们在哪里？”

一会儿，在一个黑洞洞的小窗口中传出萧淑妃的声音：“皇上！”

小窗口上露出萧淑妃披头散发的一张惨白的脸：“皇上，臣妾在这里。”

这哪里是那个娇艳迷人的淑妃？她已蓬头垢面、眼窝塌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

“皇后呢？”高宗又问。

王皇后的一张浮肿的脸靠到窗口上来了。她抽泣着，多时说不出话来。

“皇后，你……”高宗从窗口伸进一只手去。

王皇后刚想伸过手去握一下，但又将手缩回去了：“皇上，罪妾早已被贬为庶人了，皇上怎么还用以前的称呼。罪妾不敢答应呀！罪妾这双手，有十多天没洗了，不敢……”她说着又抽泣起来。

“过来，把门给我打开！”高宗喊过女狱卒，让她把牢门打开。

“皇上，不要进来！”王皇后喊着，“这里边又脏又臭，哪是皇上来的地方！”

牢门还是打开了。虽然是隆冬，但仍然有一种热烘烘的又臭又臊的气扑了出来，高宗被顶得退了两步，捂上了鼻子。

女狱卒说：“皇上，让她们出来，你就别进去了。有话，先到内侍伯房里去说。”

“好吧！”高宗答应着，便跟了女狱卒来到了一个生了木炭火盆的明亮的房间。

女狱卒又急忙回身叫出王皇后和萧淑妃，帮她们洗了手脸，略微收拾了一下破烂的衣服，这才把她们领到皇上的面前。

二人冲皇上跪下行礼：“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皇上的眼中已经噙满了泪水。

王皇后站了起来。

萧淑妃却跪着膝行向前，爬到了皇上的身边，抱住了皇上的双腿，哭着说：“皇上，刚才喜鹊在窗口喳喳叫了多时，我就跟皇后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准有大喜事临门呀，果然，皇上就来了。皇上，想死我了……”她说将皇上的一双手拉过来，捂在了自己的脸上。她又用自己的嘴唇，狂热地吻着皇上的双手，而仰望着皇上的双眼，早已扑簌簌泪如泉涌了。“皇上，今日能见到你，让我亲亲，我死也瞑目了。”

皇上也跟着她流下了眼泪。

“皇上，臣妾有罪，理应受罚。经过数月幽禁反省，臣妾已经回心转意，立志痛改前非。只要不死，愿意作牛作马，再孝敬侍候皇上。请皇上将这冷宫别院，改名为回心院吧！”萧淑妃似乎怕皇上马上就走，抢先说着。

“朕答应你，以后就叫回心院。”

“谢皇上恩准。”

“皇上，臣妾冤枉呀！”王皇后又跪在了高宗面前，“武媚的小公主决不是臣妾害死的。臣妾这辈子连个蚂蚁也不曾害死过。那小木人，臣妾也不知怎么回事，全是有人陷害。皇上，要为臣妾作主呀！”

“王皇后，心地善良，一天到晚都在这里给皇上念佛祈祷，让神明保佑皇上万寿无疆！”萧淑妃又插嘴说。也许共同的命运，



让这两个情敌和解了。

高宗心下一动，果然如德公公所说，她终归是个受过礼法训教的善良人。高宗已经相信她是冤枉的了。

“好吧，朕回去立即想法，救你们出去！”

她们二人慌忙跪下磕头谢恩。王皇后的额头都磕破了，已经涌出了鲜血。

这时，冷宫的总管内侍伯已经来了。

“内侍伯！”高宗要下命令了。

“奴才在。”

“要善待她们二人。把房间收拾干净，换衣服、换被褥、换膳食，给她们生上火盆。不能冻着她们，不能饿着她们，不能虐待她们！”

“奴才遵旨。”

王皇后、萧淑妃满脸泪水纵横，再次谢恩。

高宗不敢再看，转身掉头便走了……

“老天总算睁开眼了！”萧淑妃高兴地喊叫着。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王皇后很平静地说。

“不管是谁，总得听皇上的吧！”萧淑妃总以为这次有救了。
“皇上金口玉言，哪能转眼不认账！”

“皇上是个善良人，没有武媚那一肚子弯弯肠子，恐怕是……”

“我若是能活着出去，非跟武媚拼个你死我活不行！”

“怕就怕武媚不让咱们出去了！”

尽管二人还不知道将来是吉是凶，但皇上来了一趟，内侍伯对她们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房间打扫了，被褥换了，炉火生了，冷水热水也全送来了。两个濒于绝境的女人心里又重新燃起了求生的欲望。

几乎与此同时，武后的寝殿中却是一片喜庆的景象。今日是十二月十七日，是武媚的二子李贤的周岁生日。

武后的母亲杨氏和姐姐，武后的哥哥元庆、元爽，堂兄惟良等，都带了家眷和贺岁的礼物来了。兄长嫂子们都对武后极尽奉承之能事，妹妹武后也笑逐颜开，在感谢兄长的同时，也向兄长们提出了几项要求。主要意思便是恳求兄长们严以律己，勤于政务，遵纪守法，共同为武氏家族争光。兄长们自然都满口答应了。

这便是她们武氏家族最和睦、最喜庆的一次聚会了。这个兄长从乳母手中抱过小王子送上一个长命百岁黄金锁；那个兄长再接过小王子送上一顶镶满珠玉的虎头帽。真是阖家团圆，欢天喜地。

武后乘机提出，准备到明年春天清明节前后，由皇上陪同，回老家并州祭祖。众人自然是一呼百应，齐声拥护。一来是姊妹兄弟衣锦还乡，二来是由皇上陪同，秃子跟着月亮走，谁不想沾光？

正在这时，王公公神色慌张地走进殿来。

武后问：“找到皇上了？”

王公公说：“找到了，可是……”

武后一看神情不对，立即将王公公拉到侧室，问道：“出什么事了？”

王公公说：“我看见德公公拦住皇上，不知道跟皇上说了些什么，皇上便像掉了魂儿似的，歪歪拉拉到冷宫那儿去了。”

“他去了冷宫？”武后大惊，“王公公，你立即去找管冷宫的内侍伯，一定要探听明白，皇上跟王皇后和萧淑妃说了些什么？”

“奴才明白。”王公公掉头便走了。

武后的母亲杨氏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也赶过来询问。武后灵



机一动，敷衍她说：“我派王公公去请姨妈，他说，姨妈身体欠安，就不来了。待会儿，让王公公送份礼物过去。”

杨氏这才放了心，说：“你姨妈入冬以来，这咳嗽病就厉害了。得请个好御医再给她看看。”

“好呀，下午我就请御医……”

二人刚回到客厅，就听见外边的户婢喊：“皇上驾到——”

举家人一齐站立，施大礼跪迎了皇上。

皇上的一双眼睛却只在寻找武姐。他说：“听说韩国夫人身体欠安，好些了吧？”

“谢皇上惦念，奴婢身体已经痊愈了。”武姐羞答答地施礼谢恩。

武后说：“皇上，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什么日子？腊月十七，噢，是贤儿的周岁生日。来来来，抱过来让父亲看看，我这个当父亲的倒给忙忘了。还没给你准备生日礼物哪！”高宗从乳母手中接过贤儿，逗着他玩了一会儿，在他小脸蛋儿上亲了一口，贤儿裂嘴哭了，“哟，你对父皇也不满意呀？”

“什么满意不满意，还不是你那胡须扎疼他了！”武后说着似嗔非嗔地瞥了皇上一眼。

武后见人已到齐，便喊了声：“传膳！”

侍女们答应一声，便开始上菜了。

共分两桌，皇上和杨氏、武姐、武后，四人一桌，其他人一桌。席间，武后的几位兄长又到皇上席上敬了酒。

皇上心里窝了火，憋了气，三五杯酒下肚，便有些醉意了。

他盯着武后，问道：“王皇后、萧淑妃在那冷宫里，猪狗不如呀！朕这心里……难受……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她萧淑妃见朕去后，我看见，她是吐了

口唾沫，抿了抿头发，擦了把脸，让人心酸呀！朕以为，至少王皇后，是冤枉的，对不对？你说……”

武后母女大惊失色。

武后急忙说：“皇上醉了，歇息去吧，来人哪！”

皇上的随身宦官赵公公闻声赶了进来。

“不，朕没醉，才喝了几杯酒？五杯，朕喝十杯酒也不醉，朕说的是实话，天地良心啊！”

赵公公在武后的示意下上前搀扶，却被皇上一把推了老远。

众人正在无计可施之际，武姐上前说：“皇上，奴婢陪你到侧房喝茶去，好吗？”

高宗醉眼也斜，望了武姐一眼，说：“好，喝茶去，姐姐是好人呀！”

高宗摇摇晃晃站起身，把手搭在武姐肩头，扶着她离开了宴席。梅香明白，将他们引到了最僻静的一间侧房中去了。

武后气得心里发颤了，她端起一杯茶水，喝了一大口，谁知茶水太热，烫得她舌头都吐了出来。她一怒，“啪——”的一声，便将茶杯摔了个粉碎。

武后兄长们那个席面上听见响声，忙出来问：“出啥事了？”

拿扫帚扫杯子碎片的梅香，急忙跟他们说：“什么事也没出。皇上喝得多了一点，碰破一个杯子。”

武后背着手在低头徘徊着。兄长那席上，正笑声朗朗，吆三喝六地猜拳行令。虽然梅香已将他们的房门闭得很严，但她还是听得清清楚楚。皇上和武姐在那侧室之中，虽然什么动静也听不见，但她想像得出，那淫态浪姿，肯定不堪入目。但是，如今还不是处理这些事情时机，最棘手的倒是冷宫里那两个人，若是再放她们出来，肯定又是一场轩然大波。怎么办？

杨氏见女儿横眉倒竖，一脸杀气，便过来劝说：“孩子，全



是自己家的事，没啥大不了，你姨妈不是嘱咐过你吗？办大事的人，胸怀要宽，肚量要大，能忍则忍……”

“妈，你放心，女儿自会处置。大江大河都渡过来了，小阴沟里翻不了船。”武后踌躇满志地说。

王公公又气喘吁吁回来了。

武后急忙将他引入一间密室。

“皇后，事体严重了……”王公公将高宗独自探监，与王萧二人说了些什么，细说了一遍。

武后听后，思考了片刻，便低声与王公公如此这般进行了交待。最后说：“王公公，万般无奈了，咱不能当东郭先生，若是把狼再放出来，再咬人可就更狠了。”

“奴才明白。”王公公说完转身便走。

“王公公，回来！”武后又喊住了他。

武后满斟上一杯酒，说：“王公公，来，哀家敬你一杯，祝你马到成功！”

“不，皇后，待奴才办完，回来再喝不迟。”

“也好。当年关云长温酒斩华雄，斩下敌首，回营酒还温热。王公公，这——不比斩华雄容易，要干得利索，一切不留踪迹。”

“奴才谨记在心了。”

王公公又匆匆去了。

武后将刚才给王公公斟上的那杯热酒，自己一饮而尽。说：“梅香，笔墨伺候！”

梅香将墨研好，武后乘着热酒烘心，心潮激荡，挥洒泼墨，写出四句古诗：

明明上天，

烂然星陈。

日月光华，

弘于一人。

——录《八伯歌》以赠弘儿

母字

这时，高宗与武姐已经尽兴，他从侧房里出来，大概酒醉已醒。望了一眼武后，似有愧疚之意，急忙避开了她那逼人的目光。

“皇上，臣妾乘醉涂鸦，请皇上赐教。”武后似乎对高宗与武姐之事毫不介意，很豁达地说。

高宗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也忙上前欣赏武后的书法。说：“好，笔力遒劲，气势挥宏。书赠弘儿，那是再贴切不过了！”

“弘儿，还不快来谢恩！”武后喊着。

五岁的弘儿到高宗面前跪下施礼：“儿臣谢父皇隆恩！”

“弘儿，得谢母后的墨宝呀！”高宗说。

弘儿又照样谢了武后。

武后笑笑说：“没有你父皇的恩准，妈这字写得再好，还不是一纸空文吗？”

众人会意的笑了。

谁心里都明白，武后是想为弘儿营求册立太子了。



第二十三章 诛戮和庇护皆有奥妙

王公公暗自惊叹，武后一箭双雕，诛戮王萧和德公公，手段煞是厉害。

长孙无忌也说：“老夫小视这个女人了，她决不在汉代吕后之下。”

李义府纳囚妇为妾，杀人灭口，却受到武后庇护。这本身就显示了，武后的党羽是不容冒犯的。

为了显示不是任人唯亲，为了标榜效仿长孙皇后，为了遏制国舅势力，武后的几个兄长被贬谪了，变成了牺牲品。

王皇后，萧淑妃自缢身亡的消息，令后宫与朝野一片震惊。究其原因，众云纷纭。

事情的经过，由高宗牵头，调刑部尚书主持，会同御史台数人审理，应该说是查得明明白白：

就是皇上私访冷宫那天中午，于武后寝宫喝酒之时，因可怜王萧二人生活太苦，命人对膳食加以改善。由一侍女传达皇上的旨意，当日德公公奉命送去御膳。晚上，内侍伯外出饮酒未归，狱卒则发现王萧二人，用衣带吊颈，一悬窗棂、一悬门楣，同时身亡。内侍伯夜间归来报于内侍监，内侍监第二日奏报皇上。皇上急命查办。验尸尸体，断为食物中毒，而后自缢——是自缢还

是勒死后又悬吊皆有可能。审问狱卒和内侍伯众无异词：说身死之日除德公公送来御膳，并不曾再给餐饭。除德公公之外，也没有第二人开门入内。于是拘捕德公公审问。德公公只说饭菜全是御膳房现做的，烹炒时德公公就在现场，保证无人下毒。再加刑拷问，德公公还供出：当他进入囚室门后，王皇后、萧淑妃都曾跪谢皇恩。餐后，王皇后仍然口口声声喊冤枉。萧淑妃则大骂武皇后，还说，武媚是老鼠精，她死后定然要脱生个大猫，咬死她这个老鼠精。因此德公公咬定，她们二人因受不了这个折磨，早有自尽的打算，连死后变猫都想过了。后经大理寺的大理卿和御史台的御史大夫，与刑部尚书，共同审理磋商，认定王萧二人肯定食物中毒，又联系德公公曾经密报过王皇后以巫术小木人诅咒皇上皇后的前科，他怕王皇后喊冤翻案，故下毒手，杀人灭口。

最后，判处德公公死刑，立即执行。

一场不大不小的疑案到此就算有了结局。

高宗非常悲痛，自己带随身宦官赵公公去寺庙，烧纸烧香，请僧尼念经，悄悄对王皇后和萧淑妃进行了祭奠和超度。心下方觉稍安。

只有王公公一人，暗自惊叹武后这一箭双雕借刀杀人的计谋，煞是厉害。其实连自己“小尾巴”也从此被她攥在手里，这辈子只能对她唯命是从，效忠终生了。

武后面对高宗念旧情想反悔的关头，能当机立断，及早诛除了王皇后、萧淑妃这两位冷宫阴魂，断了她们死灰复燃的后患，从而确立了自己在后宫再也无人可以取代的牢固地位。自然是非常关键的一次胜利。再一次让老谋深算的长孙无忌一派瞠目结舌。明明知道鹿死谁手，但是已经无力循蛛丝马迹查考清楚了。

“老夫小视这个女人了，她决不在汉代吕后之下。”长孙无忌在韩瑗、来济等人面前已经发出如此的惊叹。



时过不久，朝野便传出了武后像吕后一样杀人的故事。吕后当年杀害为皇上宠爱的戚夫人时，是将她的四肢砍掉，放在木桶中，让她死不了，活不成，谓之“人彘”。如今，武后杀王皇后和萧淑姬的办法，在故事中——在后来的史书中，也就有了类似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武后“令人杖庶人（王皇后）及萧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入酒瓮中，曰：‘令此二姬骨醉！’数日而卒。”（见《旧唐书》卷51《高宗废后王氏传》）近代许多史家以为此事“众多疑点，难称信史。颇似是对汉史上吕后杀戚夫人故事的拙劣抄袭。”是很有道理的。

当时武后刚被册立为皇后，地位不稳，毛羽未丰。她的主张每称“旨意”，也就是说，她还得投高宗之所好，遵照高宗的意愿行事，决不会公开与之对抗。再说，长孙无忌一派，势力仍旧非常雄厚，正虎视眈眈盯着她这个新立的皇后，是否能够母仪天下？在这种情况下武后决不会愚蠢到那种地步——明目张胆地公开表演自己的残忍！相反，她正在忙着著书立说，改革宫中妃嫔名称，极力宣扬儒家礼教、标榜妇女“四德”，从而树立和塑造自己成为完全正统的、光彩照人的皇后形象。一些阴谋诡计，全在“黑幕”的遮掩下秘密进行。“掩人耳目”的手段，应该说，都是非常老道、非常高明的。将此时的武则天描绘成凶神恶煞般的残忍泼妇，那只是长孙无忌一派，对她恨得咬牙切齿之时，编撰故事出气泄愤而已。武后并非如此浅薄和鲁莽！

武后虽然天生头脑清醒、擅长谋略，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关键时刻能当机立断；又有处逆境时的极端的冷静沉着和百折不挠的精神。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能屈能伸，能当“孙子”，能当“老子”，当“孙子”时听不到一句牢骚和怨言，当“老子”时听不到一句心满意足、得意忘形的狂言乍语。似乎本来就应是“老子”，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当她第一次下令杀人——被杀

的人还发狠诅咒，再脱生为猫，也得咬断她的喉咙时，她虚惊了、发怵了。她开始害怕猫，尤其当猫用闪着绿光的眼睛斜睨（nì，音泥，斜视）她的时候，她便不住打冷战，头皮发炸了。王公公偷偷告诉内侍监，内侍监为了讨好武后，下令后宫一律不准养猫。猫身上生跳蚤，御医说能传染病。武后悄悄对内侍监进行了赏赐。

几个月后，巡夜的宦官三更后在冷宫“别院”外边听见了冤鬼的哭声。又有一天夜里，一个侍女哭喊着飞跑，说是看见了披头散发的吊死鬼在后边追她，她在跑下台阶时，脚踩失了，滚下了台阶，磕得头破血流，当时便吓没气了。直到御医来碰着她的人中，她才哭喊一声，醒了过来。她原来就是萧淑妃身边的侍女。武后让内侍监将她送出宫去，让她回了娘家。

内侍监报请武后批准，请了太史局阴阳道的博士到后宫设坛作法，驱逐冤魂的阴魂。

然而，在某天夜里，武后作了个恶梦，梦见王皇后、萧淑妃吐着长长的红舌头，浑身上下沾满了血迹，向她哭喊索命来了：“阿武——你往哪里跑？”萧淑妃一转眼化作一只大鬣猫，猛地向她扑来：“非咬断你的喉咙不可！”

武后大喊一声，惊醒过来。睡在身旁的高宗忙问：“怎么啦？怎么啦？”

武后浑身冷汗淋漓、颤抖着，一下扑进高宗怀里，多时才说：“吓死我了！”高宗细问，武后只说，作了个恶梦。

高宗聘请道业更深的术士设坛作法。术士最后建议，诏令王皇后改姓为蟒氏、萧淑妃改姓为梟氏，他们的家人全部流放岭南。

此后，武后逐渐心安，没有再作恶梦。这时的武后，仍然拼搏于政治旋涡之中，她踌躇满志，稳打稳扎，步步为营，赢得了



一个又一个胜利。她咬紧牙关，横下一条心，不管是谁，只要你挡住了前进的路，一律加以打击清除。

先是礼部尚书许敬宗在册后大典之后便立即上疏，称：“永徽之始，无嫡子可立，以忠暂代储位，实属无奈。而今已有正嫡，不可反植枝干，倒袭裳衣。皇太子是国家根本，根本不正，万民无所系心。况且皇太子忠出身微贱，必不自安，不及早正名定分，非国家之福！”

高宗看过许敬宗的疏章之后，也感到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太子忠已经十四岁了，兴许是因自己的生母刘氏是后宫侍女，没有身分，他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感。自我感觉不好，每逢年节喜庆或祭祀，司仪喊到皇太子出场时，他总是紧张得手足无措，说话也吞吞吐吐。给人一种小小作作、萎萎缩缩的感觉。因此，高宗从来便不满意。尔后曾经考虑将萧淑妃的生子素节立为太子。素节聪明俊秀，文质彬彬，比太子忠小三岁，许多经书要义和著名诗赋，都已经能够背诵。但由于母亲萧淑妃，先是与王皇后争宠不和，继之又与武氏相互诋毁。立太子的事便随着母亲的失宠而化作泡影了。武后的长子弘已经四岁了，似乎比素节还要灵秀，所以高宗心里便不再犹豫了。然而，令他怵头的仍旧是国舅和宰相们的态度。更易太子不是小事，若是宰相们不明确表态通过，那也是很难堪的事情。

高宗与武后商量。武后说：“司空李稭说，这都是皇上的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另外，臣妾听东宫太子的老师说，太子曾主动提出过辞让。”

“是吗？待朕亲口问问他。”

兴许是武后预先托人做了工作。或者，太子的生母刘氏，对太子进行了点拨。让他知道武氏成为皇后，他的处境将是很堪、甚至是很危险的了。所以，高宗当面问他时，他哭了，他苦

苦恳求不再当太子了。接着，便正式上表父皇恳请退位。于早朝时，高宗向文武百官通报了此事。经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串联，第二天，便有百名朝臣上表，都说皇后有亲生儿子，仍由庶子居太子之位并非国家之福。太子忠又自请退位，改立弘为东宫太子则不宜再拖延了。

第二年正月六日，正式下诏书，废太子李忠，立代王李弘为太子。

李忠被改封梁王，任梁州（今陕西省南郑县）刺史。要求立即赴任，离开京城。

东宫的官吏本来便人心惶惶，诏书一下，便大有树倒猢猻散的景象。当派人送李忠离京的时候，几乎没人敢来告别。只有右庶子李安仁送李忠出城，洒泪而别。不到一年，李忠又被贬到偏远的房州。

同时，册立李弘为太子的大酺典礼举行了三天三夜。并下诏大赦长安的一般罪犯。

喜事相连，普天同庆。在武后的倡议下，改元为显庆，这年便是显庆元年（公元656年）。

以前，皇帝每一代一般只有一个年号。唐初，高祖的年号一直都是武德；太宗的年号一直都是贞观。高宗继位，由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商订的年号永徽已历六年，一向爱好标新立异的武后已经不满意这个年号，才撺掇高宗改元。从此之后，则不断改元。使他成为改元最多的皇帝之一。

太子的更易，朝廷上层官吏也作了调整。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未同意他们的辞职，继续留任。他二人与尚书省左仆射于志宁、礼部尚书许敬宗，兼任了太子宾客。很明显是将许敬宗破格重用。

另一位得到重用的则是中书侍郎李义府，此时又加封同中书



门下三品，终于享受到宰相的同级待遇。立弘为太子后，又兼任了右庶子。

二月，武后的父亲武士矜追赠为司徒的官位和周国公的爵位。

武后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她虽然还不能完全左右朝政，但是，她的羽翼势力受她的庇护，逐渐进入中央政权的核心。她的主张对高宗皇帝已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眼看着武后势力的咄咄逼人和迅猛发展，仍然处于政权高峰的长孙无忌，只是心里愤恨，却已经不想与之拼个鱼死网破了。他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皇上的元舅，如今年事已高，若能明哲保身，安度晚年，则如愿足矣。若想完全控制皇上，甚至取而代之，简直太艰难了，甚至是不可能的了。若是不成，恐怕比褚遂良的下场还要惨。再看看子孙之辈，也没有出类拔萃之人。何必去你死我活地再斗下去呢？他心灰意懒了。便像散官一样，埋头于史书的研究和编纂，借以消遣心中郁闷。这一年，他除参与撰写《隋书志》外，自己又着手修订自己撰写的武德、贞观两代的《国史》和《唐律疏议》。

长孙无忌类似“韬晦”的回避政界斗争，使他的党羽和亲信们，对他也逐渐失去了依傍取胜的信心。而韩瑗和来济，虽然都对武后怀有极深的成见，但他们二人全是儒士出身的勤于政务的官员，只知道按章办事，顺着大路跑，却不是足智多谋，策划斗争的领袖。眼看大趋势不利，亦每次上书辞职请求隐退。因此，长孙无忌一派虽然仍然把持着主要权力，但是人心涣散、丧失了斗志。武后稍加出击，则溃不成军了。

在武后方面，此时仍然羽翼未丰。视为亲信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基本属于“招降纳叛”的临时借用力量，各自都带有不少毛病，对方随时都可以逮住他们的辫子。在朝廷上也没有威

信，没有号召力。自己的几位兄长又全是没头脑的庸才，不给惹是生非就不错了。前思后想，武后心里明白，目前自己仅仅是高举着皇上的大旗，孤军奋战而已。

两个敌对营垒，都感到力量不足，此时基本属于各自以防守为主，进攻为副的相持阶段。而精神抖擞，全身心投入的大概只有武后吧？其他人则是各怀鬼胎。

先是春风得意的李义府，感到可以过几天为所欲为的日子了。然而，一直夹在腭沟里的尾巴，刚甩出来，便让人给逮住了。给武后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这年的夏末的一天，李义府穿了便服，带了家人，蹓到了西域波斯人开的一个酒楼上去。他让家人要了酒菜之后，家人又招呼过店主人说：“听说贵店有波斯舞女，我家大爷想看看她的舞姿。”

店主人笑笑说：“好说，只是得先交足银两。”

“老爷还少了你家银子不成？”

“不，这是本店的规矩，谁也不能破例。”

“你知我家老爷是谁？”

“是谁？”

“说出来吓死你。”

李义府向他俩挥手，家人便拉店主人去了内室。经过一番交涉，波斯舞女在一种节奏强烈、富有异国风味的舞曲中出场了。

波斯舞女，十分妖媚。袒胸露腹，拖裙赤足，头发上、脖颈上，手腕脚腕，都戴了闪闪发光的一动便响的各种金银珠宝装饰。

舞蹈开始了。舞女手舞足蹈身轻如燕，旋转、踢脚、滚翻，摇摆，真是千姿百态。长长的玉腿在上踢之时，则全部裸露出来了。后身两个滚圆的屁股蛋儿，前胸两个滚圆的乳房，随着身体



上下左右的摇摆扭动，不停地在震颤着。尤其是不停地向李义府抛来的媚眼，已经使这个色鬼欲火中烧，如痴如呆了。他一连拍出了两次银两进行赏赐。口中不断地喝彩：“美，太美了，太美了！”

其中有个饮酒的客人一旁插嘴说：“这也算美？顶多是个会跳的野鸡。洛州的淳于氏，那才是人世间的尤物，简直太美了。不管是哪个男人，一见便醉，谁也跑不掉。”

“你见过？”李义府问了一问。

“当然见过。但是，恐怕以后再也没有那个艳福了。”

“怎么回事？”李义府追问着。

“几个男人相争，闹出人命来了。如今已关进大理寺的死囚牢里了。可惜呀，红颜薄命。”

李义府动心了！

李义府鬼迷心窍了！他派人与大理寺丞毕正义取得联系，连续宴请数次，不惜重金贿赂。经过软硬兼施各种卑劣手段，毕正义终于从死囚牢中偷出淳于氏，送给了李义府。

好景不长，大理寺卿段宝玄知道了这件事情，立即审讯了大理寺丞毕正义，并将李义府目无法纪的胡作非为，写成疏章，奏报了皇上。大理寺卿段宝玄是个耿直正派的人，平素就看不起李义府。高宗看了奏章，非常气愤。立即派给事中刘仁轨前去调查此案。

李义府慌了手脚，选派了个能够飞檐走壁的家人，穿了夜行衣，深夜潜入大理寺丞毕正义的家中，将他先用绳子勒死，然后悬于梁上。造了一个畏罪自缢的现场。这个家人回到李府之后，李义府取出白银五百两送给他，让他远走高飞，自谋生路去了。

毕正义一死，已经难以对证。李义府又各方贿赂打点，给事中刘仁轨查来查去，终未找到确凿证据。但是，眼看此案就要不

了了之、草草收场、准备结案之际，硬汉子侍御史王义方，基于义愤，跳了出来。

连续数日侍御史王义方回到家后便长吁短叹，寝食不安。李义府如此无法无天、丧尽天良，霸占死囚为妾，暗杀大理寺丞，而今逍遥法外。一个以弹劾奸佞为职责的御史，若是装聋作瞎，于心何安？然而，李义府不仅位居宰相，还是皇上的宠臣，皇上皇后出面庇护，说不定还招惹个诬陷宰相罪，闹个家破人亡。父亲去世，家中尚有白发老母，若有不测，谁来奉养？他思前想后，始终拿不定主意。

母亲看出了儿子的心事，便再三进行盘问。儿子只得对母亲说了实话。

王义方的老母深明大义，她对儿子说：“孩子，自古以来忠孝难以两全。你身为御史，久沐皇恩，肩负重任。紧要关头，岂能贪生怕死？吾儿若是为国除奸、伸张正义，献出生命，老身即受连坐，也死而无怨！”

王义方在母亲的鼓励之下，义无反顾地写好弹劾的奏疏。他先去找首席宰相韩瑗，韩瑗看了奏疏，立即表态支持。并由他将王义方的奏疏呈于皇上。

李义府得知王义方又上了弹劾他的疏章，一时想不出应付审查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来找武后袒护了。

武后寝宫。

武后屏退左右。李义府跪在了地上。

武后坐在椅上，摇着雁翎羽扇，对李义府待搭不理的，多时一句话也没说。似乎不曾看见李义府跪在那儿。

李义府又说了一句；“求皇后搭救了。”

“李大人，不是玩得很开心吗？听说那个淳于氏倾城倾国，是真的吗？能不能让哀家开开眼呀？”武后并没有让李义府起来。



虽然，说的是笑话，但听得出，每个字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为此恨得咬牙切齿了。

李义府心里打着冷战。

“都是老臣不顾满朝元老的反対，率先拥戴皇后，得罪了长孙无忌、韩瑗等人，把臣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才变着法子诬谄老臣、除掉老臣。老臣实在冤枉呀！”

“啪！”武后一拍案桌站了起来，厉声斥道：“好呀，你纳死囚为妾，骄奢淫逸，暗杀朝廷命官，消赃灭口，如此滔天大罪，却赖到拥戴哀家上来了。来人哪！”

王公公和侍女们闻声而入。

李义府磕头已像捣蒜，连声求饶。

武后这才挥手，让王公公等退下。

武后又说：“你那点儿偷梁换柱的伎俩，如何瞒得了我的眼睛！”

“都是臣一时糊涂，狗胆包天……”

“不是狗胆包天，是色胆包天吧？”武后围着跪在地上的李义府转了一圈说。

“对，是色胆包天，色胆包天，忘乎所以。求皇后可怜老臣，这把年纪，风风雨雨，受皇后栽培信用，刚有个出头之日，就……就犯了这样的滔天大罪，辜负了皇后的一片苦心。我该死，我该死呀！”说着便泪流满面自己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了。直打得嘴角流血……

“别打了，打肿了嘴明天怎么上朝？”

“求皇后救命呀！”

“起来吧，事闹到这般地步了，不救也得救呀！要不，人家一准会说，皇后用了些什么人？这样的人能当宰相？”

李义府还没敢起来。他听皇后的口气，已是答应相救了，便

立即表态说：“老臣谢皇后救命之恩。今后，老臣愿意作牛作马，忠于皇后，孝敬皇后，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武后上前拉起了他。

武后说：“李大人，可不能辜负了皇上的厚望呀！虽然擢升为宰相了，但你得想想，在朝廷之上，在文武百官之中，有几个人是说你好的？就是自己不要老脸了，也得给提拔重用你的皇上留点儿脸面吧！你也应该明白，哀家对你，也是寄予厚望的……”

李义府赶忙又跪下说道：“谢皇上皇后圣恩。臣知道，元舅把持朝政，独断专行的局面，尚未改变，不加锄除，后患无穷。臣发誓唯皇后之命是从。今后克己奉公，遵纪守法，决不辜负皇后期望，决不再给皇后丢脸添麻烦……”

尽管李义府已经语无伦次，还是表达明白了一心效忠皇后的意思。

“狡兔死，走狗烹。”而今“狡兔”未死，走狗当然还得留着再用。

两天后，皇上于两仪殿亲自听了王义方对李义府的弹劾面奏。长孙无忌、李林、于志宁、韩瑗、来济等朝廷元老重臣，皆到场听讼。

但是，终因皇上受武后影响，明显偏袒李义府。又因当事人毕正义已死，很难找出人证物证。简直有理难辩。

先是王义方面奏：“李义府派人暗杀六品寺丞，是显而易见的。即使说毕正义是自杀，那也是受到李义府的威逼。李义府杀人灭口，罪当不赦。再说，生杀大权，不由陛下掌握，臣以为此风亦断不可长。”

李义府当场驳道：“你这纯是血口喷人！有何证据？”

王义方依照被弹劾人回避的朝规，正色喝斥李义府退下。



李义府向皇上奏道：“陛下，臣需要回避吗？”

高宗铁青着脸，一声不吭。

李义府傲慢地四面张望，强装镇静，还是赖着不走。

王义方又连续喝斥三次。李义府仍然不予理睬。

中书令来济实在沉不住气了，厉声喊道：“国有国法，朝有朝规，李大人既受弹劾，为何不退下？”

李义府这才十分尴尬地退出。

王义方这才高声宣读了弹劾表章，真是义正辞严，掷地有声。

但高宗却说：“这仅是一面之词。再说，没有人证物证，能定罪吗？”

长孙无忌提出，并不是毕正义一人死了，这个案子就变成无头案了。只要重视，重新组织专门人员逐一细查取证，总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高宗却说：“一个宰相，今天翻过来查，明天覆过去查，翻来覆去，不等查清，也就烙糊了，查臭了。”

韩瑗还要开口，只见高宗一挥手说：“算了算了，吵得朕头昏脑胀，以后再说吧！”

高宗起身，甩手走了。

众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只得散去。

对于此案，高宗并没有“再说”，也没有组织人员复查。便以证据不足，糊涂结案。李义府没有受到惩罚，王义方却以“在圣前污辱宰相，出言不逊”之罪，贬为莱州司马。

这种出人意料的处置结果，非常明白地告诉了朝臣一个道理：只要忠于武后，成为武后的亲信，不但可以升官，也能得到庇护。武后一党的势力是不允许冒犯的。

但是，李义府名声终归太臭了。由于武后对他的明显包庇，

私下舆论中对武后的抨击一时又掀起了浪潮。除了说他重用李义府、许敬宗这样的品行恶劣的人之外，还牵扯到她对武氏家族人的滥加封赏。什么一人得势、鸡犬升天的话，传得纷纷扬扬。武后为此十分恼火。

恰在这时，在休祥坊代国夫人的府邸，武后的几位兄长乘醉又与杨氏口角闹翻了脸，他们便只得成为牺牲品了。

那是送武后的堂兄怀远赴淄州去任刺史，代国夫人备下酒菜，邀在京的诸兄弟为他饯行。本来相互客套恭维，气氛非常融洽。一致说，武后为武氏家族光宗耀祖了，兄弟们也蒙受恩泽。然而，兄弟们见到宫中高级美酒，都多喝了几杯，便有些醉意了。正在这时，杨氏又絮叨着嘱咐他们：“别忘了今天的荣华富贵都是靠皇后得来的，一定要为皇后争气呀，别让人家说三道四的。”

惟良醉得厉害，嘴上已无遮拦了。他说：“其实，如今外边就说三道四了。什么一人得势，鸡犬升天。我们兄弟都变成鸡犬了。在外边我都不敢说，皇后是我的妹妹。”

元庆乘醉也说：“我们本来就是功臣子弟，父亲的名字早就闻名全国，作为父亲的儿子非常光彩。可如今一说是靠妹妹的皇后身分当官，我都感到脸红。”

代国夫人越听越生气，于是便反唇相讥。他们兄弟则越说越难听了。这次聚会闹了个不欢而散。代国夫人十分恼怒，第二天便进宫与武后学说了一遍。

碰巧，这日早朝之后，高宗带回一张写了四句顺口溜的黑贴子——人们在街市上偷偷贴的类似现代“小字报”的东西——上边写了这么四句：

皇亲国舅代代传，



依靠妹子作大官。
谁家俏女得皇宠，
鸡犬也能升上天。

高宗说：“这些黑贴子虽然是平民百姓贴的，但是，根子还在朝廷大臣身上。尤其是反对立你为后的那些人，牢骚话不敢当面说，就去传播这些混账话泄私愤。”

武后接过来看了看，不但没有发火，却说：“皇上，写贴子的人虽然是别有用心，但是，这些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当年长孙太后在世的时候，是屡次遏制外戚的势力，不准国舅任宰相要职。已经为皇后做出了表率。自她老人家故世，外戚势力才迅速发展，以致元舅把持了朝政。这决非皇家之福。臣妾愿意以长孙太后为楷模，请皇上立即下诏，贬谪武氏族人的官职，遏制外戚势力的发展。也不至于让皇上蒙受舆论的玷污。”

“又何必那样认真，皇后的几位兄长没有超过四品的官位，刚刚擢升，何必再贬？”皇上说。

“不，他们都为国家没有寸功，四品仍然太高。所以人家才说三道四。再行贬谪，对他们未必不是好事。可以遏制他们的放纵和骄横。”

高宗对武后的大公无私肃然起敬。

不久，诏下：除较为老成的堂兄怀远仍留任淄州刺史外，元庆贬为龙州（今四川平武县）刺史；元爽贬为濠州（今安徽凤阳县）刺史；惟良仍复原职始州长史。

他们被贬之后，非常懊丧。元庆到任后不久，一病不起，死于任上。元爽后因犯罪流放振州而死。

武后的这一举措，在满朝文武大臣中引起很大反响，顿时一片赞誉之声。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武后既然自己已经率先贬谪了小国舅，下一个目标则是老国舅了！

老国舅长孙无忌不得不再次惊叹武后的老谋深算，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第二十四章 河东变河西刚过六年

韩瑗为褚遂良鸣冤叫屈。褚遂良却被贬往更远的桂州。

为了高宗的身体健康，为了武后摆脱冤魂的纠缠，显庆二年闰正月，皇上皇后率群臣迁往洛阳。

韩瑗，来济因与褚遂良往来，被诬图谋不轨而遭贬谪。

武后指使许敬宗罗织罪名，将长孙无忌家族和亲信一网打尽，正是跟着长孙无忌学来的。他是她的老师。

自从王皇后、萧淑妃不明不白的死去，高宗再一次陷入了极度的烦恼、困惑、忧虑、不安之中。与武后之间也产生了一种难以化解的隔阂。高宗感到身为天子，在冷宫之中已经对她们二人的请求作了承诺，不但得不到落实，反而加速了她们的死亡。难道仅仅是一个德公公下的毒手吗？但并没有查出其他与此有关的线索。凭他的直觉，肯定有武后的暗中操纵。尽管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他凭藉武后的支持和辅佐，基本挣脱了国舅的控制，仿佛也消除了被颠覆、被篡权的威胁。他的皇位应该说是较前稳固了。但是，武后比自己有气魄、有雄心、有谋略。许敬宗、李义府，甚至司空李峤，都效忠于她，由她直接操纵。而不是直接效忠于皇上。皇上在她心目中的位置、权威，也不再是至高无上

的、绝对服从的了。像王皇后那种至死都要为你祈福念佛的事，大概再也不会存在了。武后是个谜，令人猜不透的谜。

高宗对武后有了同床异梦的感觉。这使他变得很苦闷。而相互都有一种不容迁就的自尊心，所以，很长时间他不理睬她，把她晾在一边，有点儿像孩子似的赌气。

对于高宗的这些变化，武后只是付之一笑。在这段时间里，她实在顾不上去讨好他，像哄孩子似的再让他高兴起来。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十一月，武后平安地生下第三个儿子，也就是高宗的第七子，取名哲。

武后身体虚弱，需要休养。朝政中的斗争她想尽量缓和，力求维持现状，回避正面冲突。还需要慢慢积蓄自己的力量。尤其需要加快情报网络的发展。自己在坐月子期间，不能变成聋子和瞎子。朝野的情报，由王公公汇总，两天向她密报一次。

为了侍候武后的月子，母亲和姐姐再次进宫来了。她为了缓和与高宗之间的僵持局面，对于高宗与姐姐的秘密往来，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

高宗终归心慈手软，自从武后为了平息舆论压力，不让皇上威信受到玷污，竟不顾血亲，将几位兄长贬谪到了远方。他很受感动。接着又给他生了个非常可爱的儿子。继之，武姐韩国夫人进宫，在武后月子期间，他们两人几乎是夜夜同枕，宿宿鸳鸯。心头的裂痕和创伤，似乎也被她那温柔的小手给抚平痊愈了。

这年年底，韩瑗上书为贬至潭州任都督的褚遂良伸冤，奏疏中说道：“遂良乃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多年来体国忘家，忠贞无二。无闻罪状，斥去朝廷，人心难服。今遂良被迁，已历一载，即便对陛下有所违忤，责罚也够了，望陛下体恤无辜，稍宽非罪，以顺人情。”

高宗看过奏疏，也知道褚遂良是个性情耿直的正派人。但



是，他那种以老卖老，动辄还笏的蛮横劲儿，实在让他发怵。他对韩瑗说：“遂良之情，朕亦知之，只是因他悖戾好犯上，才处罚他。卿为何看不到他的罪过呢？”

韩瑗固请道：“遂良是国家忠臣，不幸为谗谀所诋毁。陛下无故放逐旧臣，决非国家之福呀！”

高宗退朝归来看望武后时，便对武后说了这件事情。武后拿过韩瑗的奏疏，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笑了笑说道：“他这是趁着臣妾坐月子，想翻案倒算了。他褚遂良是忠臣，是被谗谀所诋毁，是冤枉的。那么，把臣妾说成是妲己，说成是褒姒，是惑主的淫妇，是亡国的妖孽。把皇上比作荒淫无道的昏君殷纣王和周幽王。只是还没说应该推翻、应该打倒、应该砍头。自古以来有这样的忠贞不二的大臣吗？韩瑗还说，‘无闻罪状，斥去朝廷，人心难服。’噢，辱骂皇上，都不算罪，背叛皇上，都不算罪，应该问问韩瑗，什么才算是罪？以臣妾之见，他们定然是在密谋策划，纠集力量，伺机反扑。”

高宗笑笑说：“有那么严重吗？看你说得如此可怕。他正乞请辞官回乡呢，只是朕还没答应他。”

武后说：“皇上，豺狼虎豹，当它不想吃人的时候，跟牛羊看不出两样来的。皇上，以臣妾之见，再将褚遂良贬谪得更远一点。韩瑗之流肯定要原形毕露。先放他一着，静观其变吧！”

高宗果然听信了武后的意见，第二年三月将褚遂良从潭州贬到了桂州。桂州离长安约有四千七百六十华里。当时，还是尚未开发的偏远的岭南地区。

近些年来，高宗身体一直不好，时常头昏目眩。武后便借机劝他到外地休养。当时人们很迷信，历经几代争夺杀戮的长安的后宫，总让人感到鬼魂不散，阴森可怕。

武后表面是说为了皇上的身体健康，其实她自己对于长安的

皇宫早已感到不祥了。这座皇宫是从隋炀帝手中继承下来的。在这里，她曾经当过侍女一样的才人，忍辱负重，朝不保夕，担惊受怕地过了十三个年头。这座庞大阴冷的宫殿，吞噬了她如花似玉的青春。如今，王皇后、萧淑妃的鬼魂，似乎总缠着她不放。她曾多次在睡梦中被吓醒。似乎望见王皇后、萧淑妃披头散发地立于她的床前。

高宗和武后商量的结果，决定迁往离长安八百五十里的洛阳。

洛阳也是古都之一。从公元前 770 年东周平王迁都于此，以后的东汉，三国时代的魏、西晋，南北朝的北魏，都是以此为都城。北魏灭亡之后，洛阳曾荒废一时。直到隋炀帝又在此建了都城。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命名为东京。唐朝从隋朝手中完整地接过来的这座宫殿，称之为洛阳宫。贞观十一年（公元 637 年），十四岁的武媚就是奉诏来的洛阳宫。《资治通鉴》中记载：“贞观十一年，十一月，辛卯，上幸怀州，丙午，还洛阳宫。故荊州都督武士矧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

正是在这里，含苞欲放的小武媚初次受到了太宗的宠幸。那恐怕是终生都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显庆二年（公元 657 年）春，闰正月，壬寅日，除少数留守人员外，高宗和武后率领宫眷和文武百官向洛阳搬迁。二月辛酉日，到达洛阳宫。

到达洛阳宫不久，年仅四个月的武后新生的三子哲受封为周王。

同时，故萧淑妃的儿子雍王素节改封为郇王。这年素节十二岁。大哥忠已经贬至房州，二哥许王孝、三哥鯁王上金与素节同年生，都是十二岁。于今留在宫的皇子之中，惟有素节最受高宗怜爱。一来他已丧母，孤苦无依。二来素节自从母亲惨死之后，



小孩子似乎突然变得成熟，他什么也不说，只知道拼命读书。学识长进很快。在兄弟中无人能与伦比。但是，皇上的特宠和本身的出类拔萃，都会给比他小六岁的太子弘带来威胁，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危险。武后是不会放过他的，此乃后话。

来到洛阳宫之后，高宗的病情有所好转，武后也摆脱了王、萧两个冤魂的纠缠，夜里不再作恶梦了。从此便很少再回长安。并于这年十月正式命名为东都。在唐代历史上，这是一次没有正式颁诏的实际迁都。

这年三月，也就是到洛阳一个月之后，那个外号叫“李猫”、曾经强纳囚女为妾的李义府，由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荣升为中书令检校御史大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享受宰相地位的李义府又兼任了最高检察长。

在此后的数月之中，武后生育后的身体早已复原。把精力主要用在了朝政的处理方面。另外，母亲杨氏和武姐韩国夫人一家也随从搬来洛阳，住进了后宫。高宗与武姐相处越来越迷恋难分，没病也装病，懒得处理朝政。到了五月，高宗为了与武姐有更多的时间相聚，以避暑的名义，迁居洛阳禁苑内的明德宫居住。声言休养身子，将早朝改为隔日举行一次。所有疏章几乎全由武后代为批阅。没有非常重大的事情，不必奏报。从此，朝政大权则滑落于武后手中——不是武后硬抢，也不是高宗公开相让，而是因为高宗的“慵懒”，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动脑筋，怕生气，怕麻烦，怕熬夜。由武后给主持着，他知道比自己处理得还得体，还周到。二姓外人也不会篡了他的权，何乐而不为呢？作为武后，摊上这么个“慵懒”的皇帝，她不出来主持也不放心，其实她本来就热衷于把持朝政。所以双手接过滑落来的大权，也是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这是两相情愿。

把武后与后来中宗的韦后视为一类祸水人物，是不公平的。韦后为了夺取政权竟然把丈夫毒死。韦后在中宗健在之时，便淫乱后宫。而在政治上，韦后也只是个专横跋扈而城府不深的女人。与伟大政治家的武则天是决不能同日而语的。

迁居洛阳后的武后，在政治斗争中已相当老练、相当成熟了。她像位老道的棋手，冷静沉着，不急不躁，到哪一步吃掉哪一个“子”全属成竹在胸。大有“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之气概。

这年五月，表面上看，她与高宗于禁苑明德宫内，芳华园中日子过得是空前的奢侈、豪华、尽兴。真可以说是为所欲为，花天酒地了。但是一个全面彻底的大清洗方案却悄悄形成了。

禁苑的芳华园四周约有百里，位于宫城之西，亦称西园。谷水和洛水在园中合流，洛水又流入洛阳城中。河流宽三十到五十米。是隋炀帝建造运河时统一规划的。河流的两岸有大小六十余座楼阁，雕梁画栋，建造都相当讲究。最西边是凉宫，即后来的合璧宫。东边是凝碧池。池水南北三里，东西五里。池中洲上建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圣山，楼台亭榭，错落其间。明德宫位于凉宫东南，中间隔着洛水，两宫遥遥相对。

高宗在不上朝的日子里，便经常与武后、武姐，带着皇子乘车到凝碧池边，再坐上龙舟，于池水之中观赏莲花、饮酒作乐。

水流潺潺，凉风习习，笙歌阵阵，荷香郁郁。高宗有时趁武后处理朝政脱不开身，便乘机与韩国夫人独来这凝碧池的仙山翠阁之中，相依相偎，缠缠绵绵，尽情嬉戏，乐而忘归。

在明德宫消暑三个多月后，在武后的催逼之下，高宗才同意又搬回了洛阳宫。

再说，侍中韩瑗自从上书为褚遂良喊冤叫屈鸣不平之后，非但褚遂良没得到宽赦，反而又被贬到更远的桂州。韩瑗很感对不



住褚遂良，便与中书令来济相商，偷偷派人给褚遂良送些吃的用的保养身体的食品和用品。褚遂良自然也派人致函答谢。于是相互之间便不断有些往来。

这些情况，很快便被武后知晓。这年七月，武后便授意许敬宗、李义府上疏弹劾侍中韩瑗和中书令来济与桂州都督褚遂良，相互秘密勾结，图谋不轨。桂州自古以来乃用兵之地，他们是想在桂州招兵买马，内外呼应，反叛朝廷。

许敬宗与李义府的劾奏之中，写得详尽具体：某月某日派多少人，多少车骑前去桂州。桂州于某月某日派多少人前来韩府、来府。似乎人证物证俱在，毋容辩驳。

高宗信以为真。于八月十一日下诏书，贬韩瑗为振州（今海南崖县南）刺史；贬来济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县）刺史。褚遂良从桂州再贬至爱州（今越南境内）刺史。王皇后的舅父柳奭从荣州再贬为象州（今广西象县）刺史。而且诏书中明确规定，这些人终身不得朝觐皇上。实际上，便是终身流放了。

国舅长孙无忌虽然仍是位极人臣的太尉，但是他的左膀右臂已经全部砍掉了，他的党羽被剪除了。他完全被架空了。然而，此时的他仍然寄希望于以国舅的身分，明哲保身，平安度过晚年。

在韩瑗等人被贬的三月，礼部尚书许敬宗被任命为侍中。

再说，那个书生意气十足，自负才气横溢，有铮铮傲骨的褚遂良，自从反对立武氏为后，先是贬到潭州，继之贬到桂州，而今又贬到爱州。爱州属于安南的九真。从西汉开始，在今越南区域内中国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初，曾在九真设置安南都护府。从桂州来到这高温、潮湿，未经开发的天边地角，褚遂良的精神濒临崩溃了。精神的打击，岁月的孤苦，生活的煎熬，身心的衰颓，当年的雄豪盛气早已亏蚀耗尽。剩下的便是个可怜

巴巴的乞求别人同情的老人了。他到爱州之后，给高宗皇帝的奏疏是这样写的：以前魏王泰与承乾争夺储位的时候，臣不畏身死，归心陛下，为陛下抗言固争。这些事情的经过，陛下都是很清楚的。后来，终于与长孙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先帝临危之时，臣独与长孙无忌同受遗诏，陛下手抱臣颈，不胜哀动。臣与长孙无忌区处众事，内外宁静。力小任重，动罹愆过。今臣已老，乞请陛下哀怜。

褚遂良将自己的功劳复述了一遍，最后则落脚于乞请哀怜上。这奏疏武后先自看过之后，又与高宗商讨，经武后一番讲解，让高宗回忆起来的哪还有多少功绩？只剩下他与长孙无忌把持朝政时如何不容别人辩解的飞扬跋扈的回忆了。褚遂良没有得到哀怜，最后用心血写成的摇尾求饶的奏章，泥牛入海，再也不见回音。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十一月，褚遂良在绝望中死去。享年六十三岁。

侍中韩瑗于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八月离开洛阳，到达八千里外的南海边缘的振州时，已是第二年冬天的十一月了。海南的高温潮湿，以及尚未开化的土著人的生活方式，使一直生长在贵族之家的韩瑗，很不适应，加上心情苦闷，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在这里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于显庆三年中了瘴气，未得及时治疗而死。此时他只有五十三岁。

回过头来再说一下那个如今正走红的李义府。当扳倒韩瑗、来济升为中书令之后，其威势恰如日正中天，本来夹着的长尾巴再一次甩出来，为所欲为了。看来只要有尾巴，总是藏也藏不住，早早晚晚一定会露出来的。封建官僚的权势与贪赃枉法的腐败一向是紧密相连的。

李义府老奸巨猾。在人面前总是笑容满面，温良谦恭。然而在那慈眉善目的笑容中，心里却正在想着如何算计对方。他品性



恶劣，贪得无厌，最多的东西是谎言、骗术和阴谋诡计。他对谁都不会有半点真诚和善良，只有不择手段的索取。目下，他依仗武后的宠信，他所有的儿子，甚至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都列入了宦籍。在金钱上更是欲壑难填。甚至连妻子儿女亲戚全都加入了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的行列。真正到了“千金不死、百金不刑”的肆无忌惮的地步。也就是说，贿赂千金可以让死囚不死，贿赂百金，可以让该受刑的案犯不受刑。

长安有个卖糕饼的店主，竟然挂出了“花糕员外”的招牌。员外，即员外郎，是政府的正式官员。但送给李义府一份重礼，便可以买个员外郎的官位。然后便毫不羞耻地挂出招牌做生意，则无人敢欺侮了。然而，却撕下了皇家“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遮羞布，丢尽了皇家的脸面。

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舆论压力之下，另一位中书令杜正伦被惹恼了。有一天，在皇上面前便撕破面皮，与他争论起来。杜正伦揭发李义府的卖官收贿，揭发李义府在给他母亲办丧事时，光送葬的人员车马行列竟达数里之长。李义府恼羞成怒，当哆嗦着嘴无法用语言辩驳之时，竟然对杜正伦破口大骂。还不解恨，又抓住了杜正伦的衣领，挥动老拳，大打出手。两名位极人臣的宰相扭打在一起的事，还是绝无仅有的罕见事。

高宗非常恼火。武后将李义府传去也大骂了一通。最后，不分青红皂白，两人同时被贬。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十一月，诏下，杜正伦贬为岭南的横州刺史，离东都四千七百五十里。李义府被贬为普州刺史，离东都三千二百里。

杜正伦是个为人耿直的急性子人，因气愤难忍，到达横州不久便活活被气死了。

武后的另一亲信许敬宗，在韩瑗左迁之后，他从礼部尚书晋

升为侍中。在李义府左迁后，他又成为中书令。侍中一职则由大理卿辛茂兼任。辛茂已经成为武后拉拢的对象。

在朝廷之上，强烈反对立武媚为皇后的人中，如今只剩下长孙无忌一人了。这是棵与皇家的老根连在一起的大树。他不仅是开国元老，还是高宗的元舅，是顾命大臣、当朝一品的太尉，他的长子长孙冲是太宗女长乐公主的丈夫。长孙无忌的堂弟长孙铨是太宗女新城公主的丈夫。他们长孙家族中还有许多人在朝中官居要职。要拔掉他这棵根深蒂固的大树，在不少人看来，简直是“蚍蜉撼大树”了。

但是，武后是下定狠心非要拔掉他不可了。她以超人的耐心和冷静，不急不躁，从外及里，由小及大，果子，成熟一个，摘掉一个；枝杆砍下这根，再砍那根。当树冠剩下光杆了，则开始刨老根了。仍然是由表及里，由小及大……

不除掉他长孙无忌，她武后则永无宁日。她和他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武后在永徽二年，长孙无忌通过解决高阳公主、房遗爱事变中，罗织罪名，除掉吴王恪时，她已经非常清醒地看明白了。并且，她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办法尽管过于残忍，带有滥杀无辜的性质。但是，的确是铲除异己的惟一手段。武后是从长孙无忌那儿学来的。他是她的老师。

先是显庆三年，武后密令许敬宗，开始挖掘无忌家族的根基了。她先小试牛刀，以极小的过错，将长孙无忌的表弟太常卿、驸马都尉高履行（太宗女东阳公主的丈夫）贬为益州刺史。将长孙无忌的堂兄长孙祥，从工部尚书贬为荆州刺史。

这两人外迁之后，长孙无忌则完全孤立了。武后观察了一下他的反应——只是像乌龟将头缩进了硬壳之内。他告病在家，不上早朝，埋头编撰《武德贞观二朝史》，全书共八卷，杀青之后，高宗皇帝赐绢两千匹予以奖励。他想，对于朝政三缄其口，不加



可否，你武后能奈我何？

但是，他偏偏忘了：欲加其罪，何患无词？闭门家中坐，仍然会祸从天上降！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许敬宗终于找到了向长孙无忌进行最后一击的机会。

洛阳令李奉节向朝廷上告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比为奸，密谋反叛。高宗令中书令许敬宗和侍中辛茂鞠问此案。

太子洗马韦季方与监察御史李巢，跟长孙无忌的私人关系一直很好。长孙无忌撰写的八卷《武德贞观二朝史》，就是交给韦季方抄录的。而且跟过去的太子李忠过从甚密。

韦季方立即被拘捕，并抄家。抄出一些与长孙无忌似乎是磋商历史学问的信件。当然也有对现实不满的牢骚话。许敬宗非常高兴，总算找到了他们含沙射影攻击朝廷的罪证。他向武后密报之后，得到了坚决支持。

许敬宗连夜对韦季方进行审问。

反复逼问而想得的口供便是：“你们密结党派，是不是想拥戴废太子梁王李忠？幕后叛乱的总策划是不是长孙无忌？”

韦季方先是傲然不加理睬。随后便破口大骂许敬宗等是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

许敬宗下令对其施加酷刑。

韦季方受刑不过，企图自杀，但仅受伤而未死。

许敬宗抓住这一事实，立即进宫面奏皇上和武后。

“韦季方、李巢，与国公长孙无忌密谋起事，筹划决非一日了。在他们的往来信件中，满篇黑话，借古讽今。以逢年过节各种酒会和切磋学问为名义，秘密纠集对当朝不满的分子。设法诬陷忠良，挽回颓势，扶持梁王登基，先由长孙无忌挟天子以令诸侯，时机成熟，再取而代之。然而，天不灭唐，他们的阴谋终于

败露，长孙无忌怕受连累，便秘密派人逼韦季方自杀以灭口。”

“这是决不可能的！”高宗大惊，但事出突然，难以相信，“国舅就是再不满意，也不会谋反呀！他与朕再三表示，年事已高，请求辞职休养，断不至于……”

许敬宗叹口气说：“臣对于此案的审理，是非常认真的。这关系到国舅的声望。若有差错，可不是小事。然而，审来审去，事实俱在。陛下若是还对此怀疑，臣以为将危及社稷安全了”

高宗沉默了。难道这是真的？当初，他与褚遂良坚持立自己为太子时，看重的便是自己的仁弱。说到家便是易于操纵和控制，使他能够大权独揽。

许敬宗见高宗仍旧犹疑，又呈上从韦季方家中抄来的信件。说：“陛下，你看看他们写了些什么？‘若无李林在外掌握兵权，若无武氏在内出谋划策，何须今日再费周折。’陛下，多么明白呀？若无司空李大人坐镇，若无武后辅佐，他们早就下手了。拖不到今日呀！”

高宗说：“朕对元舅不薄，何至反叛呢？”他说着泪流满面了。

许敬宗又说：“此案刚开始审问，臣亦是不能相信。无忌贵为国戚，先帝与陛下对他都恩宠有加，而今位极人臣，权倾朝野，还能有什么不如意的呢？然而他们的供词中却说，自从柳奭、褚遂良被贬谪，他们拥立的梁王太子被废，无忌便很恼火。继之，韩瑗流放，来济左迁，长孙亲戚高履行外放，族人长孙祥被赶。长孙无忌以后再也不能袖手旁观，坐以待毙了。这才与韦季方等人密谋，安排了内外呼应的叛乱计划。”

高宗不再怀疑了。他捶胸顿足抽泣着说：“我家多么不幸呀！亲戚骨肉间竟然出现心怀叵测之人。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现在元舅又居然叛逆。是不是朕有什么过失？他们都这样，



教朕怎么处置呀？若是再杀掉他们，朕有何颜面见先祖于九泉之下？”

许敬宗见已说服高宗，便又很沉着冷静地对高宗说：“房遗爱是乳臭未干的愣小子，他与一个弱女子企图谋反，那只是说说发泄私愤而已，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而长孙无忌可就大不相同了。他跟随先帝夺取天下，谁不敬服他的老谋深算？而且，他位居宰相之位三十多年，谁不敬畏其威？上上下下，他安插了多少亲信？一旦兴兵造反，陛下想想，朝中谁是他的敌手？总算上苍保佑、祖宗有灵，让其阴谋提前败露。这实在是大唐之幸、万民之幸呀！”

高宗已经冷静下来。许敬宗便以老人的身分讲起前朝的教训：“臣过去曾在隋朝为官。亲眼看到隋炀帝是如何重用和相信宇文化及父子的。宇文化及是炀帝的外戚，把朝政大权都交给了他。这与目前的长孙无忌一样。宇文化及掌握了军权，终于在江都发动叛变，杀死炀帝。一夕之间便倾覆了隋朝江山，凡是不依附他的，一律格杀勿论。臣的家人也未得幸免。那悲惨的景况，至今想来，犹在目前。陛下，可不能心慈手软，姑息养奸呀！”

第二天，许敬宗又去见高宗面奏。

高宗仍然痛苦流涕，很不冷静地说：“即便元舅真是企图谋反，朕也不忍心杀死他。他是先帝时的勋臣，又是至亲，杀死他，天下人还不知怎么谴责朕呢？宁愿让他不义，朕不能不仁！”

许敬宗今年已经六十八岁，便以长辈的身分，循循善诱地对高宗进一步进行了说服。他说：“陛下若是担心后世批评，臣愿意向陛下讲讲汉代薄昭和汉孝文帝的故事。薄昭是汉孝文帝的舅父。孝文帝为代王时，薄昭便跟随着他，立过功勋。自孝文帝即位之后，薄昭便恃宠而骄，横行霸道。后来竟杀死了敕使。孝文帝认为薄昭是母亲薄太后惟一的亲弟弟，杀死他会给母亲带来过

分的悲伤，便不忍心处死他。然而，国法是天下之大器，身为天子岂能因私情不遵守国法？最终还是下决心将舅舅赐死。孝文帝派公卿到薄昭家中劝他自尽。薄昭自恃有功，又是元舅，不肯伏死。孝文帝又命百官穿上丧服，到薄昭家举行哭吊之礼。薄昭见万事皆休，不可挽回，方才自尽。至今，对于孝文帝能不循私情，坚守国法，大义灭亲，世人皆赞誉他是个明君。现在，长孙无忌受两朝大恩，却心生异志，其罪孽较汉代的薄昭有过之而无不及。幸亏发现得早，所有嫌疑犯都已逮捕。若是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不成，抢先发难，他站出来振臂一呼，纠集同党造反，那局面就不堪设想了。陛下，事到如今，还犹豫什么？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情势已经刻不容缓。无忌就是当代的梟雄，他是王莽、司马懿一类人物。陛下再拖延下去，臣惟恐变生肘腋之间，一旦发生意外，便后悔莫及了。”

经过许敬宗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劝导，高宗终于对长孙无忌图谋不轨深信不疑了。但仍然不准对他拘捕审问。

四月二十二日，诏书颁下，长孙无忌太尉的官职及封邑被剥夺，贬为扬州都督。却又不准赴任。只许他住在黔州（今四川彭水县），其实形同软禁。

黔州是前太子承乾流放处死的地方。

许敬宗立即宣称：长孙无忌谋反，实际上是与褚遂良、柳奭、韩瑗共同谋划的，都是为了拥戴废太子梁王李忠。这样，以李忠为中心、以长孙无忌为总后台的谋反集团似乎就形成了。连一向对什么事都不表态的于志宁也划进了这个圈子。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官职被免除。

长孙无忌的长子长孙冲，被免职流放岭南。

长孙无忌的堂弟长孙铨被免职流放嘉州（今四川省）。

他们到达流放地后，立即遭到当地县令的杖杀。县令自然是



得到了许敬宗的密令。

长孙无忌的表弟，功臣高士廉的儿子高履行从益州又贬到更偏僻的洪州（今江西南昌）为都督。

长孙无忌的堂兄长孙祥被贬为常州刺史。

长孙无忌的堂弟长孙恩被贬至岭南的高州。

去年十一月病死爱州的褚遂良也被剥夺官职。两个儿子褚彦甫、褚彦冲也被贬往爱州。在途中即被处死。

这个案子还连坐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县）刺史赵持满。他是长孙无忌的族弟长孙铨的亲外甥，他的姨母又是韩瑗的妻子。他也被划进了反叛的圈子。他勇武过人，掌握边防军队，害怕他乘机举事。便派飞驿召他回京。赵持满回到京师，立即被逮捕。严刑逼供，他至死不招，许敬宗等立即伪造供状结案，将他处斩，弃尸城西。

及至七月，又以高宗的名义下诏，将长孙恩、柳奭、韩瑗一并缉拿，押解回京。这时，方知韩瑗已中瘴气而死。此时又立下诏，柳奭在原地处死。常州刺史长孙祥处以绞刑。长孙恩再流放檀州（今北京密云县）。八月，高履行再贬至永州（今湖南零陵县）为刺史。于志宁贬为荣州刺史。

就剩下长孙无忌没有处理了。

高宗又命令李稭、许敬宗、辛茂为主再次审判长孙一案。

李稭托故不参与。农民出身的李稭，一向对贵族出身的长孙无忌没有好感。他不会忘记在太宗去世之后，长孙无忌对他的排挤、压抑和打击。

李稭不参与，其他全是许敬宗一派的人了，长孙无忌的谋反案迅速结案。

长孙无忌不服。他闯入后宫，一定要面见高宗，进行质问。高宗畏惧，不敢出来见他。武后在甘露殿代替高宗接见了长孙无

忌。

长孙无忌一见武后，便质问道：“我就是死，也想死个明白。大唐的法律是我修订的。我想问问你们是根据什么法律，用的什么方法，把这么多的好人，都诬谄为谋反的罪人，而一网打尽的？”

武后冷笑一声，从容答道：“国舅，别人不明白，倒还可以再问。国舅你，怎么会不明白呢？这种罗织罪名、一网打尽的办法，一点儿也不新鲜。全是跟着国舅你学来的。你是老师，我等全是小学生，不是吗？六年前，高阳公主一案，怎么把吴王恪也连坐进去？不全是用的这个办法吗？不知国舅听说过没有？吴王恪在家被迫自尽的时候就说过：‘长孙无忌擅自弄权施威，构陷忠良，祖宗有灵，定要户灭长孙一族！’国舅，兴许是报应呀！”

长孙无忌脸色惨白，胡须颤抖，被噎得多时说不出话来。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河东变河西，才刚刚六年！

长孙无忌被贬往黔州。

许敬宗随后密派亲信中书舍人袁公瑜到黔州，矫旨逼迫长孙无忌自缢身死。

他万万没有想到，一辈子被人恭维为足智多谋，最后却败给了这个当过侍女、尼姑的贱女人，而且败得这么惨，这么彻底！她不是个平凡的女人呀！她的目标也决不以掌握后宫为满足。大唐的社稷将毁在这个女人手中了。其实，也是毁在自己手中，为什么在她羽翼未丰之时没有除掉她呢？后悔已经晚了……



第二十五章 衣锦荣归

在国舅无忌自缢身亡之后，高宗既悲伤又恼怒了。武后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帝王的标准跟一般人不同。拥护和忠于你的就是好人，反对和背叛你的就是坏人。

武后将《氏族志》改为《姓氏志》又给了贵族门阀制度重重一击。

显庆四年十月，高宗与武后率文武百官回长安，为太子举行了元服之礼。

姨妈杨氏对武后说，帝王之家，只有君臣，没有父子兄弟骨肉亲情。

显庆五年正月，高宗陪武后行幸并州文水。武后衣锦还乡，给家乡带来了无上的荣光和恩泽。

将长孙无忌一派各个击败，历来史学家们都认为是武后盗用皇帝的名义，诬陷忠良、消灭异己的胜利。其实，是皇上的胜利，是皇上从外戚手中重新夺过政权的胜利。

高宗听说国舅长孙无忌自缢身亡的消息后，先是痛苦流涕，继之则摔杯砸盏发脾气，再后来便是一声不吭，对谁都不理不睬。

“娘娘，皇上这样下去，怕是把龙体……”王公公试试探探

向武后说。

“有啥法子，住一段时间他就这么闹一阵子。目下，他正在火头上，劝说也没有用处。”武后说。

“不过，近来，他光说头疼，眼睛昏花，御医给诊断过，说是再不抓紧吃药治疗，怕要引起风病。”王公公说。

“好吧，我这就去找他。”武后一听会导致风病，也吃了一惊。这才答应前去劝导。她不是不想去，她去过几次，他执意不见。

这天，她听了王公公的禀报，又去甘露殿求见高宗。高宗还是高声喊着：“不见不见！”

武后退了出来。

王公安慰她说：“娘娘别生气，皇上心里好像也不痛快，早膳又摔碎了两个盘子，一口饭也没吃。奴才们干着急，实在想不出什么好法子。”

武后笑笑说：“我不生气。我有办法，不出两天，他准去找我。”

武后回到自己寝宫。立即让王公公将内侍监找来。她跟内侍监说：“皇上身体不好，有疏章，直接送到我这里来。”

内侍监答应着走了。

第二天，武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将贬到普州的李义府召回京师。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第三天，高宗便上门来找武后了。进门便问：“李义府这样的贪官污吏、势利小人，为什么还召他回京？朕看见他就生气。”

“皇上，农夫家中，除了养牛耕地，养马拉车，还要喂只狗。狗是干什么的？是咬人的。它忠于主人，主人让它咬谁它就咬谁。另外，它鼻子好，耳朵灵，有个风吹草动，它最先嗅得出、听得见，能给你报个警信儿。这朝廷之上，臣妾以为也应该喂只



狗，最好是狼狗！”

武后这么一说，高宗不吭声了。他不得不佩服她这种独特的思路。多时，他才又开口，不过已经没刚才那么大的火气了。

“不过，也不能让狗乱咬人，咬好人呀！”

“至于让狗咬什么人，那便是主人的事了。如果让狗去咬好人，不是主人糊涂，便是狗已经疯了。疯狗不能要，必须立即杀掉。”

“这半年来，朕总感到许敬宗和李义府这两条狗，就咬了不少好人。”高宗终于将心里的话说了出来，“褚遂良、韩瑗、来济、于志宁，全都是好人，即便是元舅，仍然不能说，就是个坏人。逼死这些人，朕以为太残忍了。”

武后感到有必要跟他理论一下了。她说：“皇上心里怎么想的，其实臣妾完全明白。恕臣妾说句失礼的实话，皇上刚才说的这些话，用你们堂堂大男人的话说，便是妇人之见。决不是圣明的君主、有作为的帝王应该说的话。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一般人的标准是仁义道德，但帝王的标准却是：你拥护和忠于君王的，便是好人；你想背叛和推翻君王，便是坏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当年，先帝立陛下为太子时，为什么把承乾和泰两位兄长都贬谪到远方，幽禁起来？他们都突然变成坏人了？不，只有一条大道理：他们的存在，威胁着你这个太子的安全。至于你们兄弟手足之间的感情，于心不忍，全是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每遇大事不糊涂的便是明君。皇上，你比我学的古书还多，古代哪一个有作为的明君，是婆婆妈妈擦眼抹泪的？作为皇后，作为你的妻子，是跟你同生死、共命运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臣妾的职责就是辅佐皇上稳稳当地牢牢固固地永远坐在这皇位之上。谁忠于皇上，谁就是好人，臣妾便跟谁亲。谁背叛皇上，谁就是坏人，臣妾便千方百计除掉他。其实，臣妾也是皇上

的一条狗，一条不受主人喜爱的狗……”

武后哭了。

她擦了把眼泪，又接着说：“当年长孙太后在世之时，为什么就是三番五次压制外戚力量的发展，不同意外戚官居高位？那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能再走汉代外戚篡权的覆辙。太后于遗嘱中说：‘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使其子孙保全，慎勿处之权要。’太后这些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至理名言。然而，太后驾崩之后，先帝碍于情面，将长孙一族，多封官职，国舅无忌，位极人臣。至先帝晚年，许多朝政便受制外戚，不能自决。就是安排皇嗣之事，都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愿。当然，在这方面，陛下还是从中受益。长孙无忌在你们十四位皇子中选了陛下这位最为仁弱者拥立为太子。他是对陛下特别亲近吗？不是，他是为了日后便于掌握在他的手中。对此，先帝是很痛苦的，很不放心的。但是，那时，他的身体已经染病，已经不能左右朝政了。这些事，当年臣妾侍奉于病床之侧，看得清清楚楚。他害怕陛下一味仁弱，无力守成，而实权让外戚篡夺。所以，他是死未瞑目的。而今，陛下理应高高兴兴去昭陵，奏报父皇和母后，让他们于九泉之下，放心勿念。外戚势力已经消除，大唐江山，固若金汤。然而，令臣妾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值此传捷奏凯之际，皇上却悲悲切切，泪流满面，不思寝食，恼怒无时……”

“不要再说了。”高宗听后，已是茅塞顿开，“朕也不是不明白这些大道理，只是这感情上总是不忍的……”

武后见高宗已被说服，那口气也立时温和下来，说：“是于心不忍呀！当臣妾得知国舅自缢身亡，也是大吃一惊，并立即派中书舍人袁公瑜将他的尸骨护送回来，厚葬于昭陵。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年诸葛孔明对丢失街亭的马谡，一边下令推出斩



首，一边却禁不住泪流满面，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他如果只知道哭，不下令斩首，赏罚不明，就变成个糊涂人了。也便没办法统帅三军了。”

从此之后，生性仁弱慵懒的高宗皇帝，对武后则愈加宠信，很放心地把朝政大权交给了她。虽然两人不时也有冲突矛盾，但是直到二十五年之后去世，他的浑浑噩噩，无所用心，却未妨碍武后把国家治理得稳稳固固，安泰昌隆。使太宗开创的贞观盛业，没有在这个懦弱无能的高宗手中败落下去，而是在武后的辅佐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封建社会的兴衰，有一个几乎无法改变的规律：第一代二代皇帝亲眼看到了前朝统治者从腐败中是怎样走向了灭亡，当他们艰难地推翻了前朝统治，开创了自己王朝的基业时，头脑还比较清醒，他们多数能够克己自励、节欲勤俭、反贪倡廉，知人善任，力兴农桑，轻徭薄赋。实行一些有利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但是数十年之后，政权相对稳定、天下较为太平了，那些既得利益的功臣、外戚、贵族高官，为了巩固他们的特权地位得以世代承袭相传，往往结成死党，坚守老化体制，成为阻碍社会新陈代谢的毒瘤。这一点，即使古代的封建思想家、政治家也早已发现。孟子就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也就是说，圣明之气，五世而断，当一个政权的官吏完全变成富豪纨绔子弟承袭相继之时，哪有不衰败的道理？

从铲除外戚贵族专权，促进社会新陈代谢这个角度来看，武则天是功不可没的。

当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武后势力击败长孙党羽的同时，她又派人将《氏族志》进行了修改，改为《姓氏志》，这从理念上给了封建贵族门阀制度又是重重一击。

家族姓氏也有高低贵贱，这也许是当代年轻人所难以理解

的。

然而，当年的武则天却因自己的武姓属于卑微低贱家族，一向倍受轻视。同时，她也看到太宗晚年受制于贵族门阀的苦恼。使她清醒地认识到，贵族门阀制度不除，将给君主的中央集权造成很大威胁。现在该是给贵族门阀制度迎头痛击的时候了。

这年六月，刚刚下诏解除了长孙无忌的太尉职务，武后便授意许敬宗，上疏请求修改《氏族志》，得到高宗的认可之后，便命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相仁卿等负责重修工作。

原来的《氏族志》是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命当时的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负责修订的。他们按照惯例和一般观念，仍将山东的崔、卢、李、郑诸家列为一流名门贵族，过去无论朝代怎么更迭，他们的地位都不可动摇。而源于胡人血统的唐朝李氏，仅是陇西的贵族，而在全国姓氏中只能列入第三流。太宗看后，大为震怒。高士廉等人赶忙作了修改。将皇族李姓列为第一等，外戚列为第二等，原来的崔、卢等姓列为第三等。全国共选出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而武则天的父亲武士矜出身山西并州文水的农家，根本就没有资格列入《氏族志》。

从太宗起，他即开始要求皇子皇孙尽量迎娶功臣之女为妃，公主们也尽量下嫁功臣的子孙，不再把山东的名门看在眼里。在抬高功臣地位的同时，打击了旧贵族的气焰。当然，太宗那时对贵族的打击还是很不彻底的。

武后领导的这次修改《氏族志》而成的《姓氏志》中，皇上皇后自然定为一等，其余九等的划分皆按官位的高低。这样一来，大批出身并不高贵，却因是建功进勋、拥有实力的官员，即便是一般士卒，以军功位至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能有资格列入《姓氏志》。因此，这些人对武后便感恩戴德，死心塌地拥护她。



当然，这一改革也遭到了贵族保守派的不满和抗议。他们将《姓氏志》讥之为“勋格”，即以功勋划分的等级。这哪里是《姓氏志》？分明是功劳簿。他们根本不把《姓氏志》放在眼里。原来那七大家族如果与低下的姓氏通婚，仍然索要重金聘礼。

后来，武后又以皇上的名义下诏：强令七大望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过、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彼此之间严禁通婚。七大族的子弟娶其他外姓女子，也不能收取重金。

这七家贵族一方面仍然偷偷通婚，另一方面便在社会上广造舆论，说这是李义府提议的。以李义府在社会上的臭名誉贬低和诋毁《姓氏志》和有关改革的规定。

面对来自贵族大家的舆论压力，高宗又开始动摇了。但武后却对此置之不理，坚定不移。她说：“让他们吵去、嚷去，不要理睬他们。若是谁跳出来反对，抓起来送进监牢，让他们在那里高贵些日子，我看便没人再往外跳了。”

贵族终归是少数，平民终归是多数。武后为了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并不怕得罪少数。打一儆百的办法使用数次之后，反对《姓氏志》的浪潮便平息了。

武后已经站稳了脚跟，已经大获全胜。在她内心里现在应该办的有两件事：一是为自己的儿子太子李弘举行加元服之礼；二是要把成功的消息告知亡故的父亲。还要报答姨妈杨氏，以及感业寺的住持，当年对自己的教诲。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十月，高宗与武后又率文武百官回到长安，为太子李弘举行加元服的典礼。按照规定，这一典礼必须在长安的太极殿中举行。率领这么一支浩浩荡荡的庞大队伍，来回一千七百里路，有的大臣自然感到有点儿小题大作。私下便与高宗奏报了这一想法。高宗也有点儿犹豫了。但武后很坚决。

她说，把年老多病的大臣留下，其余的全部参加。也许她以为越麻烦越隆重，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便越深刻吧！从这里也足以看出她对于儿子弘当时寄托了多么大的期望！到后来发展到需自己亲自除掉亲生儿子时，该是承受了多么大的内心痛苦？情势的发展是处于多么万般无奈的境地才下此狠手的了！

这时候，李弘只有八岁。穿上太子的宽大的大礼服，显得是那么英俊和端庄。尤其在举行仪式行三拜九叩大礼的时候，他神态自若，举止大方。让坐在正中间皇位上的父亲，激动得都双眼含泪了。他太爱这个儿子了，他越长越像父亲了，尤其在气质和爱好上更像。

典礼举行之后，武后又去看望了已经病得卧床不起的姨妈杨氏。自然是带去了许多很贵重的礼物。当姨妈那双颤颤抖抖骨瘦如柴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与武后的双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流下了眼泪。姨妈任喜泪自由淌着，高兴地说：“你比姨妈强，你终于成功了，姨妈为你高兴。”

当武后向她致谢，并再询问她，还有什么话要叮嘱时，姨妈说：“你记住，帝王之家，只有君臣，没有父子兄弟骨肉亲情……”

武后再问她，她便摇着头阖上眼休息了。

姨妈这一句话，武后思索了很久很久，铭记在心，终生未忘。

此时，感业寺的住持已经病死。武后派王公公送去一宗银两，为她修造了一座高高的佛塔。算是表达了对老住持的感激之情。

对于长安的皇宫，武后总怀有一种胆怯虚幻的不祥之感。于是，与高宗率文武百官祭扫了高祖的献陵和太宗的昭陵之后，便又急着返回东都了。



本来，太子的元服仪式举办之后，高宗已经任命太子为监国，留守长安，让他尽早地在那些既是老师学者、又是高级官吏们中间学习和熟悉对一些国务大事的处理。然而，当高宗与武后的皇家车辇就要上路的时候，八岁的弘儿站在车下由几位大臣陪同来给父皇和母后送行了，弘儿眼里噙满了泪水，高宗眼里也闪动着泪花花了。他想起自己九岁（虚岁）那年母后驾崩之后的孤苦无依，再望望站在车下挥动着小手，满脸泪水的弘儿，他不忍心撇下他了。离别之后，孩子还不知哭成什么样子呢？没有再与武后商量，他便立即下令带回弘儿。

在没等宦官们下车，在另一辆马车上的武姐却抢先跳下车去，抱起了弘儿。见皇上向她招手，便与弘儿一起上了皇上的车辇。伺候皇上的同车宦官，除留下车夫，其余人便都识趣地上了别的马车。

坐在另一辆车辇上的武后，看到这一幕情景，心里自然不是滋味，她一声没吭，默默地闭上了眼睛。在摇晃颠簸的车箱里，一路想着自己的心事儿。

将弘儿留在长安，最初是武后提出的。她说，皇儿留在父母身边，娇生惯养，很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他将来要当帝王，也必须经风雨、受磨难，方能成器。她说服了高宗。并且亲自书写了孟子那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筋骨……”的语录留给弘儿当作座右铭。离别之时，当母亲的自然也是心里酸酸地想流泪。所以，她头一天晚上便与弘儿作了离别谈话，并说好早上就不要送别了。可是，对于孩子过于溺爱的高宗，竟然又……简直没有办法！

还有自己那位枉自多情，不知自重的姐姐，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上了皇上的车辇。简直一点脸面也不要了。更为可怕的是，从洛阳来的路上，武后便发现她每天都要呕吐，问她，她说是晕

车。尔后武后悄悄偷问母亲杨氏，杨氏在武后严厉地逼问下，终于无可奈何地说了实话：“恐怕是有身孕了。”

武后吃了一惊。对于武姐更加留心观察了。那是她与母亲去寺庙烧香那天，回来的时候，只见侍女菊香守在门外。菊香见她来刚想入内通报，让她用眼色给止住了。她放轻了脚步进了门，悄悄地躲在了画屏之后，听见皇上与武姐正在锦帐绣幔之中窃窃私语。

“还是偷偷找个御医，想个办法，打掉吧，听话，你又不是不知道，你那个妹妹一向就不饶人的体性……”是高宗又温柔又体贴像哄小孩子似的声音。

“不，我就是不，这是龙种，生下来就是龙子龙孙，我就是死，也得把皇儿生下来……”这是武姐执拗撒娇的声音。

“不行。后果不堪设想，怕是不等你把皇儿生下来，媚娘她……”

“她怎么那么厉害？她在感业寺里当尼姑时就怀上了弘儿，不是当太子了吗？只要你这当皇上的硬挺起来，谁敢说三道四？”

屏风后的武后恨得咬牙切齿了。她嘹嘹亮亮地大声咳嗽了一声。

锦帐内的二人慌作一团，手忙脚乱，多时方穿好衣服。武姐匆匆走后，武后方才从屏风后边走出来。

“你们做的好事！想怎么收场呀？”武后刚说了这么两句，高宗便赤红着脸溜走了。

武后坐在颠簸的车箱里，想着这些挠心的事情，一时也不知怎么处理才好。一个是皇上，一个是苦命守寡的亲姐姐。还有个跟着生气的老娘……

怎么办？此时，姨妈的话却响在了耳边：“你记住，帝王之家，只有君臣，没有父子兄弟骨肉亲情……”



同时，她也又一次想起了皇后的楷模——先帝的长孙皇后，不允许自己的亲兄弟任高官，不允许给成为太子的亲儿子增加一点生活费用，临死都不允许皇子与她见面……

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是很绝情的，甚至说是残忍的。然而，帝王和皇后，都是高高在上，让所有的臣民需仰视才见的神秘莫测的半神半人的人物。若是喜怒哀乐与常人一样，若是沉溺于儿女情长中婆婆妈妈，那还会有谁死心塌地跪拜于你的脚下呢？不错，人性在这儿都扭曲了，甚至被扼杀了。帝王、皇后必须变成铁面无私、心硬手狠的人。否则，你便没有资格在这个政治舞台上充当这个角色。姨妈一辈子深宫大内的含着血和泪的生活经验，在武后心里马上得到了认同。自然，也应用于对武姐的处理上了。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正月，高宗终于同意，陪武后行幸她的家乡山西并州文水，去给武后的父亲武士矜扫墓。母亲杨氏和姐姐韩国夫人自然必须同行。但是，除了在父亲墓前祭奠时，武姐参与了，其它任何宴会和接见场面，武后没有允许姐姐露面。兴许就是为此，武姐在父亲墓前，像撒了泼似地放声号啕大哭，许多人都劝不住，直到她自己哭得背过气去，才由宦官们抬走，到一所茅屋中多时才碰着人中，救醒过来。连皇上也慌作一团，跟来问讯。武后一声没吭，当晚就派人秘密把她送回了东都。

武后恨透了这位除了爱欲私情之外，什么也不懂的姐姐。从东都经过八百八十多里二十多天的长途艰难跋涉，由皇上亲自驾临的隆重肃穆的皇家祭奠大典，让这位没有头脑的姐姐搅得一塌糊涂。典礼之后，众人随驾去了县城，武后又单独留下，跪在了父亲的墓前，再一次回想着二十五年前的，她面对弥留之际的父亲，父女之间那段刻骨铭心的对话：

“阿爸，你尽管放心，女儿会谨遵你的教诲，按照你的意愿，去实现那个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目标。即便吃尽天下所有的酸苦，遭尽天下所有的凌辱，女儿也是不回头的。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假若阿爸生不能受女儿奉养，日后，女儿必为父亲营求封侯封王、立祠立庙……”

父亲双眼里迸发出了火花，泪珠从眼角滚落下来，灰暗的脸上艰难地浮现出了笑容。他说：“这，才配作我的女儿，爸，感谢你！”

父亲还说过：“不管是多么高多么险的山，只要想上去的人，咬住牙，最后，全能上去。世上的事，一是要敢想，二是得咬住牙，有这两条，没有办不到的事！”

“阿爸，孩儿记住了！”

“那，我，死也瞑目了……”

当时十二岁的二娃儿，如今已是三十七岁的皇后了。按说，她应该向地下的父亲说，女儿没有辜负您老人家的期望，山再高，终于爬到顶峰了。女儿正准备为您老人家营求更高王爵，建造更宏伟的祠庙。可是她没有说这些事，而是告知父亲，她将自己的不争气的兄长贬谪到远方去了，对待自己的亲姐姐，也许将采取不仁慈的……什么办法处置，万不得已呀，为了那个最高最险的目标，为了真正光宗耀祖，顾不得迁就骨肉亲情了，承望阿爸于九泉之下能够谅解她、宽恕她……

武后从父亲的坟墓下站起身来，擦把眼泪，她感到终于向父亲诉说了自己心中的苦恼，了却了一桩心愿，心里轻松多了。

然后，她与高宗离开了文水县，到了离此不远的太原。

太原是李唐王朝的发祥地。高宗与她到晋祠进行了祭拜。这是当年高祖起事时祈求上苍保佑成功的地方。他们还观赏了太宗亲笔书写的《晋祠铭》。



进入三月，武后在北都太原的朝廷内殿，接见了亲朋、故旧、邻里中的妇女，她们都得到了相当丰厚的赏赐。武后还对全并州八十岁以上的妇女颁授郡君（荣誉爵位，相当正四品至正五品）。故乡的人们受到如此的恩宠和殊荣，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衷心赞颂武后的贤德。他们深信并州的文水，是最好的风水宝地，竟然飞出了这么光彩照人的金凤凰。武后衣锦还乡所引起的轰动和激发起来的热浪，经久不息。

直到这年四月，高宗和武后才回到东都。

这时，改造芳华园凉宫的工程已经全部竣工，又经过一段时间通风晾晒，高宗与武后这年夏天便住在这里避暑了。高宗对于武后的辅佐非常满意。于是根据珠联璧合的成语，将改造好的凉宫命名为合璧宫。

合璧宫有三座主要楼阁：连璧、齐圣、绮云。建筑十分壮观而又各自具有特色。

武后的三个儿子弘、贤、哲，全住在这儿。母亲杨氏和武姐也住在这儿帮助照料贤和哲这两个小儿子。太子弘更多的时间则是跟他的老师读书。高宗身体需要休养，朝政多由武后帮助处理。武姐与高宗虽然仍旧割舍不开，但藏在合璧宫内，终归不易暴露在公众面前，武后也没有再较真干预。所以，这个夏天，是高宗全家过得比较顺心、比较融洽的。另外，高宗身体还没出大毛病，基本还算健康，朝政处理上与武后配合还算默契，其它家庭矛盾还没进一步激化。也就是说，这是最后一个全家团圆、充满欢乐的夏天。

这年的六月，出现日食。

日食的出现，据许多阴阳术士暗地宣扬，是对皇家男性不利的征兆。

恰巧，六月底，高宗头痛、目眩的疾病复发。这一次视力明

显减退。

有人则说，是应了日食的预兆。

但是，有人说，这次日食将危及太子。

武后借机，提出处置废太子李忠、以确保新太子李弘的安全。病中的高宗也便糊糊涂涂答应了。

七月六日，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将贬为房州刺史的梁王李忠，降为庶人，流放黔州。

黔州是曾经流放和幽禁废太子承乾和长孙无忌的地方。承乾在这里年轻的病死，长孙无忌在这里被迫自杀。所以，当李忠从房州被押送到黔州住进原太子承乾曾经住过的居室时，便自以为死期到了，精神已濒临崩溃。

李忠自从过继给王皇后，十岁立为太子。随着王皇后被害，十四岁他便让出太子位来，而今已经十八岁了。他几乎没有一天舒舒畅畅、理直气壮地挺直腰杆儿生活过。天天卑躬屈膝、时时担惊受怕，残酷的宫廷斗争、悲惨的生活经历，将这个生于皇家的无辜的年轻人，在那你死我活的旋涡中冲过来、卷过去，变成了牺牲品。褚遂良、柳奭、韩瑗、长孙无忌等位极人臣的元老宰相们全是以拥戴他为罪名而处死的，但是，他自己大概除了害怕外，却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知道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患了惊恐症。他每天都感到有人会对他行刺，对他放毒。有时他穿上侍者的服装，藏到这儿感到不安全，藏到那儿还感到不安全，再三要求更换卧室。在吃饭的时候，先逼着侍女品尝，看是否被人放了毒。然后又寻来象牙筷子，看象牙筷子插在饭菜中变色没有。然后又拜师学占卜，学会咒语，每天口中都是嘟嘟啾啾，疑神疑鬼，疯疯颠颠。这次被押送黔州，他从精神到身体就算全垮了。脸色灰暗，眼窝深塌，一双总像望见鬼似的眼睛，闪动着很瘆人的蓝光。口里沙哑地一直嘟囔着：“怎么杀我？”



砍脖子？捅心口？还是用绳索勒死……不就是用砒霜放在饭菜里……”

他已经是个还喘着气的幽灵了。

押送他的人回东都后，将李忠的情况如实禀报武后。武后半信半疑：“是不是装的？”

“回娘娘，不像装的。已经没个人样儿了。”

“那么，就该找个医生给他看看呀，抓几副药治治……”武后说。

押送他的人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这年秋后，北风一刮，树叶还没全落完，高宗的风眩头痛病突然恶化，双眼发花。进入十月，几乎到了目不能视的程度。经许多名医诊治，除了要求静养，已经没有任何根治的好办法了。

此时的朝政只得全部委托武后处理。武后每日早朝即在翠帘之后，独自坐堂听政了。这便是历史上称之为“垂帘听政”的开始。

她头脑清醒，精力旺盛，胆识过人，处事果断。对文武百官的奏疏，裁决迅速，从不停滞。与高宗的迟钝、推诿、拿不定主意，前怕狼后怕虎等等表现，成为鲜明对照。令许多原先对她怀有成见的老臣，也逐渐刮目相看，心悦诚服了。

从此，她总算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以她出色的政治才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命运了！

第二十六章 垂帘听政

武姐服药之后，第二天便在母亲家中死去了。

武姐的女儿贺兰秀之远比母亲娇艳，高宗一见，便有一种由衷的爱怜之情。不久便占有了她。武后只得下了绝令：不经召见，不准秀之再进宫。

武后对后宫妃嫔从名称到职责进行了改革。从此高宗过上了一夫一妻的生活。

龙朔二年二月，武后又将中央机构和官职名称进行了更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显庆五年（公元 660 年）四月，武后与高宗等人回到东都以后，见武姐韩国夫人的肚腹已经明显隆起，即便穿着肥大的衣服也难以遮掩了。当时，凉宫改造已经竣工，武后便以避暑为名，提前将母亲杨氏和姐姐送进了那新命名的合璧宫。

整个五月，全家人玩得都那么高兴。武姐于背后死缠着高宗答应她让肚子里的皇儿生下来，而后将其名分像当年娥皇女英姊妹同嫁虞舜那样公开，那怕自己的地位低于妹妹也不计较，只要孩子能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儿便心满意足了。当高宗将武姐拥之入怀，武姐将他的双手拉到自己隆起的肚子上抚摸的时候，他自然是满口答应。武姐便感激涕零，向高宗诉说着自己夜来作了个美梦，梦见皇儿刚出世便会喊万岁，那眉眼跟皇上一模一样……



武后似乎已经成竹在胸，对姐姐的事几乎不问不闻。然而总是板着面孔，让所有的家人，都不敢在她面前提起武姐的事情。

已经听到皇上当面允诺的武姐，以为妹妹虽然不高兴，但终于无可奈何地默认了。皇后的权威再大，也得服从皇上呀！

深知二女儿脾气的杨氏，却没有大女儿武姐那么乐观。在这个全家人欢欢乐乐的五月里，几乎很少有人看到她老人家脸上出现过笑容。夜里她失眠了。

她悄悄将大女儿找来，将门插上，她不得不向她提出警告了：“你到底想怎样？还能藏躲几天？”

“皇上答应了，让孩子生下来。”

“你算他的什么人？他下诏声明过吗？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皇上的脾性？说了不算数的事还少吗？我跟你说，就是皇上答应了，你妹妹这一关你也过不了。”

“她最近什么也没说……”

“她如果跟你吵、跟你闹，那还兴许容得下你。若是沉默不语了，倒是令人感到害怕了。孩子，听妈的话，若是想把孩子生下来，你就赶紧离开这儿，寻个谁也不认识你的地方，藏起来，等生了孩子，其他事，慢慢再商量。你要想留在宫中，就必须赶紧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下来。只有这两条路了，别无选择……”

“妈，不，我不走，我也不流，看她能把自己的亲姐姐怎么样？”

“孩子，以前她不是让我给你捎过话吗？她说，姐姐若不自重，莫怪妹妹心狠了。她说到办到。你那几位兄长，她一句话，不是全打发到天边地角去了。去年，回长安的时候，你姨妈就跟她说过，你记住，帝王之家，只有君臣，没有骨肉亲情。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懂吗？”

“妈，不要多说了。女儿豁出去了。既然皇上已经答应了我，

我就敢把孩子生出来。我就不信，皇上作不了她的主，生死由命吧！”

母女之间这一内容的谈话，反复过数次，谁也说服不了谁。当妈的哭了，当女儿的也哭了。当妈的急得向女儿跪下了，当女儿的自然也向当妈的跪下了。母女抱在一起痛哭一场，仍然谁也没有说服谁。

进入六月下旬，那是下诏将废太子李忠从房州押送黔州之后。武姐在一次晚膳之后，突然感到腹疼。武后让王公公赶紧去请御医。御医诊过脉后，开了个药方，当晚王公公就把药取来。药熬好后，武姐就把药喝了。用药之后，武姐的腹疼加剧。开始大声喊叫。武后派人把她送出宫去。第二天，武姐在母亲的住宅流产了。因流血过多，下午她便死去了。当皇上和武后闻讯赶去的时候，尸体已经装进了棺材。武后扶在棺材上，痛哭了一场。高宗皇上也跟着流泪了。

武姐的儿子贺兰敏之和女儿贺兰秀之，双双扑进姨妈的怀中。姨妈和外甥都哭成了泪人儿。敏之哭着说：“妈撒下我们走了，我和妹妹怎么活呀？”

“孩子，先跟姥姥一起过吧，一切用费姨妈全管。”武后说。

姥姥代国夫人杨氏说：“还不快给姨妈磕头？”

两个孩子一齐跪下给武后磕头谢恩。

武姐殡葬之后，两个孩子便搬到了姥姥杨氏的家中。此时，贺兰敏之已经十七八岁了。女儿贺兰秀之也有十四五岁了。从此，杨氏也经常带他们进宫。很快就成为一家人。

给武姐吊唁归来，当晚，高宗的头痛目眩病复发。暂时不能上朝了。这便是前章所述六月底高宗病重，武后“垂帘听政”的开始。

武姐到底是怎么死的？高宗、武后、代国夫人杨氏大概心里



都有数，但谁也不便再提了。一个寡妇的流产而死，是绝对不能声扬的。甚至连武姐的两个孩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是女人病大出血死的。女人过了四十多岁，患这种病身亡的并非少见。

皇上病重，代国夫人杨氏自然经常进宫探视。杨氏年事已高，每次便由武姐的女儿贺兰秀之搀扶陪同而来。对于武姐的死，高宗当然是负有主要责任的，他突然旧病复发便是过于悲伤和愧疚造成的。如今见了武姐的女儿，自然便会有一种由衷的怜爱之情。加之，秀之生得如花似玉，眉眼、神情与母亲相像酷似，惟妙惟肖。但却远比母亲娇艳。母亲的容颜中没法抹去的是孀居忧伤留下来的凄惶哀婉的痕迹。有时则与高宗那郁闷孤愤的心情相契合，相互间才产生了那种相投的爱怜。然而，她终归是经霜的花朵，任凭雨露滋润，再也无法勃发那青春的活力。女儿贺兰秀之如今正含苞欲放，情窦方开，洋溢着一种娇嫩、天真、火热、奔放的光彩和神韵。让高宗一见，都感到有点儿亮得耀眼了。

每次杨氏领她进宫，高宗都是再三挽留，似亲热不够。开始，高宗像慈父一样关心体贴，秀之像女儿似的孝敬、顺从。高宗在生病期间，脾气变得非常暴躁，武后又忙于与大臣们商议国务大事的处理，夜晚侍寝之时，早已精疲力尽，也怕劳伤了高宗的身体，便有意地不去招引他、挑逗他。而他便越发感到孤寂和苦闷。武后白天上朝去了，他这边便经常拿身边的宦官和侍女撒气。吓得他们像老鼠见了猫似的遛边贴墙，能躲便躲。而秀之一来，高宗那脸色立即就阴天转晴，喜笑颜开。便要她搀扶着他上花园，采鲜花，听鸟叫，讲故事，哼小曲儿。有时，连午膳都让宦官安排在亭阁间吃。

一来二去，秀之在皇上面前已不再拘谨怕羞，皇上在秀之面

前也不再端架子、板面孔。她开始撒娇，他开始嬉笑。在搀扶之时，她故意将软温娇柔的身子与皇上贴近；他那搭在她肩上的臂膀也故意拢紧。当低头与她窃窃私语之时，说到动情之处，他那张脸便在她那脸上轻轻一贴，她便羞红了脸蛋，娇嗔地瞪一眼，说：“皇上，你，是个风流皇上！”

在数日之后，一个雷鸣雨骤的傍晚，高宗与秀之在苑中的楼阁里，秀之因惧怕霹雷，一头扑进了高宗的怀里。高宗抱着她便再也没有松开……

他占有了她。

也许因为她太年轻，还不懂得巧妙的掩饰，往来过于频繁，神采和体态的突然变化；也许是武后的眼线太多，情报过于灵通。武后很快便知道了这件事情。她既非常恼火，也非常悲愤。姐姐的死，无论如何在她心灵上是留下了很深的创伤。然而，心含怨恨死去的姐姐尸骨未寒，她未成年的女儿又跳进火坑来了。唉，老的不像老的，少的不像少的，全无心肺、全无廉耻！但是，皇上正在病中，外甥女正在服孝，全似豆腐掉进灰缸里——吹不得，打不得。让人伤透了脑筋。

武后向母亲杨氏细谈了此事，并对外甥女下了绝令：不经见召，不准入宫。

高宗与秀之打得刚热，突然再也不见她进宫来了。联系武姐的惨死，高宗心里自然明白是怎回事儿。他打发王公公出宫去代国夫人杨氏的府上探问。王公公回来向他奏道，贺兰小姐病了。她果真病了。

又过了十多天，高宗又派王公公去，回来说，贺兰小姐的病还没有好。

又过了十多天，高宗又派王公公去，他回来说，贺兰小姐回老家去了。



“真的？”高宗自然不相信。

“当然是真的。”王公公说。

第二天，高宗带了个小宦官，微服出宫去了。他一直来到了杨氏的府上。未经通报，便闯了进去。慌得杨氏急忙跪迎。他没理睬，又进了内室。

病在床上的贺兰秀之一见皇上来了，从床上跳下地便扑进了皇上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站在旁边的杨氏面对这一情景，尴尬得不知怎么才好。只得厉声喝斥外孙女儿了。

“秀儿！成什么体统？”杨氏高声喊着，高宗立即感到了自己的失态。贺兰秀之也吓得愣住了。杨氏又说道，“见了皇上，还不快行大礼！”

贺兰秀之急忙服从姥姥的命令，跪在了皇上的脚下。

皇上在丈母娘面前，自然又端起架子，以长辈的身分，询问外甥女身体得了什么病，吃些什么药等等。又与杨氏寒暄了一阵子。因杨氏不离左右，他脸上讪讪地自觉没趣，便只得告辞回宫了。贺兰秀之还想缠磨着问什么时候还能再见？杨氏又严厉地斥责数语，高宗哼哼哈哈，也没说出个“子午卯酉”，便仓惶而去。

当晚，于洛阳宫的寝殿，守着武后，高宗想狠狠教训和惩罚王公公了。

高宗将内侍监召来，令他将王公公用绳索捆绑了，然后说：“先给朕杖打二十！”

王公公一声没吭。既没有问自己犯了什么罪，也没有求饶。他知道宁愿挨打，也不能说。

内侍监只得遵旨，正要举杖行刑。武后开口了：“皇上，王公公身犯何罪？”

高宗说：“欺君之罪。”

“王公公一向唯命是从，何事敢于欺君？”

“他——”高宗不好说了，“此事勿须多问，给朕打！”

“慢着！”武后的嗓门儿也提高了，“臣妾身为皇后，处治后宫宦官，乃分内之事，为何无权过问呢？”

“这……”高宗被问堵了，多时才说，“朕派他去代国夫人府上探问秀之病情，秀之明明在家，他却回来骗朕说，秀之已经回了老家。这不是欺君之罪是什么？”

“对，是欺君之罪，不过这是臣妾让他如此奏报的。把王公公放开，放开。要打，先打臣妾。”武后走上前去把王公公身上的绳索解开，武后说，“王公公，没你的事，你走……”

“奴才不敢。”王公公看了皇上一眼说。

“滚！”武后喊了一声。

“好，奴才滚，奴才滚。”王公公说着倒退着走了。

“内侍监！”武后说。

“奴才在。”

“把哀家捆绑起来，狠打二十！”武后吼道。

“奴才不敢！”

“捆呀！”

“杀了奴才，奴才也没那个狗胆。”内侍监说着，冲高宗跪下恳求道，“皇上，奴才……饶了奴才吧！”

高宗尴尬地向内侍监挥挥手，内侍监磕了个头，站起来悄然溜走了。

武后这才走到高宗面前跪下，说：“臣妾确有欺君之罪，皇上亲手打吧！”

“你，你是个霸道的醋坛子，醋缸！”高宗气势汹汹地吼道。

“打？论说也该打！朕的一行一动你全管，你有权管朕吗？”

“臣妾没权管皇上，却有责任管皇上的龙体健康。皇上的龙



体，不能光看作是你自己的。而是国家的，天下臣民的。自六月下旬以来，皇上的旧病复发，头疼目眩，臣妾心急如焚，寝食难安。每日早朝，臣妾不知受多少难为。凡急事要事不经皇上恩准，自然不能下诏。若事事等待皇上示下，又不得不延误时机。尤其是军国大事，贵在神速，诏令必须飞马快传。皇上呀，此时沉溺女色、糟践龙体，无疑视社稷江山如同儿戏。再说，臣妾姊妹虽贱，然而姐姐为皇上坠胎刚死，十多岁的女儿尚在服孝之中，皇上何忍心再让她重蹈母亲覆辙？作为她的姨妈，对于这个丧母的孤儿，有没责任进行监护和管教？皇上呀，若是臣妾再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纵容皇上骄奢淫逸，那才是惑主亡国的妲己和褒姒呢！皇上若是不答应臣妾的忠谏，臣妾恳请皇上赐死，再也不愿担此恶名苟活了！”武后说着泪如雨下。

于屏风后听到武后这番话语的侍女梅香、菊香等人，此时亦走出来，跪于皇上面前奏道：“皇上，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娘娘犯颜谏，全是金玉良言呀！”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吧！”高宗挥挥手，没趣地进了内室。

随后，武后将后宫妃嫔侍女全部召集起来，将前面那段话，更加详细具体地又复述了一遍。再三强调了皇上龙体病重，在休养期间，御医说严禁女色。若是妃嫔之中有谁侍寝伤了龙体，严惩不贷。在谈及皇上近来身体病重时，武后非常动情，不时因抽泣凝咽，说不下去。妃嫔无不感动。在声明违纪惩处之时，则声色俱厉，令人胆战心惊。

接着，他授意内侍省监，讨论议定了后宫人员压缩调整方案，写成奏章，请求皇上核准。为读者阅读方便，特将妃嫔调整情况列表如下，前后对照，则一目了然。

皇后以下妃嫔前后对照表

原法定名称	人数	现改定名称	人数	品级
妃	四人	赞德	二人	正一品
嫔	九人	宣仪	四人	正二品
婕妤	九人	无		正三品
美人	四人	承闺	五人	正四品
才人	五人	承旨	五人	正五品
宝林	二十七人	卫仙	六人	正六品
御女	二十七人	供奉	八人	正七品
采女	二十七人	侍栉	二十人	正八品
无		侍巾	三十人	正九品
总计	一百一十三人		八十人	

从以上对照表中不难看出武后这次改革有这么几条特点：一是以儒家古圣先贤的训教为后盾，为旗帜，将皇上以前众多的妻子，变为劝导仁义、提倡道德的女官，变为侍奉皇上生活起居的仆役。从性质到职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说到家，这些人不再是供皇上满足性欲侍寝的老婆，而变成了服务员。二是压缩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数。但削减最多的是上层的妃嫔，正三品以上的从前是三个等级共计二十二；改革后变为两个等级，共计六人，减少了十六人。很显然，与皇后品级比较接近的人成为主要削减对象。从而，妃嫔靠姿色专宠、靠品级进行竞争的现象，几乎给杜绝了。

总之，这次改革名义上冠冕堂皇，“沉溺女色有损龙体健康”，这种改革完全是为了求得“圣寿无疆”。从效果上看，武后使高宗皇帝的龙床之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女人的位置。皇帝任意召幸的现象不再有了，武后与皇上的寝殿合二为一了。从此，高



宗过上了一夫一妻的生活。

高宗对此自然非常不满，甚至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此时身体病情严重，已经不能临朝听政，当然对此也无力反驳。本性好色的高宗，感到愤慨和孤独了。以往全部向他极力巴结谄媚的后宫女人，而今见了他像躲麻疯病人似的，老远便藏匿躲闪，惟恐招惹是非而受惩处。她们亲眼看到了武后的亲姐姐都逃脱不过灭顶之灾，谁敢以身试法？

身为皇上在宠幸女人方面受到了限制，不仅使高宗本人感到屈辱，在高宗的兄弟叔侄们的眼中，也以为皇上成了可怜虫。

在高宗心中无法排遣郁闷的情况下，他赌气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想封武姐的女儿。如此可以安慰九泉之下屈死的武姐的魂灵，使高宗内心偿还这一情债。另一方面，让贺兰秀之感恩戴德，以继续相互的情爱关系。单独封赏秀之过于显眼，便把武后的母亲杨氏捎上作招牌另封了一次。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十月，诏下封代国夫人杨氏为荣国夫人，仍为正一品。封贺兰秀之为魏国夫人。

武后对这种封赐虽然心中不快，但感到无妨大局，便听之任之了。

高宗做的第二件事，便是声言要完成先帝不曾完成的征服高丽的事业。自己要御驾亲征。从而显示自己也是英武的君主，决不是软弱的可怜虫。

这一年，有一个外省农民，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看见水中有一条龙——也许是条鳄鱼吧——高宗和武后自然相信这是一条龙，这是帝王的祥瑞之兆。于是第二年的二月，将高宗的年号，改为龙朔。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三月，高宗病体好转，他于洛阳宫城西边的洛城门上宴请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臣。

在宴席之间，他们一起观看了由太常寺排演的歌舞。其中一个节目是军营演教的大型舞蹈《一戎大定乐》，舞者一百四十多名，身着五彩盔甲、手持长矛，在铜鼓与金钲的伴奏下，演出了威武雄壮、气势磅礴的战舞。史书中说：“声达百里，震撼山河。”具有文人气质的高宗，在这种乐舞的感染和激励下，似乎也勃发了战斗的雄心。他突然站起来宣布：“朕要继承先帝未竟之业，亲征高丽！”在场的人则齐声山呼：“皇上万岁万万岁！”

四月，高宗全家又迁至合璧宫避暑。同时，对进攻高丽也进行了部署。

任命任雅相为灞江道行军总管。

任命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

任命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

行军总管相当一个方面军的统帅。

这次总共调集了三十五路军队，水陆两道并进，大举征讨高丽。

这些部队的调集和部署，多由武后与带兵的将军们商讨裁定的。当然对于高宗的“御驾亲征”，武后心里明白，只是说说而已。他若是真跟着去，倒是个累赘。于是，最后，在她的授意下，众位将领一齐苦苦劝谏，为了圣上的龙体早日康健，这次远征就不要亲自去了。他们一定不辜负圣上的期望，英勇作战，夺取胜利。高宗本来也是一时冲动，并没有真去的打算。他不会忘记，父皇太宗亲征时那种艰难困苦。再说，他也不像太宗是在马背上拼杀出来的皇帝，有丰富的率兵打仗的经验。对于打仗，他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因此，众将领及武后苦苦劝阻之后，他便借坡下了台阶。

然而，至这年九月，唐军终于大破高丽军队，斩首三万级，余部全部投降。唐军终于大获全胜。



隋炀帝倾全力三次东征高丽，没有成功，还导致了元气大伤，以至最后的灭亡。

唐太宗御驾亲征，受尽千辛万苦，最后也是损兵折将，无奈收兵。以至心身皆受重创，一病不起，仅五十岁出头则过早驾崩。

而在文弱多病的高宗时期，东征却大获全胜。直令许多史学家也惊呼：“上苍何其不公！”

其实，胜利既不是高宗的时来运转，也不是偶然巧遇。而是与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加强，以及带兵将领已经总结了原来多次东征失利的经验和教训是分不开的。有关战事详情下章再叙。

在内忧外患基本铲平之后，武后在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显示了她热衷革故鼎新、喜好标新立异、时时处处愿意求新求变的突出个性。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二月，在武后的直接策划下，将中央机构和官职的名称，多数进行了更改。自从她代理朝政之后，总是苦心孤诣地将旧有的事物加以改变，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然而，这次官名的更改却没有后宫妃嫔的改革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因此，便流于了形式主义的文字游戏了。给人们造成了很多麻烦和混乱，终因不习惯，八年之后又改了回来。

因为此后官职名称会牵扯到许多人的称谓，所以仍需作简单介绍：

门下省改为东台

中书省改为西台

尚书省改为中台

侍中 改为左相

中书令改为右相

左仆射改为左匡政

右仆射改为右匡政

左丞 改为左肃机

右丞 改为右肃机

六部各尚书改为太常伯

侍郎 改为少常伯

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的名称也都作了更改，但以往职能不变。

自武后垂帘听政之后，朝堂面貌一新。虽然许多保守的老臣有点厌烦武后那频繁的改革和变化，她一时心血来潮，许多惯例成规说改就改、说变就变，闹得人们简直应接不暇。但是，却不得不钦佩她超人的政治才能和非凡的远见卓识。她的聪明睿智、她的果决神威，似乎先帝太宗都无法与其比肩。当然，太宗皇帝宽宏大量，而武后却是只能顺从，不能相逆。不管怎样，武后的权威已逐渐树立，朝政的紊乱已迅速理顺。于不知不觉中，在文武百官之中，便将高宗当作摆设了。

高宗为了显示自己这个大男人的存在，于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四月，不听武后劝阻，迁回长安，下令大事修建大明宫。他说，长安是首都，每次举办国家大典，从东都跋涉八百五十里赶回来，太麻烦了。皇帝平时就应该住在长安。他明明知道武后喜爱东都洛阳，才故意与其别扭。此时的武后，已迫近临产。也不愿为此与他争执，还得尽量维护高宗的尊严。

这年六月一日，武后生下他的第四个儿子，即高宗的第八子，起名旭轮。半年后的十一月他被封为殷王。

这年的十月，西突厥突然侵犯庭州（今新疆乌鲁木齐市）。庭州的刺史是来济，即原来的中书令，他因反对立武氏为后，先被贬至台州（今浙江临海县）任刺史。而后又被贬至更远的庭州



任刺史。这次他面对西突厥的侵掠，带兵奋起抵抗。他对部下说：“与我同时的宰相韩瑗，比我功勋更大的老前辈褚遂良、长孙无忌、柳奭，都先我而死了。上苍既然让我活到现在，大概就是让我以身报国了。”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他英勇奋战，最后他冒着飞蝗似的箭簇，冲入敌围，一口气杀死数十个敌人而后受伤，壮烈牺牲。死时只有五十三岁。为了褒奖他的为国捐躯，追封他为楚州刺史。

至此，长孙无忌派的人已经全部见天帝去了。那个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李义府，却不知“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他恃宠而骄，连皇上也敢顶撞。武后已经不再庇护他了。



第二十七章 名将传奇

该章编选了四段传奇：

苏定方独自受封赏

刘仁轨合谋平百济

发三箭薛仁贵定天山

统六帅李世秣灭高丽

七世纪初期，在唐朝刚建立的时候，统领西藏地区的是吐蕃。其首领谓之赞普：“赞”表示雄壮，“普”表示丈夫，即雄伟的男人的意思。太宗与吐蕃的赞普，采取和亲政策，在贞观十五年正月，将皇族的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赞普。因此，相互的关系，多年来和睦友好。

位于吐蕃北方的突厥族则经常与唐朝进行摩擦，战争不断。唐朝大将军高侃、梁健方、契苾何力等都曾先后带兵反击过西突厥的侵犯。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五月，正是擢升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之际，也任命老将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司空李祿与程知节都是农民出身的当年瓦岗寨起义的将领，见程知节年事已高，还得去边疆受征战之苦，便出面与其鸣不平。但当时确是程知节不怕老迈年高，主动请战，高宗仍然答应了他，才没有再换其他将领。



西突厥正发生内讧。真珠叶护可汗与首领贺鲁相互争权，发生战争。真珠叶护可汗便遣使入唐，请求派兵支援。程知节便受命率诸将西讨贺鲁。

程知节，在《说唐》中以程咬金名称之。是员有名的福将。本领虽然一般，却带兵打了许多胜仗。手持一柄宣化开山大斧，杀入敌营如砍瓜切菜。还经常埋伏于路两侧的树林草丛之中，待敌人来时，冲了出来，则杀敌人个措手不及。故有“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的俗语。程知节性格爽直，讲究义气，常因为朋友争理打抱不平而冒犯君王。君王也熟知他的为人而最后加以赦免。他跟随李世民打天下功勋卓著，李世民登基之后，被封为宿国公。是凌烟阁二十四名被绘像陈展的功臣之一。

且说，这次程知节率兵马浩浩荡荡进逼西突厥境地，正遇西突厥守将歌罗禄处月前来迎战。由程知节下令进击，其势如破竹，西突厥大败。被斩首千余级。程知节初战告捷，士气正盛，遂挥军攻占鹰沙川。探子来报，前边有西突厥骑兵两万，步兵两万，已经据山扎寨，挡住去路。程知节亦下令扎寨，商讨对策，计议如何进军。

唐前军总管苏定方，是员名震沙场的勇将。当他得知敌军刚扎营寨，脚跟尚未立稳，便挑选五百名精骑勇士，冲入敌阵。西突厥兵营在毫无精神准备情况下，忽听见有人大喊：“唐兵杀来了！唐兵杀来了！”将士一片混乱，像没头的苍蝇，东撞一阵，西撞一阵。苏定方这五百精骑，杀了个十进十出，西突厥兵营顿时溃不成军，四处奔逃。被杀死的、被践踏死的，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被抛弃的甲杖牛马，不可胜数。苏定方得胜收兵，报知程知节，知节高兴得赞不绝口，立即着人起草奏章，向皇上报捷，并为苏定方等将士请功求赏。苏定方说：“而今敌军正乱，应该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程知节连声说，苏将军言之

有理！

程知节正待点将率兵追击，谁知副总管（即副统帅）王文度妒忌苏定方初战告捷，已立战功。便对程知节说：“苏将军不明敌情，贸然进击，侥幸取胜，不可视为常道。若中敌人诱引深入之计，遭其埋伏，而致全军覆没，则悔之晚矣。我军长途跋涉，已疲惫不堪，敌兵以逸待劳，此时进兵，实属兵家之大忌。”

苏定方急得捶胸顿足，大喊道：“程老师，若再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则贻误战机了！疆场之上，就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若按常规，两军布阵交战，欲赢得胜利，伤亡就惨重了。”

程知节急得也搓手摸脚了，他迫不急待地喊道：“王副帅，以你之见，如何歼敌？快说！”

王文度说：“率兵将帅，最忌讳主帅狂躁。岂不闻欲速则不达的古话。以王某之见，将士如今仍需休整，嗣后须常结方阵，内置辎重，俟贼至反击，方是万全之计。”

程知节半信半疑。他一向最烦这些文诌诌的照兵书规定指挥战役的将军。然而，王文度身为副帅，苏定方只是先锋，副帅的主张可不能全然不顾。

这王文度秉性狡诈，见程知节仍然疑惑不定，又诈言接到皇上密敕，令他监制各军，不得躁进。程知节虽然心下不快，至此也只得依他的主张行事了。先锋苏定方只得愤愤而去。

自古凡有人群的地方，皆有忠正邪恶之分，即是杀敌疆场，亦不例外。本来是将帅精神抖擞、锐不可挡，乘胜追击、一举获胜的战局，被一个嫉贤妒能的王文度断送了。

唐军按照王文度的主意，收军结营，终日按兵不动。士气日衰，马多瘦死。

先锋苏定方万分焦急忧愤，便来找大元帅程知节说：“奉命出师，无非是为了讨伐敌人。今乃坐守不进，自致困敝。若是贼



兵突然杀来，还不知如何迎敌。再说，皇上是命公为统帅，怎么受制于这个不懂打仗的副总管呢？他诈称私受密敕，肯定有假，不可轻信。皇上既命公为帅，哪有再让别人监军之理？不如拘住文度，飞表上闻，看朝廷如何下旨？我等不能再犹豫不决，否则就坐以待毙了。”

程知节说：“我比将军心里还要着急。可他有密敕监军。我能奈何？苏将军，密敕不会有假，料他不敢妄传。我等若是违诏行事，日后必受惩罚。不能意气用事呀！”

苏定方见不能说服程知节，只得闷闷退出。

唐军屯驻月余，不见西突厥前来挑战，只得进军。至旦笃城时，守城的西突厥将领见唐军人多势众，未战出城迎降。

苏定方劝程知节说：“番首未战请降，必善待之，优渥安置。让其他守城番首，不再畏惧，争相效法，贼兵即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了。”

王文度却说：“番首诈降，岂可轻信？此辈伺我旋师，还复为贼，不如尽加屠戮，不留后患，然后，夺其财物而归。”

苏定方再也忍耐不住，当面反驳他道：“杀降非仁，取财非义，自己先行不仁不义，与贼何异？又怎能口口声声号称仁义之师、前来讨逆伐叛呢？”

王文度根本不听，纵兵烧杀抢掠。降兵尽被诛杀，财产尽被劫空。然后由将士将财物分抢殆尽，饱载而归。程知节身为总帅，至此已不能禁止，且由其为虐。唯苏定方所属将士，纪律严明，一物不取。

西突厥敌兵主力根本没有歼灭。王文度即催促程知节报捷奏凯、班师回京。

及至返回长安之后，王文度妄图邀功请赏，但其阴谋逐渐暴露。矫诏本是死罪，他乃遍贿当道，尤其由李义府出面袒护，始

得减罪除名，从宽发落。程知节亦受其连坐免官。苏定方有功无过，得授伊黎道行军总管。

之所以能够分清黑白、拨乱反正，自然是朝中尚有司空李祿，对于出征平叛的战事，有权威加以品评。加之高宗武后皆尊他为先辈元老。因此，王文度的阴谋未能得逞。

苏定方既得授伊黎道行军总管，便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自北道进军，再次讨伐西突厥。

西突厥首领贺鲁也拥兵十万，倾国前来迎战。列营扎寨于曳咥河两岸，绵亘十余里。

苏定方亲率步兵万人及回纥骑兵万人，与敌对垒。

贺鲁见唐军人少，则鼓噪进军。先冲唐军步兵营垒，三战三却。唐营严阵以待，毫不紊乱。苏定方见贺鲁的西突军攻不进已经气馁之时，即亲率骑兵出击。骑兵喊杀震天、如闪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西突厥军虽然骁勇犷野，人数数倍于唐军，但全是缺少训练的乌合之众。当唐军精骑突然出现在面前之时，于惊慌混乱中多数则溃散逃命去了。苏定方率骑兵追奔三十余里，斩首数万级。直到天晚，方鸣金收兵。第二日凌晨，继续进军，西突厥部卒多降。贺鲁带领残兵败将向西逃窜。可巧天下大雪，平地积雪二尺多深，众将都建议待雪后再行追击。苏定方说：“虏恃雪深，料我军必不敢冒雪再进，定然是就近休息。我军若冒雪追击，他们必定不备，定可成擒。否则他们远窜，便再难追获了。”于是，在苏定方的亲自率领下，踏雪前进。沿途收降许多西突厥士卒。不烦血刃，长驱直入。最后穷追至一猎场时，登高遥望，见首领正是贺鲁。苏定方麾兵越岭，喊杀过去。敌兵顿时溃乱，唯贺鲁如漏网之鱼，惊弓之鸟，策马潜逃。其残部全被歼灭。此时，苏定方麾下闪出一员战将，高声喊道：“待末将上前穷追，无论好歹，总要将逆虏贼首擒住，大总管不妨回师。”



苏定方看时，乃副都护萧嗣业。当下拨兵万人，随他前行，自己率众从容班师。沿途悉心稽察，安排降卒。通道路、置驿站、掩尸骨、问疾苦、划疆界、复生业。访得被贺鲁所掠人畜，一律归还。至此，西突厥十姓民众，一体归附。时过不久，即及萧嗣业捷报，贼首贺鲁已被擒获。

叛乱既平，大功告成，苏定方则率众奏凯回朝，献俘阙下。高宗亲自接见，按功进行封赏。

苏定方讨平西突厥后，复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出征西部瀚海的思结，追至马保城，擒获叛首都曼，凯旋而归。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三月，新罗王金春秋上表乞援，受百济侵扰。高宗命苏定方为神邱道行军大总管，与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率兵十万，水陆齐进，同讨百济。苏定方等自成山头渡海，至熊津江口登陆，与前来堵截的百济兵交战，杀死百济兵数千人。其余半数逃回。百济王义慈，倾国出战，被唐军击败。最后，百济旧有五部，分统三十七郡二百城，悉数归唐。而后改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选擢原酋长为都督刺史。惟都城为全国总枢，特留郎将刘仁愿镇守。苏定方等遂押解百济王义慈父子，还献唐廷。高宗下诏赦其死刑。再擢升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

原来百济王义慈与东邻日本通好，并遣子作为人质留居日本。及百济亡国，在日本的王子丰，被日本扶立为百济王。收集余众，在日本的支援下，围攻都城。守城的唐将刘仁愿兵少力单，只得飞章向朝廷告急。唐诏命原青州刺史刘仁轨率兵急救。刘仁轨在任青州刺史时，督运东征军粮草，航海东行，海上遇着飓风，粮船多覆。因此，刘仁轨被撤消职务，白衣从军，戴罪立功。这次形势紧迫之际，擢升起用。便慨然勇往，救援京都的刘仁愿。

刘仁轨对麾下将士说：“我此去将荡平东夷，颁行大唐历法，请众位协力助我，不患不建功立业！”遂申定军律，格外严明，一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先是百济军堵截于熊津江口，竖立栅栏两道，甚为坚固。仁轨与新罗援兵联合纵击，把两栅合部摧毁，敌众或被杀、或被溺，不计其数。百济兵节节败退，仁轨与城内仁愿两军合并。尔后，数次激战，唐军获胜。甫至白江口，仁轨用火攻之计，乘风纵火，将前来助百济的日本战船烧毁无数。日本将士被烧得焦头烂额，无心恋战，慌忙转舵遁去。唐史中评说：“中国有史以来，日本兵为我军所败，惟此一仗，最为吃亏。”百济王丰，亦脱身投高丽而去。

捷书报达长安，高宗召刘仁愿还朝，留刘仁轨镇守百济。刘仁轨登记户口、收理尸骨、设置官长、开通道路、建造桥梁、修补堤堰、疏通河塘、倡导农桑、赈济贫困，使社会迅速安定。及刘仁愿到京，高宗皇帝亲加慰劳。刘仁愿奏道：“这都是刘仁轨的功绩，非臣所能及也。”高宗乃加封刘仁轨六阶，正任带方州刺史。且替他在长安建造府第、安置妻子，厚给赏赐。刘仁愿如此推贤让功的美德，亦传为千古佳话。

至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回纥族酋长纠合其他一些部族，前来犯境。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将军薛仁贵等为副，各率兵万余人，往讨回纥。

回纥合众十数万人，拒击唐军。

副帅薛仁贵带数十骑，当先开路，正与回纥军相遇。回纥将领见他兵少，也挑选健骑数十人前来挑战。薛仁贵高声喊道：“来骑慢来，且看本将军的箭法。”话音未落，薛仁贵早拈弓在手，搭上一箭，射了出去，正中来骑的第一人，立时跌落马下，呜呼哀哉。薛仁贵又喊道：“来骑防着，试看本将军这第二箭！”



来骑因前驱被射于马下，正忙抢救，不料第二箭又至，复将第二骑射死。薛仁贵又高声喊道：“请看本将军这第三箭！”回纥将士急忙各自躲闪，皆恐被飞箭射中。薛仁贵却把弓弦虚扯一下，弓箭并未射出。已把来骑吓得左闪右避，胆战心惊。薛仁贵哈哈大笑，喊道：“本将军箭尚未发，何必吓成这等模样？我这一箭要射长黑胡须之人，看箭了！”敌骑中那个黑须之人，听到此言，拨马正欲逃跑，薛仁贵的箭已飞至，从背项穿进，黑须人立即坠马而死。

薛仁贵三箭射毕，正逢唐军大队人马到来。敌骑正想各自逃命，薛仁贵又高声喊道：“你等如想活命，快快下马投降。如若不从，我军将士一齐放箭，看你等能活得一个吗？”

来骑料唐军皆是神箭手，哪里还逃得性命？只好一齐下马请降。薛仁贵乘势进击，收降二万余人。余众皆溃败逃去。当时军士则编成两句话，作为凯歌道：“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五月，高丽将领泉盖苏文卒，长子泉男生代为莫离支（将领）。在男生外出巡察时，安排二弟泉男建、三弟泉男产留守都城。二弟男建乘此自封为莫离支，发兵拒兄。男生无家可归，但遣子献诚为使臣到大唐求救。高宗即命契苾何力为安抚使，左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同为行军总管，东征高丽。即命泉男生的儿子献诚为向导，授官右武卫将军。庞同善与献诚作为先锋，进入高丽境内。此时高丽泉男生领众来会。高宗诏下封泉男生为辽东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

继之，又命英国公李祿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带领左武卫将军薛仁贵等，水陆并进，援应契苾何力、庞同善等军。并有敕书颁布各路兵马，悉归李祿节制。李祿召集诸

将，进行了统一部署，决定先取新城。

李秣老谋深算，在将军之中又有权威，无不钦服。因此，各部任务明确，进退井然有序。

李秣先督军占领新城西南的高山，俯瞰城中，看清目标，众矢齐发。城中将士畏惧，遂缚城主出降。

李秣安排契苾何力留守新城；派庞同善、高侃为左右犄角；留薛仁贵往来游弋策应各军；李秣自率大军进击，连拔一十六城。

那个篡权的泉男建潜兵西出，来袭击高侃营寨，被薛仁贵中途截击，男建大败遁归。

高侃部进军金山。金山地据要害，戍卒如林，守卫森严。见高侃部到来，奋力出击。高侃等抵挡不住，只得逐步后退。高丽兵哪里肯放，穷追不舍。偏偏遇上薛仁贵杀来，横冲直撞，将高丽兵截为两段。高侃见势麾军反攻，与薛仁贵两下合击，歼灭高丽兵五万余人。又乘胜追击，连破三城，声威大振。薛仁贵尚不肯罢休，竟自引部下三千骑，进攻扶余城。诸将虑他兵少，劝他休要冒险而进。薛仁贵笑道：“兵不在多，但看使用合宜，虽少亦可胜多！”随即毅然前往，直抵扶余城下。守兵见薛仁贵人少，出城迎战。怎敌得薛仁贵一支方天画戟，前挑后拨，所向无敌。仁贵部下这三千精骑，皆身经百战的雄兵，奋勇向前，如入无人之境。高丽兵抵挡不住，便弃城而逃。一座本来守卫森严的扶余城，则为薛仁贵攻占。扶余城附近四十余城，均惮薛仁贵威名，皆望风请降。

李秣闻报已经攻占了扶余城，很是欣慰。即遣随军侍御史贾言忠回长安报捷。

及至贾言忠到长安后，高宗与武后接见了。贾言忠将高丽战局仔细奏报一遍之后，又说：“陛下尽管放心，此次高丽必



平！”

高宗问道：“高丽很难征服。隋炀帝曾经三次出兵，以至导致国家的衰亡。先帝时亦曾调集全国兵力，御驾亲征，然而，也是损失惨重，无奈班师回归。此次由英国公李稭亲自统帅，朕自然放心。然而，万万不可轻敌。卿言高丽必平，何以见得？”

贾言忠奏道：“昔日隋炀帝东征，将相不和，人心不齐，后方贫困，社会动荡。所以，不能取胜。及至先帝东征，正是高丽内部君臣团结一心，誓死守卫，无隙可乘，所以不克。俗话说：‘军无媒，中道回。’今高丽主将，兄弟自相斗阋。男生倾心依附唐军，为我向导，彼方虚实，我方皆知。又有英国公作为全军统帅，将士无不钦服。他德高望重，足智多谋，身经百战，经验丰富。既能稳扎稳打，亦能出奇制胜。将帅团结一心，处处相互救助。战场连连取胜，捷报频传。军威大振，所向披靡。平定高丽，已指日可待也。在高丽听说有一《秘记》，中有谶语，谓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老将，倾灭高丽。高丽自汉代立国，至今已九百年。英国公李稭，年近八十，正应彼谶。因此，高丽皇族，早已人心涣散，无意上逆天意，枉自送死。更兼高丽连年灾荒，处处饥馑，妖异迭兴，人心惶惶，还有什么不亡之理？”

高宗又问：“东征诸将，何人最贤？”

贾言忠道：“薛仁贵勇冠三军，敌兵望风而逃。庞同善虽不善斗，但持军纪律严整，上下同心。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虽然性情少有妒忌尖刻，却不失为统御将才。这数人皆是当代国之良将。若是讲到夙兴夜寐，忘身忧国，披肝沥胆，忠贞不渝者，总要首推大总管李稭了，那是无人能与相比的。”

高宗听后，甚感欣慰，称赞贾言忠道：“卿可谓观人有识者也。”当下仍遣贾言忠东行，代皇上慰问将士。

及至贾言忠回到高丽军中，李祹已亲至扶余城，援应薛仁贵，杀退了男建部众，进拔大行城，诸军会师，攻破鸭绿江边坚垒，直捣平壤城了。

贾言忠奉诏慰问，士气益加振奋。契苾何力引军先至平壤城下，李祹率主力部队随后即到。围攻至月余，高丽王高藏，见势穷力蹙，乃遣泉男产率首领九十八人，持白幡至军前投降。惟泉男建尚闭门拒守。然而，其部下暗与唐军联系，愿作内应。五日后，即开城纳唐军。李祹纵兵登城，鼓噪而入。泉男建尚欲自刎，即被拥入的唐军俘虏。又把逃亡来的百济故主扶余丰一并捉拿，余众悉降。

李祹即传檄高丽全境，勒令归顺。所有高丽五大部，计一百六十六城，没一处敢于抗命。至此，高丽遂平。时为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九月十二日。

李祹率旅凯旋回朝，于途中即接到诏敕，将高丽王高藏等先献昭陵，次献太庙，待一一遵行之后，乃奏请受俘。高宗与武后双圣亲御含光殿，将高藏等人押上。高藏等人匍匐阶前，由高宗面颁诏敕，赦高藏和泉男产之罪，各授官爵。惟泉男建和百济扶余丰两人，罪大难宥，一个流放黔州，一个流放岭南。将高丽分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统辖高丽。即令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并加封右威卫大将军，正三品。统兵二万人留守镇抚。

高宗亲祀南郊，告平高丽。进封李祹为太子太师，令他襄祀，充当亚献官。

历代史家评说：薛仁贵，将材也；李祹将将材也。薛仁贵三箭定天山，遂以成名。实则勇敢二字，足以尽之。及从征高丽，破男建，救高侃，进拔扶余城，以少胜多，有战必克，贾言忠所谓勇冠三军，良非虚语。但亦由李祹之为统帅，知人善任，始则



留为巡徼，继则任其进攻，终则亲自应援。方使薛仁贵得以建立巨功，扬名千古，乃知李秣固将将材也。也就是统帅将军之材也。只有将帅合谋，才写下唐朝征伐史上最为显赫的一页。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十一月，李秣病重。高宗与武后及太子亲临他府上探视，并让御医多次诊断，然后由宫中选最贵重的好药进行治疗。

不久，李秣在各地供职的子弟，奉到敕命回到京师，集合于晋宁坊李秣的府上。

李秣的病情日渐加重。但是，除了皇上皇后和太子赏赐的药物还吃一点，家人请医生抓来的药，他便拒绝服用了。他心里明白，生命的终点已经临近，药物已经无济于事了。

李秣的弟弟李弼，由晋州刺史任内，奉旨召还，命为司卫少卿，使侍兄疾。一日，李秣对病床前的弟弟说：“我今日感到稍好一些，想与家里人聚一聚，喝杯酒。”

李弼遵命召集全体家人，设宴于室，兄弟会食，子孙侍列，欢饮将毕，李秣守着全体家人对弟弟李弼说道：“我的死期已经快到了，我想与你们道别了。”

李弼与家人一齐痛哭失声。

李秣说：“都不要悲伤，但都要牢记我的遗言。”

李弼与子孙家人都唯唯答应。

李秣说：“我亲眼看到，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平生勤苦，撑立门户，但因诸子不肖，最后家破人亡、荡覆无余。这一教训，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我有子孙数人，就全都交于你了……”

李弼急忙应是。子孙亦立即跪拜于地下。

李秣又说：“我死之后，你立即搬到这里来住，代我抚育幼小，并严加慎察。如有言行怪异、大逆不道，妄交狐朋狗友、招

惹祸端者，要先行挝杀，然后上报。勿令他人耻笑我子孙不肖，与房杜二家一样。”

李弼含泪答应，并请长兄放心。

李弼又嘱咐道：“我死之后，殓殓要用平常穿的衣服，外加朝服，倘死后有知，可著此服往朝先帝。慎勿铺张侈靡。众妾愿意留下养育子女的，可以留下。不愿留下的，可以随意嫁去。”

李弼唯唯受教。

李弼又问子孙：“记住了吗？”

众泣不成声。

李弼用尽全力，喘着粗气说：“如不听我遗言，即是不肖子孙。我虽死恐遭戮尸也！”

此后，李弼的病情逐日加剧。家人劝其用药，都被他拒绝。他说：“我本山东农夫，幸遇天子圣明，已位极人臣。如今，已快八十岁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生死由天，非关医药。皇上赐药，不敢不用，其实已经不必就医了。”

未几日，这位一代名将，便与世长辞了。

李弼一生，虽是武将，但甚重情义。相传有一次，他的老姐姐病了，他虽贵为国公，却亲自下厨房，为姐姐煮粥。正逢风大，灶火将他的长胡须都燎着了。

姐姐说：“佣人不少，何必烦你亲自煮粥呢？”

李弼说：“姐弟年已垂老，就是想为姐姐煮粥，还能煮多少次呢？”

李弼也从不隐瞒自己出身的微贱，经常对人说：“我十二岁时，即作无赖贼，谁伤害我，我就杀谁；十四五岁时，为困难而当贼，是杀富济贫；十六七岁时为佳贼，只有临阵时，诛杀敌人；二十岁为大将，用兵救人时才杀人。我每出战，必先定谋，战胜必归功将士，所得金帛，一律分散。所以，人皆死战，方能



多打胜仗。”

李秣在选兵用将之时，很注重遴选为人正派、相貌堂堂的福将。他说，贼眉鼠眼命薄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怎么能打胜仗呢？

李秣与武后的父亲武士矜都是出身寒微低贱的农家，一直为长孙无忌等出身贵族豪门的人所歧视和排挤。所以，他对武氏家族一直怀有特殊情义。他受命主持了武士矜的葬礼，对回到并州文水的孤儿寡母亦加关照。尤其在朝廷大权为长孙把持，极力反对册立武后的关键时刻，他一言九鼎，让高宗拿定了主意，毅然册立了武后。当然，也正因如此，历代封建史家，亦不遗余力对他进行贬责。其实，作为一个军事家、政治家，他何尝不明白，高宗庸懦无能，长孙无忌一派专横霸道，如不册立武后，对长孙加以扼制，朝政大权被篡只是早晚之事。作为农民出身的李秣，自然是宁愿让武后掌权，也不愿让朝政大权落在长孙等这些豪门贵族的手中。长孙无忌对于房玄龄一家的恶毒迫害和报复，那是令李秣至死都不能忘怀的。到晚年，作为最高统帅东征高丽之时，实际上高宗已经因病不能临朝，朝政全由武后主持，所以才能把全权交付与他，并作他的坚强后盾。历代史家在评说得胜原因时，总是对此进行回避。并惊叹炀帝、太宗竟不能获胜，偏偏让这个慵懒不问朝政的高宗赢得了如此的荣耀，上苍也太不公平了！不公平的不是上苍，而是这些总想维护大男人脸面的史家，不敢、也不愿承认武后的功劳。这才是最最不公平的。！然而，李秣心里明白。所以，在他死前的遗嘱中，实际上就是强调了一件事，让子孙不准反叛武后，若有不听者，先行挝杀，再行上报。但是，他的子孙又何尝明白他的一片苦心？

他死之后，史书记载：高宗闻秣死耗，泣语众臣道：“秣奉上忠，事亲孝，历仕三朝，未尝有过，可称作社稷臣。且朕闻他

操行廉谨，不治产业，今已身歿，恐无赢资，须厚加赙恤，乃可酬忠。”遂令有司多貽金帛，追赠李秣为太尉，谥曰贞武。李秣长子震早已去世，由震之长子，即秣之长孙敬业，承袭英国公的爵位。

李秣丧葬之日，高宗幸临未央宫，登楼望着轜（灵车）车恸哭。起冢象阴山、怯铁山、乌德鞬山，以旌表和纪念他西征突厥、薛延陀的丰功伟绩。

其实，高宗只是场面中出面的人物。真正感到万分哀伤、痛失股肱的还是武后！



第二十八章 有惊无险的废后诏书

负责选拔官吏的职务，历来都是肥缺。恰恰是这个肥缺，让李义府父子同时被除名流放了。

真是冤家路窄，高宗为超度王皇后、萧淑妃重修的崇敬尼寺竣工，武后却坚持将十年前暴亡的小公主的尸骨迁葬于内。高宗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了。

高宗武后感情危机终于爆发。高宗召上官仪草诏废后。但是，墨迹未干便让武后撕了个粉碎。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正月，李义府被任命为右相，即原来的中书令。并兼管选拔官吏。

因为官吏品级，不仅意味着权限的大小，而且也意味着俸禄待遇的高低。因此，凡是官吏谁不想受到重用尽快得以提拔？若是负责选拔官吏的人清正廉洁，尚能任人唯贤，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可是，在官吏之中，能够清正廉洁、不讲私情的人实在太少了。即便开始还能坚持原则，但时间一长多是受不住金钱贿赂的诱惑，或经不住来自人情关系网的压力，便逐渐走向堕落。所以，负责选拔官吏的职务历朝历代都是“肥缺”。是油水很多的官职。这样的权力落在李义府手里，那就等于把鲜鱼扔给猫了。

李义府本性不改。鬻官卖爵之事，开始还偷偷摸摸，暗地进

行。随着官级越高，胆子也越来越大。想提拔个什么官，几乎都明码实价，索要贿赂了。而且妻子儿子女婿也都参与进来，卖官发财了。

李义府肆无忌惮的卖官，不仅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即使那些向他行过贿的人，也因他要价太高，过于苛刻，对他怀恨在心。

弹劾李义府的奏章越来越多。有一天，早朝之后，高宗将李义府召之内殿，终于鼓足了勇气，十分温和地对李义府进行了劝诫：“爱卿身为宰相，位极人臣，总得为文武百官作个好的榜样，让群臣效仿。然而，卿的子婿做事很不谨慎，违法乱纪的行为很多，影响很坏，简直无法为其掩饰。爱卿应该对他们严加管教，注意遵纪守法才是。”

李义府在册立武后和弹劾长孙无忌等人的时候，曾经出过力，是武后的红人。高宗尽管对他的行为非常愤慨，还是给他留了脸面。

然而，李义府恃武后之宠，已专横跋扈成性。甚至连高宗也不放在眼里。他以为那些卖官鬻爵、收受的行贿，全是无法查证的无头案子，只要他不承认，是永远查不清的。因此，他一听高宗劝诫的话，立时恼怒，面红耳赤，很不冷静的厉声反问道：“这是谁向陛下告的状？”

高宗一听，也很生气，说：“若是朕所说的属实，又何必追问是谁劾奏的。”

李义府张口结舌，无话可说。却傲慢地哼了一声，未向高宗行礼告辞，转身就走。还故意迈着方步，大摇大摆出了殿门。

高宗万万没有想到李义府竟然如此嚣张无理，顿时气得面色铁青，浑身乱颤。坐在龙椅上，多时口里才进出几个字来：“狗仗人势呀！”



内侍监急忙上前搀扶起高宗，说：“皇上，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回宫吧。”

“这口气，朕无论如何咽不下去。欺人太甚呀！”高宗一边颤颤巍巍扶着内侍监往外走，一边说，“朕除不了他，还当得什么皇帝？”

高宗回到寝殿，武后见他气色不对，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高宗没好气地说：“你养的全是些疯狗呀！”

武后一听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笑笑说：“堂堂一国之主，岂能让疯狗气成这般模样？”

高宗见武后还取笑于他，便愈加恼怒了。

凡贪官污吏，往往心虚，寝食不得安宁。总害怕于某日倒运，案发败露，不得善终。李义府亦不例外。他一向迷信神秘莫测的命运。

那还是在洛阳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杜元纪的术士，自谓能够看风水，看云气，占卜吉凶。李义府便请他来为自己的宅第看是否有祥瑞之气。

杜元纪到李义府家从外到内看了一遍，又站在远处的高楼阁上瞭望宅第上空的云气。看完之后，杜元纪一声不吭，扭头便走。李义府紧跟后边询问，杜元纪则说：“小人才疏学浅，贵府之云气，实在不敢枉断。”

李义府看杜元纪的表情，知道是他看出自己府第有不祥的征兆，便愈是不放他走，再三进行盘问。

杜元纪只得说道：“恕小人直言，阁下这宅第之上阴霾郁郁，笼罩着一股不祥的灾狱之气。”

李义府一听也吓得变了颜色，急忙说：“求大师指教，有无破解之法？”

杜元纪叹口气说：“要破解已经很难，没有二十万缗钱，恐

怕不能驱走这不祥之气了……”

“啊！”作为爱财如命的李义府，这无疑是要挖他的心肝呀！

在唐朝初期，两、三板铜钱即可买一斗米。一千个铜钱用绳子串起来谓之一贯，或叫一缗。二十万缗该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数目呀！

这么庞大的数字对于李义府虽然能拿得出，甚至说，只是九牛一毛。但是，对于贪婪吝啬的李义府，吃进去的东西，一枚钱也不想再吐出来。他很相信杜元纪的话，因为都城内人们都把他的占卜说是神仙一样灵验。李义府满口答应一定要拿出这二十万缗钱，除灾祛难。于是，从此之后便发动全家，更加变本加厉地敛取外财了。

当时，李义府的母亲刚刚去世，朝廷给他假期居丧。他却并不把母亲去世的事放在心上，而是每天拂晓，便微服跟随杜元纪出城，到洛阳城北四里路的北邙山上。山上多是东汉王族贵胄的墓地，李义府便与杜元纪登上高高的古冢，观看帝王之气的变幻……

有人发现了李义府这怪异的行径，曾经秘密上奏了高宗，说：“李义府每日凌晨，与术士杜元纪登北邙山，观望帝王之云气，有图谋不轨之嫌。”高宗说：“先不要打草惊蛇，进一步看他有什么行径再说。”

但是，有关李义府看云气、图谋不轨的流言，却迅速于街头巷尾传开。

再说长孙无忌一族衰败之后，他有个孙子名叫长孙延，幼年被流放岭南，长大后终于又流浪回到洛阳。在许多远亲旧友的帮助下，他正想谋个一官半职维持生计。但要想买官，必须找与自家有深仇大恨的李义府了。

长孙延托人找到李义府的长子右司议郎李津，李津索要七百



缙的贿款。长孙延东取西借，终于凑足了这七百缙钱交给了李津。李津告诉他，你等着吧，不久，便会有诏书下来。一定给你个官职。果然，数日之后，便有诏书下来，任命长孙延为司津监，从六品。

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后来了解到这一内幕，出于对李义府贪赃枉法的愤恨，便上疏弹劾了李义府。

以往，李义府对于类似的弹劾根本不放在心上。他找武后说一声，什么为了拥戴武后得罪了人，他们这是诬陷诽谤，公报私仇呀！武后便向高宗讲讲情，不仅李义府受不到惩罚，告状的人反而被判个诬陷好人罪。

然而，这一次不同了。对李义府早已耿耿于怀的高宗，感到除掉这只疯狗的时机已经到了。

龙朔三年四月，任右相不到四个月的李义府被捕入狱了。

高宗命司刑太常伯（即原刑部尚书）刘祥道与御史共同审理此案。又命元老司空李𢀿监理（那时李𢀿还不曾去东征高丽）。

经过数次严刑拷问，李义府终于受不住皮肉之苦，只得坦白交待了罪行。

这一次，他再也没有盼得到武后的出面营救。兴许是这只疯狗再也没有用处了。

最后判决：李义府被免职除名，终身流放嵩州。

他的长子原任右司议郎的李津免职除名，流放振州。

原任率府长史的次子李洽、任千牛备身的三子李洋、任少府主簿的女婿柳元贞，皆因受贿罪，一并除名，流放庭州。

李氏四凶被流放，可谓大快人心。民间文人将此演绎成文，取名《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张贴于大街之上。这种形式当时称作“露布”。相当如现在的大字报。当初，汉高祖为父亲在新丰宴请乡邻时，有人写当时情景有这么两句

话：“混鸡犬而乱放，各识家而竟入。”如今李义府被流放，众多奴婢皆被解散回家，所以“露布”上引用汉高祖的旧典故，将此时情景描绘为：“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竟入。”以此讥讽和嘲笑李义府家败后的狼狈相。

就是李义府下狱的同时，龙朔三年的四月，蓬莱宫含元殿完工。高宗移居含元殿，在紫宸殿听政。旧的太极宫改名为西内。

从这年十月开始，十二岁的太子李弘就受命每隔五天，在光顺门内听百官奏事。非关国家军政大事，悉由太子自行处理解决。

让年仅十二岁的太子李弘过早地步入政坛，自然是想通过具体处理朝政事务，给他个锻练的机会，让他尽快成熟接替身体不好的父皇执政。也就是说，高宗希望尽快结束武后替他临朝听政的局面了。

高宗与武后之间的矛盾，已经潜伏其中。只是时机尚未成熟，还不曾激化而已。

在太子弘步入政治的同时，也是这年的十月，绛州刺史上奏，在该州的介山有人发现麒麟。

麒麟像龙一样，只是传说中的动物。据说麒麟的身体像鹿，身上生有鳞甲、足如马蹄、尾似牛尾、头上一角。根据《春秋》书上的说法是“王者至仁则出”。也就是说，是象征帝王施以仁政，国泰民安，才出现的吉祥神兽。

时过不久，有人上奏在含元殿的庭院里发现麒麟的脚印。事实上，很可能是马蹄印。很多人知道武后特别喜欢祥瑞、喜欢有人歌功颂德，便自然不会少出来讨好谄媚之人。正如孟子所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历来如此！

作为武后，此时尤其需要这种象征祥瑞升平的舆论宣传。杀死王皇后、萧淑妃，由她取而代之的血色阴影，不仅在群臣之



中，就是在高宗的心上，至今也不曾消失。对于她的临朝垂帘听政，亦即“牝鸡司晨”而造成的所有大男人心理上的不平衡，亦仍然存在。文武百官中那种正统的思想观念，总以为这是乾坤倒置、阴阳错位而必然形成祸乱的根源。

在这种情况下，武后多么需要这种象征祥瑞的麒麟出现呀！是麒麟蹄印迹、还是马蹄印迹的真伪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的出现可以安定臣民之心！

武后说服高宗，这年的十二月下诏，决定从明年开始，改元为麟德元年（即公元664年）。

武后一生的精神支柱便是充满自信。一方面她对自己的天赋充满着自信。她从小便以为自己的天赋、智慧、才能，都是超凡脱俗的，足以“行远大之举、成非常之功、为空前之事”。因此，她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另一方面，她对自己的天命充满自信。从幼年袁天纲的相面断语：“龙睛凤颈、日角龙颜，此乃伏羲之相。若是女孩，将来必可君临天下。”至后来《秘记》中的谶语：“唐中弱有女武代王。”这种不谋而合的神秘，都让她感到，于冥冥之中似乎全由上苍安排和救助，一切坎坷和磨难，那仅是“降大任”之前的考验。因此，她终生相信那种超乎自然力的神秘的天命。她坚信自己是特殊造化的产物，与世上所有的人不同，在上苍的帮助下，没有她办不到的事情。既是女中之凤，又是凌九天之龙。

武后的这些观念和想法，在登上皇后宝座之后，尤其是高宗患病，有时独自临朝听政之后，得到了急剧的膨胀。这便导致了与高宗之间的感情危机。

麟德元年的二月里，高宗命令重新修建的清安坊的崇敬尼寺，业已竣工。此寺为隋文帝时建造，后来已墙倒屋塌成为废寺。在两年前，即龙朔二年，高宗突然下令拨款重新修建。现在

既已修建竣工，高宗便首先前去进行了验收和祭奠。令武后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他不再与武后同行。连武后的心腹宦官王公公也不准跟随。而是只带了与王公公关系相当紧张的另一名宦官王伏胜前去。开始，带去的随从很多，那是举行崇敬尼寺重新开寺的典礼仪式。这事并没有瞒她武后。因为武后自从自己身陷感业寺多年，倍受折磨和凌辱，莫说再去尼寺，就是一提尼寺这些字眼，心里都打寒战。所以，高宗没让她去，她还很感激高宗的细心和体贴，是不愿再触及她心灵的创伤。但是，尔后高宗又带王伏胜一人微服前去，她便开始疑惑了。

那还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十二月，高宗为太子的时候，为母亲文德皇后长孙氏修建的大慈恩寺建成竣工。大慈恩寺位于进昌坊的东部，有伽蓝十余院，计一千八百九十七室，僧人三百余人。那是他报答和思念长孙皇后的慈母之爱而兴建的。

这一次他下令重修崇敬尼寺，是基于一种什么想法？是为了纪念谁？他自然不曾说过。

有人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确是很有道理的。高宗自从这次回到长安，尤其在与武后发生感情隔膜之后，便时常地想起过去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来。王皇后虽然古板得令人生厌，但她时时处处恪守妇道，直到冤屈而死，她也会念佛为你祈福。正像德公公说的，人世间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得到。那个萧淑妃，尽管任性，是个醋罐子，可是，她面貌美艳，眉目传情，能把人勾得神魂颠倒、如痴如迷。她们有什么错？无非是争着爱他这个皇上！她们全都不明不白的死去了。难怪武后睡梦中经常见到她们的冤魂，她们肯定是饮恨含冤而死的！

事过多年，高宗心里只留下她们的好处和对她们的愧疚了。这便是他下令重修崇敬尼寺的原由。用来超度她们的冤魂和寄托自己的哀思。



然而，高宗的行踪再秘密，也无法瞒过武后的眼线了。后宫的宦官和侍女几乎是争相向武后报告信息，而赢得武后的信任和重用。

武后得知之后，心都气得发抖了，眼都气得发蓝了。然而，这件事高宗并没有公开对谁说呀！如果正面干预似乎有点无理取闹。怎么办？他是皇上呀，既能让他打消对死去那两个冤鬼的系念，又不至于闹得他在臣民面前过于难堪。怎么办？她一时想不出个妥善的办法来。

这年春上，武后又生了个女儿。也就是后来的太平公主。她成人后的长相，在史书中说，与武后酷似。也是方脸盘，广阔的前额，大而亮的眼睛，鼻梁高而直，嘴稍大，圆圆的下颌。皮肤润白娇嫩。在武后的眼中却与当年突然暴死的那个小公主一模一样。刚刚满月，一逗她便会咧嘴冲你笑了。在生了四个儿子之后，又生了这么个漂亮的小公主，不仅她自己高兴，连高宗也对她非常喜爱。

这日高宗退朝归来，便到武后的寝殿看小公主来了。因为侍奉武后过月子，荣国夫人杨氏和魏国夫人贺兰秀之也都进宫来了。在这期间，高宗利用武后卧床过月子机会，则与秀之不时幽会，自然白日到武后寝宫的次数也增多了。另外，到崇敬尼寺做了为王皇后和萧淑妃超度的法事之后，高宗也怕武后知道再闹腾，也便时常过来察看一下。有人说，对待老婆突然变得殷勤热情的男人，肯定是在外边做了对不住老婆的事儿了。也许就是这么种心理儿。

高宗走进来时，贺兰秀之正抱着小公主逗着玩呢。见过礼之后，秀之问皇上说：“皇上，你看看这小公主，是像姨妈呢，还是像她的大表姐呢？”

“她的大表姐是谁？”皇上问。

秀之笑笑说：“自然是在下魏国夫人了。”

“噢，来来来，让朕仔细端详一下。”高宗从贺兰秀之手中接过小公主来，举在胸前，笑着说，“让父皇瞧瞧，到底像谁？这眼睛，自然像妈，不，也像她的表姐，嗨，本来她的表姐就像她妈，都像都像呀！”

大伙嘻嘻哈哈笑了一阵子。突然，贺兰秀之发现武后流泪了：“姨妈，你，怎么哭了？”

这么一问，武后便越发哭出声来了。

“都高高兴兴的，你哭啥？”高宗不解地问。

武后站起身便跑进了内室，关上门，便放声大哭起来。

“这是怎么啦？为啥？啥？”高宗望着她去的背影还在问道。

杨氏叹了口气说：“你们都说小公主像谁、像谁，她说，最像原来死去的那个小公主。这几天，她跟我说过好几次了，夜里作梦都梦见那个暴死的小公主。说是死得不明不白，死后又没好好安葬。那小冤魂又找妈哭诉来了……”

高宗听到这里，心里也“咯噔”一震。莫非，莫非是给王皇后和萧淑妃超度，那含冤死去的小公主也愤愤不平了？他眼前立时浮现出小公主死时那发了青的小脸儿……

“这，另行安葬就是。葬礼安排得派场一些，也好让小公主九泉之下安心……”高宗通情达理地说。那个小公主是那么讨人喜爱。她死后高宗也曾悲伤过很长时间。可是，要说是王皇后害死的，他终感到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杨氏说：“那，老身就先替皇后感谢皇上了。我这就去跟她讲，让她别伤心了，哭坏了身子，就……”

“另行安葬也得找个比较好的去处，不知她想过没有？”高宗又说。

“听皇后说，原来埋葬的那个德业寺，如今全荒废了。她想



……”杨氏试探着说着。

“她想改葬在哪里？”

“我听说，她想改葬在新修的崇敬尼寺。”

“什么，崇敬尼寺？这个……这，不好……”高宗一惊。这才是冤家路窄，怎么又撞到一块儿去了？可他是哑巴吃黄连，没法说呀！

“不好？有什么不好？”杨氏不解地问。

“以后再说吧，既要改葬，就另选个更好更合适的地方。”高宗站起身，心烦意乱地走了。

“皇上这是怎么啦？像是……”杨氏疑惑的说。

贺兰秀之说：“像是有难言之隐呀！”

当晚，武后将宦官王伏胜找来。想逼问高宗皇上去崇敬尼寺到底做什么去了。

“王公公，听说你随皇上微服去过崇敬尼寺？”武后非常平静的问。

“谁说的？”王伏胜想不承认。

“我问的是去没去！谁说的你不用管。”武后的声音虽然没有提高，却已露出了严厉。

“去过。奴才随皇上去过。”王伏胜只得承认。

“去做了些什么事情？”

“崇敬尼寺是皇上下诏重修的，寺门刚开，佛事不断，皇上自然是去参加一些佛事仪式。”

“什么仪式？”武后的话，似乎是从牙缝中往外挤字了，已经透出了恼怒和凶狠。

“僧尼那种佛事，奴才实在不懂，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真不懂？”

“真不懂！”王伏胜无论如何不敢透露真情。

“我再问你，今晚是谁在皇上那儿侍寝？”

“这，皇后应该知道。”

“谁？我问你！”武后突然提高了嗓门。

“大概是，皇后的甥女魏国夫人吧……”

武后不再问了，她心里仿佛被捅了一刀。但她仍然保持了一种外人难以觉察的冷静。她说：“好，你回吧。”

“奴才告辞。”王伏胜行过礼走出了武后的寝殿。他心里暗暗笑了。他想，你就是个母老虎，也终有打盹的时候吧！别的妃嫔不敢，可你的外甥女不怕呀！

第二天，王伏胜自然将武后问他的话如实向高宗进行了汇报。

“你真没承认？”高宗还不放心。

“没有。我说，僧尼做的佛事看不懂、不明白。”

“对，给她个至死不说。”

“奴才明白。”

高宗和王伏胜至死不曾认账。

武后坚持将死去的小公主移葬崇敬尼寺。

高宗只得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了。

在三月的一个黄道吉日，为十年前暴毙的小公主举行隆重的葬礼。

小公主取名为思，追封为安定公主。从原来草草埋于的德业寺的角落里，改葬于刚刚修建好的崇敬尼寺。葬礼声势浩大，规格不低于成年的皇子。自然是向人们再一次地宣示：当年王皇后是怎样丧失人性，扼杀了襁褓中可爱的小公主。当然，同时也让人们明白，小公主的母亲武后，已经不再受欺侮了！

心里最苦的自然高宗了。他既有那种多情善感的文人情怀，想偷偷地了却埋在心底的情债。但又怯弱没有主意。费了两



年多心思修建好的崇敬尼寺竟然做了这么两件窝囊的事情。可爱的小公主与扼杀她的嫌疑人于九泉之下又在这神圣的佛门遭遇了。难道这是天意？还是自己的无能？

高宗那脆弱的神经，承受不了如此的精神折磨。他又开始失眠、头痛、耳鸣，视力急剧下降。当然，又不能临朝听政了。

躺在病床上的高宗，既得不到忙于朝政的武后的关心体贴，其他妃嫔也几乎只是按时集体来例行问安，没有一个敢于单独逗留。魏国夫人贺兰秀之，也让武后给打发出宫了。他感到空前的孤独和悲愤。武后帮他挣脱了国舅的控制和摆布，可他又落进了武后的魔掌之中。对，这是一双魔掌！抚摸人的时候是那么柔软温润，令人销魂荡魄。但处理事情，下手又那么凶狠无情，变幻莫测。王皇后、萧淑妃的死只是德公公是凶手吗？韩国夫人的流产而死是在武后派人用药之后，她有没有插黑手呢？宫闱妃嫔的人员压缩和名称的改变，名义上是为了皇上的身体健康，可总不能没有一个女人再敢靠近皇上？她心狠手辣、做事绝情呀！

能让这种局面再继续下去吗？那么，自己这个皇帝必然成为新的傀儡，在空虚、苦闷、孤独、烦恼中慢慢窒息而死！

高宗几乎每日都在这么想，他已经忍无可忍了。

这年十月，宦官王伏胜密奏高宗：有个道士郭行真，出入武后的寝殿。听说是在室中设立祭坛，使用魇胜之术。在道士作法期间，宦官和侍女都不许入内，只有武后和道士留在室内，已经连续数日了。

原来，武后自从给死去的小公主迁葬之后，心下也不安宁。为了与皇上赌气，硬将小公主的尸骨安葬于崇敬尼寺内。那是皇上为祭奠王、萧二人修建的。她明明知道，偏偏又将不共戴天的冤魂移到了一起。她心里每日撕扯这件事，夜里便又作恶梦了。不是小公主来哭闹，就是王皇后、萧淑妃又披头散发地来向她索

命。这些事情，她自然不敢声张。宦官王公公便给他请来了道士郭行真驱邪。王公公与高宗身边的宦官王伏胜相互妒恨，已成为死对头。偏偏又让他瞧见了此事。

高宗一听，顿时勃然大怒。

魇胜之术，这是国法明令禁止的。

王皇后不就是为此被废的吗？再说，与一个男道士单独处于一室作法，成何体统？

盛怒之下，高宗连夜将西台侍郎（中书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秘密召进含元殿来，进行磋商废后之事。

上官仪是唐初著名诗人。他在五言诗体方面进行过非常有益的探索和独创，他独创的诗体被称为“上官体”，留传后世。

上官仪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群书，经史、佛典、诗文，无不精通。贞观初年，则进士及第。因文才出众，极受太宗皇帝赏识。成为弘文馆直学士，后升为秘书郎。当太宗亲草诏书时，往往征求他的意见，由他最后宣读。高宗即位之后，上官仪升为秘书少监，而后又升为西台侍郎，加封同东西台三品，也就是享受宰相的同级待遇。

高宗平时也是个诗词歌赋的爱好者，所以，对上官仪非常器重，视若心腹。

上官仪一直属于正统的元老派系。仅仅是他平时言谈谨慎，也很少介入长孙无忌为首的政治争斗的活动。在上次的大清洗中才得以幸免。但他在思想观念上，对于女人执政形成的“牝鸡司晨”局面还是深恶痛绝的。再说，他与王伏胜都是原来跟随废太子李忠的人，私人交情甚厚。自然对于废除太子李忠也是非常不满的。正因如此，高宗才秘密将他召来商议废后之事。

尽管如此，当高宗将废后想法全盘托出之后，他还是惊出一身冷汗。



上官仪完全明白：如今朝政大权是在武后和首席宰相许敬宗手中。高宗懦弱平庸，没有主心骨。言而无信的情况很多。欲废武后若不成功，必然招致杀身灭门之祸。

“皇上，此事关系重大，必须深思熟虑，万万不可草率行事……”上官仪想再次看看高宗的态度是否坚定。

高宗说：“历经数年细察，武后并非良善贤淑之辈，于朕身体有病之际，以辅政为名，专横弄权，傲慢无理。如今又犯禁于宫中魇胜。朕意已决，卿立即为朕起草诏书，明朝宣布，废除武后。”

在感情冲动，怒不可遏的高宗再三催逼之下，上官仪终于从命，坐于书案之前，握笔起草废后诏书。其内容自然是：“皇后专横、姿意妄为，海内不服，百官请废”云云。

正当上官仪在挥毫起草诏书之时，早有侍女飞奔武后寝殿告急去了。

武后闻讯大怒。在这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她以特有的果敢决断，立即像旋风似的冲进了含元殿。高宗一看武后到来，立即吓得面色苍白，呆若木鸡了。

此时，怒狮一般的武后，一手抢过书案上墨迹未干的废后诏书，匆匆看了一遍，顿时声泪俱下。用颤抖的手，高举着那废后诏书，冲高宗质问道：“皇上，这是怎么回事？臣妾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该受这样的惩罚？皇上，你得给我说清楚！”说着便将诏书撕了个粉碎，抛在了脚下。

“这……这……”高宗张口结舌，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武后任眼泪在脸上纵横流着，她又说：“皇上，臣妾已经为你生了六个儿女，在你身体有病期间，抛头露面，日夜操劳，军国大事，有哪一件延误时机？有哪一件处理不当？而今，社稷稳固，四海升平。皇上，臣妾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天地良心，怎

么会落到这么个下场、受如此惩罚呢？你说呀！到底是为了什么？”

高宗支支吾吾，慌乱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了：“朕只是一时生气，其实……”

武后声嘶力竭地喊着：“这里白纸黑字全写上了，明天一颁布，臣妾就是罪大恶极的阶下囚了！能是一时生气，当作儿戏吗？”

“朕其实……并没想……这，全是上官仪写的……”高宗吓得推卸责任了。

上官仪着急了，喊道：“皇上，臣是奉皇上之命草拟的。臣不敢违旨呀！”

高宗却辩解道：“朕什么也不曾说……”

“皇上，你怎么能……如此无信？”

“哎哟，朕的头痛死了……”

武后令侍女将高宗搀扶进内室。

然后又仔细地审问了一下跪在地上的上官仪。她尽管知道上官仪是被迫的。但是，皇上是动不得的。只能由上官仪代为受罚了。

这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官仪被拘捕入狱。

武后授意许敬宗上告上官仪、王伏胜，仍然与废太子李忠联系，密谋叛逆。

上官仪，这位著名的诗人，含冤入狱后，那种被高宗抛弃、被武后逼供的丧气和愤慨之情，简直令他痛心疾首、五脏俱焚，不久便气死在狱中，享年五十七岁。上官仪之子上官庭芝和王伏胜被处斩。上官仪抄家灭籍。他的儿媳郑氏带着仅一岁的孙女婉儿充为宫婢，住在掖庭宫去服苦役。十四年后，武后又发现了这个上官婉儿，因她的聪明伶俐和文思敏捷，被武后收留到身边，



尔后成为她的得力助手。此乃后话。

幽禁在黔州的废太子李忠，可能连他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便因上官仪案而被赐死。这年他只有二十二岁。

他的二弟许王李孝，即在这年的五月病死于外地，追封为益州大都督。只有二十岁。

高宗的八个皇子中，长子和次子都在这一年死去了。

被此案牵连的还有右相（中书令）刘祥道（即负责审理李义府案件时的刑部尚书）被赶下宰相宝座，贬为司令太常伯（礼部尚书）。还有左肃机（尚书左丞）郑钦泰等亦被左迁贬谪。其原因主要是与上官仪过从甚密、交情颇厚。

高宗威逼上官仪草诏废后的闹剧只一个夜晚便被武后挫败了。他从此几乎完全丧失了再次夺回朝政大权的信心。

但是，此事令武后想起来，却不免有些后怕。多危险呀，若是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到第二天早朝一颁布，她这个苦心孤诣经营了十年的皇后，也许便立即被打入冷宫别院了。

她深深感到皇后这一地位的不稳，只需一张薄纸，一切权势则立即泡汤。于是她便当仁不让地以“辅弼龙体欠佳的天子”为名，将朝政完全抓到了自己手中。

此后，于紫宸殿临朝听政的时候，不管高宗身体好坏，武后则从不缺席了。高宗坐在东边，武后坐在翠帘之后的西边，两人并列临朝听政的时期从此正式开始。历史上将这一阶段叫作“双圣并尊”或“二圣临朝”时期。